武俠世界



$2.00

748

·特別介紹·



一期完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無影門** 上官庸·著



“無影秘史”是一套武學寶笈，關乎大宋國運安危至鉅，一羣充滿民族正氣，大義凜然之士深恐寶書落入異邦之手，因而四出搜尋將之毀滅，於是與鷹犬輩周旋鬥智，互逞奇謀………。詳悉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4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無影門

秘史風波 江湖震動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欄。微霜凄凄暮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捲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綠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在那鳥語花香的「萬了谷」，一陣嘹亮的書聲自遠而近。

這聲音抑揚頓挫，聽在耳中有說不出的受用。

就在那陣書聲過後，一個身穿白袍，頭紮白巾的青年書生，手中拿着一把紙扇，施施然地向前走着。

這「萬了谷」中百花齊放，絢麗燦爛，但看那書生臉上神情，似是有重大心事，對眼前美景，絲毫沒有瀏覽欣賞的意思。

只聽得他繼續吟道：「捲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唉，我和她相隔又豈止如斯？」

那書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收起紙扇，用扇柄輕輕地敲着額，喃喃道：「長相思啊摧心肝！」說着又是嘆了一口氣。

這時，不遠處的花叢中，忽有人朗聲叫道：「什麼人在這裏唉聲嘆氣，把老子的睡意都趕走了？」

那書生料不到在這人跡罕至的「萬了谷」中，竟會有人，連連向話聲來處鞠了一躬，道：「晚生李怡路過此地，吟詩抒懷，不意打擾兄台清夢，這廂賠罪了！」

草叢中簌簌聲響，兩個勁裝漢子撥草走了出來，爲首一人道：「邱老二，是個書酸！」

那邱老二瞪着兩隻烱烱大眼，沉聲問道：「那裏來的書獃子，到萬了谷來幹什麼？」

白衣書生李怡又向他拱手作揖，道：「這位兄台敢情是耳朵不靈？」

邱老二雙目一翻，道：「什麼耳朵不靈？」

白衣書生撥開紙扇緩緩搧着，道：「晚生姓李單名一個怡字，是堂堂秀才讀書人，可不是什麼書獃子，再說，剛才我已言明只是路過此地，並非有爲而來，難道兄台聽不清楚？」

邱老二側頭和夥伴對望了一眼，緩緩向李怡走來，在他身前站定後，邱老二道：「小斧頭，你過去搜一搜！」

那「小斧頭」身裁奇矮，生得獐頭鼠目，一眼望去便知不是善類，此時，他笑嘻嘻地踏前一步，伸手便要去搜，李怡將紙扇一闔，沉聲道：「你幹什麼？」

小斧頭臉色一變，趦趄不前。

邱老二自後喝道：「小斧頭，大夥兒說你胆子如鼠，當眞半點不錯，瞧他只是一個書獃子，用兩根手指頭兒也能把他戮倒了，你怕他作甚？」

李怡仰首笑道：「哈哈！閣下焉知憑兩根手指頭兒便可把我戮下地去？」

邱老二道：「我看你手無縛鷄之力，能有什麼能耐？小斧頭，還不快動手？」

小斧頭上下打量着李怡，却不上前，邱老二又道：「這兩天滴酒不曾沾唇，口裏當眞淡出鳥來，如今有隻現成的肥羊送上門來，正好捉來買酒！」

小斧頭伸手搔了搔頭，道：「喂，書酸，你身上有沒有銀兩？」

李怡道：「我身上有沒有銀兩是我的事，不用你來操心！」

小斧頭道：「邱老二要你乖乖獻上來，好教咱們去買酒吃，我們邱老二武功高强，你若是識相的，那便自己獻上來，免得小爺動手。」

李怡凝眼打量了小斧頭一下，道：「身上銀兩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總有一點，你有胆自己來取吧！」說罷將胸一挺，斜眼望着小斧頭。

小斧頭戰戰兢兢地伸手欲往他懷中摸去，却聽李怡冷聲道：「小斧頭，我瞧你人倒還老實，有句話要向你說明在先。」

小斧頭雙眼連眨，吶吶道：「什……什麼話？」

李怡臉帶笑容，指着他伸到一半的右手，道：「你這麼一條好生生的手臂，想不想要？」

小斧頭道：「當……當然想要，除非我想做殘廢！」

李怡道：「那就是了，小斧頭，既然你想保存這條手臂，我勸你還是別向我動手動脚。」

小斧頭道：「爲什麼？」

李怡淡淡一笑，道：「你這隻手一碰到我的衣襟，立刻便會斷了。」

小斧頭吃了一驚，將信將疑地望定李怡，道：「你……你會使妖法不成？」

李怡道：「妖法我是不會，只不知你聽過『分筋錯骨手』這名堂不曾？」

小斧頭張大了口闔不攏來，吶吶道：「你……你會使『分筋錯骨手』？」

李怡笑哈哈道：「不錯，小可有個外號叫作『人不犯我，我不傷人，人若犯我，我必殺人』！」

小斧頭搔了搔頭，道：「這就奇了，江湖上的英雄好漢多有外號，但也僅是三四個字，那有你這樣長的？」

李怡笑道：「總括一句，叫做『犯我者死』，你懂不懂？」

小斧頭急忙縮回手來，身子禁不住地抖索，轉頭道：「邱……邱老二，這……這小子不好惹！」

邱老二聽那「分筋錯骨手」五字時，臉色也是一變，雙手一拱，道：「原來是會家，邱根生有禮了。」

李怡淡淡答道：「唔，所謂不打不相識，咱們雖然未曾眞正動手，但我看兩位也是江湖好漢，爲何却淪落在此以剪徑爲生？」

邱、小兩人對望了一眼，均是臉有愧色。

小斧頭搶先說道：「咱們原本是『萬虎寨』萬寨主手下的兄弟，萬寨主出外未歸，我們到山下來兜一轉，料不到碰上了你，滿以爲肥……那個肥羊送上門來，豈知——」

李怡笑着接口道：「萬虎寨萬青雲萬

大爺的威名在下素仰得緊，正感無緣拜見，怎知今日碰上了他老人家的兩個好兄弟，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教我李某見識見識萬大爺的威儀。」

邱老二道：「未知李爺屬那一門那一派？」

李怡道：「提到師門嘛，說出來恐怕兩位聽也沒聽見過。」

小斧頭道：「不妨說來聽聽。」

邱老二道：「兄弟兩人雖然是孤陋寡聞，對於江湖上有名的門派，却也畧知一二。」

李怡沉吟半晌，才道：「未知兩位聽過『天魔教』這三字不曾？」

邱根生和小斧頭均是臉上變色，不約而同顫聲道：「海……海南島的天……天魔神教？」

李怡點頭笑道：「家師天魔神君，數十年不出江湖，想來絕少人聽過他老人家的名諱了。」

邱老二臉上肌肉抽搐，吶吶道：「天……天魔神君是武林第一異人，咱……咱們如雷貫耳。」

李怡搧着紙扇，幽幽道：「唉！難得兩位還記得他老人家，他若知道，定必欣慰異常。」

小斧頭道：「聽說……聽說天魔神君在十年前去世了……」

李怡怒喝一聲道：「胡說！家師好生生地活着，是誰咒他老人家，你說出來，讓我趕去把他滿門殺個鷄犬不留，人仰馬翻！」

小斧頭雙手亂搖，道：「可不是我說的，是……是大家都這樣說，我……我也是聽來的。」

李怡正色道：「下次可不許亂說，若是讓我師父聽了，你有幾個腦袋？」

小斧頭伸手抹汗，連聲道：「不說，不說，便是打死我也不說了！」

邱老二得悉面前這個看上去如文弱書生的李怡的底細後，不禁暗自揑了一把汗，慶幸剛才幸好不曾魯莽上前動手，否則恐怕這時已經屍橫就地。

他清一清喉嚨，道：「李爺倘若有空，不如到山上喝杯水酒？」

李怡道：「萬青雲萬大爺不是出外未歸嗎？」

小斧頭道：「萬大哥下山邀請江湖三十二寨寨主上山商議要事，他——」

說到這裏，邱老二用手碰了他一下，小斧頭立刻緘口不言。

邱老二陪笑道：「小斧頭胡說八道，萬大哥因有私事下山，看來這兩天便會回來了，到時我替你們引見引見。」

李怡雙眼一轉，自眼眶裏射出興奮的神色，但隨即又裝出一派淡然，道：「甚好，甚好。」

邱老二道：「請。」

李怡俯身拱手道：「有勞兩位在前帶路。」

邱老二拉了小斧頭向北奔去，低聲斥責道：「小斧頭，你不要命了？萬大哥他們此次辦的是機密大事，你怎能在外人面前露出口風？」

小斧頭滿面惶急之色，道：「我是說漏了口，萬大哥不會怪罪吧？」

邱老二道：「若是讓萬大哥知道了，你再多幾條狗命也不夠賠！」

小斧頭吐一吐舌頭，道：「邱老二邱老爺，求求你不要在萬大哥跟前提起。」

邱老二笑道：「那你怎樣謝我？」

小斧頭道：「我能有什麼謝你？」

邱老二道：「五十斤上好美酒。」

小斧頭雙眉一皺，道：「我那裏來的銀兩買酒？再說你也喝不了這許多。」

邱老二道：「格外通融，讓你掛賬好了，一時喝不了我不會分開來喝嗎？你依不依？」

小斧頭哭喪着臉，道：「依你便了。可是你也得遵守諾言，千萬不要在萬大哥面前提起。」

邱老二道：「這個當然。」

這時，邱老二回頭一看，見李怡步履緩慢，遠遠落在他們兩人之後，道：「小斧頭，這小子自稱是『天魔教』的傳人，也不知是眞是假？」

小斧頭道：「他既有胆自稱『天魔教』的門人，想來多半不會有詐吧？」

邱老二道：「這可難說得緊，喂，咱們來試一試他如何？」

小斧頭道：「怎麼試法？」

邱老二道：「再過一會便到萬虎山的山脚了，咱們試試他的輕功。」

小斧頭道：「若是讓他瞧了出來，咱們班門弄斧，可不大妥。」

邱老二道：「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說你就是做什麼事都畏頭縮尾，胆小如鼠！」

小斧頭道：「我外號本來就叫『胆小如鼠』嘛，有什麼法子？」

這時，李怡遠遠向兩人叫道：「喂，兩位請停一停，我有話說。」

邱、小兩人停下步來等着，只見李怡左張右望，似是欣賞着路旁的野花，態度十分悠閒。

小斧頭心下嘀咕：「他有什麼話說？」却見李怡向他們二人招手道：「兩位請過來。」

兩人猶豫了一會，向他走過去。

只見李怡手中各執一錠元寶，笑道：「有件事我幾乎忘記了，這是在下的見面禮。」

小斧頭一見那兩錠元寶，不由喜形於色，伸手接過，連道：「多謝，多謝！」

邱老二手一伸，道：「拿來！」

小斧頭遞了一錠給他，欲把另一錠端入懷中，邱老二道：「兩錠都要！」

小斧頭道：「做什麼？」

邱老二道：「忘記了嗎？那五十斤上好米酒啊！」

小斧頭只得乖乖把那錠元寶也給了他，滿面都是悻悻然的神色。

李怡在旁看了，淡淡一笑，道：「小斧頭哥，你把自己的一份也給了他，那有錢去喝酒？」

小斧頭聳聳肩，苦笑道：「誰叫自己多咀？」

李怡伸手入懷，又取了一錠元寶出來，道：「拿去吧，不吃飯成，不喝酒可難受得緊。」

小斧頭大喜過望，伸手接過了，不期然對面前這「天魔教」的門人「犯我者死

」李怡頓生好感，道：「待會我請李爺喝兩杯。」

李怡笑道：「山寨上有酒麼？」

小斧頭急忙答道：「有，有，上等的五加皮，百年的女兒紅，狀元紅都有！」

李怡道：「如此須得趕路了。」

邱老二向小斧頭打了個眼色，道：「李爺，請隨我們來。」

說着，提了一口氣，向前疾奔而去。

兩人疾奔了一會，回頭一看，不由呆了一呆，原來李怡竟然落在半里之後。

這一來，邱老二不由心下起疑，道：「小斧頭，我看這小子有點蹊蹺！」

小斧頭搔一搔頭，道：「莫非這位『犯我者死』不會輕功？」

邱老二道：「那有這個道理，天魔教擅長輕身功夫，據說那個天魔神君輕功蓋世，奔跑起來只見影子不見人，只比……只比那『無影門』的輕身功夫遜了半籌，這人既然是天魔教的門人，爲何連走快幾步也不會？」他想到後來，疑心已是更大了。

小斧頭忽然向前一指，道：「咦？你看他在幹什麼？」

邱老二循着他手勢望去，果見李怡蹲在一塊大石之旁，似乎在觀賞着什麼物事。

邱老二道：「咱們回去看看。」

兩人奔近時，只見李怡拈一枝鮮花，湊近鼻端一嗅，搖首嘆道：「好香好香！人道家花不及野花香，此言果然不虛！」

邱老二心下登時釋然，道：「李爺是斯文人，自然愛花惜花，咱們粗魯漢子，却沒有你這種雅興了。」

李怡拿着那支鮮花湊到鼻端一聞，道：「邱兄過謙了。」

小斧頭道：「李爺，萬虎寨就在上面，我們這就上去好嗎？」

李怡笑道：「哎呀！我只顧觀賞野花，反而忘記要趕路了。」

邱老二道：「這萬虎山怪石嶙峋，山坡又峭又斜，李爺可要小心點兒，摔下去可不是玩兒。」

李怡道：「是嗎？若比起我們海南島的龍爪山，却是遠遠不如了。」

小斧頭道：「龍爪山？是不是山勢有點像龍爪一樣？」

李怡笑道：「小斧頭哥當眞聰明，顧名思義便猜了出來，龍爪山分四個主峯，端的便如龍爪一樣，最奇怪是還是第二峯，據家師說，那第二峯又叫作『奪魂峯』，發生過一段驚心動魄的事。」

邱老二道：「我聽人說過，那龍爪山又名『仙山』，却不知還有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李爺說來聽聽如何？」

李怡道：「唉，這故事太也令人動魄驚心，不說也罷。」

小斧頭好奇心極大，問道：「如何驚心動魄，求你老說來聽聽！」

李怡側頭問道：「當眞想聽？你不怕嚇破了胆？」

小斧頭拍拍胸口，笑道：「我雖然有個外號叫作『胆小如鼠』，那是當眞遇上了危難時才胆小如鼠，聽故事嘛，諒來不會這般不濟！」

邱老二聽他說得神秘，好奇之心大起，道：「李爺，咱們久慕海南島龍爪仙山之名，你就向我們說吧。」

李怡道：「好吧，既是兩位如此相求，我如不照實說來，反倒讓人思疑是那個……那個故作神秘了。」

小斧頭忙不迭道：「快說，快說。」

李怡拿着紙扇搧了幾下，一邊上山，一邊說起故事來。

那萬虎山雖然山勢峭斜，但自從萬青雲開山立寨以來，加築了一道小石級，是以上山倒也輕易得很。他口齒伶俐，說故事的本領又是十分了得，將那個「驚心動魄」的故事說得緊張刺激兼而有之，聽得邱、小兩人大氣也不敢透。

不一會已上得山來。

三人上得山來時，李怡已把故事說完，他吸了一口長氣，望着櫛次鱗比的小石屋，嘆道：「嘗聞萬虎寨建築不同凡响，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

邱老二領先向寨門走去，向守寨的壯丁耳語了幾句，那壯丁立即飛奔入內，邱老二轉身向李怡道：「李爺請進。」

那大寨門前是塊曠地，左右立着兩棵大樹，相隔大約二三十丈遠，李怡仰首凝視半晌，喃喃道：「這兩棵大樹左右坐鎭，難怪萬虎寨威名震徹江湖了。」

小斧頭得意非常，道：「咱們萬大哥也說過，萬虎寨有今日的興旺，眞是靠了這兩棵古松。」

李怡道：「你家寨主也信風水靈土之說？」

小斧頭道：「萬大哥不信，我家小姐却是信個十足。」

李怡道：「萬大爺還有個千金？」

小斧頭道：「萬小姐人品好，武功高，是萬大哥的得力助手——」他說到此處，伸手向前一指，道：「嗯，萬小姐出來了。」

李怡向前望去，果見數十個勁裝漢子，分成兩列，擁簇着一個少女自內走了出來。

那女子廿一、二歲年紀，長得美艷絕倫，英氣迫人，她腰間結着一條紅綢帶，帶尾繫着兩個小銅鈴，走動起來「鈴鈴」作响，十分好聽。

那少女遠遠向李怡拱手作禮，道：「閣下尊姓大名，尚未請教。」

小斧頭搶着回答，道：「萬小姐，這位就是天魔神教的『犯我者死』李怡李大爺。」

那少女秀眉一揚，白了小斧頭一眼，道：「我又不是問你。」

李怡料知此人必是萬青雲的千金，雙手一拱，道：「在下姓李，單名一個怡字，是天魔神教座下第四弟子，有個外號『錦衣秀才』，那『犯我者死』只是揑造出來開開這位小斧頭的玩笑的，姑娘不要當眞。」

那少女「唔」地一聲，李怡又道：「未知萬小姐如何稱呼？」

萬小姐回禮道：「賤名何足掛齒，李公子千里而來，就請到內寨小歇如何？」

李怡道：「叨擾了。」隨着她入內。

小斧頭自後跟來，低聲道：「李大爺，咱們小姐的脾氣不很好惹，你可要留心了。」

李怡笑道：「多謝小斧哥提點，不知萬小姐叫作什麼名字？」

小斧頭道：「我若是跟你說了，你不向別人說是我說出來的？」

李怡道：「這個當然。」

小斧頭道：「咱們小姐的芳名叫作伊華。」

李怡喃喃道：「伊華……伊華，和她的名字倒是差不多。」忽然嘆了一口氣。

萬伊華回過頭來，道：「小斧頭，你跟來幹什麼？」

小斧頭囁嚅着道：「萬小姐，我……我……」

萬伊華道：「你到白虎岩去看看，寨主回來了沒有？」

小斧頭望了李怡一眼，答應着轉身去了。

萬伊華道：「家父出外未回，小女子待客不週，還請恕罪。」

李怡拱手道：「姑娘客氣了。」當即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

萬伊華雙掌拍了三下，兩個作丫環打扮的少女自內室轉了出來，俯首道：「小姐有何吩咐？」

萬伊華道：「吩咐廚房弄幾道小菜，寨裏來了客人。」

兩丫環答應去了。

李怡道：「萬姑娘不必客氣，小可此番上山，是有一樁要事相詢於令尊，不知萬寨主幾時回來？」

萬伊華道：「家父離寨已經三日，說是兩三天便可以回來，不知李公子何事相詢？」

李怡道：「不知萬姑娘聽過『無影秘史』這四個字麼？」

萬伊華臉色一變，道：「你……你也是為此事而來？」

李怡微笑答道：「正是。」

萬伊華在他不遠處一張椅子坐了下來，道：「李公子眞是天魔神教的傳人？」

李怡不悅道：「在下外號喚作『錦衣秀才』，也是一個讀書人，自然不會打誑言。」

萬伊華吁了一口氣，道：「咱們得天魔神教高足相助，那『無影秘史』自然能輕而易舉地奪取過來了。」

李怡忽然問道：「萬姑娘怎知我此次是相助而來？」

萬伊華愕了一然，說道：「李公子，難道你——」

李怡淡淡一笑，道：「天魔神教屬下教衆介於亦正亦邪之間，行事素來出人意表之外，萬姑娘從那一點看得出我天魔神教會出手幫忙奪下那『無影秘史』？」

萬伊華呆呆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李公子是大宋子民，當然站在我們這一邊。」

李怡笑道：「司馬清也是大宋子民啊，他可不站在三十二寨這一邊。」

萬伊華臉上勃然變色，道：「連……連這個你也知道了？」

李怡張開扇子，緩緩搧着，道：「連這個也不知，那算得是神通廣大的天魔神教傳人？」

萬伊華道：「既是如此，請李公子表白一下，究竟站在那一邊。」

李怡沉吟半晌，道：「說不定，那要見過令尊之後才能定奪。」

萬伊華暗暗一咬牙，忖道：「人道天魔神君行事乖戾莫測，他調教出來的徒子徒孫，果然是一般模樣。」

此時，忽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奔進大廳，口裏嚷道：「姊姊，姊姊，那人又發瘋啦，你快去看看！」

那少女驟見李怡，愕了一然，道：「你……你是誰？」

李怡站起身來，道：「在下姓李，單名一個怡字，姑娘貴姓大名？」

那少女「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你這人很糊塗，剛才分明聽我叫姊姊，反而來問我貴姓大名了。」

李怡道：「對，對！是我一時糊塗，萬小姐既然是你的姊姊，你自然是萬二小姐了。」

那少女搖了搖頭，笑道：「你錯啦，我是萬三小姐。」

李怡輕輕用扇柄擊了一下額頂，道：「我眞是糊塗得緊，萬寨主既然能生一個女兒，自然能生兩個，三個甚至四五六七八個，你是第三個了？」

那少女點頭道：「我是最小的一個，什麼四五六七八個了，我爹爹那裏來的這許多女兒？」

李怡見她杏眼桃腮，嬌美無儔，一雙滴溜溜的美眸上才打量着自己，笑道：「萬三小姐看些什麼？」

那萬三小姐道：「喂，你來我們這裏幹什麼？」

李怡微笑道：「你先告訴我叫什麼名字。」

萬三小姐道：「我大姊叫伊華，二姊叫汝華，我嘛……你猜猜看！」

李怡仰首想了一想，喃喃道：「又是『伊』，又是『汝』，啊！莫非你叫『吾華』？」

那少女拍手笑道：「你倒也不笨，我叫湖華，是江湖的『湖』字。」

李怡道：「剛才你說那人又發瘋了，那人是誰？」

萬湖華雙眸一轉，道：「你想不想去看看？」

李怡道：「三小姐肯帶路？」

萬湖華道：「好，你跟我來。」領先向廳外走去，穿過一個花園，來到後山。

李怡正自左顧右盼，忽然聽見不遠處，傳來萬伊華的聲音：「再吵我把你放出來！」

一個沙啞的聲音大嚷道：「不要放我，不要放我！」

李怡側頭望一望萬湖華，她那雙水靈靈的眼睛也正好望着自己。

萬湖華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你聽見嗎，他又在發瘋了，硬要人家把他關起來。」

李怡道：「奇哉怪也，天下間那有不愛自由愛囚籠的人？定是個瘋子！」

萬湖華道：「他就是個瘋子嘛！」拉了李怡的手，道：「走快兩步去瞧瞧姊姊怎樣對付他！」

兩人來到後山，只見萬伊華對着一個山洞在指手劃腳，那山洞口有個大鐵柵，裏面果然關着一個垢面蓬髮的男子。

由於他整個臉孔都被毛髮遮住了，是以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紀。

萬伊華旁邊還站着一個方面大耳的中年漢子，一見李怡萬湖華走了過來，只是畧畧瞥了李怡一眼，又踏步向着山洞口走去。

那中年男子朝着洞口道：「你乖乖說出來，我們便不放你！」

那瘋子雙手亂搖，道：「我不說，你……你們也別放我！」

萬伊華道：「雷大哥，咱們試盡了法子，眼看無論如何也是不肯說的了，不如放了他出來吧！」說罷連連向那中年男子打眼色。

原來這「雷大哥」是萬虎寨裏坐第二把交椅的雷孝標，有個外號叫「暗青子」。他的拿手本領雖是施放暗器，但為人光明磊落，極得萬青雲信任，全寨上下數百兄弟，對他也尊敬異常。

雷孝標楞了一楞，隨即明白萬伊華的意思，道：「是，是，放了他吧！」走上前去，便欲把那道大鐵柵打開。

那瘋子叫道：「不可！」雙掌一揚，隔着鐵柵向雷孝標當胸拍去。

只聽得掌風與粗同兒臂的鐵枝相互磨擦的「嗖嗖」聲，一股巨大無比的力道，直向雷孝標當胸襲來。

雷孝標的生年絕技是暗器一項，但其他武功却也不弱，否則又怎坐得上「萬虎寨」的第二把交椅？他右脚向後一退紮穩了馬步，雙掌向前一迎。

這一掌他使上了八成勁力，滿以為和柵中人硬碰硬地對一掌，怎知掌力一發，便消逝於無形。

雷孝標懍了一懍，眞氣一振，使足十成勁力，又是一掌向前拍去。

那瘋子「哈哈」長笑幾聲，揮着兩隻破爛衣袖，道：「走！走！」

雷孝標一掌拍到中途，見他似乎無防守之意，急忙收掌止步，側頭問道：「大小姐，你說如何？」

萬伊華秀眉一蹙，道：「他死也不肯讓人接近，這倒難於應付。」

忽見李怡含笑站在一旁，眼中一亮，道：「李公子，你可識得此人？」

李怡道：「他是個瘋子，我怎會識得他？再說，他臉部都被毛髮掩住了，我瞧不清他的眞正面目，就算是多年好友，一時也認不出來。」

萬伊華道：「李公子說得對，剛才他和雷大哥對了一掌，你可瞧見了？」

李怡緩緩踏上前，道：「看見了。」

萬伊華道：「那麼，你看得出這人的武功家數是屬於那個門派？」

李怡向雷孝標雙手一拱，說道：「這位想來是人稱『暗青子』的雷孝標雷大哥了？」

雷孝標急忙抱拳還禮，道：「不敢，閣下是——」

李怡接道：「在下姓李，單名一個怡字。」

雷孝標道：「原來是李公子。」

萬伊華道：「李公子，你看他剛才那一掌是什麼路數？」

李怡笑道：「雷大哥這個大行家面前，小可不敢班門弄斧。」

雷孝標道：「李公子過謙了，剛才他掌法稀鬆平常，只是勁力雄渾，兼且飄忽不定，依我看來，似乎是海南島的——」

萬伊華道：「李公子主意未決，也不知他要帮那一方，雷大哥且慢歡喜。」

李怡臉色一變，拿着紙扇向雷孝標一指，示意他止口，逕自向那道鐵柵走去。

雷孝標不明所以，萬伊華却口角含笑地望着李怡的背影。

李怡來到鐵柵之前三尺站定，低聲道：「三師兄，是你麼？」

那瘋子一聽脚步聲向山洞走來，早已凝神以待，他見李怡站在三尺之外，似乎無意再向前接近，倒也放了一半心，兩道灼灼的眼光，却直逼射着他。

李怡見他不答話，又低聲唸道：「天魔神君，唯我獨尊——」還未唸完，那瘋子突然大叫一聲，雙手抱頭，向內奔去，恍如見了鬼魅一般。

李怡緩緩轉過身去，喃喃說道：「難道是他？難道眞的是他？」

萬伊華見他一副神不守舍，滿臉狐疑的模樣，走上前去，問道：「李公子，他眞的是——」

李怡抬起頭來，雙眼遙觀遠方，口中喃喃說道：「三師兄英俊瀟洒，怎會落成這個模樣？」

這時，雷孝標也走近過來，道：「李公子，你剛才唸的是『天魔神教』的門規前面兩句，莫非……莫非這人眞是天魔神教的？」

萬伊華挿口道：「李公子便是『天魔神教』的第四弟子，人稱『錦衣秀才』的便是。」

雷孝標臉色一變，道：「原來李公子是天魔神教的傳人，那麼好得很了。」

李怡雙手一拍，恍有所悟地道：「不錯，他果然是三師兄范三雅！」

萬伊華道：「你認清楚了？」

李怡轉頭向雷孝標道：「雷大哥，剛才你和他交掌時，他的掌力可是瞬間消逝於無形？」

雷孝標道：「不錯。」

李怡又道：「我們天魔神教有一種『天魔功』，其精髓之處就是若有若無，三師兄是武功最差的一個，還未練到可有可無，若有若無的境界，憑這一點，我可以斷定是他。」

萬伊華道：「李公子好眼光！」

李怡笑道：「假若萬姑娘不信在下判斷，只要將他的鬍鬚剃了，再替他洗個澡，換過一套乾淨衣服，我一眼便能認出他來。」

站在一旁默不出聲的萬湖華忽然問道：「你剛才說那個瘋子是你的師兄，對不對？」

李怡笑道：「正是。」

萬湖華道：「你又說他的武功是衆師兄弟中最差的一個，是不是？」

李怡答道：「不錯。」

萬湖華道：「那麼，你在師兄弟中的武功，算是老幾？說出來給我們聽聽，成不成？」

李怡道：「武功一事，是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的，就算我的武功比任何一個師兄弟更高，却也不及我師父，我的

師父武功再高，天下間也必有勝他之人，好像那『無形門』的無形天尊，就是曠古第一奇人——」

萬湖華又道：「聽你剛才這樣說，你是承認自己的武功，高過所有其他的師兄弟了？」

李怡微微一笑道：「我可沒有如此說過啊。」

萬湖華道：「你雖然沒有說，但我們都從你的口氣聽到了，姊姊，你說是不是？」最後那句話却是向乃姊萬伊華說的。

萬伊華道：「李公子眞人不露相，又不是狂妄之徒，他剛才所說那番話，只是說明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罷了，小孩子不要胡鬧！」

萬湖華呶了呶咀，不出聲了。

雷孝標道：「三小姐童言無忌，李公子不要見怪是盼。」

李怡道：「怎會？」

這時，忽然有個勁裝漢子奔了進來，在雷孝標耳畔說了幾句話，雷孝標皺一皺眉尖，道：「我立刻來！」

萬伊華道：「雷大哥，什麼事？」

雷孝標望了李怡一眼，道：「反正李公子又不是外人，咱們就一塊兒出去瞧瞧吧。」

李怡道：「倘若有不便之處，我便留在這裏，各位自便便是。」

雷孝標搖首道：「此事正要相煩李公子。」

李怡道：「如此我便陪你走一遭。」

衆人來到大寨口，聽得兵器聲响，三個人圍着一個中年漢子正在酣戰。

那中年漢子手中亦無兵器，獨力對付圍攻他的兩男一女，神色自若，似是功夫只使出了三成。

萬伊華踏前一步，朗聲叫道：「姚先生，都是自己人，別打了！」

那中年漢子右手食指一彈，震開了向他砍來的刀背，左手一掌向那女子劈去，道：「我並不想打，只是令妹不分就裏，一見面便用刀子來招呼我！」他右躲一躲，左發一招，邊打邊說，竟是游双有餘。

萬伊華道：「汝華，姚先生手下留情，難道你自己不知道麼？還不停手？」

那少女銀牙一咬，並不答話，又是一刀向那中年漢子面門砍去。

萬伊華道：「駱香主，賈香主，大家是自己人，別打了！」

那兩個精壯漢子立卽縱身跳出戰團，只剩下萬汝華獨門。

萬伊華足尖一彈，縱身飛到乃妹身後，伸手奪了她的兵器，道：「大姊的話你竟敢不聽？」

萬家三姊妹中，脾氣最好的應該是這位萬二小姐，不料此時竟在衆人之前要無賴，雷孝標和萬伊華均是心下詫異。

萬伊華最瞭解這個二妹，但見她滿面都是憤怒之色，眼眶中還含着涙珠，低聲問：「汝華，你怎麼樣？」

萬汝華亦不答話，一咬牙發足向寨裏奔去。

萬伊華也不及追問其中原委，那中年漢子笑吟吟地向衆人走來，神態悠閒地彈着衣袖沾上的灰塵，道：「萬二姑娘好厲害的刀法！」

萬伊華雙手一拱，道：「姚先生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那中年漢子假裝楞了一下，道：「咦？我以為你們一定心裏有數，怎麼反而問起我來？」

雷孝標正要答話，萬伊華急忙向他使了一個眼色，道：「請姚先生到內寨用茶如何？」

中年漢子笑道：「茶嘛，是不用了，如果有酒的話，那倒用用不妨。」

萬伊華道：「請！」領着衆人入內。

李怡打量那中年漢子，見他獐頭鼠目，其貌極醜，一頭棕髮披散下來，雖是口中說笑，但態度十分高傲，不知是那一號人馬，不由暗暗納罕。

衆人在聚義堂分別坐了下來，萬伊華推讓李怡坐上首，李怡拒絕了，反而那中年漢子乾笑一聲，道：「這怎好意思？」言罷入座。

衆人坐定後，萬伊華站起身來，道：「姚先生，這位是『天魔神教』天魔神君的第四弟子，人稱『錦衣秀才』李怡李公子。」

那中年漢子一聽「天魔神教」四字，不由臉色一變，兩道烱烱的眼光立時間向李怡射來。

李怡向他淡淡一笑，萬伊華續道：「姚立人先生是『天煞派』天煞先生的得意首徒。」

李怡向他拱手道：「久仰久仰。」不由也是臉上變色。

原來江湖上人人知道，「天魔教」和「天煞派」乃是兩大死對頭，創立人「天魔神君」和「天煞先生」五十年前是同門師兄弟，藝成下山後，各自創立「天魔教」與「天煞派」，兩派門人從來不相交往，碰上了面，也不知前生結下了什麼深仇大恨，必定殺個你死我活。

幸好兩派的門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大家碰面的機會不多，所以同門師兄弟互相殘殺的事倒是少見，想不到如今會在這種場合巧遇。

那「天魔教」介於正邪之間，「天煞派」却出了不少為非作歹的門人，因此，江湖上人人都稱「天魔教」為「天魔神教」，那是表示尊崇的意思，而萬伊華剛才推李怡坐上首席，便是這個原因。

姚立人冷眼瞥了李怡一下，道：「天魔神君近年可好？」

李怡答道：「家師托福，身體健康得很。」

萬伊華道：「家父因事外出，不能親自招待兩位，小女子識見淺薄，兩位不要見怪。」

姚立人道：「好說，好說。」

萬伊華道：「敢問姚先生此番可是為那部『無影秘史』而來？」

姚立人道：「正是。」

萬伊華道：「這部『無影秘史』正是有關『天魔神教』和『天煞派』的事，兩位既然都為此而來，那麼，小女子便將其中原委說出來。」

李怡急忙攔阻，道：「萬姑娘，此事非同小可，何不等萬寨主回山之後，才作商議？」

萬伊華道：「這也沒有關係，家父圖

謀的事本來十分機密，不宜向外洩露，反正坐在這裏的，都是同仇敵愾好朋友——」忽然轉頭向一個傭僕吩咐道：「去請二小姐出來。」

那傭僕應聲去了片刻，出來禀告道：「二小姐說什麼也不肯出來，她說……她說——」

萬伊華道：「二小姐說什麼？」

那僕人沉吟了一下，終於說道：「二小姐說不願和無恥小人同座！」

萬伊華瞥了姚立人一眼，見他口角含笑，似是十分得意。

她揮手叫僕人走開，接道：「舍妹既然不肯出來，那麼，就請雷大哥作證，小女子並無虛言。」

雷孝標道：「大小姐素來說一是一，這種大事又豈會含糊？」

姚立人道：「令尊究竟有何圖謀，不妨說來聽聽，讓大家印證印證。」

萬伊華道：「韃子三番四次興兵侵我大宋，但屢不得逞，此次由憲宗蒙哥御駕親征，三十二寨查得韃子取道南下，第一目標為四川——」

姚立人忽然插口道：「人道江湖上三十二寨神通廣大，這個消息來源可是正確？」言下大有懷疑之意。

萬伊華道：「此次出動偵查的，共有『清風寨』寨主飄清風老先生，『九鼎寨』大力先生，『靈機寨』陸大哥，以及許多武林好手參加，想來必定可靠。」

姚立人這才點頭道：「既有這麼多高手親自出馬，可信成份倒是佔了六成。」

萬伊華心下暗暗不悅，却是不動聲息，接道：「韃子知道我大宋武功不弱，此次南下，先拜『達瑪多』為護國法師，然後暗中派人南下，意欲盜取大宋的兩本武功秘笈，那便是剛才所說的『無影秘史』了。」

她接着又道：「這兩本『無影秘史』乃是『無影門』的無影天尊生平所學，裏面包括了武林中成名的各家各派招數，刀法，劍法，拳術的精髓以及破解之法，共分上下兩冊，上冊由無影天尊首徒天魔神君所有，下冊則為天煞先生存放——」

她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望了李怡和姚立人一下，才接道：「這兩部『無影秘史』倘若落入韃子之手，咱們的武功家數，弱點全為他們洞悉，將來進兵大宋時，自然如虎添翼，無一能敵。」

萬伊華望了姚立人一眼，道：「那無影秘史上冊據說已落入司馬清手中——」

姚立人臉色一變，向李怡道：「此言當眞？」

李怡答道：「不錯。」

姚立人道：「因何會落入司馬清那廝手中？」

李怡並不作答，只是向萬伊華指了一指，道：「且聽萬小姐說下去。」

萬伊華道：「聽說那無影秘史下冊，亦已流傳出來，頃日便將送交司馬清，這上下兩冊一合，當眞是天下無敵，而司馬清得此兩本寶書之後，便會將它雙手拱送給韃子，以換取功名爵位，貽害我大宋國民……」

姚立人道：「萬姑娘，那『無影秘史』上冊又怎會落入司馬清那廝手中？」

萬伊華道：「姚先生可曾聽過范三雅這人名字？」

姚立人道：「他是『天魔教』天魔神君的第三弟子，聽見過。」

萬伊華恨聲道：「正是此人誤信奸人所言，自海南島偷了此寶書，送給司馬清的。」

姚立人將牙一咬，道：「好一個欺師滅祖的范三雅！」

李怡忽然插口道：「敢問一聲姚先生，那『無影秘史』下冊，又怎會流傳了出來呢？」

姚立人呆了一呆，訥訥道：「這……這也是師門不幸，出了個不肖同門，將它偷了出來。」

李怡道：「誰是那位不肖同門？」

姚立人雙眉一揚，道：「安嘯天！」

萬伊華道：「家父得知訊息，急忙下山通知三十二寨，希望三十二寨同心合力，在那安嘯天未將寶書送達司馬清手中時刼了過來，萬一事不成功，將來達瑪多派人來取『無影秘史』時，也好來個攔途截刼！」

姚立人道：「既然確知『無影秘史』上冊是在司馬清手中，為何不去將它搶回來？」

萬伊華道：「這部『無影秘史』乃是曠世奇書，武林中人想將它據為己有的，沒有一千，也有五百，家父動機純為國家社稷設想，生怕出手去搶時，會為江湖同道誤會是出於私心。」

姚立人道：「萬寨主其志可嘉，但如果他未經聯合三十二寨之力，貿然出手到『司馬莊』去搶書，一來打草驚蛇，二來也未必便能成功哩！」

萬伊華心下不悅，道：「憑家父一己之力，或許沒有成功指望，但三十二寨之中奇人異士，武功高強的好手大不乏人，倒有幾成把握。」

姚立人道：「待得三十二寨聯盟之時，不知由何人出任總寨主這個位置？」

萬伊華道：「這是三十二寨內政，不勞姚先生掛心。」

姚立人笑道：「萬寨主威名遠播，衆望所歸，依我看來，這總寨主之位，恐怕非他莫屬了。」

萬伊華道：「家父並非熱中名利之人，只要能為國家出一分棉力，於願已足，也不計較這總寨主的名位。」

姚立人打了個「哈哈」，笑道：「如此說來，是姚某人太目光短小，心胸狹窄了。」

雷孝標見萬伊華辭鋒之中已露慍意，急忙拿起酒杯，道：「只顧得說話，忘了吃酒，來來來，姚先生，李公子，在下敬你們一杯。」

李怡端起酒杯謝了一聲，姚立人不聲不响地盡了一杯。

衆人在雷孝標頻頻勸酒之下，連盡了三四杯，終席時，雷孝標吩咐僕人把李，姚兩位帶去客房安寢，萬伊華這才離座，逕自來到後院，在一道房門之外停下，伸手叩了叩門，低聲道：「妹子，你睡着了沒有？」

不一會，房門「呀」地一聲開了，萬汝華惺忪睡眼道：「大姊，你都跟他們說

了？」當下讓身給萬伊華入房。

萬伊華坐定後，道：「都說了，他們都是那部『無影秘史』的嫡傳門人，此事也須得他們幫忙。」

萬汝華道：「我看他們就算幫忙，也是爲了自己，將來奪到寶書後，說不定會佔爲己有。」

萬伊華嘆了一口氣，道：「那也沒有法子，反正『無影秘史』是他們的，完璧歸趙總較落入司馬清這漢奸手中好。」

萬汝華「哼」地一聲，道：「我瞧那姓姚的不是好人！」

萬伊華道：「是了，今天你爲何和他動上了手，我叫你罷鬥也充耳不聞？」

萬汝華俏臉却是悻悻然的神色，道：「我和駱香主，賈香主下山巡看，碰到了那姓姚的，他便上來調戲於我，兩位香主看不過眼，和他動上了手，我難道便袖手旁觀麼？」

萬伊華吁了一口氣，道：「可惜爹爹出外未歸，否則也能出手教訓一下那姓姚的，教他不要目中無人，以爲萬虎寨是好欺負的。」

萬汝華道：「我們三人合力鬥他，自知不敵，因此且戰且走，暗想引他上山大夥兒圍攻他，當時他口裏不乾不淨地說些下流話，氣得我肺都爆了，眞想刺他一個大窟窿。」

萬伊華苦笑一下，道：「剛才是他手下留情，否則你和賈，駱兩位香主那裏還有命在？念在大家同仇敵愾，這口氣嚥下來算了。」

萬汝華恨恨道：「總有一天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萬伊華站起身來，道：「妹子，早點睡吧，我看爹爹明日便可回山，一切都由他老人家作主，我也可以卸下這身上的重担了。」

萬汝華道：「大姊，這幾天你也辛苦了，快些回房安歇去吧！」

萬伊華轉身離房，萬汝華道：「大姊，我送你一程。」

萬伊華笑道：「又不是出門遠行，那兒用得着你送？」逕自走了。

萬汝華目送乃姊離去，正想將房門閂上，忽然聽得庭院裏傳來一聲長嘆，聽那聲音，似有無限傷心事，不由踏出房來，向前走去。

只見一個書生在月色之下，背負雙手，望月興嘆，萬汝華來到他的背後仍渾無所覺，低聲吟道：「明月彎彎照九洲，不知吾心萬般愁——」忽然回過頭來，見是萬汝華，立卽雙手作拱，道：「萬二小姐，小可李怡這廂有禮。」

萬汝華日間也見過李怡，只見他倜儻儒雅，比之姚立人的獐頭鼠目實有天淵之別，心下已生好感，道：「李公子還沒睡麼？」

李怡嘆聲道：「萬愁千結，實是閉不上眼。」

萬汝華道：「李公子愁些什麼？」

李怡道：「那……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愁的。」

萬汝華道：「難道是爲那部『無影秘史』麼？」

李怡道：「可以算是吧？」又問：「二小姐還不就寢？」

萬汝華道：「剛要入睡，忽聞李公子長嗟短嘆，因此上來一看究竟。」

李怡道：「想不到小可在此打擾小姐清夢，實是罪該萬死。」說着俯身行了一禮。

萬汝華被他引得「噗哧」一笑，正要答話，忽然發現一個矯捷無倫的身影在假山後一幌而逝，大聲喝道：「是誰？」

李怡循她目光望去，却見不到人影，詫異問道：「有人麼？」

萬汝華更不打話，逕自向假山走去，驀地一聲長笑，一個人影自假山後竄了出來。

內裏乾坤　煞費思量

萬汝華一見此人，急忙轉過身去，那人笑嘻嘻地踏上前來，正是姚立人！

他望了兩人一眼，笑道：「我正要去向萬大小姐告辭，不意碰見兩位在此，望勿見怪。」

李怡道：「姚兄這麼快要離去嗎？」

姚立人道：「不錯，我想去找那司馬清老兒，或許可以向他拿點物事回來。」

李怡道：「敢情那物事便是『無形秘史』上册？」

姚立人道：「哈哈，正是！」

李怡道：「姚兄自問可是司馬清敵手嗎？」

姚立人道：「這個嘛，倒要較量較量，萬二小姐，請向令姊說一聲，姓姚的走了。」

話甫出口，縱身上了圍牆，雙足一彈，一溜烟也似地走了。

李怡讚道：「好輕功！」

萬汝華道：「我聽他們說，李公子是『天魔神教』的門人，而『天魔神教』又是源出於『無影門』，這『無影門』最擅長的便是輕身功夫，李公子和他比較，誰的功夫好一點？」

李怡道：「武功一事，只要專心研練，往往能化腐朽爲神奇，最平凡的一招若能練到出神入化，所施展出來的威力，與什麼秘技絕招實在沒有多大分別，不知二小姐以爲如何？」

萬汝華沉吟半晌，道：「李公子說得是，當眞令人佩服。」

李怡道：「粗淺之見，見笑了。」向她請了個安，逕自回房去了。

翌日，萬汝華被一陣敲門聲吵醒，出來時，三妹萬湖華拉了她的手便往大廳跑去。

萬汝華道：「什麼事這樣緊張？」

萬湖華笑道：「你猜猜看！」

萬汝華望了她一眼，道：「莫非是爹爹回來了？」

萬湖華「嘻」地一聲笑了起來，說道：「二姊好聰明，是爹爹回來了。」

萬汝華大喜過望，快步奔向大廳。一進廳門，只見萬青雲風塵滿面，手端一杯香茗坐在太師椅之上，一眼瞥見兩個女兒向他奔來，臉上立時露出慈愛的笑容。

萬湖華縱身撲到乃父懷裏，嚷着說：「爹爹，你總算回來啦，人家整天都在想

你。」

萬青雲輕輕撫着她的頭，道：「看你，長得不小了，還這般孩子氣。」

萬湖華嚷着不依，這時，雷孝標及寨中大小頭目都進來相會。

萬汝華本來有許多話要和父親說，但聽雷孝標向他報告這幾日寨裏發生的事，感到納悶，慢步走到乃姊萬伊華房前。

她伸手敲了一下，許久沒有人答應，暗想父親回山也沒有叫醒她去拜見，怎地這般渴睡？

這時，小斧頭匆匆向他走來，道：「二小姐，我四處在找你！」

萬汝華道：「找我幹什麼？」

小斧頭道：「小的剛才來拍大小姐的門，拍了好久都叫不醒她，正想請你開門進去一看。」

萬汝華聽小斧頭這樣說，知道事有蹊蹺，心底下突然冒起一陣震驚的感覺。

她一提氣右掌向房門一拍，那道木門怎捱得起這一掌，立時被震開了！

就在那房門塌下來之際，一幕怵目驚心的景色便呈現在萬汝華的眼前！

只見萬伊華全身赤裸倒臥在地上血泊之中，房裏傢私雜物散亂了一地，顯然死前曾受過奸人强暴，掙扎之下才有這個景象。

萬汝華一時間竟是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睜大了眼睛，望着地上那一具血淋淋，赤裸裸的屍體！

這個昨天晚上才和自己談過天的大姊，這時竟然倒斃在眼前！

小斧頭受的刺激較輕，他立卽轉身出房報訊去了。

萬汝華踣下地來，悲痛欲絕地望着大姊的凌亂的秀髮，望着她胸前被指甲刮傷了的血痕，她的眼淚這時才簌簌而下。

這時，萬青雲亦已聞訊趕到，一見愛女死狀，腦際一陣昏黑，又是悲痛，又是憤恨。

忽然，萬汝華眼簾接觸到一行血字，那是：「姦我殺我者李——」

六個血字，看來是她想將兇徒的名字寫下來，但只寫了一個姓，便已氣絕而死了。

萬汝華腦中一亮，這「萬虎寨」之中，雖有不少姓李的兄弟，但武功高到足以姦殺萬伊華的，却只有那「天魔教」的第四弟子「錦衣秀才」李怡！

她銀牙一咬，霍地站起身來，向客房奔去。

或許是情緒太過激動的關係，她在中途和一個人碰了個滿懷。

萬汝華將對方推開，正想罵他幾句，但仔細一瞧，這人正是李怡！

萬汝華張着一雙憤怒的淚眼，咬牙切齒道：「你——你幹的好事！」

李怡愕了一然，道：「在下幹了什麼好事？」

萬汝華道：「看不出你一表斯文，却是衣冠禽獸，我和你拚了！」一掌向他面門擊去。

李怡不明就裏，吃了她一巴掌，左面面頰立卽紅腫地來。

他撫弄着面頰，詫異地道：「你……你爲何動手打人？」

萬汝華本來知道對方武功高過自己何止十倍，但憤怒之下已是失了理智，這一掌拍出去時，萬想不到竟會打他一個正着，不由也是愣了一然。

她一想起姊姊死狀，心中那股怒火再也壓制不來，道：「還我大姊命來！」

李怡倒退一步，道：「且慢，你剛才說什麼？萬大小姐遭了意外不成？」

萬汝華道：「大姊她……她被你這衣冠禽獸，畜牲也不如的敗類害了，你還在惺惺作態！」

正要上前動手，忽然有人叫道：「汝華住手！」

只見一個人影向她奔來，伸手捉住那隻遞出一半的右掌，抬頭一看，正是萬青雲，不由投到他懷中痛哭起來：「爹爹，大姊她……她……」

萬青雲驟逢奇變，眼眶裏也含着眼淚，他凝眼打量着李怡，道：「這位定必是『天魔神教』的李怡李公子了？」

李怡雙手作拱，道：「不敢，前輩是萬青雲老爺了？」

萬青雲也不答話，只是扶着懷中愛女，萬汝華嗚咽道：「大姊她……她臨死前寫道，害她的那賊子姓李——」

李怡聞言胸口一震道：「萬大小姐遭遇了不測？」

萬青雲見他臉上吃驚神色不僞，心下寬了幾分，道：「天下間姓李的人何止千萬，我們在未弄清楚之前，不要寃枉了好人。」

萬汝華道：「這萬虎寨中，難道還有第二個姓李的會害大姊不成？」

李怡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下如蒙鼓中，還請萬老前輩指教。」

小斧頭在旁將這件事向他說了，李怡指天發誓道：「在下自花園中別過二小姐後，絕未踏出房門半步，如有虛言，不得好死。」

萬汝華恨恨道：「這等卑鄙無耻小人的誓言，也信得過麼？」

萬青雲道：「汝華，你瞧李公子可像卑鄙無耻的小人嗎？」

萬汝華心底下也自不信，但大姊死前在地上寫的血字，却又看得分明。

萬青雲又道：「汝華，你該冷靜一點，或許另有奸人陷害李公子也說不定。」

萬汝華聞言神志一清，叫了出聲，道：「是姓姚的那奸賊！」

旋卽一想，又連連搖頭，喃喃地道：「大姊離我房不久，那姓姚的立刻離寨而去，不會是他幹的。」

萬青雲道：「他去而復返，回來幹了這等事後，將罪孽推在李公子身上，也不是奇事。」

萬汝華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當下只是低聲啜泣，却不再說話了。

萬青雲道：「李公子不遠千里而來，如今寨中發生了這件事，希望早日眞相大白，李公子不必介意，這便請到前面陪老夫喝一杯水酒如何？」

李怡暗自佩服萬青雲的氣度，立卽回答：「正要向萬寨主討教。」

兩人來到大廳，自有傭僕安置上酒菜，萬青雲親自替李怡斟了一杯酒，道：「來，咱們乾杯！」

兩人正碰杯之間，小斧頭匆匆走了進來，呈上一件物事，說是二小姐交代他拿來給李公子過目的。

李怡將那紙包拆開一看，裏面竟是三數條棕色毛髮，不由恍然道：「萬寨主請看！」

萬青雲亦知姚立人乃是滿頭棕髮，再看紙上寫着幾個娟秀小字：「此頭髮從我大姊手中取得，原來姓姚的才是罪魁，剛才寃枉了公子，祈請原諒。」正是萬汝華的筆跡。

萬青雲雙手一揑，恨恨道：「終須有一日要姓姚的償命！」

說着向外一揚，只見無數小白點向外疾飛而去，直到廳外二三丈處，原來那紙條被他內力震碎，化作無數紙碎飄散在地上。

李怡見他這份內力，不由叫了一聲「好！」

話甫出口，又覺失言，急忙道：「這姓姚的如斯卑鄙，他日得見，晚輩定不饒他！」

萬青雲頷首道：「若得李公子助一臂之力，定能除此淫魔！」

× × ×

大廳上火把通明，黑壓壓地坐滿了人，但卻靜得連針掉下地的聲音也聽得到。

萬青雲居中坐在一張太師椅上，衆人的眼光都集在他身上，靜候他發言。

只見他伸手自懷中拿了一本殘舊的小册出來，衆人不約而同地湊上來一看，見上面用篆文寫着四個大字——無影秘史。下面另有個比較小的楷書「下」字。

衆人一見這本小册，臉上均是露出快慰之色。

萬青雲一清喉頭，道：「衆位兄弟，在下這次下山，碰巧遇上了那個安嘯天，將這部『無影秘史』下册奪了過來。」

東首一個白髮老翁道：「萬老爺親自出馬，當然是馬到功成，倒省了兄弟的一番手脚。」

這人說話不徐不疾，中氣甚足，正是「清風寨」寨主飄清風。

當日隨萬青雲北上查探消息，憑他那份輕身功夫，潛入蒙哥大帳之中偷聽軍事大計，連國師達瑪多也發覺不到，衆人對他都是異常佩服。

萬青雲道：「此番得手，也是僥倖異常，大概我大宋氣數未盡，所以鬼使神差地把那個安嘯天安排在我們同一間客棧之中。」

人叢中有人大聲問：「萬寨主是否和安嘯天那廝大戰了三百回合，這才把『無影秘史』下册奪了過來？」

這問題早已存在衆人心裏，須知這部「無影秘史」關係中原數百門派的武功秘密，江湖上不論黑白兩道的高手，都想據爲己有。

那安嘯天既然敢自「天煞先生」處偸出來，自當料想到這點嚴加防範，怎會輕易落入人手？

那人話才說完，大廳中轟然叫道：「萬寨主說來聽聽如何？」

萬青雲站起身來，伸手示意衆人肅靜，待各人住口時，才緩緩說道：「那姓安的既是『天煞派』的傳人，又有胆量偷盜寶書，武功自然不弱，老朽雖然練了三五十年武功，却也無把握將這本『無影秘史』奪來。」

一個外貌粗豪的中年漢子站立起身，道：「萬大哥客氣了，以你一套『萬虎摧心拳』，恐怕打遍天下無敵手哩？」

萬青雲向那中年漢子拱手說道：「霍大哥過奬了，老朽當時却沒有想到以武奪書？」

那姓霍的大惑不解，道：「難道萬大哥眞的瞧小了自己？」

萬青雲捋鬚微笑，道：「當時那姓安的絕沒想到一板之隔住的竟是日思夜想，想奪取這部『無影秘史』之人，這正是大好機會，可是，萬一出手有了差池，豈不是打草驚蛇？」

那姓霍的接口道：「是啊，若是不能力敵，只有智取了。」

萬青雲頷首道：「霍大哥此言不差，但想到安嘯天何等機警，老朽年事已高，這智取嘛，却也甚難計議，最後只有出諸一途，趁他熟睡時，吹了一點迷烟入他房中——」

衆人不由「啊！」地一聲，大有詫異之意。

萬青雲道：「這等江湖上下三流的玩意，萬某人本來是不屑爲的，可是那部『無影秘史』關係太大，是以逼不得已出此下策。」

飄清風哈哈大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倘若讓我碰上了這姓安的，說不定除了迷烟之外，還會加上一些蒙汗茶！哈哈！」

萬青雲道：「那安嘯天乃是天煞先生徒兒，武功高不可測，尋常迷烟蒙汗茶倒是迷他不住的。」

飄清風接口道：「是啊，天煞派以內功修養爲主，尋常的迷烟原是沒多大用處的。」

萬青雲點了點頭，道：「剛巧老朽身上有一種『子午粉』，那是『百毒寨』的陶知行老兄年前送的，想不到竟在那當兒派了用場。」

大廳中一個皮膚黝黑的老者站起身來，向萬青雲拱手道：「兄弟一點微意，想不到竟然爲萬大哥立了這件大功，倒是好極！」

萬青雲向那老者微笑道：「陶兄，那『子午粉』已被我一次用光了，有便不妨再賜一點，以防日後又有用途。」

陶知行立卽答道：「當然，當然，待會奉上。」

萬青雲將那部小册放在身畔枱几之上，道：「如今『無影秘史』下册已得，但仍有一部上册，我今日請衆兄弟前來，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如何將上册也奪取過來。」

羣豪轟然叫道：「大夥衝到司馬莊去，揪出司馬清那老鬼，强逼他將上册交出來便了。」

衆人紛嚷之間，忽然有一個尖銳之極的聲音出現：「是啊，將司馬清那老兒揪出來，强逼他將上册交出來，談何容易？萬一他誓死不從，司馬莊幾百畝土地，難道全翻開了來找不成？」

萬青雲向兩邊拱一拱手，道：「靈機

兄有何高見？」

原來那話正是由「靈機寨」寨主靈機子所說，他個子不高，一顆腦袋大得逾乎尋常，身上經常穿着灰色道袍，胸前以黑綫繡着一個大八卦，雖非修道之士，却作道人打扮。

靈機子越步向前，朗聲道：「既然萬寨主不恥下問，在下高見是沒有，低見倒有一大把，只不知各位聽也不聽？」

說罷，靈機子向羣豪扮了個鬼臉。

衆人等聞「靈機子」機智多謀而生性詼諧，紛紛叫道：「靈機子若有低見，只怕要被人大破招牌啦！」

靈機子吐一吐舌頭，道：「爲保招牌起見，還是不說爲妙。」

羣豪嘩然，那姓霍的叫道：「臨陣退縮，縱然不破招牌，也有徒具虛名之虞，靈機老兄，當着這麼多兄弟面前，不用賣關子啦！」

靈機子「哈」地一聲笑了出來，道：「人道『性烈如火』霍四行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可眞瞧不出還有一點道行，這激將之計我可不上當！」

原來那漢子名叫霍四行，是「烈火寨」大寨主，性情暴躁，做事從不加思慮。

他一套「烈火拳」共分一百零八式，乃是從「太極拳」中演繹而出，勁道却是剛烈無倫，行走江湖二十餘年，黑白兩道的好漢都怕他三分。蓋此人脾氣奇臭，思想又極其單純，只要誰得罪了他，非得讓他瞎纏瞎打消了心頭之氣，這才罷休。

霍四行聽了靈機子之話，臉有得色，道：「我剛才說的都是實言，靈機老兄這樣推度，未免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之那個肚皮啦！」

他此言一出，大廳中笑聲轟然，靈機子更是笑得彎下了腰，叫道：「啊呀！我的肚皮，笑得好辛苦！」

李怡坐在萬青雲右側，聞言也是莞爾，心知那霍四行剛才是想引用一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成語，但他書讀得少，一時想不起來，頓時以「肚皮」代「腹」，倒是有趣。

大廳中本來一片肅穆氣氛，刹那間倒是突然輕鬆了許多。

霍四行望望這，望望那，見羣豪都笑得前仰後合，心下詫異，不斷用手搔着頭，喃喃道：「奶奶的，老子莫非說錯了什麼話。」

萬青雲含笑離座，向靈機子雙手一拱，道：「靈機兄，現下不是說笑的時候，你不爲三十二寨着想，也該爲大宋子民設想啊！」

靈機子立卽收歛起笑容，正色道：「萬寨主說得是，現下第一樁問題，便是這『無影秘史』下册該存於何人處？」

大廳中人聲喧嘩，有人道：「這部寶書是萬寨主親手奪來，理該存放於他老人家處。」

又有人道：「萬寨主這次召集大夥兒到來開會，爲的是想推舉一位三十二寨總寨主，待總寨主推選出來後，寶書便由他執掌。」

萬青雲振臂一呼，道：「衆位弟兄請靜一靜，推選三十二寨總寨主之事，一時間也許不會順利完成，這部寶書雖是萬某人出手奪來，却不敢居功，爲了表示萬某人不存私心，還是另託高明爲是。」

飄清風高聲道：「此書落入咱們三十二寨手中，眼看不出十天半月，這消息定會傳遍江湖，那時候不論黑白兩道的英雄，都會到來覬覦該書，或明搶，或暗偸，倘若一個不小心得而復失，損了三十二寨的臉子不打緊，落入奸人手中，那是大大地不妙了！」

衆人都覺飄清風說得有理，一時間都靜了下來，大廳中數百雙眼睛完全望着萬青雲。

萬青雲沉吟半晌，道：「萬某人有一個提議，不知衆兄弟讚不讚成？」

靈機子道：「說來聽聽，讓大夥兒從長計議也好。」

萬青雲道：「咱們三十二寨之中，奇人異士不少，武功高强的好手也大不乏人，可是，眼前便有一個和這部『無影秘史』大有關連，又是『無影門』的傳人在此——」他話未說完，衆人的眼光便一齊向李怡射去。

萬青雲指着李怡，道：「這位是無影天尊的徒兒天魔神君嫡傳弟子，『錦衣秀才』李怡李公子，李公子這次不遠千里而來，是爲了相助我們一臂之力，將寶書奪回，不讓它落入韃子手中，所以應該說是自己人。」

羣豪見他是個白衣文士，年紀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看樣子乃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弱書生，眼色都露出猶豫之意。

萬青雲道：「常言道『眞人不露相』，李公子是天魔神君的得意高徒，由他來保存這部寶書，實在是最適當不過。」

李怡站起身來，拱手向大廳四週鞠了一躬，連聲道：「如此重任，小可實不敢担當！」

霍四行領先叫了出來，道：「李公子既是天魔神君的高徒，武功料來不會差到那裏去，你是否怕保存寶書之後會惹來一身麻煩？」

李怡道：「這位霍兄言差了。」

霍四行一怔，道：「如何言差了？」

李怡接道：「爲了避免中原武術落入異族手中，凡我大宋子民，都該負起這項責任，小可不才，却也忠君愛國，縱算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計，麻煩云云，何懼之有？」

羣豪聞言轟然叫好，都道：「李公子明事達理，又是名門之後，既然萬寨主極力推崇，大家自然是信得過的。」

李怡還待推辭，萬青雲道：「李公子若然再加推辭，未免有拂兄弟們一番誠意了。」

說罷將那部「無影秘史」下册遞到他面前。

李怡遲疑一下，這才雙手接了過來，小心放到懷裏，朗聲道：「在下既然肩負如此重任，日後不論遭遇任何困難，也當誓保這部寶書週全。」

靈機子斜眼望着李怡，問道：「如何保護？」

李怡恭敬答道：「在下日夜將它帶在身上，絕不予人所乘之機。」

靈機子道：「倘若有人利用蒙汗藥，或者迷烟之類的毒物暗算，那便如何？」

李怡略一沉吟，隨卽問道：「不知靈機先生知道『無影門』最擅長的是什麼功夫？」

靈機子道：「來無影，去無踪，無影門的輕功在江湖上認第二，决計無人敢認第一，那是衆人所知的。」

李怡連道：「不敢！不敢！」

靈機子隨卽恍然，只見他臉有喜色，道：「如此相信寶書萬無一失了。」

原來靈機子思想敏捷，瞬間便明白了李怡話內有因，須知「無影門」既是以輕功稱雄武林，「天魔神教」又是源出於「無影門」，門下弟子耳目自然靈通，就算再强的高手施展輕功潛近，也無法隱瞞得過。

這道理廳中羣豪倒有一半參詳得透，只聽霍四行喃喃說道：「萬一不敵盜書賊時，以『無影門』的輕身功夫，逃跑倒是綽綽有餘的。」

靈機子道：「寶書已安置妥當，如今該輪到選擧三十二寨總寨主了吧？」

此言一出，羣雄又是喧嚷起來：「還用得着選麼？萬寨主武功高强，德高望重，正是大家衆望所歸的人選！」

「不對，萬寨主謙虛得緊，他若是當上了三十二寨總寨主，豈不叫江湖上的英雄誤會他召集三十二寨兄弟奪書是假，乘機登上三十二寨總寨主之位是眞？這總寨主嘛，他是萬萬不當的。」

「我看靈機老兒才智多謀，正是個好角色。」

「差矣，差矣，你言差矣，三國時諸葛亮何常不才智多謀？只不過也是軍師而已，依我看，這三十二寨總寨主之位，還是非萬寨主莫屬。」

飄淸風道：「既然大家都推擧萬寨主，那末，三十二寨總寨主這一席位，還是讓萬大哥坐上去吧。」

萬青雲搖手不迭，連道：「不可，不可！」

飄淸風道：「如何不可？」

萬青雲道：「以年齡來說，萬某人在三十二寨之中，不算最大，論武功，也不算最好，至於識見胆色，勝過萬某人的，三十二寨中沒有一百，也有八十，這總寨主之位，如何克當？」

靈機子道：「萬寨主，當着大家面前，你也不必盡向我們臉上貼金了，誰不知三十二寨以『萬虎寨』居首！誰不聞萬青雲萬寨主的威名？」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如此推讓，究竟居心何在，是否想撇下大夥兒不顧，讓一盤散沙在對付莊丁近千，高手如雲的司馬莊？」

萬青雲俯首不言，正在這時，萬汝華忽然神色張惶地奔入廳來，在萬青雲耳畔說了幾句話，只見萬青雲臉色一變，揮手道：「你且吩咐雷二弟帶領寨裏兄弟去擋他一陣。」

萬汝華應了一聲「是」，轉身奔出廳去。

廳中羣豪本來還在七舌八咀地互相交談，一聽萬青雲之言，立時靜了下來。

這時，遠處忽然傳來兵器的交擊聲和叱喝，而且越來越近……

靈機子側頭聽了一聽，問道：「萬寨主，可是司馬莊的人來了？」

萬青雲神色凝重地點了點頭，說道：「不錯。」

羣豪一聽「司馬莊」之名，均是喜形於色。須知「司馬莊」在江湖上享譽極盛，人人都說司馬莊莊主司馬淸武功了得，他手下的一班兄弟，也是個個武功高强，只是司馬莊的人很少出來江湖走動，武功强與不强也只是道聽途說而已。

今日三十二寨好手盡聚一堂，正好和司馬莊的人較量一下。

霍四行領先叫道：「司馬淸那老小子好大的胆子，也不打聽咱們三十二寨正在這兒議事，竟敢直闖萬虎山，大夥兒這便衝出去教訓他們一頓！」

他話才說完，廳中倒有大半人連聲叫好。

靈機子又吭着尖銳的聲音叫道：「且慢，請聽萬寨主說話！」

衆人劍已出鞘，聞言紛紛轉過頭來，不耐煩地望着萬青雲。

萬青雲向羣豪拱手道：「既是如此，萬某人暫且代行總寨主之職，請各位聽在下一句話。」

霍四行道：「甚麼暫代總寨主之職？這三十二寨總寨主之位，你是做定了，還有甚麼話說？」

萬青雲道：「想那司馬淸是何等樣人，他豈會貿貿然踏上萬虎山來？」

飄淸風接道：「不錯，那司馬淸老兒定是有備而來，大夥兒倒要謹愼，不可魯莽從事。」

萬青雲又道：「剛才據小女所說，司馬淸只帶了兩個門人前來，山下也無援手，憑他們三人之力，咱們怕他何來？只怕另有蹊蹺！」

靈機子緩緩點頭，道：「如此咱們便收藏好兵器出外看看，以免讓司馬淸老兒瞧小了咱們三十二寨。」

萬青雲道：「靈機兄說得是。」

大廳中人數凡三四百之衆，都是三十二寨中高强人物，行事甚有分寸，當下紛紛讓出路來，讓萬青雲和靈機子領先向寨口走去。

衆人出得寨來，只見十個黑衣漢子，分開兩個圓圍，將兩個青年人圍在當中。

那兩個青年雙手各執着一個齒輪也似的兵器，左右揮舞，將攻向他身上的刀劍盡數迫開，却是絲毫不採攻勢。

在兩個戰圈之外幾丈，有個青衣布衫的老者，背負雙手，仰首似是欣賞看寨口那兩棵古松，對當前相鬥竟是望也不望一眼。

萬汝華手執長劍在旁掠陣，一見衆人出來，奔向前來，在萬青雲耳畔道：「爹爹，他說一定要見你。」

萬青雲「唔」地一聲，走到那十個黑衣漢子不遠處，高聲喝道：「全給我退下來！」

那些黑衣漢子聞言躍出戰圍，迅速地將長刀插到腰間，齊向萬青雲行了一禮。

萬青雲拱手道：「司馬莊主遠道而來，不知有何指教？」

那青衣老者正是「司馬莊」莊主司馬淸，他捋鬚微笑，道：「有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在下此番冒昧造訪，自然有事討教了。」

萬青雲道：「不知司馬莊主有何事指教，還請示下。」

司馬淸連道：「不敢，不敢，萬寨主客氣了。」踏上前來，低聲道：「請萬寨主借一步說話如何？」

萬青雲呆一呆，卽道：「這裏都是三十二寨自己弟兄，萬某人信得過他們。」

司馬淸尷尬一笑，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只是……」

萬青雲見他欲言又止，神色閃爍不定，沉吟半晌後，道：「如此請司馬莊主隨我來。」

司馬淸臉上露出喜色，向那兩個青年道：「你們且留在這裏，衆位英雄都是你們的前輩，可不許無禮！」

兩青年俯首答道：「是！」

司馬淸隨着萬青雲向寨內走去，廣場上羣豪都是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不知司馬淸到底在攪些甚麼玩意。

霍四行拉了靈機子一下，低聲問道：「喂，依你看，司馬老兒到底有甚麼事要和萬大哥說，連我們也聽不得？」

靈機子雙眉一皺，道：「我也猜想不到，不過，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司馬淸絕對不是甚麼善男信女之輩。」

霍四行道：「會不會是聽到咱們得了那本『無影秘史』下册的消息，他前來討求？」

靈機子笑道：「怎有這回事，司馬淸不是渾人，咱們豈肯將辛辛苦苦奪來的寶書雙手讓給他的道理？」

霍四行道：「莫非是奪書來着？」

靈機子搖頭道：「不會不會，他只帶了兩個門人弟子，就算他自恃武功蓋世，終是雙拳難敵四手，况且，司馬莊高手如雲，他不會帶兩個雛兒來的。」

飄淸風走了過來，道：「靈機兄，那司馬老兒鬼計多端，萬大哥不知會不會着了他的道兒，咱們——」

靈機子雙眉一揚，低聲道：「飄兄，你施展得意絶技，繞到後寨看看到底司馬淸在攪些甚麼鬼，也好大夥兒放心。」

飄淸風躊躇一下，道：「如此在萬大哥臉上不好看吧？」

靈機子道：「咱們是關心他的安全，又不是有心偸聽，怕甚麼？」

飄淸風道：「不錯，如此我去去便來。」正要轉身離去，忽見萬青雲和司馬淸雙雙走了出來。

衆人齊向萬青雲臉上瞧去，要從他的神色之間找尋一點端倪。

只見他面色十分凝重，向司馬淸拱了拱手，道：「司馬莊主，隔幾天再回答你如何？」

司馬淸微微一笑，道：「越快越好。」轉頭向一青年道：「俊兒，你留在此地待萬寨主的回音，然後速來莊中回報。」

那青年道：「是！」

司馬淸向羣豪抱拳作禮，道：「在下冒昧造訪，得見三十二寨俊彥，當眞是三生有幸！」向另一青年道：「傑兒，咱們這便下山去吧。」

人叢中忽然衝出三個大漢阻住司馬淸去路。司馬淸呆了一下，隨卽哈哈大笑，轉身問道：「萬寨主，這是甚麼意思？」

萬青雲朗聲叫道：「任兄，林兄和謝兄，請讓路給司馬莊主。」

那三個大漢均是一寨之主，有心要領教一下司馬淸的功夫，是以突起發難，聽到萬青雲的話，怒瞪了司馬淸幾眼，轉身退下。

司馬淸神色自若，施施然穿過人叢，帶着弟子下山去了。

衆人圍上前去，七咀八舌地問道：「萬大哥，那司馬老兒向你說了些甚麼？」

「司馬淸可是討書而來？」

「看他鬼鬼祟祟地上萬虎山來，到底是何用意？」

靈機子道：「各位靜一靜，若是可以說的，萬總寨主還會瞞住各位麼？」

此言一出，衆人立時靜了下來。

萬青雲道：「大夥兒請到廳裏去好說話。」

衆人在聚義廳中坐定，萬青雲才緩緩地道：「司馬淸這次是獻書來的！」

衆人聞言均是大表詫愕，萬青雲續道：「獻的只是『無影秘史』上册的副本，但另有一個條件。」

有人忍不住問：「萬總寨主答應了沒有？」

「是啊，答應了沒有？」

「不知是甚麼條件？」

「若是叫萬總寨主出賣兄弟，他當然是不會答應的。」

萬青雲待衆人停口後，道：「他要以『無影秘史』上册的副本交換一個人。」

靈機子好奇之心大起，問道：「甚麼人？」

萬青雲向李怡招了招手，道：「李公子，請你過來。」

李怡在司馬淸出現後，一直站在人叢後觀看，沒出過一句聲！聞言踏上前去，施了一禮，道：「萬總寨主有何吩咐？」

萬青雲道：「司馬淸要交換的人，正是李公子的師兄范三雅！」

李怡詫異地道：「他要三師兄來幹甚麼？」

萬青雲道：「我也不知他到底是甚麼用意，照說嘛，范三雅盜書出走，天魔神君定必十分震怒，他如今又已神志失常，司馬淸怎肯以『無影秘史』上册的副本來交換一個對自己有百弊而無一利的人？」

靈機子道：「或許那范三雅對他有百利而無一害也說不定呢？」

萬青雲沉吟道：「這其中必定另有蹊蹺，李公子，依你看來，其中又有甚麼道理？」

李怡俯首不言，良久才道：「晚生也是猜測不到。」

霍四行道：「萬大哥答應了他嗎？」

萬青雲道：「此事內裏乾坤甚費思量，自當與衆位兄弟商議。」

靈機子道：「司馬淸留下一個弟子等候你的消息，是也不是？」

萬青雲道：「啊呀！我倒忘了，那人是司馬淸的兒子，排行第三，名叫小俊，他現在人呢？」

靈機子道：「我已吩咐雷二哥好生招呼他了。」

萬青雲道：「此事須得從長計議，一兩日之間，或許尚難定奪。」

靈機子道：「司馬清從來不做蝕本生意，那是決無疑問的，只不知道范三雅身上還有甚麼秘密？」

萬青雲一拍大腿，道：「靈機兄一語驚醒夢中人，咱們便在那范三雅身上試試，或許會有所發現也說不定。」

靈機子道：「聽說范三雅為貴寨所擒後，神志一直在錯亂狀態中，不知他平日舉止行動看來，有何異狀？」

萬青雲道：「這個可不大清楚了，要問一問雷二弟，當日是他親手擒來的。」

靈機子聞言眼珠一轉，道：「以雷二哥的身手，怎能這般輕易得手？」

雷孝標踏前一步，道：「當日那范三雅匿藏在萬虎山附近一個小丘的亂石堆中，已餓得口吐白沫，我帶着一羣兄弟下山巡看時無意發現，最初，兄弟以為他垢頭蓬髮，只是個尋常化子，怎知他迷糊間喃喃說了『無影秘史』這幾個字，便將他點了穴道，抬上山來，如今還關在後山的一個山洞中。」

靈機子道：「雷二哥帶咱們去看看如何？」

雷孝標道：「好，好，請隨我來。」

靈機子向李怡道：「李公子，那范三雅是令師兄，一齊前去看看如何？」

李怡道：「靈機前輩吩咐，在下自然從命。」

衆人來到那後寨山洞口，雷孝標示意衆人在洞口之前數丈遠站定，然後向洞口叫道：「范大爺，幾位好朋友來看你，出來吧！」

衆人向那洞口望去，只見裏面黑黝黝地，那看得到范三雅的人影？

雷孝標又道：「范大爺不出來，咱們可要打開鐵柵，自行進來看你了！」





話聲甫畢，「唉」地一聲，一個人影矯捷無倫撲到洞口，雙手抓住鐵枝，「吼叫」連聲。

衆人一定神，看清楚那人滿面鬍鬚，髮長過肩，身上衣物支離破碎，皮膚黝黑齷齪，正是「天魔教」第三弟子范三雅！

雷孝標道：「這人便是『天魔神教』的范三雅范大爺了。」

靈機子捋鬚緩緩點頭，一雙烱烱的眸子向他直瞪，問道：「他是否甘願被困於囚籠裏？」

雷孝標道：「正是，只要一想到放他出來，便會突然發狂，誰也近他不得。」

靈機子道：「雷二哥帶他上山時，可曾在他身上搜過？發現了甚麼物事？」

雷孝標愕了一然，訥訥地道：「這個……這個倒是沒有想到。」

萬青雲插口道：「那是一時大意，靈機兄認為現下還有一搜的必要麼？」

靈機子頷首道：「能搜上一搜自然最好。」

雷孝標雙眉微皺，道：「只怕小弟無能為力。」

萬青雲一怔，道：「靈機兄，這范三雅既是李公子的同門，武功自然不弱，咱們如何下手？」

靈機子道：「說不得只好再用對付安嘯天的法門了。」

萬青雲聞言啞然失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靈機兄說得不錯！」轉頭吩咐一個手下去問「五毒教」的陶知行拿取「子午粉」。

不久，陶知行親自將「子午粉」送了上來，雷孝標忽道：「萬大哥，大夥兒聚集在這裏，若是用上這種物事，恐怕有所不便，還是讓兄弟上去試一試吧？」

萬青雲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山洞口聚集着百餘人，這「子午粉」若是用起上來，除非己方預先服用解藥，否則豈不同樣中毒？

他向雷孝標點一點頭，道：「好，雷二弟，你小心為是。」

雷孝標吸了一口氣，向那洞口緩緩走去，范三雅一直站在鐵柵之前，一見雷孝標向他走近，臉上立時泛出戒懼神色。

雷孝標柔聲道：「范大爺，大夥只想知道你身上可還有其他物事藏着，絕不傷你一根毫毛。」

范三雅退了一步道：「別放我！」

雷孝標笑道：「誰來放你？」說罷打開鐵柵。

原來雷孝標知道范三雅絕對不會自動打開鐵柵離去，是以鐵柵並無上鎖。方便廚房伙頭師傅三頓送飯。他一推之下，鐵柵「呀」地一聲開了。

范三雅連連後退，揚起微顫着的手，道：「你……你想怎地？」

雷孝標笑了一笑，道：「沒甚麼，范大爺，在下可是你的好朋友？」

范三雅猶豫着點點頭。

雷孝標滿意地一笑，接着說道：「那麼，讓我瞧瞧你身上還藏着甚麼東西，好嗎？」

范三雅身子一翻，連連後退，只見他臉上忽然殺機隱現，雷孝標柔聲說道：「只要你讓我瞧瞧，我答應你，永遠不放你



司馬小俊把萬湖華拋給李怡後，雙掌迎擊萬汝華攻勢。

出去。」

衆人在洞外雖然聽不大清楚他們的對話，但見雷孝標步步進迫，范三雅步步後退，只見他雙臂微微顫動，似是心情激憤，都為雷孝標暗暗担心，萬一范三雅發起狂來，雷孝標那裏是他的敵手？

忽然，范三雅雙臂緩緩地垂了下來，俯着首，彷彿觸動了甚麼心事。

然後，他口唇翕動，在雷孝標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

不久，雷孝標從山洞裏出來，只見他兩道濃眉皺在一起，良久才道：「原來司馬清得到的那部『無影秘史』上册並不齊全！」

衆人都「啊！」地一聲，靈機子一拍大腿，道：「對啦，果然如此！」

萬青雲道：「願聞其詳。」

靈機子道：「司馬清既然得到一部殘缺不全的寶書，自然十分着急，他暗想殘缺之處，或許可在范三雅身上得到一點眉目，是以大方以書換人，換的不但是部副本，而且不齊全，待范三雅一落入他的手中，自然可以尋出缺漏的地方了。」

萬青雲道：「不錯，我還以為司馬清怎會這般大方，如今咱們不放人，他休想寶書齊全。」

他轉首又問：「雷二弟，那范三雅到底在你耳畔說了些甚麼？」

雷孝標道：「也沒甚麼，這人說話翻三覆四，全不連串，我只懂一句：『我我……捉弄了司馬清那廝！』。」

靈機子問道：「你可曾問他如何捉弄法？」

雷孝標道：「當然，但他神智不比常人，問非所答，在下隱約聽得懂一句，那是『無影秘史上册並不齊全，是假的！』這句。」

靈機子雙眉一揚，道：「如此說來，范三雅必定知道『無影秘史』缺漏的那部份在何處了？」

雷孝標道：「依在下的推想，大概不錯。」

靈機子道：「怎樣想個辦法令他講出來呢？」

雷孝標道：「全靠靈機兄了。」

萬青雲接口道：「不錯，倘若上册不齊全，咱們就算在司馬清手中奪得寶書也是枉然，何況他可以製一副本，自然可以製兩部，三部，此事看來要從長計議。」

靈機子道：「萬總寨主說得是，大夥兒還是到大廳再說吧。」

衆人在大廳分別坐下後，靈機子道：「諸位兄弟，咱們奪書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寶書落入韃子手中，是以寶書不齊全是一回事，無論如何要從司馬清手上奪回。」

衆人回心一想，都覺有理，紛紛道：「正是，那寶書無論如何不能落入司馬清手中。」

靈機子又道：「可是，范三雅說過一句話，他說司馬清被他捉弄啦，這話究竟是甚麼意思？」

霍四行叫道：「靈機子想不出來的東西，大夥兒更是如坐五里霧中啦！」

靈機子道：「咱們目前亟須決定的，是究竟答不答應司馬清所求之事。」

人叢中立即有人嚷了起來：「幹什麼

要答應司馬清這老叟？」

「乾脆一口回絕他罷了！」

「對啊！將司馬清的龜兒子趕下萬虎山去！」

萬青雲站起身來，道：「既然大家都是一般意見，那末，咱們一口拒絕了，雷二弟，你差人送那司馬小俊下山去吧！」

雷孝標答應了一聲，轉身出廳去了。

衆人互相交談了一陣，萬青雲見天色不早，吩咐四名香主分派房間給上山羣豪休息，然後招手將李怡叫到一旁，低聲問道：「李公子，依你之見，目前大夥兒該如何處理此事？」

李怡道：「萬寨主現爲三十二寨總寨主，大家自然照你老人家的意思辦事。」

萬青雲嘆了一口氣，道：「這事非同小可，我就怕單獨應付不來。」

李怡道：「萬寨主有靈機先生，飄老先生輔持，還怕成不了事？」

萬青雲搖頭苦笑，道：「李公子，不瞞你說，司馬清那人既狠且辣，又極工於心計，他手下奇人異士之多，不下於三十二寨，將來咱們拚上之時，鹿死誰手，實在未可預料！」

說罷，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李怡垂首不言，萬青雲續道：「幸好那『無影秘史』上册還沒完全落在司馬清手中，咱們須得趕緊自范三雅身上套出缺少了的，此事得勞駕李公子了。」

李怡道：「萬寨主吩咐，在下定當盡力。」

萬青雲道：「辛苦你了。」

兩人又商議了一會，各自分手回房休息。

就在李怡轉身離廳時，屏風後轉出一人，正是萬汝華。

萬青雲愕了一然，問道：「汝華，你還沒睡麼？」

萬汝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女兒睡不着。」

萬青雲道：「是爲你大姊的事？」

萬汝華道：「大姊死得好慘，女兒一定要爲她報仇雪恨！」

萬青雲一想到愛女萬伊華死狀之慘，不禁虎目含淚，恨恨道：「那姓姚的喪盡天良，若是撞在我的手裏，一定叫他不得好死！」

萬汝華美眸裏含着淚珠，道：「女兒也決不饒這狗賊！」

萬青雲道：「湖華呢？怎麼整天都看不到她？」

萬汝華道：「三妹見爹爹和各位叔伯談論大事，關到房裏去了。」

萬青雲道：「你去看一看她，這兩天寨裏多了些人，品類繁雜，湖華這小孩子生性愛玩，莫染上不好習慣才是。」

萬汝華答了一聲「是」，向乃父請過安，這才向內廂走去。

她心知父親極鍾愛這個三妹，平日對她管教極嚴，有心要將她教養成一個知書識禮的大家閨秀，而不願她舞刀弄劍。

可是，萬湖華生性好武，不時偷纏着駱，賈兩位香主教授武功，若不是萬青雲横加干涉，她那肯聽？

萬湖華的臥房便在萬汝華隔壁，只隔着一塊薄板，萬汝華來到門前，輕叩一下門，問道：「三妹，你睡着了沒有？」

然而，房裏無人回答。

萬汝華心下納罕，推開房門，只見房間空盪盪地，被褥凌亂，不由吃了一驚。

她上前向床上一摸，只覺被褥猶有餘温，顯然離床不久。

萬汝華轉身出房四處查看，花園裏一片寂靜，那有萬湖華的影子？

若是平日，她定會想到萬湖華或許貪玩起床去找小斧頭等人，但今晚那幾個平素和她談得好的人都忙於招待客人，那有時間陪她玩耍？

剎時間，萬汝華心頭大亂，但一直告訴自己要鎭靜下來，寨中平添了百餘個高手，應該沒有人來搗亂才對，可是一瞥眼，見離假山不遠處有一隻綉花小鞋，她心頭不由怦怦亂跳。

萬汝華不假思索，奔上前拾起那隻綉花小鞋，認得正是乃妹所穿之物。

她循路向前追尋，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冷冷地道：「放下她！」

一個年輕的聲音答道：「我若是不放，你便怎地？」

那熟悉的聲音接道：「你可知道她是誰？」

那人答道：「她是萬青雲的第三女公子，我怎會不知道？」

萬汝華躡足向前走去，在草叢處蹲下身來，只見月光下李怡滿面怒容，面對着一個青年男子。

那青年男子脅下挾着一個少女，正是萬湖華。

李怡低聲道：「司馬小俊，你可知道我只要一揚聲，你立刻死無葬身之地？」

萬汝華一聽「司馬小俊」，腦中一亮，暗忖：「剛才爹爹不是要雷二哥將他送下山去呀？怎麼他還在寨中？」

司馬小俊哈哈一笑，道：「姓李的，你可也知道，如果我這一揚聲，會有什麼後果？」

李怡臉色一變，但因相隔太遠，又在朦朧月色下，萬汝華看不見。

只聽他訥訥道：「你……你欺負一個不會武功的小孩子，不算英雄！」

司馬小俊道：「成大事不拘小節，李兄弟，依我看你還是讓開一條路給我，那麼對大家都有好處！」

李怡道：「你想將她怎地？」

爭奪寶笈　爾虞我詐

司馬小俊道：「沒什麼，爹爹吩咐我帶她到司馬莊住一段時期而已。」

李怡道：「萬寨主豈會罷休？」

司馬小俊道：「那也容不得他了，只要萬小姐落在司馬莊中，異日三十二寨來攻時，也好應付一些。」

李怡大怒，道：「這豈是英雄好漢的行徑！」

司馬小俊冷冷笑道：「好一個英雄好漢，你到此地的目的爲何，瞞得了三十二寨中人，可是却瞞不了我，咱們是心裏有數！」

萬汝華越聽越奇，照兩人對話聽來，李怡似乎與司馬莊大有淵源，可是她心繫乃妹安危，一時間也不及細想，猛地一提

氣縱身而出，人未到掌先到，運了內勁，一掌向司馬小俊肩頭擊去。

她這一掌使了七成力，爲的只怕誤傷了萬湖華，司馬小俊驟覺有人自後偷襲，若待回身相迎，已然不及，倉卒間斜着身子，向旁跳開避過一掌。

萬汝華銀牙一咬，一聲不响，雙掌翻動，剎時間發了三招，分上，中，下三路攻向司馬小俊，掌風將他圍住，根本無法可避。

司馬小俊念頭轉得極快，喝了一聲「來得好！」將萬湖華向李怡一抛，雙掌一錯，迎了上來！

萬汝華見他來勢兇猛，不敢怠慢，掌上加勁，打算和對方來個硬拚，怎知司馬小俊掌力才和她相觸，立卽彈升，乘勢向上彈飛出去，雙足一躍上圍牆，一溜烟也似地逃去了。

萬汝華關切乃妹情況，也不追趕，上前扶起萬湖華，解開她身上穴道。

不久，萬湖華慢慢醒來，一見姊姊，撲到她懷裏，哭道：「二姊，那惡人要害我！」

萬汝華柔聲道：「惡人被二姊打跑了，你不用怕，他再也不會來害你了。」

李怡猶豫了一下，慢慢走了過來，問道：「她可有受傷？」

萬湖華搖頭道：「沒有。」

萬汝華道：「你試站起來看看。」

萬湖華依言站起身來，跳了兩跳，喜道：「二姊，我眞的沒事。」

萬汝華這才放下了心上一塊大石，道：「好，你先回房去休息，二姊等一會來陪你。」

萬湖華滴溜溜的雙眸望了兩人一下，作個鬼臉，道：「好，我曉得了。」說罷「咭」地笑了一聲，跳跳蹦蹦地回到房去了。

李怡見萬湖華的身影消失在假山轉坳處，才道：「二小姐，剛才我——」

萬汝華亦不待他談下去，接口道：「剛才你一心維護舍妹，感激得很。」

李怡尷尬一笑，道：「二小姐明事達理，那就最好。」

萬汝華道：「李公子和司馬莊的人可有交情？」

李怡道：「交情是沒有，不過認識司馬莊的幾個人而已。」

萬汝華側頭望着他，道：「包括那個司馬小俊在內？」

李怡道：「以前見過一兩次面，但不太熟。」

萬汝華沉吟半晌，道：「李公子，關於我大姊的事，多有誤會，希望你不要見怪。」

李怡道：「那裏那裏，萬二小姐明察秋毫，不被留宇嫁禍所愚，在下眞是佩服得緊。」

萬汝華淡淡一笑，道：「司馬清既然出到擄人要脅這一着，恐怕日後還有許多詭計施展，那部寶書——李公子可藏得安全？」

李怡忙道：「安全，安全得緊。」

萬汝華嫣然一笑，道：「李公子，我有一個請求，不知你答不答應？」

李怡道：「萬小姐但有吩咐，在下豈敢不從。」

萬汝華緩緩道：「李公子過謙了，我是想借那部無影秘史下册一看。」

李怡呆了一呆，訥訥道：「這個……這個嘛，我……」

萬汝華接道：「李公子！可是信不過我？」

李怡道：「萬二小姐是萬寨主千金，在下怎會信不過？只不過這部書承諸位英雄所託，寄存於在下身邊，倘若有失，怎担當得起？」

萬汝華道：「我祇是借來看看而已，又不是要你的，一朝半夕，難道便會失掉不成？」

李怡猶豫着道：「萬二小姐既然堅持要看，在下若是一口拒絕，未免有點說不過去——」

萬汝華笑道：「是啊，你若是一口拒絕，未免說不過去。」

李怡道：「如此說來，你是非借不可的了？」

萬汝華含笑道：「非借不可。」

李怡又沉吟了一會，道：「好吧，萬二小姐請跟我來。」

萬汝華大喜過望，道：「李公子眞是好人，我只借來看一天，看完立卽絲毫不損地還你，只是——只是——」

李怡詫異道：「只是怎麼？」

萬汝華道：「只是希望李公子不要向家父提及才好。」

李怡一笑，道：「私借寶書連我也有不是，怎敢向令尊提及？只不過在下也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今晚發生的事，但願萬二小姐也不要向令尊提及，更不要說我認識司馬莊的人。」

萬汝華展顏笑道：「好，一言爲定，大家都不提！」說罷眼珠一轉，唇角泛出一陣得意非凡的笑容。

李怡領先在前帶路，是以發覺不到萬汝華那陣笑容，他帶着萬汝華來到臥房，自書架上取下一部「史記」，道：「寶書在這裏了。」

萬汝華奇道：「這是司馬遷的史記，怎會是『無影秘史』那寶書？」

李怡笑道：「不妨翻開它看看！」

萬汝華依言一掀，只見書中挖空，正藏着那部「無影秘史」下册。

她臉上不由綻出笑靨，讚道：「好一個別出心裁的藏寶方法？」

李怡道：「這藏書之秘現下只有姑娘一人知道，還望守秘。」

萬汝華接道：「保証只有咱們兩人知道，你放心好了。」

李怡笑道：「好，一言爲定！」說罷擧起右手，和她對拍了一掌，以示遵守諾言。

就在萬汝華正欲轉身離去時，有個伏在李怡房外的人影一閃，矯捷無倫地隱入附近樹叢之中……

時光荏苒，李怡在「萬虎寨」匆匆半月，這半月來他極少和寨中各人交談，除了有時和小斧頭，邱老二兩人喝酒聊天之外，一大半時間倒是和萬汝華吟詩下棋。

原來萬汝華對吟詩作對極有興趣，下

棋更有心得，一十九年來得不到志趣相投的詩友棋手，大姊萬伊華爲了幫乃父料理寨中大小事務，已忙得不可開交，再加上對吟詩下棋毫無興趣，三妹萬湖華年紀尚小，更是不懂，至於寨中上下，又都是習武之人，誰有二小姐這等雅興？

這天，萬汝華又來到李怡廂房，還未跨進門時，忽然聽到房內傳來一陣朗朗之聲。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欄，微霜凄凄罩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

她躡足走進房去，只見李怡背負雙手，望着窗外喃喃自語，不禁「噗哧」一笑，道：「在想誰啊？」

李怡轉過頭來，見是萬汝華，忽然雙頰微紅，訥訥道：「這是『詩仙』李太白所作的『長相思』，我見它辭句優美，隨便唸唸而已。」

萬汝華道：「恐怕未必吧？」

李怡急道：「當眞沒有其他！」

萬汝華笑道：「瞧你緊張成這個模樣，我又沒問你到底在偸戀着什麼人！」

李怡嘆了一口氣，低首不語。

萬汝華道：「怎麼啦？可是我觸動了你的心事？」

李怡道：「不，不。」又道：「二小姐可是想來和我對下一局？」

萬汝華道：「今天不下棋，另有消遣的東西。」

李怡道：「什麼東西？」

萬汝華道：「你隨我而來。」說罷逕自踏出房去，李怡遲疑一下，終於跟了上前。

兩人來到後山，萬汝華仰首一望，道：「咱們爬到山頂去看日落，怎樣？」

李怡遲疑着道：「這個——」

萬汝華白了他一眼，道：「什麼這個那個的？來吧！」說罷拉了他向前走去。

李怡道：「且慢！」

萬汝華回過頭來，道：「怎麼啦？」

李怡雙眼向她素手望去，笑道：「二小姐，你這樣捉着我，難以施展手脚。」

萬汝華雙頰暈紅，急忙放開了他的手，一扭身向山坡處奔去。

李怡一整衣襟，快步跟了上前。

那「萬虎寨」建於半山，寨後一座小山名喚「小虎峯」，山勢不峭不高，何況還有一道人工築成小石級，乃是萬青雲命人鋪上去以備上峯觀看山下動靜。李怡拾級而上，一面道：「二小姐，天色還未暗，何必如此急着上山？」

萬汝華道：「上面凉爽嘛！」說罷連連催促。好不容易上得峯來，萬汝華在草地上一坐，吁了一口氣，道：「古人說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咱們上了不止一層樓，却還不能窮千里之目。」

李怡笑道：「那是古人詩句的抽象，怎當得眞？」

萬汝華忽然問道：「李公子，聽說你們海南島龍鳳山有個『奪魄峯』，山勢嶙峋無比，依你看來，和我們這座『小虎峯』相差若干？」

李怡愕了一然，反問道：「你——你聽誰說的？」

萬汝華得意一笑，道：「當日你上山時向小斧頭說的故事，他巳一五一十地轉述給我聽了。」

李怡赧然一笑，道：「想不到小斧頭如此饒舌！」

萬汝華道：「究竟那『奪魄峯』是否如你所述一般？」

李怡沉吟了半晌，道：「造物者鬼斧神工，到處都有那種瑰麗景色，也不足爲奇。」

萬汝華抓了一株小草，含到唇邊，道：「我很想聽你說一些海南島的怪事，趁這裏沒人打擾，你說一點來增廣我的見聞如何？」

李怡道：「其實海南島也沒有什麼稀奇的地方，不聽也罷。」

萬汝華道：「你一年三百六十天住在那裏，當然不覺得稀奇，我——我却是很嚮往那個地方的。」

李怡轉頭望了她一眼，只見她星眸流轉，櫻唇含春，斜陽下嬌美不可方物，不由看得痴了。

萬汝華和他眼光相觸，一對水汪汪的美眸立時垂了下來。

半晌，她低聲道：「人家這樣低聲下氣央求，你也不肯答應。」

李怡歉然一笑，道：「實在不知從何說起，倒不是不肯。」

萬汝華雙眸轉了一轉，道：「不如先談談你的師父天魔神君吧，他今年多少歲？長得怎樣，武功究竟高到什麼程度？」

李怡笑道：「你問這些來幹什麼？」

萬汝華道：「人家好奇心起，你究竟肯不肯說？」

李怡猶豫了一下，道：「家師今年七十有四，相貌長得十分威武，武功高不可測，這可滿意了吧？」

萬汝華不依道：「你說得太籠統，不算數！」

李怡道：「既是如此，我可無能爲力了。」

萬汝華道：「比方說，你見過你師父施展武功麼？」

李怡道：「當然見過。」

萬汝華道：「他是演練呢？或是和人交手？」

李怡仰首想了一會，才道：「多數都是獨自演練，我們從未見過他老人家和人動手。」

萬汝華又問：「他共有多少個門人弟子？」

李怡正欲回答，忽然一怔，笑道：「你是在盤問天魔教的底細？」

萬汝華側頭一笑，道：「不錯。」

李怡哈哈一笑，道：「那我才不中你的計，將天魔教的秘密洩漏出來。」

萬汝華道：「你藏寶的秘密都可以給我知道，天魔教之秘，又算得了什麼？」

李怡吐吐舌頭，道：「若是被師父知道，恐怕這條小舌不保！」

萬汝華瞧着他的鬼臉扮相，不由笑了起來。

兩人在山上談談笑笑，不覺已到日落西山時分，只見日頭緩緩西下，散發萬道金黃光芒，看得呆了。

待天色暗下來時，萬汝華站起身來，道：「下去吧，是用飯的時候啦。」

兩人下得山來，只見寨中燈火通明，

原來這大半月之間，三十二寨首腦一直聚集在「萬虎寨」中商議攻打「司馬莊」之計，這一晚萬青雲大宴羣豪。

萬湖華一見兩人，跳跳蹦蹦走了過來，道：「二姊，你到那兒去啦，爹爹在找你。」

萬汝華望了李怡一眼，道：「一塊兒進去吧？」

李怡道：「我肚子不餓，先回房去歇一會，待晚飯過後才出來大廳相見。」

萬汝華向他點一點頭，隨着萬湖華步入大廳。

李怡自窗隙間向大廳一望，然後轉身回房，一推門，忽見房中有一人站在木窗旁，手持蠟燭似在搜索着什麼東西，他大吃一驚，喝道：「什麼人！」

那人料不到李怡會在此時出現，也是吃了一驚，張口吹熄了蠟燭。

可是就在那一刹間，李怡已看清楚房中那不速之客正是萬虎寨坐第二把交椅的「暗青子」雷孝標！

李怡一呆之下，忽覺勁風撲面，雷孝標快若鬼魅般竄了上來。

他一伸手點中李怡穴道，李怡立時倒下地來。這一舉得手，雷孝標大感意料之外。

李怡身子動彈不得，口還是說得話，驚悸之下，問道：「雷二哥，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雷孝標定過神後，趨上前掩好房門，取出火摺點着了蠟燭。

他手持蠟燭仔細照了李怡一會，陰惻惻地笑道：「原來李公子乃是草包一個，說什麼是『天魔教』天魔神君座下第四弟子，哈哈，我倒料得不差！」

李怡怒道：「你鬼鬼祟祟地來我房中作甚？」

雷孝標冷冷一笑，道：「你鬼鬼祟祟地出萬虎寨，却又所爲何來？」

李怡雙目圓睜，刹那間答不出話來，

雷孝標更不打話，轉身向書齋走去。

只聽他口裏喃喃說道：「那天我分明看見你自這部『史記』中取出那本『無影秘史』下册借給萬汝華那個丫頭，怎麼如今不見了？」

李怡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是前來萬虎寨臥底的奸細！」

雷孝標「嘿嘿」一笑，並不答話，取下書齋上的書籍，一部一部地翻閱起來。

他一連翻了幾本書，仍然找不到那本「無影秘史」下册，當下轉過身來，在李怡腿上踢了一脚，道：「姓李的，識相的快將藏書之所說出來，否則要你好看！」

李怡冷冷一笑，道：「我若喊了起來，不知要人好看的是誰哩！」

雷孝標「哼」地一聲，道：「他們都在大廳中飲宴，你身上並無武功內勁，喊破了喉嚨也無人聽得見，再說，你一叫起上來，我便先殺了你！」

李怡心一想，覺得也有道理，臉上笑容頓時斂起，道：「雷二哥，我有一事必須查問清楚，然後才能够把藏書之所說出來。」

「你說！」

「不知司馬莊主和你有何關係？」

「關係是沒有，不過，我和他倒有數面之緣。」

「倘若你得了寶書，是獨佔呢？抑或拿去獻給那司馬莊主？」

雷孝標沉吟了一下，道：「你問這個作甚？」

李怡道：「若是不查問清楚，在下豈肯乖乖將寶書獻上？」

雷孝標雙目一轉，臉上隱約泛起一陣殺機，道：「好，我告訴你吧，司馬清許下重賞，如果我能將寶書奪去給他，一生享用不盡。」

李怡道：「錢財乃身外之物，恐怕不會如此簡單吧？」

雷孝標將牙一咬，道：「好，我一併告訴你便是，司馬莊主還許下諾言，寶書獻上之後，立卽將他的女兒許配給我。」

李怡臉色一變，道：「唔，那就是了，誰不知司馬清的女兒司馬憶華是天下第一美人，雷二哥，你倒是艷福不淺啊！」

雷孝標踏前一步，沉聲道：「姓李的，你僞稱『天魔教』門人，如果被他們發覺，恐怕難逃一死，識相的快將寶書獻上來，我助你逃下山去。」

李怡沉吟半晌，道：「我全然不會武功，焉知獻了寶書之後，你會不會殺我滅口？」

雷孝標愕了一然，道：「我雷孝標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李怡苦笑一下，道：「知人口面不知心，那也難說得緊！」

雷孝標沉聲道：「這樣說來，你是有意和我爲難的了？」

李怡道：「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在下倒是不至於愚蠢到與你雷二哥爲難，不過，爲了自己安全着想，還是小心一些爲妙。」

雷孝標正色道：「皇天在上，雷孝標得書之後，若是傷害李怡李公子一毫半髮，天理不容。」

李怡道：「還不到毒辣。」

雷孝標雙目一睜，怒道：「你還待怎地？」

李怡忙道：「只要雷二哥的誓發得毒一些，那麼——那麼說不得也要信你一次了。」

雷孝標無可奈何，只得說道：「皇天在上，雷孝標得書之後，若是傷害李怡李公子一毫半髮，教我萬箭穿心，死無葬身之地，死後被人千刀萬剮！」

李怡道：「那也差不多了。」說罷眼光向書案上那塊石硯望去。

雷孝標隨着他的眼光一看，只見那塊石硯比尋常石硯大得多，急忙趨上前將它拿起，翻了過來，果然發現硯底另有乾坤，有塊薄板釘在硯底。

雷孝標內勁一出，兩隻手指一揑，便將那塊木板弄碎，原來石硯乃是空心，裏面正藏着那「無影秘史」的下册！

當日萬汝華還在時，李怡爲策萬全，將那「無影秘史」下册暗藏在硯下，料想萬無一失，怎知「萬虎寨」中出了內奸，只得眼睜睜看着寶書落入人手。

雷孝標見小册上寫着四個篆文，正是「無影秘史」四字，不由大喜過望，立卽端入懷裏，吹熄了蠟燭，一掌向李怡當胸劈去。

李怡那料得到雷孝標立下毒誓之後，竟然會出爾反爾，只覺勁風撲面，胸口被那陣掌力壓得透不過氣來，暗叫了一聲「罷了！」

正想閉目待死，怎知說時遲，那時快，房門無聲自開，一個快若閃電的人影衝進房來，人未到掌風先到，正好接住雷孝標那一掌。

雷孝標掌心一痲，不但所發出的掌力消弭於無形，對方的掌力竟似會轉彎一般，向自己當胸襲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暗想「萬虎寨」中怎有這般高手？

好個雷孝標，他臨危不亂，電光石火之間，左掌劃了一個弧型，右手已揑住暗器。

雷孝標有個外號叫「暗青子」，施放暗器的功夫可說已臻登峯造極，他雙掌齊發，左手擋住來勢，右手「嗖！嗖！嗖！」地發了不少暗器。

那黑影不但不避，反而向房中竄來，只見他如鬼魅一般，也看不出使用什麼身法，已避過了暗器，來到雷孝標跟前，一伸手抓住了他的前襟。

此時，只聽得兩人不約而同地失聲叫道：「原來是你！」

李怡躺在地上動彈不得，聽見雷孝標的話氣極之驚惶訝異，而那衝入房中，身形宛如鬼魅一般的却是女子聲音。

李怡對這個聲音再熟悉不過，原來正是萬虎寨寨主萬青雲的次女萬汝華！

就在那電光火石之間，忽聽得萬汝華「啊喲！」一聲，捉着雷孝標的手一放，雙手擦揉雙眼，似是中了雷孝標的道兒。

雷孝標施放暗器得逞，那敢逗留，迅捷無倫地往門外竄了出去。

萬汝華擦了一會眼睛，已然無碍，她取出火熠點燃了房中燈火，問道：「李公子，你不碍事吧！」

李怡反問：「你呢？二寨主用了什麼東西傷你？」只見萬汝華一雙美眸在燭光下晶瑩徹亮，這才放下心頭上一塊大石。

萬汝華見他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心下暗自感激，蹲下身來，解開他身上穴道，柔聲笑道：「不碍事，這種三脚貓的放暗器功夫還傷不了我！」

李怡身上穴道這一解，彈跳起身，叫道：「快追，寶書在他身上！」

萬汝華淡淡笑道：「由他拿去便了，用不着這麼緊張。」

李怡連連頓脚，道：「失了寶書，我那有面目見你爹爹？」

萬汝華自懷中取出一部小册，笑道：「李公子，你看清楚了？」

李怡凝眼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四個篆文，正是「無影秘史」四字。

那小册紙質微黃，不由大感詫異，訥訥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萬汝華淡淡一笑，道：「雷孝標剛才盜去的是經書。」

李怡大惑不解，道：「可是……可是剛才我親眼見他自硯台下取去的啊！」

萬汝華道：「記得我曾向你借過寶書嗎？」

李怡恍然大悟，失聲道：「原來你早已暗中掉換了一本假的給我？」

萬汝華點頭道：「不錯。」

李怡不悅道：「這……這又是爲了什麼？」

萬汝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爹爹信得過你，我却還是小心爲上。」

李怡雙眉一揚，訥訥道：「你……你懷疑我想獨佔寶書？」

萬汝華側頭望了他一眼，低聲道：「剛才你和雷孝標的對話，都讓我全聽到耳裏去了。」

李怡背上冷汗直冒，刹那間張口結舌，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萬汝華道：「你不會武功，我早已知道了，可是，我……我想不到你眞的——」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

李怡接口問道：「我怎麼了？」

萬汝華道：「你冒充『天魔教』門人上山，一定有所圖謀，是也不是？」

李怡嘆了一口氣，道：「事已至此，我若再瞞你，那便是我的不是了，不瞞姑娘說，此番上山，我求的便是這部『無影秘史』。」

萬汝華道：「你絲毫不會武功，就算得到它之後，又有何用？」

李怡道：「對我當然沒有用，可是有人想得它差點發瘋哩！」

萬汝華道：「是誰？」

李怡道：「司馬莊莊主司馬清！」

萬汝華臉上勃然變色，問道：「爲何你甘做司馬清的奴才爲他奪書？」

李怡道：「不是他叫我來，是……是我自告奮勇上山相機行事的，司馬清只知三十二寨聯手有所圖謀，當時並不知『無影秘史』下册已在令尊手上。」

萬汝華聞言大惑不解，道：「你自告奮勇？那……那又是爲了什麼？」

李怡仰首望了萬汝華一眼，隨卽又俯下頭來，嘆了一口氣。

萬汝華冰雪聰明，腦際念頭一閃，已然料到其中原因，道：「司馬清有個女兒叫司馬憶華，名字和我大姊『依華』差不多，是不是？」

李怡點了點頭。

「她乃是天下第一美人，是不是？」

「天下第一美人也許談不上，但若是說武林第一美人，便差不多了。」

「你……你愛上了她？」

李怡嘆了一口氣，點着頭。

「爲了討她歡心，所以你才自告奮勇上山冒險，是不是？」

「二小姐聰明絕倫，全說對了。」

刹那間，萬汝華張目結舌做聲不得。

只聽李怡徐徐地道：「我無意中邂逅了司馬憶華，驚爲天人，可是，她父親是江湖上第一高手，而我，却一點武功也不會，自然被他鄙視——」

萬汝華揷口道：「所以，你以爲只要奪得寶書回去，便可贏得美人歸，了却一段『長相思』之苦了？」

李怡緩緩地點着頭，緘默不語。

萬汝華沉吟了一下，道：「可是我有一事不明，寶書在你手中已將近一月，你怎麼還不携書逃下山去？」

李怡苦笑一下，道：「寨裏來了三十二寨的好手，山道上都有人把守，我絲毫不會武功，怎逃得了？」

萬汝華道：「這樣說來，你打算將來三十二寨圍攻司馬莊時，你突然倒戈將寶書獻上，是也不是？」

李怡嘆了一口氣，並不回答。

兩人緘默了一陣，萬汝華接着道：「爹爹叫我來請你到外面和衆人相見，你去不去？」

李怡道：「事已至此，我只好隨你而去，任憑處置了。」

萬汝華忽然問道：「李公子，如果此時我將寶書眞本交給你，你還會拿去司馬莊討司馬小姐的歡心嗎？」

李怡赧然一笑，道：「二小姐說笑了，如今怎會再將寶書交託給我？」

萬汝華將「無影秘史」向前一遞，道：「拿去吧！」

李怡愣了一愣，不知接好還是不接的好。

良久，他垂下首來，吁了一口長氣，道：「只要姑娘不加追究，在下是不敢再動寶書念頭的了。」

萬汝華笑道：「此言當眞？」

李怡苦笑道：「在下不會武功，怎是三十二寨之敵？除非是活得不耐煩了。」

萬汝華嫣然一笑，道：「你以前的確是活得有點不耐煩！」

李怡道：「也是令尊光明磊落才會中計，要是換作姑娘，在下是要不到半點花樣的。」

萬汝華道：「好一張油咀，我來問你，到底是國家民族爲重呢？抑或兒女私情爲重？」

李怡沉吟半晌，道：「照說該以國家民族爲先，只是情之爲物，有時令人身不由主。」

萬汝華道：「答得倒算坦白，不過，爲了一個女子而出賣了同胞，確是爲萬人唾棄，遺臭萬年的。」

李怡垂下首來，羞愧不已。

萬汝華又道：「你現在想不想將功贖罪？」

李怡道：「如何將功贖罪？」

萬汝華道：「到司馬莊去將那『無影秘史』上册偸來！」

李怡搖頭苦笑，道：「姑娘眞會說笑，憑區區在下之力，那有這般能耐？」

萬汝華道：「唉？你可以利用司馬小姐對你的感情，誘她將寶書獻給你啊！」

李怡嘆了一口氣，道：「她若是肯爲我做這等事，我……我又怎會受那單思之苦？」

萬汝華詫異道：「莫非那司馬小姐對你竟是——」

李怡緩緩點頭，道：「她對我總是若卽若離，似是無情還有情，教我不知如何是好！」

萬汝華無可奈何地搖着頭，將「無影秘史」端入懷中。

× ×

深夜，萬虎寨中萬籟俱寂，一片黑暗，只有東廂一間臥房窗口，透出一點燭光，原來是李怡正在挑燈夜讀。

忽然，一陣幽香吹來，李怡心頭一跳，舉起頭來，只見一個衣飾華麗，相貌美得出奇的少女，笑吟吟地出現在房門口。

李怡踉蹌站起身來，顫聲道：「華……華妹，你——你來了。」

那少女蓮步輕移，緩緩踏進房來，柔聲道：「怡哥，你可想得我好苦！」

李怡發呆地凝覷着她，差點忘記回話，只是喃喃地低聲道：「你……你終於來了！」

原來這美女正是司馬莊莊主司馬清的女兒司馬憶華，她皮膚白皙得宛若凝脂一般，身段窈窕，看上去大約十八九歲，笑起來雙頰泛着兩個梨渦，更覺嬌艷嫵媚不可方物。

司馬憶華踏上前來，輕輕執着李怡雙手，道：「俊弟回去跟我說你在這裏，所以，我當然要來見見你。」

李怡如夢似幻，喃喃說道：「我……我不是在做夢吧？」

司馬憶華抿咀一笑，道：「人家好生生地站在你跟前，怎麼會是做夢？」

李怡咬一咬唇，甚覺疼痛，喜道：「華妹，咱們果然不是在夢！」

司馬憶華道：「怡哥，寨裏的人完全都出去了？」

李怡道：「是啊，聽說都到你爹爹莊裏去了，他們要我留在這裏，我……我記掛你的安危，心底下好生着急。」

司馬憶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他們都在設法奪取一本叫什麼『秘史』『密史』的東西，互相殺戮，唉！我眞看不慣！」

李怡道：「華妹，我冒險到這裏來，其實……其實也是爲了那部無影秘史。」

司馬憶華詫異道：「爲什麼？你素來不喜習武，奪來何用？」

李怡道：「華妹，不瞞你說，我是想將這獻給令尊，以博取他的歡心，將你許配給我。」

司馬憶華又是感激，又是驚奇，道：「爹爹曾經向一個姓雷名孝標的人許下諾言，說是如果他奪得『無影秘史』下册，便將我許配給他，唉！爹爹根本當我是一種貨品！」

李怡道：「最初，我的確想不顧一切去奪取寶書獻給令尊，可是，後來知道這本寶書關係着我們國家興亡，所以——華妹，你不怪我吧？」

司馬憶華道：「我一向不滿意爹爹的所作所爲，你沒有這樣做，我只有喜歡，怎會怪你？」

說話時，司馬憶華一雙玉手不斷在李怡手背上憐愛地摸觸着。

李怡大喜，道：「華妹，眞想不到你會這樣識得大體！」

司馬憶華道：「我在莊丁口中也畧知一點關於那部寶書的事，倘若讓韃子得去，參詳透中原的武功秘奧並加以破解，那時，咱們便不是他們的敵手了，而國家也隨之滅亡，所以，我——我一直設法想從爹爹手中盜取那本寶書——」

李怡急忙問道：「你盜得了沒有？」

司馬憶華淡淡一笑，道：「終算給我盜了出來，你看。」

說着自懷中取出一部小册來。

李怡仔細一看，上面果然寫着「無影秘史」四字，不論紙質，字跡，尺寸都和下册一模一樣，一時間不知是驚是喜。

他呆了半晌才道：「華妹，你——你盜了莊主的寶書，若是讓他知道，這——這便如何是好？」

司馬憶華道：「唉，我這一出來，原已不打算回莊去的了。」

李怡詫異道：「這話從何說起？」

司馬憶華道：「古人說忠孝不能雙全，我偷了爹爹準備獻給敵人的寶書，對得起國家，對不起他老人家，那裏還有面目回去見他。况且，說不定他一怒之下，將我殺了——」

說到此處，語氣畧帶嗚咽，又道：「怡哥，咱們毀了此書，從此到深山野嶺隱居起來，過那種神仙也似的下半生吧？」

李怡大喜過望，道：「如果能够和你長相厮守，就算祇能再活十天半月，我也心甜！」

司馬憶華捉住李怡的咀，橫他一眼，道：「咱們要活一百年，一千年，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李怡忙道：「是，是！」

說罷，他拿起那本「無影秘史」上册，便欲撕掉，司馬憶華急忙阻止，道：「且慢，聽說還有另一本下册，是嗎？」

李怡道：「不錯，這『無影秘史』分上下兩册，乃無影天尊所著。」

司馬憶華道：「據那姓雷的回莊後說道，那下册在你處，將它也一併撕毀，豈不勝過留在人間貽害衆生，怡哥，你說對不對？」

李怡道：「不錯，可惜……可惜那下册現在並不在我處。」

司馬憶華道：「爲什麼？」

李怡道：「華妹，我所圖之事，不幸被萬寨主的二小姐發現，已將寶書拿回去了。」

司馬憶華道：「你——你難道不能設法將它騙回來嗎？」

李怡猶豫道：「這個——」

司馬憶華道：「怡哥，你想想，我不惜冒生命之險，斷父女之情將此書上册偷來毀掉，如果下册仍然留在世間，那有什麼用？」

李怡道：「這也有道理，不過那萬二小姐精明異常，恐怕不能輕易騙到手。」

司馬憶華眼珠一轉，道：「有了，聽那姓雷的說，萬二小姐似乎對你情有獨鍾，說不定經不起你片言句語，便將寶書騙來。」

李怡早已隱約猜到萬汝華鍾情於己，但一經第三者提起，也是心頭一跳，他猶豫着道：「這個……這個不妨一試。」

司馬憶華臉上露出喜色，道：「我在山下偷窺，這次三十二寨大舉出動到我們莊裏去，並不見萬二小姐在內，莫非她還留在莊中？」

李怡道：「不錯，除了三十二寨各寨主之外，其他香主，舵主仍然留守本寨，萬二小姐是三十二寨總寨主的千金，也協助留守本寨。」

司馬憶華道：「那就好辦了，你不妨立即去試試看！」

李怡躊躇一下，答道：「好！」

他話聲甫畢，忽聽得房外一聲悶哼，房門無風自開，萬汝華手中提着一人，踏進房來。

她將手中那人往地上一拋，道：「不用去找，我自己來了！」

李怡和司馬憶華向地上那人望去，原來是雷孝標，他身上穴道被制，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李怡一見萬汝華出現，面帶愧色，道：「這位……這位是司馬莊莊主的千金司馬憶華小姐。」

萬汝華向她瞥了一眼，笑道：「司馬小姐果然是美人胚子！」

司馬憶華微笑踏上前，道：「這位恐怕便是萬寨主的二小姐萬汝華姑娘？」

萬汝華點點頭，道：「正是。」

司馬憶華道：「姊姊長得好美啊！」

萬汝華冷哼一聲，道：「那有司馬姑娘一半的美，能將人迷得暈頭轉向？」

司馬憶華格格嬌笑道：「萬小姐過謙了。」

萬汝華自懷中取出那本「無影秘史」下册，道：「寶書在此，要毀便毀吧！」

司馬憶華凝眼一看，知是眞本，道：「怪不得萬小姐的武功這樣俊，原來是學了書上的武功，小女子可猜得對？」

萬汝華點頭道：「不錯，可惜『無影秘史』上册載的只是修練內功的口訣，否則司馬小姐也該一身武功了？」

司馬憶華搖頭道：「我討厭練武。」

萬汝華道：「哦？依我看來，司馬小姐剛才飛奔上山的那種『草上飛』輕身功夫，似乎不下於一流高手哩！」

司馬憶華臉色一變，暗想對方原來早已釘上了自己，但自己却渾然未覺，想此行的目的是難以達到的了，幸好當她出現時，立即將無影秘史上册端入懷中。

司馬憶華年紀雖小，却有乃父的精明狡黠，當下笑哈哈道：「那是家父逼着要練，身不由己啊！」

萬汝華望了李怡一眼，道：「司馬小姐要你向我騙書，我不請自來，書也帶了，請便啊！」

李怡臉上青一塊，白一塊地，又是困窘，又是羞愧。

此時，他已隱約猜到司馬憶華的本意只是欺騙自己獻書，什麼毀書出走，隱居深山之上，都是騙人的話兒。

他原本不笨，只是驟見日思夜想的伊人，刹那間沒有了理智，這才中了司馬憶華的計，如今想來，一顆心直向下沉。

司馬憶華笑道：「萬小姐，既然剛才的話都被你聽了，那麼，何不乾脆將書拿出來，咱們一塊毀掉它，免得落人鞬子之手？」

萬汝華冷冷一笑，道：「你的鬼計騙得了李公子，怎騙得到別人？」

司馬憶華「哎喲」一聲，帶笑道：「人家是眞心誠意，怎會騙你，不信你問問祁師叔看看，我從來不會打誑言的！」

萬汝華正感奇怪爲何她提起什麼「祁師叔」，忽聽背後有個沙啞的聲音答道：「嘿嘿，華兒這次便是在撒謊騙人了！」

聽這聲音，竟然就在自己身後數尺之遙，而對方幾時潛至，毫無聲息，其武功之高可以想見，萬汝華不由揑了一把汗。

司馬憶華道：「萬小姐，你別聽祁師叔亂說，還是將寶書交出來吧！」

萬汝華一瞥眼間，忽見李怡臉上神色

訝異，似是看到了一個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人，不由回首一看。

這一看之下，不由暗暗叫了一聲「苦也！」

原來站在房外的竟是一向被人認爲是瘋漢「天魔教」門人范三雅！

只見他頭上髮亂如故，衣衫破碎依然，只是雙目烱烱如炬，萬汝華腦際一亮，念頭轉動：「既然雷孝標是內奸，他帶個人上山來臥底也不出奇，只是爲什麼司馬清忽然又要以無影秘史副本換他回去？他又爲何連稱司馬清中了計？」

轉念一想，立時恍然：原來司馬清心知三十二寨聯盟起來後，必是向司馬莊要書，倉卒之間毫無準備禦敵之策，爲拖延三十二寨進襲司馬莊計，假意洩漏無影秘史上册不齊，如此一來，三十二寨自然不會急急行事，司馬清便可乘隙在莊裏佈置一番了！

萬汝華一想及此，暗爲乃父及羣豪担心，而目前這個「祁師叔」也是棘手人物，以自己能力，是否可以應付？

萬汝華心中念頭急轉，臉上却是不動聲色，淡淡道：「只要你們勝得無影秘史上的武功，寶書自然歸你們拿去！」

那祁師叔道：「剛才我看你制服雷孝標那幾下，倒眞有點能耐哩！」

司馬憶華淺笑道：「祁師叔，看樣子這位萬小姐不肯把寶書獻出來，勞煩你老人家勸勸他吧！」

萬汝華聽她語氣，已知司馬憶華向那祁師叔暗下動手命令，當下眞氣一提，先發制人，一招向司馬憶華捧去。

司馬憶華早已料到她會驟起發難，向後一縱，笑道：「啊喲！怎麼啦？眞要動手不成？」

萬汝華冷哼一聲，忽覺腦後生風，「祁師叔」一雙巨掌竟向她天靈蓋抓來！

萬汝華中途變招，手肘向後一撞，正好對着那祁師叔的喉門。

那「祁師叔」乃是司馬清的同門師弟，名叫祁奇，武功只遜司馬清一籌，他奉司馬清之命上萬虎寨臥底，一直以長髮鬍鬚遮臉冒充「天魔教」門人范三雅，剛巧李怡也是一個冒牌貨色，因此認不出來，此時知道大事已將告成，立即現身助司馬憶華奪書。

萬汝華那一下大出他意料之外，暗想就算一抓得手，喉嚨亦勢必被撞至肉裂骨碎，急忙回掌相抵。

怎知萬汝華這手肘之撞乃是虛招，她左腿一揚，向祁奇小腿踢去。

這一脚其實是攻敵下陰的，只是萬汝華是個黃花閨女，怎好意思施展這種招數，倉卒之間降低部位，改踢小腿而已。

祁奇一聲「來得好！」雙掌直劈萬汝華左腿。

萬汝華左右掌齊出，「噗」地一聲，已然點中他的穴道，那祁奇乃是司馬清之師弟，功力豈同尋常，穴道被點之後，雙掌還是餘勁未消，萬汝華左腿還是中了他一着。

萬汝華只覺奇痛徹骨，「啊呀」一聲叫了出來。

司馬憶華見有機可乘，那肯錯過？一個箭步竄上前，向她攻去。

萬汝華自「無影秘史」上學來的功夫豈同尋常，她左腿中了一掌，雖然痛入骨髓，但心裏明白，倘若支持不住下去，不但寶書要失，恐怕連命也要不保。

她咬着牙一個踉蹌跌下地去。司馬憶華大喜，一掌向她右腿拍去，暗想毀了對方雙腿，她雖有一身武功也無法施展，寶書自然垂手可得。

怎料萬汝華奮起最後一分力氣，「噗」地一聲，早已點中了司馬憶華要穴，頓時仆倒於地。

李怡被一連串的變故嚇得呆了，久久不能出聲，只聽司馬憶華問道：「祁師叔，你怎麼了？」

祁奇「唔」地一聲，道：「不碍事，一會兒穴道自解，你呢？」

司馬憶華道：「萬小姐向我下了重手，穴道一時半刻間恐怕解不了。」

祁奇更不打話，顯然在催動內力，試圖衝開被點的穴道。

萬汝華適才發力時，腿上一陣劇痛，雖然制住了司馬憶華，但一時間却也暈死了過去，須知她雖得了「無影秘史」上面詭異武功，但內力修爲尚淺，那祁奇乃司馬清之師弟，內力豈比尋常之輩，萬汝華吃他一掌，自然抵受不住。

司馬憶華道：「怡哥，我要你替我辦一件事，你答應嗎？」

李怡臉上變色，連連搖手，道：「你若是要我去殺死萬小姐！我萬萬不能答應的。」

司馬憶華橫他一眼，道：「誰要你去殺萬小姐了？這樣一個如花似玉我見猶憐的美人，殺了她豈不可惜？」

李怡道：「那……那你要我替你辦什麼事？」

司馬憶華柔聲道：「我是要你在她懷中取出那部『無影秘史』下册！」

李怡猶豫着，司馬憶華又道：「怡哥，你千辛萬苦，爲的都是這本寶書，現在它就在你的眼前，你快取了給我，我……我日後什麼都依你。」

李怡望了司馬憶華一眼，見她美眸間都是熱切的神情，不由嘆了一口氣，走到萬汝華跟前。

萬汝華望定了他，道：「李公子，你……你千萬不要聽她的話。」

司馬憶華柔聲道：「怡哥，只要你手一伸，寶書到手，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和你分開了！」

李怡耳聞溫言柔語，心裏動了一動，俯身自萬汝華懷中取了那本「無影秘史」下册。

司馬憶華甜甜一笑，道：「對啦，你將它放到我懷中，好嗎？」

李怡望了萬汝華一眼，又望了司馬憶華一下，躊躇不前。

司馬憶華秀眉一蹙，不悅道：「怡哥，我的話你竟不聽了嗎？」

李怡訥訥道：「我……我……」

司馬憶華柔聲道：「等一下祁師叔穴道自解，他會一併解了我和雷先生的穴道，那時，咱們一塊下山去，我——我會向參參說，都是你的功勞。」

李怡拿着那兩部「無影秘史」，站在當地呆若木鷄，喃喃道：「都是我的功勞

——都是我的功勞，那又如何？」

司馬憶華焦急地道：「怡哥，你不是一直希望咱們長相廝守嗎？這是大好機會啊，待會讓萬虎寨的人闖了進來，咱們誰也活不成！」

李怡凝眼望着司馬憶華，道：「華妹，這麼說來，剛才你跟我說的一番話，全是揑造出來的了？」

司馬憶華詫異道：「我……我向你說過什麼話來？」

李怡慘笑一下，道：「剛才你說過，咱們毀了這兩部寶書，逃到深山隱居起來，過那神仙一般的生活，是也不是？」

司馬憶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怡哥，這兩部寶書關係着我爹爹的榮華富貴，怎能平白的毀了它，你快把它放到我的懷中吧！」

李怡臉上閃過一陣又是失望，又是痛心的神色，道：「你剛才那番話是騙我的了？」

司馬憶華咬了咬唇，語氣含愠，道：「怡哥，你究竟聽不聽我的話？」

李怡嘆了一口氣，垂下頭來，道：「你既然騙得我一次，自然可以騙我兩次三次，以至一千一萬次，唉！華妹，我對你的一番心意，你畢竟並不放在心上。」

他緩緩地舉起那兩部「無影秘史」，雙手分中，便要撕作兩半。

司馬憶華和祁奇大驚失色，不約而同叫道：「不可！」

然而，李怡臉上神色極其堅決，眼見這曠古第一奇書「無影秘史」便要毀在李怡手上，說時遲，那時快，一個人影矯捷無倫地搶到房中，「噗」地一聲，點中李怡身上穴道，另一手奪過了那兩部「無影秘史」。

李怡一個踰跟，險些仆倒下地，那人將書藏入懷中，將李怡抱了起來，挾在左脅下，向外逃去。

這一下點穴，奪書，擄人的變故，只不過一瞬間工夫，房中衆人都看不清楚入房的到底是誰，只覺一陣微風過處，房中又恢復了一片寂靜……

撕毀寶書　了却前情

且說李怡被那人挾在脅下向屋外奔去，剎那間只覺彷若置身雲端之中，輕飄飄地向前而去，身畔景物，飛快地向後倒退着。

他身上穴道受制，半點動彈不得，不過他生性豁達，暗想自己又和人無怨無仇，心下無恐懼之感。

那人脅下挾着李怡，身法之快還是令人匪夷所思，不一會已奔到萬虎山山麓之下。

忽然，李怡耳際傳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什麼人？快止步。」

那人去勢雖快，但說停便停，竟是無聲無息地悄然而止。

只聽得那熟悉的聲音笑道：「啊哈！原來是『天魔教』座下第一大弟子『黑白判官』葛青衫！」

李怡一聽「天魔教」這三個字眼，心下先是一懍，一知這挾住自己的大漢竟是「天魔教」的第一大弟子「黑白判官」葛青衫，不由嚇得魂不附體，暗叫苦也。

「黑白判官」葛青衫將李怡往地上一放，道：「姚立人，你阻住我的去路，意欲何爲？」

原來半途攔住去路的正是「天煞派」的姚立人，他打了一個哈哈，道：「黑白判官，你從萬虎寨中下來，那『無影秘史』恐怕已得手了？」

葛青衫冷冷一哼，並不置可否。

姚立人緩緩踏上一步道：「我說啊，那『無影秘史』原本是咱們『天魔教』與『天煞派』共有之物，不幸落在宵小手中，如今，還請葛兄將那下冊擲還。」

葛青衫並不打話，倏地欺身向前，一掌向姚立人當胸拍去。

姚立人早已暗中戒備，只是想不到他出手如此之快，霍地一聲長嘯，彈高幾丈，避過葛青衫來掌。

葛青衫乃是「天魔神君」座下第一大弟子，武功高不可測，他一掌落空，「叭叭」一連遞數掌，每一着都攻向姚立人身上要害。

姚立人照面之下，被葛青衫的攻勢打得左支右絀，只有跳躍閃避之地，毫無反攻之力，一時間不由暗暗後悔，先前若知道來人竟是「黑白判官」葛青衫，無論如何不敢挺身攔路。

葛青衫得勢不饒人，一掌快過一掌，向姚立人身上要害招呼。

李怡凝眼向那「黑白判官」葛青衫望去，只見他人如其名，一張臉右邊黝黑，左邊白淨，身上穿着一襲青花布衫，年紀大約五十開外，這時正運勁催掌，向姚立人步步進擊。

姚立人知道以自己武功，頂多再支持一兩百招便會落敗，心下無意戀戰，盤算脫身之策。

由於心神疏忽，「叭」地一聲，右臂吃了葛青衫一掌，登時痛入骨髓，他大叫一聲，轉身便逃。

葛青衫也不追趕，望着姚立人身影遠遠而去，這才回過身來。

李怡見他不費吹灰之力便打得那姚立人落荒而逃，心下又是佩服，又是恐懼。

葛青衫緩緩走到李怡身畔，伸手將他拖了起來，挾在脅下，一言不發地又向前趕路。

他挾着李怡在荒野間奔了一個多時辰，來到一座小山坡，將李怡往地上一拋，李怡受制的穴道解了開來，掙扎着爬起身，撫着臀部「雪雪」呼痛。

葛青衫冷冷地望着他，一言不發。

李怡抬頭望了他一眼，接觸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不由又低下頭來。

葛青衫忽然道：「你好大胆子，竟然敢冒充『錦衣秀才』混上萬虎山。」

李怡背上冒出一陣冷汗，赧然一笑，並不答話。

葛青衫又道：「冒充『天魔教』的門人在江湖上圖謀不軌，你說該當何罪？」

李怡沉吟了一下，道：「大丈夫死則死耳，有何足惜，尊駕說怎麼便怎麼吧，反正我手無縛雞之力，任憑處置便是。」

葛青衫冷眼望着他，道：「哼！剛才那個司馬小姐叫你將『無影秘史』交給她，你爲何起了毀書之念？」

李怡正色道：「小可對那司馬小姐雖然情有獨鍾，可是其父司馬莊主却一心想以這兩部寶書獻給韃子換取功名富貴，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凡我大宋子民，都不能讓司馬莊主遂了心願！」

葛青衫緘默着，並不接口。

過了一會，他向李怡道：「走吧！」

李怡道：「葛先生，如無特別事故，小可自行離去，不再跟着你了！」

葛青衫沉聲道：「你說什麼？」

李怡見他左邊的白淨面皮，突然泛起一陣青氣，心下一懍，道：「葛先生要在下陪着有何用意？」

葛青衫右手向前一遞，揪住了李怡的衣襟，道：「哼，我『黑白判官』喜歡怎樣便怎樣，你小小一個文弱書生，怎敢反抗我？」

李怡急忙道：「喂喂！君子動口不動手，有話好說，你不要動粗——」

葛青衫朗聲一笑，挾起李怡，又向前飛馳而去，不久隱沒在黑暗中……

× ×

司馬莊外點起了數不盡的火把，照得四週恍若白晝，便是司馬莊內，也是燈火通明，莊內人影來回走動，然而人人臉上都是凝重肅穆的神色。

那司馬莊莊主司馬清坐在大廳正中，兩旁分立着不少勁裝漢子，又有兩排太師椅，坐着的都是容貌十分奇特的男子，有的作道士打扮，有的作儒生裝束，各人的太陽穴都高高鼓起，顯然都是內家好手。

這時，一個莊丁匆忙進報：「禀告莊主，三十二寨派出使者求見。」

司馬清手按在太師椅柄上，暗暗聳然動容，道：「來見者何人？」

那莊丁躬身答道：「清鳳寨寨主飄清風。」

司馬清淡淡一笑，道：「原來是飄老兒，你請他進來。」

莊丁答了一聲「是」，轉身離去，不久帶了一個白鬚飄飄的老者進來，正是「清風寨」的大寨主飄清風。

司馬清站起身來，抱拳作拱，道：「飄老先生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飄清風急忙抱拳作禮，連道：「不敢不敢。」

司馬清吩咐莊丁搬出座椅，招呼飄清風坐了下來，道：「飄老先生，三十二寨突然圍上了司馬莊，不知有何目的？」

飄清風笑道：「司馬莊主，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三十二寨此行目的，大家心知肚明。」

司馬清「哦」地一聲，道：「還請飄老先生賜教。」

飄清風道：「三十二寨不自量力，想請司馬莊主將那『無影秘史』下冊交了出來。」

司馬莊主輕輕「啊」地一聲，說道：「如此說來，萬總寨主是答應了司馬莊的條件了？」

飄清風一呆，道：「什麼條件？」

司馬清捋鬚一笑，道：「飄老先生忘也健忘，想當日在下冒昧造訪萬虎寨時，曾向總寨主提議過，要是萬虎寨將那范三雅交給司馬莊，司馬清立時便將『無影秘史』上冊副本雙手奉上。」

飄清風道：「司馬莊主，這兩本寶書於我大宋國運有莫大關係，三十二寨便是拚個落花流水，也非得將它保護周全，不讓它落入夷邦之手。」

司馬清道：「這就奇了，誰說這兩本寶書會落入夷邦之手。」

飄清風道：「司馬莊主，你極力想得到這兩本寶書，其目的爲何，可瞞不了天下的人。」

司馬清淡淡笑道：「飄老先生，有道人各有志，三十二寨雖然奇人異士甚多，但若是一意孤行要來干涉閒事的話，司馬莊可也不是好欺負的。」

飄清風正色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等事可不是閒事。」

司馬清道：「閒事也好，大事也罷，三十二寨竟日圍住司馬莊，意欲何爲？」

飄清風正色道：「想請司馬莊主交出寶書上冊。」

司馬清道：「若是不從呢？」

飄清風道：「說不得只好一傷三十二寨和司馬莊的和氣了。」

司馬清淡淡一笑，道：「三十二寨和司馬莊本來便沒有什麼和睦之氣。」

飄清風臉上勃然變色，道：「如此說來，司馬莊主是決意一戰的了？」

司馬清道：「三十二寨有備而來，司馬莊上下正欲開開眼界。」

飄清風見司馬清似乎胸有成竹，態度倨傲異常，心下有氣，拂袖而起，道：「如此飄某人告辭了。」

司馬清道：「不送！」

飄清風來到三十二寨紮營之地，萬青雲及三十二寨寨主都迎了上來，霍四行急不及待問道：「飄寨主，司馬清那老兒如何說話？」

飄清風將司馬清的表示對衆人說了，霍四行抓緊了拳頭，恨恨道：「那司馬老兒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大夥兒便衝殺進去，將司馬莊夷爲平地！」

萬青雲沉吟半晌，道：「司馬清已有防備，說不定莊中已佈滿了機關，咱們待天明行事吧！」

靈機子點頭稱是，萬青雲又道：「今晚大家商量一下明日進攻之策，三十二寨各位寨主，都請到兄弟帳中議事如何。」

衆人點頭稱好，只有霍四行喃喃說道：「他媽的，憑我們三十二寨之力，一鼓作氣衝將進去，擒住司馬老兒逼他將寶書獻上，他怎敢不依？」

這天晚上，司馬莊莊內和莊外都是戒備森嚴，一副大戰前夕的緊張氣氛。

翌日，天才露出魚肚白，司馬莊中便忙碌了起來，原來司馬清訓練了數百個弓弩手，調派他們埋伏在屋頂之上，一見三十二寨來攻，便現身放箭先挫一挫三十二寨的銳氣。

靈機子早已料到有此一着，購備了不少盾牌，命各人帶着以防弓箭暗器。

萬青雲早已安排好那幾寨的兄弟領先搶攻司馬莊正門，那幾寨的寨主率衆攻向左邊，當大戰一發時，務使司馬莊四面受敵，互相牽制。

雙方都有備而戰，眼看一場腥風血雨的大戰便將爆發，司馬清站在一個臨時築起的高台上，俯望三十二寨紮營之處，見

莊前一大片土地都紮起了營幕，三十二寨陣容浩大，心下也是惴惴。

萬青雲見時機已至，一聲號令，三十二寨數百人之陣，吶喊了起來，向司馬莊攻了過去。

司馬清縱身躍下高台，分派手下頭目上前接戰。

剎那之間，只聽「嗖嗖」之聲大响，弓箭如雨一般向三十二寨射去，領前陣幾人都是一寨之主，武功甚强，手中又有盾牌護身，射來的箭紛紛被擋，但有幾名武功較低的帮衆，却身上中箭，恍若刺蝟一般，倒下地去。

萬青雲一馬當先，躍上圍牆，早有司馬莊的莊丁迎上前來，他施展起生平絕學「伏虎神拳」，當眞是當者披靡，所向無敵。

司馬清眼見萬青雲拳風呼呼，瞬眼間擊倒了四五名莊丁如入無人之境向內奔來，提了一口氣衝上前來，叫道：「萬總寨主接我一招！」

萬青雲一聽司馬清聲音，心中一動，凝神蓄勢迎敵，這兩位當世一流高手交起手來，只見萬青雲出拳渾厚有勁，每發一拳都揚起「嗖嗖」風聲，司馬清在他身遭一躍一跳，避過萬青雲進攻，狀極悠閒。

萬青雲知他有意消耗自己內力，轉念之間拳法一變，忽虛忽實，忽實忽虛，有時發出去的拳沒有一絲力道，有時却如排山倒海，這麼一來，司馬清不由得要提神迎敵。

司馬莊裏殺聲喊天，由於司馬清早已召集了不少好手相助，因此，三十二寨中武功高强者雖然大不乏人，一時間仍然分不出勝負。

飄清風和一個中年道士戰在一起，那道士輕身功夫十分使得，一直在飄清風身邊游走，剛巧飄清風也以輕身功夫見著，有心和他比上一比，施展起輕功來，在莊中倏來倏去，竟是較量起脚力來了。

三十二寨中人都知道「擒賊先擒王」，這一仗若是萬青雲早一刻勝了司馬清，便是早一刻結束，但各人都顧全江湖道義，由萬青雲獨鬥司馬清，沒有一人上前帮手助陣。

萬青雲年事較高，三四百招下來，已呈不支，動作慢了下來，司馬清口角含笑，這一仗他顯然是有了取勝的把握了。

飄清風，靈機子當然看得出萬青雲漸呈敗象，心下暗暗焦急，忽聽「卡喇」一聲，萬青雲左臂被司馬清飛起一腿掃着，半條手臂竟是斷了。

靈機子暗叫一聲不好，司馬清得勢不饒人，一掌向萬青雲當胸拍去。

萬青雲受傷之下，竟是閃避不及，眼看這一掌要打得他口噴鮮血仆倒於地，半空中忽然撲下一人，伸手抵住司馬清那一掌。

司馬清祗覺來人內勁之强，猶勝自己，急忙收掌低步，但對方那一掌的力道竟是源源不絕直襲過來，他踰跟倒退一步，「哇」地一聲吐了一口鮮血，受了內傷。

衆人向那人望去，只見他一張臉皮分爲兩種顏色，一黑一白，脅下還挾着一人，站在當地冷冷地瞥着司馬清。

三十二寨中立時有人叫了起來：「黑皿判官！」

跟着，又有人叫道：「是李公子！」

原來那人正是「黑白判官」葛青衫，他脅下那人却是李怡！

司馬清見識何等豐富，道：「尊駕……尊駕是『天魔教』的『黑白判官』葛青衫？」

葛青衫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

司馬清道：「司馬莊和『天魔教』素來沒有隙嫌，尊……尊駕橫加揷手，是……是何道理。」說話時，又是吐了一口鮮血。

葛青衫冷然道：「你私通外敵，『天魔教』便饒你不得！」

李怡見葛青衫竟然站在三十二寨一邊，一顆心倏憂倏喜，他對司馬憶華固然難以忘情，却又不希望那「無影秘史」落入異邦之手。

司馬清臉若金紙，站在當地做聲不得，葛青衫又道：「你服是不服？」

司馬清口唇嗡動了一下，却說不出話來，他剛才吃了一掌，受傷不輕，正自調勻內息，是以不能分心說話。

萬青雲死裏逃生踏上前去，向葛青衫拱手道：「葛先生大義凛然，令人敬服，還請令司馬莊主將那寶書上册献出來。」

葛青衫冷冷瞥了萬青雲一眼，道：「這是你們三十二寨的事，理該由你們自己去辦！」

他雙足一彈，挾着李怡向外飛出，剎那間不見了影踪，曠地上數百人見他來如電去如風，都是咋舌不已。

且說李怡被葛青衫挾在脅下一路奔馳，心底下又是詫異，又是担憂，不知這「黑白判官」帶了自己來去意欲何爲。

不久，葛青衫在一個樹林前停了下來，抱着李怡，飛身上了一棵大樹，將李怡放在樹椏之上道：「小心別掉了下去！」

李怡向下一望，見處身之處離地面兩三丈高，自己身無半分武功，這一掉下去，那裏還有命在？訥訥問道：「葛……葛先生，咱們在這樹上幹什麼？」

葛青衫道：「等一個人。」

李怡道：「誰？」

葛青衫別過頭去不加理睬，李怡見他一副兇霸霸的樣子，當下不敢再問。

兩人在那棵大樹之上待着，不久日頭西下，葛青衫取出乾粮，分了給李怡。

李怡一邊啃着乾粮，一邊猜想：他究竟在等着什麼人？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有好幾十人踏着地上的落葉而來。

葛青衫雙眉一揚，俯首向前一望，喜道：「來了！」

李怡循着他眼光望去，只見數十個喇嘛快步而來，爲首一人紅光滿面，身材極是高大。

葛青衫長嘯一聲，跳下樹去，在喇嘛之前站定。

爲首那喇嘛竟是一點都無驚慌之色，笑吟吟地上下打量着葛青衫。

葛青衫向他拱一拱手，道：「尊駕可是蒙古護國法師達瑪多大人？」

那喇嘛淡淡一笑，道：「正是，尊駕何人？」

葛青衫道：「海南島『天魔神教』座

下第一大弟子葛青衫。」

達瑪多「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原來是中原高人，素仰素仰。」

葛青衫連道：「不敢當不敢當。」

達瑪多道：「葛居士攔住本人去路，究竟有何指教？」

葛青衫道：「未知法師是否想去司馬莊？」

達瑪多呆了一呆，道：「咦？你倒知道了？」

葛青衫淡淡一笑，道：「依在下看來，法師還是省了這番脚程吧，司馬莊這時候恐怕已被三十二寨夷平了。」

達瑪多臉色一變，道：「這話如何說起？」

葛青衫笑道：「法師此番是否爲兩部寶書而來？」

達瑪多沉吟了一下，終於點着頭。

葛青衫道：「那兩部寶書所在，在下倒是曉得，請法師移步說幾句話如何？」

達瑪多猶豫着，葛青衫又道：「法師大可放心，這兩部寶書包保能够落入你的手中。」

達瑪多終於點了點頭，葛青衫躍上樹上，抱了李怡下來，道：「法師請跟着我來。」

達瑪多向屬下一些喇嘛嘰嘰咕咕地說了一番話，隨着葛青衫向左邊一條小徑走去。

未幾，衆人來到一座山屋之前，葛青衫道：「請法師到屋內說話如何？」

達瑪多點着頭，道：「甚好甚好。」

衆人進入那間小屋，只見裏面灰塵滿佈，是一間久被荒置了的石屋。

幾個喇嘛取出布塊將地下抹拭乾淨，這才請達瑪多和葛青衫就坐。



飄清風與陶知行聯手攻擊姚立人。

達瑪多道：「葛居士有話說吧！」

葛青衫清一清喉嚨，道：「貴國此番興兵中原，首先欲得『無影秘史』上下兩册，這兩部寶書，乃是敝祖師所撰，這一點，相信法師早已得悉？」

達瑪多點了點頭，葛青衫又道：「現下這兩部寶書正在在下手上——」

他說到這裏，達瑪多臉色一變，道：「此言當眞？」

葛青衫道：「在下何必打謎？」說着伸手入懷，拿出那兩部「無影秘史」揚了一揚。

達瑪多沉聲道：「那便如何？」

葛青衫哈哈一笑道：「法師此番前來，若是空手而歸的話恐怕不大妥當，因此在下想以此兩部寶書相献，只不過——」

達瑪多喜道：「你若是能献上寶書，我回去奏明皇帝，封你一個大官！」

葛青衫笑道：「那自然最好，不過，我便只怕家師不容——」

達瑪多雙眉一揚，道：「哦？」

葛青衫道：「法師若是能够帮忙說服家師，那麼便皆大歡喜了。」

達瑪多道：「這不成問題。」指着圍坐四周的喇嘛，又道：「他們是西藏三十六高手，以三十六大高手之力，相信定能說服尊師了，哈哈！」

葛青衫大喜，道：「當然，當然！」

李怡聽到這裏，心下不由一涼，想不到葛青衫竟然要做出這種欺師滅祖、出賣國家的事來，想到他先下手除去司馬清，以便獨自和達瑪多接洽，心計之毒，眞是令人咋舌。

達瑪多忽然指着李怡，道：「此人是誰？」

葛青衫道：「此人姓李名怡，乃是冒充我『天魔神教』座下第三弟子之人，我正想帶了他回海南去，聽讓家師處置。」

達瑪多雙眉一蹙，道：「旣是如此，何不一刀把他殺了？」

葛青衫道：「法師說得是，不過我看他聰明伶俐，天資穎悟，是塊材料，有意將他收爲傳人——」

李怡不待他說完，「呸呸」連聲，滿面都是不屑的神色。

達瑪多道：「葛居士若有誠意，何不立即便把寶書交托給我？」

葛青衫道：「不是在下信不過法師，只是……只是在未勸服家師之前，這兩部寶書還是——」

達瑪多會心一笑，道：「我明白了，好，好，現在咱們啓程赴海南島去吧！」

葛青衫道：「海南島離此起碼有十天半月的行程，也不急於一時，反正天色已經晚，咱們便在這裏借宿一宵，明天趕路如何？」

達瑪多連忙道：「好，好！」

葛青衫忽然正色道：「現在大家旣然談好了，倘若法師到時變卦，除非一出手便制服了在下，否則，我立時毀去寶書，那時大家都沒有好處！」

達瑪多本來有暴起發難奪寶之心，暗想自己加上三十六個高手之力，區區一個葛青衫怎對付不了？一聽到這幾句話不由怔了一怔，笑道：「葛居士切莫多疑，咱們是衷誠合作，怎會臨時變卦？」

李怡站了起身，向外走去，葛青衫道：「你到那裏去？」

李怡答道：「小解。」

葛青衫道：「好，要是我聽出你離屋三丈之外，立時便要你的命。」

李怡知他耳目靈通，自己不會武功，脚步粗重得很，那裏逃得出三丈之外？

他緩緩踏出屋外，向前望去，只見不遠之處有一塊大石，於是走了過去。

當他解開褲帶正欲小解，忽然有一隻手伸了過來，按住自己咀巴。

李怡吃了一驚，只聽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耳畔說道：「李公子，是我。」

李怡認得那正是飄清風的聲音，心下一喜，飄清風放開了他，連連打着手勢，示意不可出聲。

李怡向石屋望了一眼，又望了飄清風一下，心想也只有這種輕身功夫，才不會給石屋中葛青衫所覺。

飄清風塞了一顆小丸給李怡，在掌心寫道：「回屋後屏住呼吸，揑碎小丸，自能脫身。」

李怡大喜過望，連連點頭。

飄清風向他笑了一笑，轉身隱沒在樹林之中，竟然沒有發出任何聲息。

李怡將那小丸緊緊揑在掌心，左右望了一眼，並拉下褲帶小解。

小解過後，他若無其事地回到屋裏，只見葛青衫正在向達瑪多解釋着海南島的島勢和情形，他悄悄在一個角落坐了下來，一顆心不由自主地怦怦亂跳。

隔了半晌，他見沒有人懷疑自己，於是深深吸了一口氣，屏住了呼吸，雙指一闔，將那顆小丸揑碎了。

那小丸一碎之後，立時化作一陣黑煙，嫋嫋向上昇起。

李怡故意將眼光射向門口窺伺動靜。

忽然，屋中「咕咚」聲響，幾個喇嘛摔下地去。

跟着，「咕咚」之聲不絕，那三十六名大喇嘛先後倒地。

達瑪多看出不妙，霍地一聲站起身來，可是鼻端嗅到一陣異味，雙脚一軟，坐跌下地。

他向葛青衫望去，見他也是神色詫異，坐在當地搖搖欲墜，驚詫下換了一口氣，想站起身來，怎知眞氣竟是換不上來。

就在這個時候，屋外傳來細碎的脚步聲，幾個人影悄然掩了上來。

達瑪多暗叫不好，忽聽有人叫道：「李公子，你出來！」

李怡認得正是飄清風的叫聲，猶豫了一下，緩緩地站起身來，向達瑪多望去，只見他雙目緊閉，額上滲出汗珠，正在運氣禦毒，葛青衫那黝黑的右面變得更黑，白白的那邊如金紙一般，也是閉住眼睛運氣抵抗外侵的毒氣。

李怡緩緩向屋外走去，見達瑪多和葛青衫並無動靜，這才一溜煙逃出屋外，飄清風塞了顆藥丸給李怡道：「李公子，這是『五毒氣』的解藥，你快服下去。」

李怡急忙將藥丸吞下肚去，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向前望去，只見飄清風身後站了一人，正是「五毒寨」的寨主陶知行。

飄清風問道：「李公子，他們都暈倒啦？」

李怡道：「唔，那些大喇嘛全暈去了，可是那達瑪多和葛青衫兀自坐着。」

飄清風雙眉一蹙，道：「陶寨主這『五毒氣』非比尋常，一吸入體內，立時失去知覺，這——」

陶知行接口道：「倘若是內力修爲已臻登峯造極，這『五毒氣』便有點靠不住了。」

飄清風道：「這便如何是好？咱們回去稟告萬總寨主，叫大顆兒趕來此地？」

陶知行搖了搖頭，道：「趕不及了，一來一回，至少要兩個時辰，那時，『五毒氣』毒性一過，這三十個大喇嘛可不容易收服。」

飄清風道：「李公子，那兩本寶書當眞是在『黑白判官』葛青衫身上？」

李怡奇道：「飄老先生怎地知道？」

飄清風道：「萬二小姐趕來報訊，我們這才恍然大悟，於是分頭追了下來。」

李怡緩緩點着頭，不禁又想起了司馬憶華，不知她如今身在何處？

就在李怡發呆當兒，飄清風忽然大喝一聲，道：「什麼人？」

只見樹林中轉出一個人來，正是姚立人，他踏了上前，瞥了三人一眼，道：「三位在這裏鬼鬼祟祟地幹什麼啊？」

飄清風和陶知行早在萬青雲口中得知此人乃是姦殺萬伊華的兇徒，當下打了一個眼色，一左一右撲了上去。

姚立人笑道：「呀！兩位大寨主有話好說，幹什麼要動武啊？」

飄清風雙掌翻動欺身上前，陶知行抽

出單刀，向姚立人疾劈過去。

姚立人氣定神閒見招拆招，身手敏捷之極，忽然伸手一彈，將陶知行的單刀彈開。

兩人心知不是敵手，飄清風向陶知行打了一個眼色，示意這種情況下，只有使毒才能奏效，不料姚立人見機極快，一看陶知行伸手入懷，突地欺身上前，一指點中了他的穴道。

「噹啷」一聲，單刀墮地，陶知行栽下地去。這麼一來，飄清風更非姚立人之敵，幸好他輕功極爲了得，一時間左躍右跳，倒也不致落敗。

姚立人也不搶攻，一味和飄清風游鬥着，兩人鬥了盞茶時分，姚立人忽然叫道：「着！」又是一指點中飄清風的穴道。

飄清風穴道受制，立時栽倒下地，姚立人拍了拍雙手，笑道：「兩位大寨主且在這裏躺着休息一下。」轉身向石屋走去，竟是望也不望李怡一眼。

李怡早已嚇得呆了，急忙趨上前去要扶起飄清風，就在這時，忽聽「嘭」地一聲巨响，一個人影自石屋裏彈飛出來，撻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李怡嚇了一跳，向地上那人望去，竟是姚立人，祇見他七孔流血，雙目圓睜，已然斃命。

原來達瑪多和葛青衫內功已臻登峯造極，身受毒氣之後，暗暗運氣驅毒，並且將餘勁蓄勢待發，心想以孤注一擲之力，殲滅敵人，姚立人武功雖然高强，但怎抵受得蒙古第一國師和「天魔教」座下第一大弟子兩高手全力一擊，登時死於非命。

李怡望着姚立人的屍身，驚詫無已，飄清風道：「李公子，你快入屋去取了那兩本寶書出來。」

李怡猶豫着，飄清風道：「李公子放心，那兩個大惡人的力道都用在剛才一擊之上了，此時已無縛鷄之力，不信你去試試。」

李怡沉吟了一會，終於鼓起勇氣，向石屋大門走了過去。

當他踏進石屋內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兵器交擊聲音，跟着有人叫道：「雷大哥，你攻她下盤！」

李怡一聽到這個聲音，全身不由一震：那是司馬憶華！

司馬憶華怎會來到這裏？

李怡探頭向外望去，只見司馬憶華和雷孝標合力圍攻一個少女，那少女腿上受傷，一拐一拐地且戰且走，向這石屋退來，正是萬汝華！

三人忽然看到姚立人的死屍，都是不禁一呆，跟着又發現飄清風和陶知行躺在一旁，更是大感詫異，不由停止交戰。

萬汝華一躍來到飄清風身畔，道：「飄老先生，你……你怎麼啦？」

飄清風道：「萬小姐，寶書在屋裏你快去取來！」

萬汝華一呆之下，立時向石屋奔去，司馬憶華、雷孝標對望一眼，自後跟上。

萬汝華一踏進屋便看到李怡，不由呆了一呆，道：「李公子，你——」

這時，司馬憶華和雷孝標亦已搶入屋來，李怡踏前一步，道：「華妹！」

司馬憶華冷冷瞥了他一眼，並不理睬，她見屋內橫七豎八躺滿了大喇嘛，秀眉微蹙了起來。

萬汝華將失魂落魄的李怡拉過一旁，問道：「李公子，那兩部寶書呢？」

李怡一雙眼睛牢牢望實司馬憶華，但司馬憶華竟是視若無睹，四週搜索着寶書下落。

李怡一顆心向下直沉，忖道：「她始終對我沒有半點情意，她始終對我沒有半點情意——」

忽然「咕咚」一聲，雷孝標不知怎地栽下地上，跟着，司馬憶華也搖搖欲墜，李怡腦際念頭一閃，道：「五毒氣！」

萬汝華這時也覺頭昏腦漲，細心一嗅，果然發覺屋內空氣有陣異味，正欲轉身逃出屋去，忽竟雙腿一軟，隨着雷孝標、司馬憶華之後軟倒下地。

李怡因服了「五毒氣」的解藥，因此屋內雖然瀰漫了毒氣，却是安然無恙，但他一看當時情況，不禁也是慌了手脚。

萬汝華只覺渾身無力，她望了李怡一眼，道：「李公子，那『無影秘史』係在這間屋內，你……你快取了給我吧！」

司馬憶華聞言精神一挺，向李怡柔聲道：「怡哥！你該將寶書給我才對！」

李怡了咬唇踏上前去，自葛青衫懷中取那兩部「無影秘史」，萬汝華，司馬憶華和雷孝標均是「啊」地一聲低呼出來。

葛青衫和達瑪多因奮起最後一分力氣擊斃姚立人，此時已經暈倒過去，李怡擧起了那兩部「無影秘史」，道：「寶書在此。」

司馬憶華急忙道：「怡哥，你快將它給我！」

李怡將那兩本「無影秘史」叠在一起，雙手用力撕作兩半，衆人大驚失色，齊聲喝道：「別撕毀寶書！」怎知李怡充耳不聞，片刻間將兩部寶書撕作片片碎，把紙屑向外一拋，只見碎屑飛舞，順着風勢吹散開了。

李怡拍拍雙手，走到司馬憶華身畔，見她滿面怒容，毅然道：「華妹，我知道你對我一點都沒有情意，此生再也難了單思之債，我走了。」說罷轉身便欲離去。

司馬憶華喝道：「且慢！」

李怡道：「怎麼了？」

司馬憶華道：「你……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李怡淡淡一笑，道：「此後浪跡江湖，我是半步也不踏進司馬莊的了，至於這裏情況，我若是不去向陶先生拿解藥給萬姑娘服下，待會兒這裏隨便一人毒性消退，萬姑娘和飄老先生們決無倖免！」

萬汝華向他感激一笑，司馬憶華忙道：「怡哥，如果你這樣做，我……我會恨你一輩子！」

李怡淡淡笑道：「愛也如是，恨也如是，我全都瞧破了，你放心，萬總寨主的千金是俠義爲懷的人，她絕不會傷害你的性命！」說罷離屋向陶知行要了「五毒氣」的解藥，讓萬汝華服下。

李怡拍拍身上的灰塵道：「別了！」

司馬憶華道：「怡哥，你別走，你別走！你來，向他們拿解藥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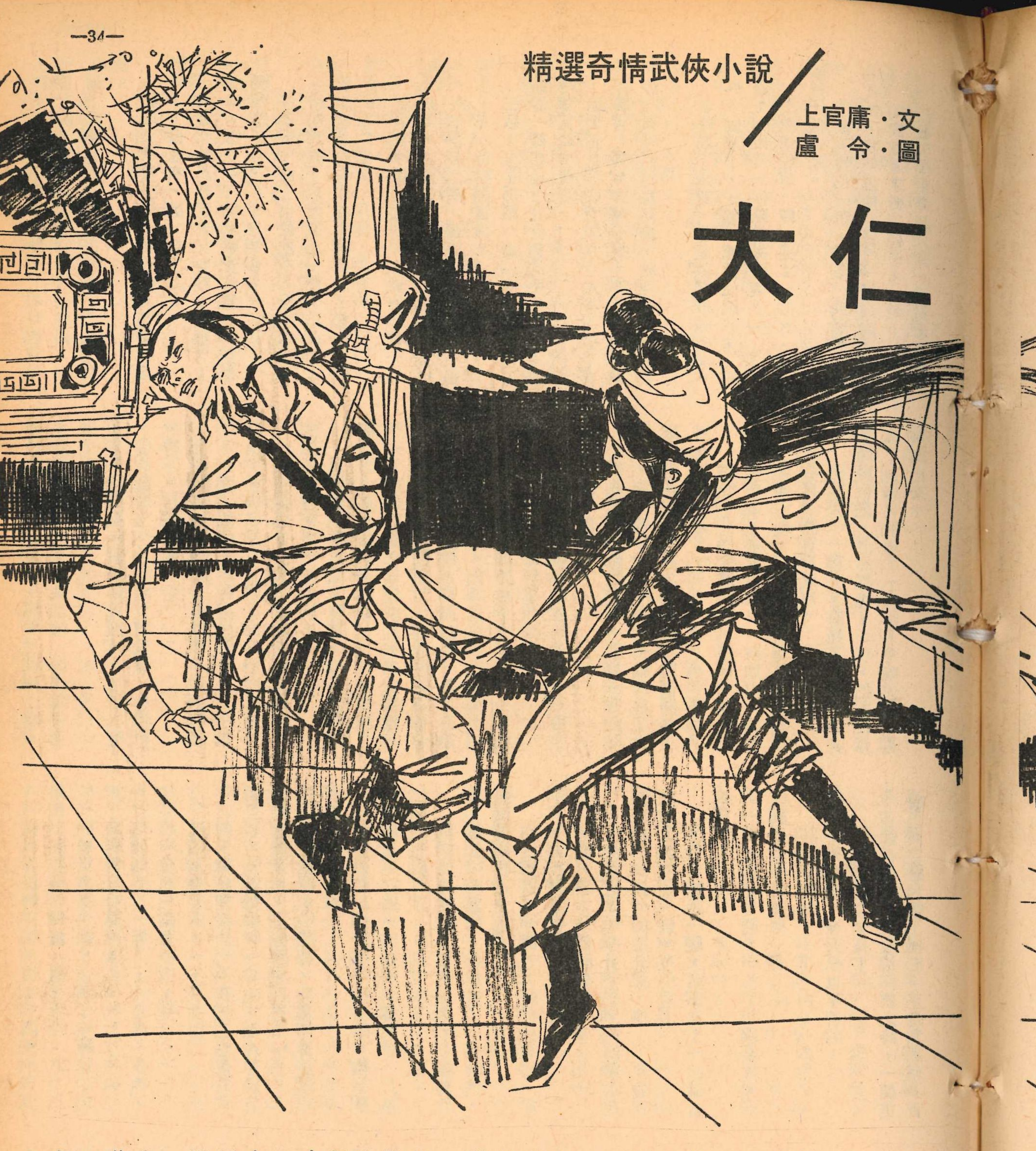
可是，李怡頭也不回地邁開大步，向外走了……。

（完）

精選奇情武俠小說

大仁大義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盛名鼎盛日　禍患接踵來

「嗖！嗖！嗖！」

一陣連珠彈響過後，在院中那棵粗可合抱的古松樹幹上，出現了一個「死」字，那個「死」字是用一顆顆，大若龍眼核黝黑鐵彈排列而成。但見一個弱冠少年，臉上露着得意之色，向那棵古松走去。

少年在古松之前停下，端詳着樹幹上的那個「死」字，喃喃地說道：「唔，勁道差不多，看來，已學得老頭兒的五成本領啦！」

這時，背後傳來一個清越的聲音，說道：「武師弟，人客全都到了，你還在這裏練功？」

少年轉過頭去，一個年約四旬開外的中年漢子，手中拿了一把紙扇，搧來搧去，面色淡淡地望實了他。

少年道：「文師兄，招呼各人是你的事，輪不到做師弟的份兒！」

中年漢子踏上前來，道：「武師弟，今日是師父他老人家六十大壽，咱們做弟子的，理該——」他走到樹前，一眼瞥見樹幹上的那個「死」字，不由臉色一變，沉聲道：「武師弟，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少年反問道：「什麼意思？」

中年漢子指着樹上那幾個字，顫聲道：「今日是師父大喜之日，你——你發彈排成這個『死』字，到底是何用意！」說到後來，竟是聲色俱厲！

少年淡淡一笑，道：「那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小弟閒來無事，練着玩玩而已！」

中年漢子臉色凝重，踏前一步，伸出右手向前一推一送，「忽忽」聲響，數十枚鐵彈被他的掌力吸了起來，向草叢中撲射而去！

少年嘖嘖嘆道：「文師兄，你的『玄玄大法』倒是大有進展啊！」

中年漢子「哼」地一聲，轉身便走。

少年向他叫道：「文師兄，你向我露了這一手，究竟是何用意？」

中年漢子駐下步來，轉頭說道：「怎麼？」

少年俯身拾起鐵彈，端在懷中，道：「師父常在我面前說你武功了得——」

中年男子雙眉一揚，接問：「那又怎樣？」

少年慢條斯理地道：「可是我說，你武功再強也沒有用處，十八年之後，又沒有你的份兒！」

中年漢子沉聲道：「你說什麼？」

少年道：「沒什麼，聽不到算了。」

中年漢子「哼」地一聲，逕自走了。

×　　×

官道上塵土飛揚，幾匹快馬向北疾奔着，前面兩匹駿馬之上，乘者是一老一少，老的長鬚迎風飄舞，看樣子已在六旬以上，少的只在二十、一二歲之間，生得氣宇軒昂，英風凜凜。

兩人身後不遠處，跟着兩匹棗色健馬，也是一老一少，那老者身上鶉衣百結，滿面風塵，少的却是個美貌少女。

那少年不時回頭去望少女，老者勒住轠繩，道：「邦兒，天色都快黑了，還不快點趕路，待會錯過了汪莊主拜壽大禮，我唯你是問！」

老者瞧他一眼，道：「邦兒，咱們先到一刻，在汪莊主臉上，也好看一些，別儘瞪着娘兒看啦！」

少年臉上一紅，雙腿一挾馬肚，呼喝一聲，向前馳去，身後那一老一少，交換一個十分奇特的笑容。只聽那少年道：「爹爹，那汪莊主到底是什麼人，憑咱們『洪門神拳』的名聲，用得着急匆匆來向他拜壽？」

老者噤聲道：「邦兒，你說話可要小心，這方圓數百里之內，都是汪莊主的朋友，剛才你那句話若是傳到他老人家耳中，看你爹爹以後怎樣在江湖立足？」

少年滿面不以爲然的神色，嗤一嗤鼻，道：「照我看啊！什麼『大仁大義』，都是假的——」

他話未說完，老者「呼」地一聲，馬鞭揮了過去，打在馬兒身上，那馬吃痛，呼嘶一聲，人立起來。

少年不虞老父有此一着，刹那間不知所措，險險從馬背上翻了下來，幸好他騎術精嫻，急切間雙腿緊緊挾住馬腹，這才把馬馴服。

那老者道：「告訴你不要胡言亂語，你莫非多生了一條舌頭？」

少年囁嚅道：「我只是瞧……瞧不順眼。」

老者道：「什麼事瞧不順眼？」

少年道：「可不是嗎？以爹爹在武林中的名望地位，誰不敬畏三分？却催我日夜趕路，爲的是要去向一個『大仁大義』汪敬天莊主拜壽，這……這不是小題大做麼？」

老者道：「什麼小題大做，你小孩兒懂得什麼？汪莊主俠骨仁心，江湖上誰不敬仰，豈止是我洪子儀，區區洪門神拳的掌門人要向他賣好，連少林寺方丈玄林大師，今天也帶了四名玄字輩師弟來向他老人家拜壽哩。」

少年吐一吐舌頭，其他武林人士他或有不識，少林寺玄林大師大名，他却是如雷貫耳，當下喃喃道：「我便是不明白，這汪莊主到底有什麼了不起？」

老者道：「別囉嗦了，待會兒趕到汪家莊，我替你引見引見，他臉圓臉方，有什麼了不起，你自然明白。」

少年這才抖擻精神，道：「好。」提起馬鞭「拍」地一聲，馬兒跑得更快了。

原來這老者乃是湖北洪門拳的嫡傳門

人洪子儀，少年是他的獨子，名叫振邦，三日之前，父子兩人離家已日夜趕路，向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仁大義」汪敬天拜壽。

洪氏父子背後那一老一少，見他們去勢快了，也忽哨一聲，趕了上去。

洪振邦策馬奔近老父身畔，低聲問：「爹爹，那一老一雛老跟着咱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洪子儀一路上也發現有人跟在背後，初是感到詫異，然而回心一想，坦然道：「看來也是去向汪莊主拜壽的，邦兒，別理會他們。」

汪家莊中燈火通明，正廳中掛着一幅紅色綢布，上面繡了一個金黃色的「壽」字。呼酒猜拳之聲，鑼鼓聲，爆竹聲不絕於耳，好一個熱鬧場面。

汪敬天坐在那幅「壽」字之下，他身旁站着一個相貌十分俊朗的中年男子，正是得意首徒文俊彥。

這天正是汪敬天的六十大壽，他平日交遊廣闊，賀客絡繹不絕，連連的向前來拜壽的賀客們打拱回禮，臉上堆的都是笑容。

這時莊丁來報，說是洪門神拳的掌門人洪子儀來了，汪敬天連忙站起身來，吩咐道：「俊彥，你陪我去接客！」

文俊彥雙眉一皺，道：「師父，還是讓弟子前去吧。」

汪敬天臉色一沉，道：「洪老師是成名英雄，我們怎能怠慢？一塊兒去。」

文俊彥這才俯首稱道：「是！」

汪敬天快步奔到大堂，遠遠看見洪子儀携着一個少年之手，滿面堆笑趨上前來，急忙拱手笑道：「洪老師，這怎說得過去？」

洪子儀見汪敬天親自迎客，老懷大慰，哈哈笑道：「是你老兄的大壽，小老兒來晚了，恕罪恕罪！」

汪敬天走上前去，笑道：「您太客氣了，」望了望他身畔的洪振邦，道：「這位是——」

洪子儀道：「犬子振邦。」又道：「振邦，快過來叩見汪大俠！」

洪振邦一進大堂，瞥見一個老者向他們迎來，但見他紅光滿面，三綹長鬚垂了下來，國字方臉，三分威武，七分儒雅，洪振邦從未見過汪敬天，心想他縱有俠名，只不過也是江湖上胡混之徒，是以沿途心下滿不是味兒，如今見汪敬天不怒自威的虎目，又見他謙謙君子丰度，那一股怨氣早已消了，立時拜下地去。

汪敬天急忙伸手扶住，笑道：「賢侄何以行此大禮？」

就在紛紛擾擾之間，一個鶉衣百結的老者，和一個妙齡女子靜悄悄地溜進了大廳，坐在廳角一隅，衆人都在喝酒猜拳，誰也未加注意。

是晚，莊內大擺筵席，這「大仁大義」富甲一方，桌上酒如泉，肉如山，羣豪莫不暢懷大飲，直至杯盤狼藉，賓主盡歡，才各自回到客房就寢。

汪敬天一一和賓客道過了謝意，轉身欲回房休息，忽然醒起了一事，把文俊彥傳了進來，問道：「俊彥，今晚怎地不見呈輝出來？」

文俊彥沉吟半晌，道：「師父，武師弟整日在花園中練功，他——」

汪敬天道：「哦？這孩子竟練起功夫來了？那倒是少見啊！」

文俊彥道：「師父，不是弟子多嘴，武師弟今日在花園之中——」

汪敬天揮手道：「不要多說了，十八年之約，轉眼期限已到，我正在想他的武功是否可以替爲師爭一口氣，如今他既肯自動勤練武功，正是求之不得。」

文俊彥道：「師父，可是今日是你老人家的大壽，他——」

汪敬天道：「君子不拘小節，他不替我拜壽也不打緊，只需將來替我爭一口氣，我死也瞑目了。」仰首嘆了一口氣。

剛才他週旋於上百賓客之中，杯酒言歡，那知頃刻之間，忽然轉了一個神情，滿面都是担憂之色。

文俊彥道：「師父，有一件事情，弟子不知是否應該告訴你老人家。」

汪敬天道：「什麼事？」

文俊彥道：「今日下午，武師弟在花園中練您傳給他的連珠彈，他——他發彈在樹上排列了一個『死』字！」

汪敬天臉色一變，厲聲道：「此話當眞？」

文俊彥垂首道：「弟子不敢妄言，不信請傳武師弟前來一問。」

汪敬天沉吟了一下，道：「不用了，你回房休息吧，今天你也辛苦啦！」

文俊彥道：「是！」

就在僕從忙於收拾杯碟之時，一個美貌少女自廳角轉了出來，正是和那鶉衣百結老者一齊來的妙齡女子。

她滴溜溜的美眸轉了兩轉，蹁足向花園奔去。只見她身形婀娜，去勢甚速，竟然是着地無聲。

突然，黑暗中有一人喝道：「誰？」

那少女嚇了一跳，立刻停下步來，問道：「你又是誰？」

話甫出口，一個身影輕飄飄地滑到她的身前。

少女不由低呼一聲：「好輕功！」向來人看去，原來是個英俊儒雅的少年，正是汪敬天的徒兒武呈輝。

武呈輝驟見少女俏麗的面龐，語氣登時溫和下來，問道：「姑娘何事深夜來到花園？」

少女囁嚅着說道：「你——你嚇死我啦！」

武呈輝笑道：「我從遠處看見一個黑影向我師父寢房走去，生怕是——」

少女嗔道：「我是個小女子，難道你竟疑心我有何企圖？」

武呈輝道：「姑娘，你是來替我師父拜壽的嗎？」

那少女笑道：「不是來拜壽，難道是哭喪的？」

武呈輝聞言也不以爲忤，接着問道：「姑娘姓甚名誰？和那一位長輩同來？」

少女道：「我姓方，單名一個婷字，和爹爹一塊兒來的。」

武呈輝道：「令尊是——」

他話未說完，方婷頓一頓足，道：「得了，得了，人家誠心誠意地來向你師父拜壽，你却在這裏問三盤四，倒好像人家

是偷東西來的，我可不依！」說罷，兩片櫻唇往上一翹。

武呈輝面對着這個宜嗔宜喜的美貌姑娘，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正在沒理會處，遠遠傳來一個清越的聲音：「呈輝，你在跟誰說話？」

武呈輝臉上立時呈現驚惶之色，連打眼色，叫方婷快快離去。

那知方婷未曾會意，反而向來人問道：「是汪大俠嗎？」

武呈輝暗暗咬牙頓足，這時，兩人眼前一花，一個人影出現在他們身前，正是「大仁大義」汪敬天，他身上穿着一件棗紅色長袍，雙手背負，微風吹來，袍脚輕輕飄起，便如神仙下凡，說不出的清逸高雅。

汪敬天打量了方婷一眼，又望了望武呈輝，道：「呈輝，這位姑娘是誰？」

武呈輝驚惶之色已經褪去，答道：「這位姑娘姓方名婷。」

汪敬天微微一點頭，沉聲道：「唔，你們去睡吧！」

武呈輝垂首道：「是，師父。」

說罷向方婷打了一個眼色，拉了她的衣袖便走，汪敬天忽然轉過身子，道：「呈輝，你讓這位方姑娘先行回去，我有話要跟你說。」

武呈輝道：「是！」

方婷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逕自離開花園。

武呈輝跟着汪敬天到寢房之中，汪敬天道：「呈輝，你坐下吧。」

武呈輝雙手垂直，道：「弟子站着聽師父吩咐。」

汪敬天嘆了一口氣，道：「呈輝，爲師可曾待薄了你？」

武呈輝咬一咬唇，道：「師父對弟子一向很好，便像親生兒子一般。」

汪敬天道：「既然如此，你爲何總是拿這種態度對我？」

武呈輝道：「弟子不明師父所指。」

汪敬天伸手向桌上一拍，霍然站起身來，喝道：「今天，你爲何不出來替我拜壽？」

武呈輝雙眼垂向地下，緩緩答道：「弟子在花園中練功。」

汪敬天道：「你爲何在樹幹上射了一個『死』字，是否有意咒我？」

武呈輝低聲道：「弟子不敢。」

汪敬天道：「別弟子長弟子短的，在你眼中，根本沒有我這個尊長！」

武呈輝緘默不語，汪敬天又道：「呈輝，我究竟做了什麼錯事，讓你生我這樣大的氣？唔，你說！」

武呈輝壓低着聲音，道：「弟子不敢生您老人家的氣。」

汪敬天道：「那麼，你平日的所作所爲，究竟都是爲了什麼？我教你的一套拳法，以你的天資，分明十天半月便可學成，你却故意拖了兩個多月，還只學到一半，你說，到底是何用意？」

武呈輝道：「弟子天資遲鈍，不能得到師父的眞傳，羞愧已極。」

汪敬天道：「別騙我了，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故意不學！」

武呈輝緘默着，汪敬天又道：「你是故意輕怠練武，好得將來丟一下我的臉，是也不是？」

武呈輝連忙道：「不，弟子從來沒存這個心。」

汪敬天道：「沒有最好，你不來拜壽，我不怪你，在我大壽之日，射了一個『死』字，我也不加追究，從明日起，你要盡力把功夫練好，知道嗎？」

武呈輝道：「弟子知道。」

汪敬天道：「好，知道最好，你去睡吧！」

武呈輝離開寢房，向花園走了過去，在假山轉坳處，忽然有個人影轉了出來，「咭」地一聲笑出來。

武呈輝憑着朦朧月色向來人瞧去，只見她明眸流轉，正是方婷，詫異道：「咦？你還沒有去睡？」

方婷道：「睡不着，我想四週看看，你說好不好？」

武呈輝道：「有什麼好看的？」

方婷道：「我在鄉下出世，什麼大場面都沒見過，這次，好不容易才求得爹爹帶我出來向你師父拜壽，我見你家的房屋這般華麗堂皇，如果不乘機看看，恐怕這輩子再也沒有機會了。」

武呈輝微笑道：「原來如此，好吧，我帶你四處走走。」

方婷大喜，拍手嬌笑，說道：「這才對啊！」

武呈輝逕自往前直走，那知方婷趨上前來，伸手去握住他。

武呈輝動了一動，側頭看她。只見方婷兩隻晶瑩澈亮的美眸，似笑非笑地望定了自己，一派天眞爛漫。

武呈輝被她柔若無骨的玉手握着，一顆心怦怦地跳個不停，刹時間手足無措，却又不忍將其掙脫，只得任由她握着。

方婷滴溜溜的美眸望着他，忽然問道：「喂，你不喜歡我握着你的手嗎？」

武呈輝笑了一笑，道：「人家說，男女授受不親，咱們這樣子，總有點……有點……」

方婷道：「這又打什麼緊了？你心中認定我是你的妹子，不就得了？」

武呈輝道：「你是我的妹子？」

方婷掋住小嘴，笑了起來：「是啊，哥哥牽着妹妹的手，又有什麼要緊，我說得可對？」

武呈輝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生下來便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

方婷道：「如果你有我這樣的一個妹妹，心裏喜不喜歡？」說時，手心輕輕捏他一下。

武呈輝低聲道：「我才喜歡哩！」

方婷笑靨如花，道：「那好極了，明兒我去向媽說——」

武呈輝插口問道：「你要去向你媽說什麼？」

方婷急忙轉口道：「不，我去向爹爹說，他有了個兒子！」

武呈輝說道：「你爹爹，是怎生模樣的？」

方婷道：「這個——有機會我替你引見引見。」

兩人一邊談着，不一會來到後園，武

呈輝領先在一塊太湖石上坐了下來，拍拍身畔的空位，示意方婷也一併坐下。

方婷在他身旁坐了下來，一對水汪汪的美眸，卻盡盯住武呈輝。

武呈輝道：「妹子，你儘瞧着我幹什麼？」

方婷展顏一笑，道：「我在瞧我的哥哥。」

武呈輝道：「妹子，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方婷道：「什麼事？」

武呈輝道：「明天說服你爹爹，帶你離開這兒。」

方婷奇道：「咦？爹爹向我說過，你師父的壽宴，連開三天，今天才是第一天哩！」

武呈輝點頭道：「不錯，可是我總覺得你在我家中，很不妥當。」

方婷眨着兩隻大眼睛，道：「你說什麼？我實在不明白。」

武呈輝嘆了一口氣，道：「咦！你年紀還小，是不會明白的，如果你當我是哥哥，就該聽我的話，明天一早和你的爹爹離去吧！」

方婷微吸着嘴，道：「人家還沒玩够，你便向我下逐客令了，我才不依！」

武呈輝道：「妹子，你不要誤會，我都是為了你好。」

方婷道：「剛才你答應帶我四週走走，現下却拉着我陪你坐在這兒，聽你下逐客令，這還說是為了我好？」

武呈輝沉吟了半响，道：「好吧，你不願離去，我也沒有辦法，這樣吧，從明天開始，你寸步不離開你爹爹的身邊。」

方婷道：「這又是為了什麼？莫非你家是龍潭虎穴麼？」

武呈輝站起身來，說道：「別問了，聽我的話，準沒錯，現在我帶你四週看看吧！」

方婷道：「好極了！」

汪家莊房屋櫛次鱗比，這座亘屋何等宏偉，方婷雖是心懷好奇，但隨着武呈輝轉了幾個庭院，已感疲乏，道：「武大哥，我不看了。」

武呈輝道：「也好，你早點回去休息吧，要不要我送你？」

方婷道：「我認得路，不用了。」

方婷告別武呈輝後，循着一條青石砌成的小徑回房，她來到一座小石屋之前，忽聽得屋裏傳來一聲乾咳聲，在這萬籟俱寂的深夜裏，聽得格外清晰，方婷踏前一步，問道：「誰？」

屋裏突然掠出一個人影，那人身法出奇地快，照面之間，方婷已被人點中了麻穴，身子再也動彈不得。

那人一點中方婷麻穴，立時把她攔腰抱了起來，奔回石屋。

方婷身上動彈不得，但眼睛却能視物，見抱着自己的是個臉上幪了一塊黑布的男子。

方婷道：「快放下我！」

那男子聲音粗啞，道：「好標緻的妞兒，你今年多大啦？」

方婷杏眼圓睜，怒道：「你再不把我放下，我可要叫了！」

那男子桀桀怪笑連聲，道：「[illegible]得了，你這一叫上來，豈不把上百人都吵醒了？」

方婷道：「那你快把我放下來。」

那男子道：「放，當然放！」一言甫畢，右手向前一探，已點中了方婷啞穴，登時教她出聲不得。

方婷心裏暗呼不妙，後悔剛才沒有呼叫，瞧這人出指如電，武功十分高强，他又幪着黑布，不知究竟是什麼人物，在打什麼主意？

那男子把方婷抱進石屋，放了下地，喃喃道：「唔，是個黃花閨女，這可是我的大造化啊！」說着，伸手要來替方婷寬衣解帶。

這一下，只嚇得方婷險險暈了過去，剛才她以為這人或許在跟她開玩笑，想來在這汪家莊內，怎會有人向她打歪主意？如今瞧他動作，正是個採花賊，她張口想叫，却那裏出得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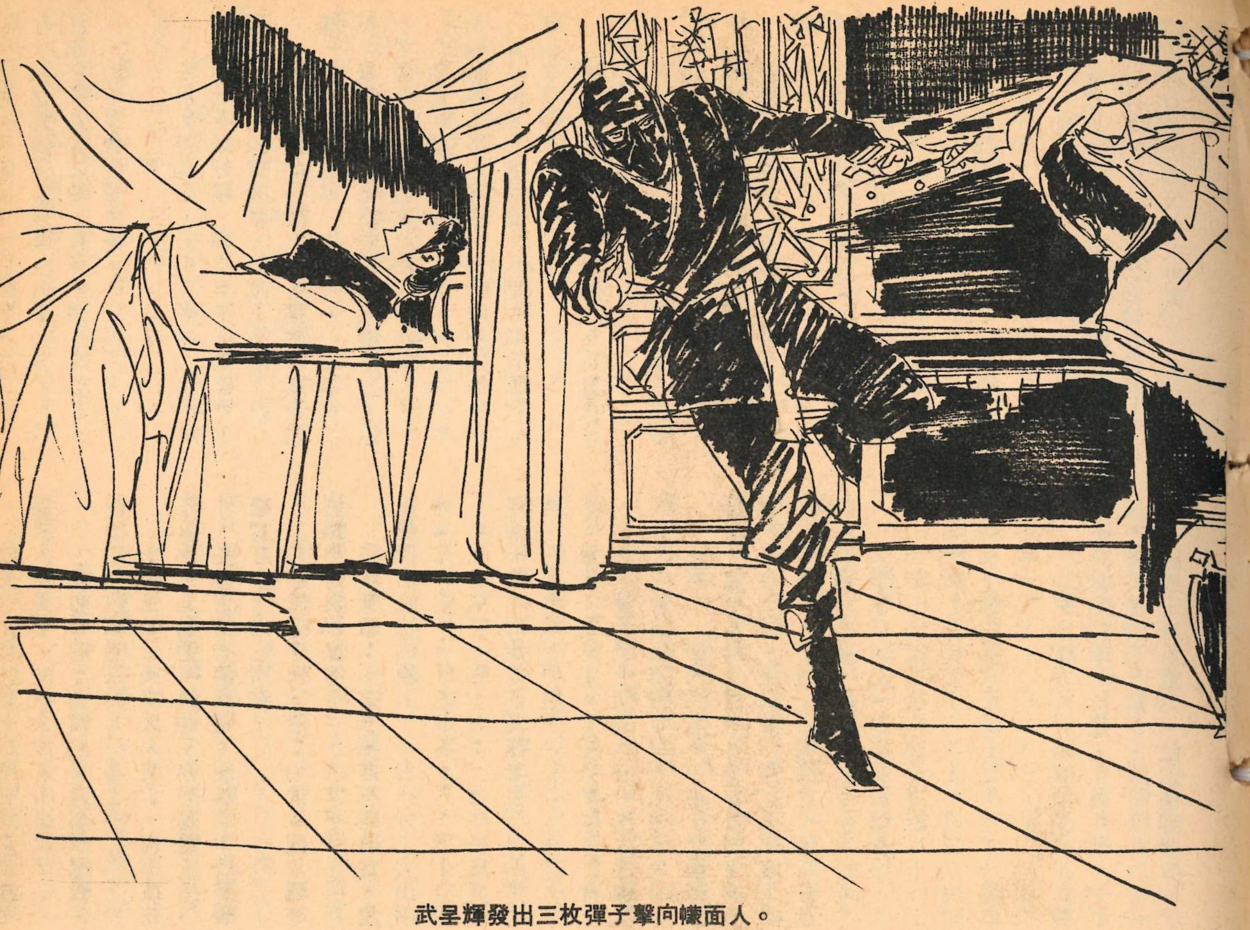
那男子解開方婷衣襟，把她的外衣脫了下來，跟着便來扯她的肚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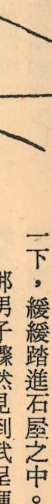
方婷動也不能，叫也不能，索性閉上眼睛，兩行珠淚，簌簌而下，這時，她腦中一亮，忽然想起武呈輝剛才說的一番話來。

那男子解開了方婷肚兜的帶子，一隻毛茸茸的大手，便欲向她胸脯按去，忽然，「砰」地一聲，屋門被人飛踢開來！

方婷大喜，一睜眼，只見屋外站着一個少年，正是武呈輝，她連忙向他大打眼色，示意上前救援。

武呈輝望了方婷一眼，又瞪了那男子一下，緩緩踏進石屋之中。





武呈輝發出三枚彈子擊向幪面人。

那男子驟然見到武呈輝闖了進屋，呆了一下，雙掌翻動，無聲無息地欺到武呈輝身前，向他當胸印了下去。武呈輝踏後一步，「哼」地一聲，道：「什麼人敢來汪家莊撒野！」

那男子「嘿嘿」兩聲冷笑，變掌為爪，迅捷無倫地向他抓去，武呈輝見他出手如電，不敢托大，暗自提了三枚鐵彈在手，待他變掌拍到，忽然喝道：「看彈！」

只聽得「嗖嗖嗖」三聲過後，方婷眼前一花，那幪面人已消失在夜色中。

武呈輝也不追趕，上前替方婷解了穴道，方婷坐直起身，取衣遮住身體，伸伸舌頭，道：「好厲害的輕功！」

武呈輝轉過身去，道：「你穿衣吧，我不看你。」

方婷這才想起自己幾乎半裸着身子，呈現在他眼前，一張俏臉立時飛起紅雲，匆忙把衣服穿上了，這才說道：「武大哥，我穿好啦，你回過來吧。」

武呈輝緩緩轉過身來，兩道劍眉深鎖着，似乎滿懷心事。

方婷道：「武大哥，剛才那個賊子是誰？竟然如此斗胆，在你們汪家莊為非作歹！」

武呈輝俯首嘆了一口氣，道：「誰知道他究是何人！」

方婷聽他口氣，心中已明白了幾分，道：「武大哥，剛才那個人，你——你認識的？」

武呈輝面色一變，道：「我怎會認識這種人？」

方婷道：「但聽你的口氣，你——」

武呈輝道：「聽我的口氣怎樣？」

方婷垂首道：「沒——為什麼。」

這時，兩人身後響起了文俊彥的聲音：「武師弟，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武呈輝頭也不回，大聲答道：「沒有什麼。」

文俊彥道：「我好像聽見你發彈的風聲，你在跟什麼人動手？」

武呈輝道：「我……我在和方姑娘切磋武功而已。」

文俊彥向方婷打量一眼，滿面狐疑之色，方婷向他行了一禮，道：「小女子方婷，見過文大哥。」

文俊彥料不到這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會向自己行禮請安，急忙陪禮道：「姑娘客氣了。」

方婷向他走了過去，笑道：「這麼晚啦，文大哥還沒有歇息？」

文俊彥向武呈輝瞪了一眼，笑道：「我睡不着，出來後園散步，倒是打擾了你們！」

方婷急忙接口說道：「不要緊，不要緊！」

文俊彥又瞥了兩人一眼，拱手道：「武師弟，方姑娘，少陪了！」說罷轉身離去。

方婷瞧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這才轉過身來，却接觸到一副憤恨無比的面龐，訝然問道：「武大哥，你……你怎麼啦？」

武呈輝道：「哼！什麼睡不着，散步，全是騙人的！」

方婷不明問道：「什麼騙人的？」

武呈輝嘆了一口氣，道：「妹子，這汪家莊乃是非之地，我勸你還是走吧！」

方婷見他雙眉緊皺，不敢再問。

× ×

汪府大排筵席，三山五嶽的人馬，黑白兩道的英雄好漢，盡情享受佳餚美酒，猜拳聲，交談闊論聲，响徹了整個大廳。

汪敬天滿面得意之色，週旋在羣豪之間，就在衆人喧囂一片之時，一個鶉衣百結，皺紋滿面的老者忽然向大廳中心一站，叫道：「各位朋友且聽我一句話！」

他這句話說得並不大聲，但每個字都清晰地傳入各人耳中，這份內功端的少見。衆人立刻屏氣靜息，大廳中數百對眼光都向老者望來。

那老者接着道：「汪敬天，你站出來，我有話要和你說！」

衆人聽他公然叫喚「大仁大義」的名諱，心下却是一凜，瞧那老者面上神情，一些見識多的賀客都料到會有事故發生。

汪敬天聽得有人指名道姓要和自己說話，碍於身爲主人，倒也不便怠慢，在人叢中站出來，向那老者作了一個拱，道：「未知台端有何吩咐？」

那老者冷哼一聲，向廳角一招手，道：「婷兒，你出來！」

衆人順他手勢望去，但見一個妙齡女子，衣衫不整，低首飲泣着，慢慢走了過來。

汪敬天面上閃電般閃過一陣詫異之色，那老者接道：「我女兒昨晚在你府上，險險被人姦污了！」

他話一出口，廳上立時哄然：「誰有這樣大的胆子，到汪大俠家中撒野？」

「他奶奶的，這妞兒長得這般標緻，說不定是你王老三幹的好事！」

「我王老三便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在汪大俠府上動手，快閉了你的鳥咀！」

汪敬天清一清喉嚨，緩緩道：「令嫒確實在舍下爲人所乘？」

老者怒道：「我活了這把年紀，難道還跟你說着玩麼？」

汪敬天道：「這裏都是我的朋友，諒來他們看在我的臉上，不會在舍下幹出這種事來。」

老者冷哼一聲，道：「這些英雄好漢既然不會，那定是你這汪老兒所幹的了，姓汪的，你好不要臉！」

羣豪一聽此言，又是哄然吵成一片。

「這種老頭子胡說八道，汪大俠義薄雲天，怎會做出這種卑鄙下流的事？」

「對呀！汪大俠家財百萬，若是喜歡美女，他老人家一揮手，擁着來的沒有一百，也有八十，何必要佔你女兒便宜！」

「不對，不對，汪大俠美人倒是喜歡的，不過只喜歡一個！」

「誰？王老三，你快說聽聽！」

「啱！那便是碧波仙子方若冰！」

「啊！碧波仙子方若冰不是汪大俠的師妹嗎？聽說她在江湖上已失踪了十餘年哩！」

「是啊！汪大俠和碧波仙子男才女貌，正是天造地設的一雙，十餘年前，夫妻倆不知爲什麼事仳離了……」

「呸！呸！放屁，汪大俠和碧波仙子夫妻情重，仳離兩字，你再也休提！」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吵作一片，汪敬天臉上青一塊，白一塊，顯然已動了眞怒，道：「閣下意欲何爲？」

那老者傲然道：「我要試一試你，是不是做過這種卑鄙下流的事！」

汪敬天忍住心中忿怒，道：「怎樣試法？」

老者道：「你且接我三招試試！」聞言一呆，還來不及答話，突然掌風撲面，老者已動起手來！

好個汪敬天，他臨危不亂，在電光火石之間，也是一掌向老者拍出，後發先至，攻向老者下盤。這個圍魏救趙之法大是高明。老者心想這一掌若是着實向汪敬天胸部擊去，他自然非身受重傷不可，但自己這條腿却也無法倖免，於是硬生生把那一掌收了回來，半空揚了一個彎，轉向汪敬天來掌迎去。

兩人兔起鶻落地交了十餘招，直看得羣豪眼花繚亂，采聲不絕。

驀地，那老者奮力一掌把汪敬天震退三步，騰身跳出廳心，嘿嘿笑道：「果然是你！」抱起方婷，施展輕功向外掠去。

衆人回首一看汪敬天，只見他面如土色，額角幾行冷汗涔涔淌了下來，忽然大叫一聲，追出廳去。

汪敬天離去不久，有個莊丁氣急敗壞地衝了進來，叫道：「莊主，莊主，不好啦，莊裏出了命案啦！」

文俊彥排衆而出，道：「汪小五，什麼事？」

那莊丁奔到文俊彥跟前，道：「汪……汪小七被人殺害了！」

文俊彥臉色一變，急急問道：「在那裏？」

那莊丁領了文俊彥和幾個好事賀客來到後園，果見假山之下，有個大漢下身赤裸，血肉模糊地僵臥於地。

洪子儀一見那人死狀，不由懍了一懍，文俊彥俯身在屍體旁邊拾起一張紙箋，上面寫着幾個娟秀小字：「假仁假義，葬身無地」。下欵無署名，只是畫了一把半月的彎刀。

衆人紛紛湊頭過去，其中有人一見那把彎刀，「啊呀」一聲叫了出來：「白面魔女！」

文俊彥一張臉早已蒼白無色，拿着信箋的手竟是微微顫抖，這時，竟有人道：「文大爺，在下還有要事待辦，先走一步了，待會汪大俠回來，勞煩你代爲轉告一聲。」

文俊彥臉色稍緩，拱手道：「這位朋友既有要事待辦，那麼請便吧！」

那人轉身離去，跟着又有人出聲請辭，不一刻，百餘個賓客，竟有一大半走了。洪子儀見那些人臨走時神色惴惴，不禁暗自奇怪。

洪振邦也覺得氣氛異常，低聲道：「爹爹，這些人匆忙離去，難道全是怕了那個白面魔女？」

洪子儀道：「我看九成九是如此！」

忽然有人接口道：「什麼九成九？簡直是十成十！」

洪子儀向那人望去，竟是汪敬天次徒武呈輝，只見他滿面不屑之色，望着紛紛

離去的人，又道：「白面魔女，見之卽死，哈哈，這些人忒也膿包！」

不久，汪敬天回到莊內，驚聞莊中有人被害，經文俊彥禀明一切後，撐在桌上半晌不語。

良久，才喃喃道：「她……她提前到來，這妖婦又在此時出現，這——」

洪子儀說道：「汪大俠，那白面魔女，惡名昭彰，如今既然惹上門來，她武功再强，憑這裏幾位朋友之力，想來定可應付！」

汪敬天苦笑一下，道：「這裏的事全由汪某一人担負，洪老師，你帶令郞回去吧！」

洪子儀臉色一變，不悅道：「汪大俠，你把我姓洪的看成什麼人？」

汪敬天道：「洪老師盛意，汪某心領了，但此間發生之事，與他人無關——」

正在此時，莊外忽然出現了一大批人，原來正是剛才離莊的賀客，只見衆人臉色惶恐，默默地相繼進莊。

汪敬天自文俊彥口中得知這些人怕事告辭，料不到又去而復返，道：「各位朋友因何回來？」

其中一人說道：「走不了啦！」

汪敬天臉色一變，道：「可是被那女魔攔住了？」

衆人緩緩點頭，汪敬天嘆了一口氣，連道：「好可惡！好可惡！」

忽有一人道：「汪大俠，那個白面……白面仙子說道，要我們回去看一幕好戲，只要好戲上演完畢，我們便可各走各路。」

汪敬天顫聲道：「什麼好戲？」

那人答道：「她……她說要我們看一看假仁假義的眞面目！」

他此言一出，洪子儀等人都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衆人的眼光都向汪敬天瞧去，只見他鐵青着臉，背負雙手在廳心踱來踱去……

× ×

武呈輝左右手一共揑了十個鐵彈，向十丈遠的一棵大樹射去，嗖嗖風聲過後，樹葉紛飛，十個鐵彈全部嵌入樹幹之中。

是時天已昏暗，後花園中靜悄悄地，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好功夫！」

跟着，一個黑影自那棵大樹頂撲了下來，無聲無息地落在武呈輝眼前。

武呈輝凝眼一看，只見來人身穿黑色服裝，果然是個女子，她面色白皙異常，兩隻晶瑩美眸，射出那分不出是狡黠還是聰慧的神色，在黑暗中閃閃有光，眞是說不出的詭異。

武呈輝腦際倏地現出一人，道：「你——你是白面魔女？」

那黑衣女子也不以爲忤，反而向他甜甜一笑，道：「是啊！人人都叫我白面魔女，我的面眞的好白麼？」

武呈輝向她臉上打量，果然白得恍若凝脂一般，又好像塗了一層白粉，他緩緩地點點頭。白面魔女又道：「白得很邪門，是不是？」

武呈輝想不到她自己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只得道：「我想是吧？」

白面魔女食指輕輕托住粉腮，道：「你怕不怕我？」

武呈輝聳聳肩，說道：「我爲何要怕你？」

白面魔女笑得更媚，嬌聲說道：「咦？那麼你一定沒聽過我在江湖上的所作所爲了？」

武呈輝道：「聽倒是聽說過的，不過我不相信像你一個這般……這般好看的女子，就愛殺人。」

白面魔女道：「我很好看麼？」

武呈輝點點頭道：「好看得緊。」

白面魔女好像忽有所觸，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好看有什麼用，我已經老啦！」

武呈輝側頭望着她，道：「看樣子，你絕對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白面魔女格格嬌笑起來，道：「你看走了眼啦，我今年三十五歲了。」

武呈輝笑道：「不像，不像！」

白面魔女雙眉一揚，眼中兇光畢現，道：「你是故意說來討我的歡心，還是實情？」

武呈輝神色自若地說道：「我騙你作甚？」

白面魔女道：「難道你不知道我是來找你師父的霉氣麼？」

武呈輝道：「我怎會不知道？假仁假義，葬身無地，你在紙上寫得分明。」

白面魔女大感意料之外，問道：「你知道汪老賊的秘密？」

武呈輝道：「豈止知道，簡直瞭如指掌。」

白面魔女道：「你恨他嗎？」

武呈輝沉吟了一下，道：「我想是有點恨的！」

白面魔女咬了咬牙，道：「哦，我已經恨他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等的都是今天！」

武呈輝道：「二十年前我還沒有出世，我師父怎樣對你不起？」

白面魔女恨聲道：「你要聽聽這段往事？」

武呈輝道：「唉！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定是師父爲練那『採補神功』，欺負了你！」

白面魔女恨恨地道：「不錯，當年我才十五歲，還是個黃花閨女，那時我認識了一個少年俠士，他姓文——」

武呈輝道：「文師兄？」

白面魔女點着頭，道：「當時我和他矢志相愛，那知人面獸心的汪敬天，竟然將我污了，害得我無臉再見俊彥，可憐他還不知道拆散我們的正是禽獸不如的汪敬天，竟拜他爲師。」

武呈輝插口道：「你攪錯了，文師兄他是知道——」說到這裏，忽聽有人叫道：「芷君，是你來了！」

兩人回頭一望，只見文俊彥神色莊嚴地站在數丈之外。

武呈輝一見文俊彥出現，立卽緘口不語，白面魔女賈芷君驟見舊情郞，一顆心不由怦怦地跳了起來。

文俊彥緩緩走上前來，道：「芷君，數十年不見，你……你怎麼會突然來到這裏？」

白面魔女咬牙切齒地道：「我來找姓

汪的老賊算賬！」

文俊彥淡淡地道：「算什麼賬？」

白面魔女眼眶噙淚，道：「他害我兩人至此，我這一口氣怎能消得下？」

文俊彥道：「芷君，師父他老人家大仁大義，生平從未做過什麼對人不起之事，我看你多半是錯怪了他。」

白面魔女道：「此事令我刻骨銘心，怎會錯怪了那老賊！」

文俊彥道：「芷君，我看你還是離去吧，這裏有百來個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漢，當眞動起手來，你未必能討得好去，念在當年感情，我才勸你一句。」

白面魔女冷然一笑，道：「我便是要在天下英雄之前揭露汪老賊的假面目，好教他無臉見人！」

文俊彥嘆了一口氣，道：「人家豈會信你？」

白面魔女呆了一呆，顫聲道：「連你在內？」

文俊彥道：「師父容或有什麼對不起你之處，但想來也非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就算了吧！」

白面魔女道：「什麼大不了的事？他把我污辱了！」

文俊彥顫聲叫道：「眞的……眞有此事？」

白面魔女咬着牙恨恨道：「難道是我寃枉了他？」

文俊彥半晌不語，良久才道：「事隔了這麼多年，你也就算了吧！」

白面魔女神色一變，道：「好！好！我總算明白了，原來你和他狼狽爲奸，你──」說到後來，竟是氣得不斷喘氣。

文俊彥柔聲道：「芷君，人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寃家宜解不宜結，你何必念念不忘於報仇雪恨？」

白面魔女上下打量了他幾眼，悽然道：「原來我二十年前便看錯了人！」說罷嬌叱一聲，飛身越過文俊彥，直向內室奔去。

文俊彥大吃一驚，喝道：「且慢！」跟着追了進去，武呈輝口角含笑，緩緩地踏上了台階。

白面魔女身形如同鬼魅，一奔進大廳之中，便大聲叫道：「假仁假義的汪老賊，你給我滾出來！」

她這幾句話運上內功發出，是以聲震屋簷，前宅後院的人全都聽到了。

文俊彥見白面魔女不顧一切挺身而出，暗叫糟糕，但此時已有人自客房裏出來，再想阻止已無可能，不由連連頓腳。

汪敬天自內堂奔了出來，一見白面魔女突然出現，他瞧一瞧陸續而來的賓客，一時間竟然手足無措。

白面魔女叉着腰，冷冷望着汪敬天，道：「汪老賊，今日我揭你底牌來啦！」

汪敬天正要答話，忽然又有兩個人影越過人叢，輕飄飄地落在大廳中心，原來是兩個女子，武呈輝認得那年輕的正是險遭狼噬的方婷，另一個是美貌少婦，却不知她是什麼身份。

這時，羣衆中有人低聲叫了出來：「碧波仙子！」

汪敬天一見這兩人出現，臉上更無半分血色，道：「怎麼你……你們也來了！」

那美貌少婦道：「想不到吧？我是等不及要來看你當場出醜哩！」

原來昨日汪敬天隨老者之尾追出，一先一後地往後山奔去，汪敬天見那老者手中抱着一人，自己却無論如何也追不到，單是這份輕功，自己便有不如，猛地一提氣，加快去勢。

那老者回頭一望，見汪敬天自後追了上來，冷冷一笑，雙足一彈，飛身跳上一棵大樹。

汪敬天畧一遲疑，也是飛身上樹，在樹頂上東奔四竄，却是誰也不發一言。

就這樣追逐了一盞茶時分，老者腳下一緩，跳下樹來，把方婷往樹上一靠，叉着雙手，向汪敬天望來。

汪敬天顫聲問道：「若冰，是……是你來了。」

那老者聲音忽轉嬌美，道：「來替你拜壽啊！」

汪敬天以衣袖抹拭額前汗水，俯首道：「我──我那有這等好福氣？」

老者「哼哼」兩聲，道：「這幾年來，你的艷福倒是不淺！」

汪敬天臉色灰敗，訥訥道：「唉！我什麼事都瞞不住你！」

老者向方婷一指，道：「你可知道她是誰？」

汪敬天向方婷望去，隱約看得到她的輪廓有點像乃妻「碧波仙子」方若冰，不由冷汗直流，道：「她……她便是──」

老者冷冷道：「不錯，她便是你親生女兒！」

汪敬天忽然垂下首來，恨恨道：「我──我眞不是人！」

老者聞言冷笑一下，伸手向臉上一抹，但見粉屑紛飛，從「他」臉上掉了下來，竟是一張淸麗脫俗，嬌美無限的面龐。

汪敬天又驚又喜，道：「若冰，你沒有變！」說着踏上前去欲握住她的手。

原來汪敬天眼前此人，正是「碧波仙子」方若冰，她退了一步，厲聲道：「汪敬天，十八年前，你答應我不再練這『採補神功』，怎知不守諾言？」

汪敬天訥訥道：「我……我練是有練，不過──不過沒有以前的勤。」

方若冰道：「那麼，害在你手下的童女怕也不少了？」

汪敬天臉上更無血色，道：「原來你……你帶了婷兒提前來此，便是爲了要試試我？」

方若冰道：「不錯，婷兒是你親女，你──你那晚竟然向她打那個主意！」

汪敬天渾身抖索，道：「我該死！」

方若冰道：「若不是輝兒及時出現，婷兒可要毀在你的手中了！」

汪敬天愣了一愣，道：「若冰，十八年來，你一點也沒有原諒我？」

方若冰怒道：「汪敬天，你自己也不想想，你所作所爲，有那一點是值得我原諒的？」

汪敬天說道：「我愛你之心，至死不渝！」

方若冰一派淡漠，道：「哼！我可不要一個假仁假義的無恥淫徒！」

汪敬天背負雙手，仰首又是嘆了一口氣，道：「若冰，你可知道輝兒還不知我

便是他的親生爹爹嗎？」

方若冰道：「你多行不義，自然有愧做他之爹爹。」

汪敬天又道：「這十餘年來，他一直把我當作仇人，不肯專心練武，你可知道又是爲了什麼？」

方若冰道：「定是你欺負童女時被他撞見，他不屑以你爲師！」

汪敬天緩緩點着頭，道：「若冰，我不守諾言，依然練那『採補神功』，你可知是什麼原因？」

方若冰冷冷地道：「你色心未泯，還有什麼藉口！」

汪敬天道：「若冰，你可誤會了！」

方若冰正色道：「汪敬天，我心意已決，你不必在我面前花言巧語！」

汪敬天道：「若冰，你當眞不念舊情，要……要實行當年的諾言？」

方若冰道：「唔。」

汪敬天道：「若冰，你我武功相若，當眞較量起來，說不定會落個兩敗俱傷，這……這又何苦？」

方若冰道：「這些年來，你勤練那種邪功，我未必是你敵手。」

汪敬天道：「若冰，你爲何不肯信我，我練這種功夫，並非用來對付你的。」

方若冰道：「哦？那又是用來對付誰了？」

汪敬天道：「白面魔女！」

方若冰臉色一變，顫聲道：「你──你碰過她了？」

汪敬天道：「這女魔頭濫殺無辜，我有心爲武林除去一害。」

方若冰沉吟半晌，道：「哼，想不到你倒也有仁義之心，不過，這女魔頭屢逢奇遇，學了一身高深莫測的邪門功夫，你便是練成了『採補神功』，也未必是她敵手！」

汪敬天俯首道：「我也沒有取勝把握，是以希望有人和我聯手──」

方若冰道：「汪敬天，你休想我和你聯手！」

汪敬天嘆了一口氣，道：「你自然不會，你心裏恨我得緊，怎會和我合力抗敵除害？」

方若冰道：「那麼，你又要去找什麼人？」

汪敬天道：「說不得只好請她下山來助我一臂之力了。」

方若冰道：「她？」

汪敬天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除了她之外，還有誰肯爲我出力？」

方若冰「哼」地一聲，道：「我姊姊歸隱已近二十年，她未必還會把你掛在心上。」

汪敬天自懷中取出一封信函，道：「這是前幾天她托人帶來的親筆書信，你不妨看看。」

方若冰將頭一側，冷聲道：「我才不看！」

汪敬天嘆了一口氣，把信收回懷中，方若冰問道：「姊姊她……她在信中說些什麼？」

汪敬天道：「也沒說什麼，只是問我一問好罷了。」

方若冰不禁問道：「她……她信中可曾提到我？」

汪敬天道：「有，有！她還請咱們有空到峨嵋山走一趟哩！」

方若冰幽幽嘆了一口氣，道：「姊姊近來可好？」

汪敬天道：「她在信中提及正閉關修練一種內功，大約兩月之後，便可大功告成。」

方若冰屈指一算，道：「兩個月後，正是咱們十八年之後期限哩！」

汪敬天道：「也是我與那白面魔女相約較技的日子。」

方若冰道：「你決定請姊姊下山？」

汪敬天聽她口氣，不由心下一喜，道：「倘若你肯助我一臂之力，自然不必勞煩姊姊了。」

方若冰道：「如此說來，咱們那十八年之約，算是告吹的啦？」

汪敬天臉色一喜，道：「但願你大人大量，不再記掛我的過失！」

方若冰語氣一緩，道：「豈能如此便宜了你？」

汪敬天長長一躬，道：「若冰，呈輝是我骨肉，婷兒也是我的骨肉，何必讓他們自相殘殺呢？當年都是我一時意氣用事，這才傷了我們夫妻和氣，爲夫這裏向你賠不是了。」

方若冰冷冷地道：「當年過失要我不加追究也成，但這幾年來，你勤練『採補神功』不輟，却難以原諒。」

汪敬天道：「只要除去了白面魔女，日後我想也不敢再提那邪功半句！」

方若冰眼波流轉，道：「也罷，我再信你一次，若是再食其言，我便饒不得你了！」

汪敬天連忙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

方婷倚在樹幹之上聽兩人談話，知道眼前這個「大仁大義」汪敬天便是自己生父，這事雖聽母親提過，但此刻面對着汪敬天，一時間倒是不知應否前去相認。

汪敬天偶爾一瞥，接觸到方婷的眼色，臉上不由一紅，走上前去，柔聲道：「婷兒，我──」

方若冰喝道：「不許碰她！」

汪敬天愕然回顧，道：「怎麼？她是我的女兒，我──」

方若冰道：「她可沒你這般的爹！」

汪敬天垂下頭來，道：「若冰，你始終是不會原諒我的了？」

方若冰冷聲道：「我可沒有姊姊那般大量！」

汪敬天不語，方若冰又道：「你和姊姊所生的兒子，長得倒挺俊啊！」

汪敬天道：「你是說輝兒？唉！他就是不肯和我練武！」

方若冰笑了一笑，說道：「如今你承認了姊姊所生的兒子，沒有我生的女兒強了？」

汪敬天嘆了一口氣，道：「我原本便沒指望他出人頭地。」

方若冰道：「這孩子明白是非，我喜歡得緊，什麼時候你把他帶來見見我？」

汪敬天猶豫道：「這個──」

方若冰笑道：「你是怕我在他面前揭你的瘡疤，是也不是？」

汪敬天道：「這孩子性格拗執得緊，我怕他對我只有更加痛恨。」

方若冰道：「當然了，你對不起他的母親，始亂終棄，他自然要恨你！」

汪敬天道：「若冰，我再求你一件事，千萬不要向他提及咱們師兄妹的事，可行？」

方若冰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紙又怎包得住火？」

汪敬天嘆了一口氣，道：「他這孩子忒也可憐——」

方若冰道：「你又想起師姊來了？」

汪敬天道：「想想有什麼要緊？」

方若冰頓一頓足，道：「我就是不許你想！」

汪敬天陪笑道：「好，好，我不想，以後專想你！」

方若冰這才露出一絲滿意的笑容。

原來這個「碧波仙子」方若冰正是汪敬天的師妹，也是他的原配夫人，當年師兄妹三人同門學藝，汪敬天與方若冰情投意合，結爲夫婦，但二師姊林芙，却也在暗戀這個大師兄。

汪敬天當時年屆四十，雙鬢斑白，只是暗中修練一種「採補神功」，是以精神矍爍，望上去三十餘歲的精壯漢子。

他這兩個師妹都是十八九歲的少女，林芙居首，也只大方若冰三個月，兩人都出落得天仙化人一般。

汪敬天原本對林芙有意，只是林芙性格溫柔，是個羞怯怯的姑娘，她心中雖然也喜歡大師兄，却是不敢表白，反而被活潑好勝的方若冰佔了先着。

婚後，林芙後悔無已，一次路經汪家莊，和汪敬天重敘舊情，被方若冰碰見了，方若冰妒意太盛，離開了汪敬天。

幾個月後，方若冰生下了方婷，不久，林芙也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嬰，托人送到汪家莊來，汪敬天心下有愧，把他取了個名叫武呈輝，不敢和他相認。

當時人們重男輕女，方若冰得知林芙爲汪敬天生了一個兒子，心下大不是味兒，貪夜趕到汪家莊下戰書，聲明十八年後，要以自己所生的女兒，和林芙生的兒子在武功上一較高下。

汪敬天一口應諾，想不到十八年之後重逢恍如隔世，當年的諾言，三兩句話便化作眼前烟。

汪敬天見袂別了近十餘年的嬌妻，容顏依然，風姿仍在，不禁又喜又悲。

當年他和林芙結下了一段寃孽，其實他心中愛的，却只有方若冰一人。

方若冰見他兩隻深情的眸子不斷望着自己，那知他正回溯前塵往事，嗔道：「你儘瞧着我幹什麼？」

汪敬天夢囈般地道：「若冰，你——你很美！」

方若冰聞言心中一甜，如果說這幾年來無時無刻在痛恨眼前這個寃家，倒不如說在想念他。

接觸到丈夫柔情的眼光，她向自己解釋：畢竟一夜夫妻百夜恩啊！於是，她任由汪敬天捉着自己的手，讓他輕輕地撫弄着。

忽然，她想到女兒還站在一旁。自己活了這把年紀了，還在晚輩之前如此親暱，成什麼體統，於是將手一掙，嗔道：「又來不正經了！」

汪敬天見嬌妻回眸輕嗔，心下大喜，連連敲打着頭殼，道：「是，是！」

方若冰道：「你與那白面魔女訂約在什麼地方相見？」

汪敬天道：「就在莊後的小山上，若冰，你決意助我了？」

方若冰道：「我只站在旁押陣，互不相助。」

汪敬天深知妻子脾性，她口裏是這麼說，到時自會下場相助，是以微笑道：「那最好不過了！」

方若冰道：「家裏還舉行着酒宴，你出外折磨了這段時候，還不快快回莊招呼賓客？」

汪敬天道：「若冰，你隨我來回莊去如何？」

方若冰道：「不！」語氣竟是十分堅決。

汪敬天自知再求也是無濟於事，只得躬身道：「爲夫這便去了！」

方若冰只是冷冷地「唔」了一聲，汪敬天更不打話，施展輕功奔回莊裏。

汪敬天爲了修練那「採補神功」，生平污了不少童女，這件事方若冰是知道的，她也爲此和汪敬天反目，可是少給方若冰知道一宗，總比知道多一宗爲佳，是以白面魔女投書要來找他雪恨一事，他佯稱是看不慣白面魔女的濫殺無辜，這才義不容辭的挺身而出爲江湖除害。

汪敬天打算與方若冰聯手，照面之下便把白面魔女斃了，免得洩漏當年污辱她的醜事，不料白面魔女在此時前來，而方若冰也同時出現，不由冷汗暗流。

方若冰向白面魔女打量幾下，問道：「你可也是吃了他的虧？」

白面魔女道：「正是！」

汪敬天心知此刻多說話對自己無益，反而會在天下英雄之前丟臉，於是沉聲向文俊彥道：「取我的劍來！」

方若冰忽然喝道：「文俊彥，你給我站住！」

文俊彥聞言心下一懔，回過頭來，道：「師娘有何吩咐？」

方若冰道：「哼，原來是你這個賊子助紂爲虐，替他勾引童女，今日先取了你的狗命！」

白面魔女心中早已想到此點，只是有點不相信，如今被方若冰說了出來，又瞧瞧文俊彥驚恐莫明的神色，更無半分懷疑，霍地欺向文俊彥跟前，一掌向他當胸印去。

當年白面魔女爲汪敬天污姦時，羞憤已極，自覺再無面目見愛郎，若非被一位江湖異人搭救，早已死在一處懸崖之下。如今得悉原來自己被愛郎出賣，心中將文俊彥恨到了極點，這一掌使上了十成勁力，那裏還有一點情義？

文俊彥萬料不到白面魔女倏然發掌，但掌風撲面之時，要招架已來不及，倉卒間身子往後一彈，饒是他見機得快，胸上也被白面魔女掌力帶及，不由隱隱作痛，他心下駭然，叫道：「芷君，你——」

白面魔女銀牙一咬，抽出彎月刀來，「呼」地一聲，挺身攻了上去。

她不理文俊彥手中並無兵器，如此交手，有欠公平，只恨不得立時殺了這個騙棍！

汪敬天想不到白面魔女爲了方若冰的一句話，把目標移向文俊彥身上，但見他左支右絀，顯然並非白面魔女的敵手，一時倒不知是上前相助呢？抑或袖手旁觀？

方若冰一旁冷冷地瞧着白面魔女與文俊彥遊鬥，方婷却向站在不遠處的武呈輝招手。

武呈輝向她走了過來，道：「妹子，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方婷道：「我也不知道啊！」又道：「武哥哥，現在我向你坦白的說吧，我眞的是你的妹子哩！」

武呈輝大惑不解，道：「怎麼是眞的妹子？」

方婷向汪敬天一指，道：「他是我的爹爹，也是你的爹爹！」

武呈輝胸口一震，道：「你……你說什麼？」

方婷道：「是他親口說的，我媽媽也承認了，難道還有假的麼？」

武呈輝向方若冰瞧去，只見她兩道慈祥的目光也望着自己，他道：「你——」

方若冰向他一笑，道：「孩子，那個假仁假義，確是你的親生爹爹。」

武呈輝顫聲道：「那麼你便是我的娘了。」

方若冰搖頭，說道：「你的娘娘另有其人。」

武呈輝搔着頭，一時想不明白。

此時，忽然聽得一聲慘厲號叫，武呈輝向廳中心瞧去，只見文俊彥滿身染血，那把彎月刀揷在他小腹之處，白面魔女叉着腰，冷冷地看着他慢慢地彎下身去，終於，躺在地上……

廳中羣雄見此慘劇場面，均是心下駭然，但大氣也不敢透一口，衆人的眼光，又集中在汪敬天身上。

白面魔女俯身自文俊彥屍身拔出那把彎月刀，冷冷道：「汪老賊，是你自行了斷呢？還是讓我下手？當年你姦污了我的時候，可曾想到會有今天？」

汪敬天向羣豪望去，只見衆人的神色，有的輕蔑，有的憤怒，有的更是別過頭去不理。這時，洪子儀踏了出來，道：「妖婦，你多行不義，人人得而誅之，先吃我幾拳！」

白面魔女眼尾也不瞧一下，道：「好得很，等我殺了假仁假義這淫徒之後，再向閣下領教！」

洪子儀雙拳一揑，道：「豈容你這妖婦在此撒野？」說罷便欲上前動手。

汪敬天道：「洪老拳師且退下，我有幾句話說。」

洪子儀先前見白面魔女與文俊彥交手，自知絕對不是她的敵手，只不過爲了顧全江湖道義，挺身而出罷了，他聽汪敬天有話要說，只得站在一旁。

汪敬天雙手一拱，朗聲道：「汪某人承江湖朋友看得起，贈了四字『大仁大義』，其實這位賈娘子說得極對，我只不過是假仁假義而已——」說時，雙唇一闔，咬舌噴血自殺而死。

羣豪倒是想不到他會出此一着，不由聳然動容，有人道：「汪大俠雖然做錯了事，但敢於認錯，可半點也不含糊。」

又有人道：「他是有愧於心，無臉見人，這才咬舌而死，若不是這位娘子出現，揭露他的眞面目，『敢於認錯』這四個字，却又從何說起？」

另一個人道：「好啦，現在戲也看完了，咱們可以走了吧？」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大廳中立時吵成一片，誰也沒再向地下的兩具屍體瞧上一眼，紛紛離莊而去。

方若冰向白面魔女走了過去，低聲道：「你仇也報了，還不走麼？」

白面魔女抬起頭來，恨恨地道：「總是便宜了他！」

方若冰嘆了一口氣，向方婷招一招手，道：「婷兒，咱們走吧！」

方婷遲疑了一下，却向武呈輝走過去，拉着他的袖子，道：「武大哥，你——你也走吧！」

武呈輝抹拭着淚水，低聲道：「你們走吧，我不走！」

方婷道：「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武呈輝道：「他——他是我爹爹，我……總得埋了他。」

方婷道：「那麼我幫你手，好嗎？」

武呈輝道：「不必了。」

方婷說道：「他……他也是我的爹爹啊！」

武呈輝道：「你要問過你媽才成。」

方婷向方若冰望去，見她向自己微微一點頭，這才道：「媽答應了。」

當下兩人合力將汪敬天的屍體搬到園中，掘了個墓穴，將他安葬了。

一切就緒之後，方婷道：「武哥哥，你跟咱們一塊走吧。」

武呈輝想了一會，搖頭道：「不！」

方婷道：「你留在這兒？」

武呈輝道：「也說不定。」

這時，方若冰的聲音傳了過來：「婷兒，咱們上路去啦！」

方婷這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武呈輝在墓前坐了一會，正打算回屋，忽見白面魔女拖着文俊彥的屍身自內走出，他趨上前去，道：「要我幫手麼？」

白面魔女恍若不聞，筆直向花園走出，武呈輝站在一旁，見她拿起了鋤頭，慢慢地掘，慢慢地掘……

（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客串兇手」 馬雲・著

電影明星有客串的，但想不到殺人兇手也有客串的。「鐵拐俠盜故事」一貫過去作風，將繼「玩命的人」之後，介紹一篇緊張刺激的新故事「客串兇手」，內容另創一格，結局非至最後無法忖測。敬請留意下期本刊。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三

文·皐令
圖·高盧

紅綾刦

紅樓驚兒哭　飄萍嗟劫運

春，一閃即逝，這時光已是綠肥紅瘦的季節。

雖然這是一個萬籟俱寂的夜晚，仍有一頭夜鷹在此忙碌着。

牠掠過夜空，挺翼翺翔，偶爾發出一兩聲得意的長鳴，爲寧靜的夜色帶來一點生意。

忽然，鐵羽破空，一枝弩箭貫穿了夜鷹的頭顱，牠像隕星一般向那綠肥紅瘦之間墜了下去

原來那庭院深深，花香如海之中，竟是這般的殺機隱伏！

×　　×　　×

一綫黑影，矯如遊龍，身形微微一閃，便已躍入宜城侯府的後院。

他拾起那隻夜鷹，就微弱的夜色下注目一瞥，然後猛一抬頭，向濃蔭深處，冷冷瞧去。

忽然，他丟掉夜鷹，身形急掠，躍出不過數丈，適才立身之處已現出一名手持長弓，豹頭環眼的勁裝大漢。

他暗暗吁出一口長氣，對自己的行動，更提高了幾分警覺。

待那手持長弓的大漢隱去，他才向前急竄，但前行不足數尺，忽然，又身形一窒。

地面是伏弩，樹梢是响鈴，他縱有鑽天入地之能，也不得不停止前進。

宜城侯名震朝野，警衞的森嚴，也堪稱獨步京師，他此時陷身危機重重的侯府後院，婆娑樹影，幾乎草木皆兵。

也許天無絕人之路吧，暴風挾着豪雨，忽然傾盆而來。

風雨震撼响鈴，奏起一片悅耳的天籟之音。

他笑了，老天爺既有成全之意，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躍上樹梢，縱目四掠，一綫暗黃的燈光，在風雨中搖曳着。距前方約百丈。



靠老天爺的帮助，他終於順利的到達了一幢紅樓。

×　　×　　×

「是裴大人嗎？」

「正是下官。」

「請跟小婢來。」

「姑娘請。」

這位裴大人甘冒奇險，原來是踰東墻而摟處子，作那偸香窃玉之事。

×　　×　　×

珠簾輕挑，湧過來一陣迷人的香氣，裴大人倒有點踟躕了，夜闖侯府深閨，他怎能不心存顧慮！

「進來吧，裴大人，家小姐相待已久了。」

說話的是一名白髮皤皤的老婦，她手扶鐵拐，立於房門之旁，一雙寒光閃爍的老眼，向裴大人投過來冷冷的一瞥。

雙拳一抱，裴大人終於跨進了香閨，她的目光微一流轉，立被一團奇光吸了過去。

×　　×　　×

她不僅艷光四射，而且美絕塵寰，那風華，那儀態，除了這位侯門千金，走遍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相同之人。

裴大人無法收回他的目光，他也不願收它回來，只是趨前兩步，深深一揖道：「下官裴世澤見過小姐。」

小姐嘴角微撇，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同時身形一轉向梳妝台前坐了下去。

裴世澤不以爲侮，仍和聲詢問道：「承蒙寵召，不知小姐有什麼指示。」

立身門旁的黑衣老婦冷冷接道：「請大人前來，是老婆子的主意。」

裴世澤啊了一聲道：「是七婆妳老人家……。」

黑衣老婦道：「不錯，老婆子想跟大人打個商量。」

裴世澤道：「請說。」

七婆道：「聽說尊大人已向咱們侯爺提親了？」

裴世澤道：「是的，下官仰慕小姐，願作終身臣僕。」

七婆哼了一聲道：「只可惜咱們小姐與大人無緣。」

裴世澤一怔道：「此話怎講？」

未待七婆解釋，一股宏亮的嬰兒啼聲，忽然由後進套房之中傳出……」

×　　×　　×

日薄西山，天際映上一抹晚霞。

那紅色的光，紅色的雲，像被人放上一把燒天野火似的。

它自然不是燒天野火，只不過悲觀的人們對事物的特殊感覺罷了。

萬飄萍並不悲觀，她不是一個沒有主見的女人。

×　　×　　×

裴世澤要追查嬰孩的來路，宜城侯認她辱及家聲，一個冰清玉潔的姑娘，被目爲檢蕩踰閑的無恥之人。

她默默的承受一切，堅强得像一塊百煉精鋼。

最後在卞綠珠協助之下，她終於帶着七婆蕭玲玲姊妹逃了出來。

逃出侯府，她還帶着那位使她身敗名裂的嬰孩，因爲他是她情的寄託，愛的依

靠。比她的生命還要重要幾分。

雖然已往的不堪回首，未來的更是步步荆棘，她沒有半點後悔，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去承担着任何悲慘的命運。

× × ×

王馬莊，距保定百十里路，此地遠離官道，是一個頗為僻靜的所在。

莊主馬漣，十年前雄据關外，是黑道上一名响噹噹的漢子，後來金盆洗手，在王馬莊落了籍。馬莊主疏財仗義，為朋友不惜兩脅插刀，他是七婆的小師弟，王馬莊自然成為萬飄萍的避難之處了。

這天的傍晚時分，萬飄萍在王馬莊的後院觀賞晚霞，當那一抹紅暈逐漸消失之際，一陣急驟的蹄聲忽然遙遙傳來。

她眉峯輕皺，雖是依然投目天際，却以十分平淡的口吻道：「七婆…………」

隨在她身後的七婆道：「什麼事？小姐。」

萬飄萍道：「我想咱們該走了。」

七婆一怔道：「為什麼要走，是王馬莊待小姐不週？」

萬飄萍一嘆道：「不要騙我，七婆，難道咱們當眞要王馬莊冰消瓦解不成？」

七婆沉吟半晌，說道：「小姐都知道了？」

萬飄萍道：「微風起於萍末，那匆忙急驟的蹄聲，怎能瞞過我的耳目。」

七婆道：「遲了，咱們現在就走，依然不能挽救王馬莊冰消瓦解的命運！」

萬飄萍道：「怎麼說？」

七婆道：「王馬莊已數現敵踪，咱們隱居此間之事，似乎已被敵方所悉。」

萬飄萍道：「可知來者都是些什麼人物？」

七婆道：「來人一律黑巾幪面，咱們還沒有摸清他們的來路，不過，保定羣雄畢集，八方薈萃，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盛大場面。」

萬飄萍道：「知道是何方神聖麼？」

七婆道：「黑道以四喜娘子曹歡兒，無毛秀士呂小紅為首，是人數最多最雜的一夥。另一夥是錦衣衞的高手，人數不算太多，潛力却頗為驚人…………」

萬飄萍道：「還有麼？」

還有咱們侯府的，由總管蒙眞率領，包含八駿在內共有二十三人。」

萬飄萍幽幽一嘆道：「任何一夥，王馬莊均非其敵，唉，個人不幸，禍延戚友，實在叫我難以心安。」

她語音甫落，迎面大樹之上忽然响起一聲狂笑道：「不要担心，小妞兒，只要妳乖一點，一切包在大爺身上就是。」

萬飄萍面色微變，冷冷道：「七婆，請他下來。」

七婆鐵拐一頓，揚聲叱喝道：「下來吧，狗雜碎，讓老婆子瞧瞧，你是什麼變的。」

刷的一聲，一條龐大的黑影，由樹梢急瀉而下，帶着一股强烈的勁風，向萬飄萍當頭急撲。

此人下撲之勢十分驟急，似乎是要一擊中的，將萬飄萍攫入手中似的。

七婆勃然大怒道：「狗，碎雜你也太過目中無人了，放着老婆子在此，焉能讓你這般狂妄！」

她說話之際已揚手發出一溜寒星，以追風逐電之勢，直奔那人的咽喉。

當年的黑衣七娘子，以一手奪魂飛刀享譽武林，一刀出手，追魂奪命，任是何等之人，也要憚忌三分。

最厲害的手法是一手三刀，出手之際成一綫攻敵，第一刀名叫「問路」，第二刀叫做「找窩」，第三刀的語氣粗魯一點，名叫「去你娘的」。

現在她用的正是一手三刀的追命手法，是因為來人功力太高，否則憑王馬莊的警備佈置，憑她與萬飄萍的一身成就，一般普通的高手，決不會潛伏後院而毫無所覺。

那人果然不凡，一眼就已認出這一綫三刀的特殊手法。

只是他仍不明破解之法，竟迎着寒光揮出一刀，這下可糟了，他不僅未能砸飛「問路」，而且由於手臂揮出，空門大開，第二柄「找窩」的飛刀當眞找到窩了，它像電光一閃，噗的一聲，端端正正的插進了他的咽喉。

最令人駭異的是第一柄飛刀在那人長刀一震之下，抛了一個半弧，錦上添花，以疾如閃電的速度刺進他頭頂的「百會」重穴。

第三柄飛刀不甘後人，奪的一聲，硬生生插入那人的雙眉之間。

一柄已够叫他完蛋，三柄齊中倒叫他賺了便宜。

一個人如果非死不可，能够痛快一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便宜之事。

他已經死了，但飛撲之勢依然未衰，直到萬飄萍身前一尺之處，才像死狗似的摔了下來。

萬飄萍對七婆的飛刀極具信心，她迎風挺立，目注長空，自始至終，就沒有正眼瞧看那人一下。

只是她不願再呆在院中了，因為那個躺在地上的屍體，已破壞了她的情趣，她擰轉身形，正好迎着急馳而來的馬莊主。

這位疏財仗義的莊主，是一臉惶急之色，不是麼？讓敵人侵入莊院，幾乎犯到師姊的主人，他的臉往那兒擺？

還算好，賊人伏誅，小姐無恙，心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

雙拳一抱，先向萬飄萍躬身一揖道：「讓小姐受驚，在下該死。」

七婆哼了一聲道：「你手下養的難道都是飯桶？讓賊人侵入後院，居然毫無所覺！」

馬漣又連連打躬道：「師姊責備的是，小弟當查明責任嚴加懲處。」

萬飄萍微微一笑道：「不必了，人人都會有個疏忽的，何况此人功力頗高，這怪他們不得，走吧，七婆，我要歇息。」

向馬漣告了個別，逕與七婆返回她的住所。

她住的是一個精緻小巧的獨院，四房兩廳，還有一個佈置得頗具匠心的花園。

獨院中除了她們主婢四人及嬰兒外，馬莊主還另撥了兩名伶俐的丫環雨兒雪兒侍候萬飄萍及七婆。

進入房中，萬飄萍急忙由蕭巧巧的手中接過嬰兒，一面逗着他一面問道：「他

吃飽了麼？沒有哭吧！」

蕭巧巧道：「剛吃完，這位少爺的食量可大得很…………」

萬飄萍雙目一瞪道：「怎麼，妳嫌他吃多了？」

蕭巧巧道：「小婢怎敢。」

萬飄萍不再理會蕭巧巧，抱着嬰兒逕行坐到床前的梳妝台上，順便拿起一本絹册瞧看着。

這個嬰兒約莫三個月不到，但生得粉裝玉琢，人見人愛，勿怪萬飄萍要將他當做寶貝似的。

他的心性也十分乖覺，小咀笑口常開，從來沒有過份的哭鬧過。

此時萬飄萍的鬢際插着一朶珠花，在燈光照耀下放射着奪目的異彩。

嬰兒想要那朶珠花，伸出小手叫呀的叫喊着。

萬飄萍遂將他放到肩上，用手護着他，仍專心瞧看那本絹册。

誰知一綫熱泉激射而出，不偏不倚正射在絹册之上。

原來小傢伙撒尿了，梳妝台上弄得一片汪洋。

萬飄萍啊了一聲，急忙抱下嬰兒，回頭向門外叫道：「快來呀，小傢伙撒了泡尿了。」

蕭玲玲聞聲奔進，急忙收拾妝台，及目光觸及絹册，不覺大吃一驚道：「糟了，這本書…………」

萬飄萍抬頭一瞥絹册，心頭大大的一震。

她將嬰兒交給蕭玲玲，揮揮手道：「不必大驚小怪，帶小龍兒出去玩玩。」

嬰兒名叫天龍，是萬飄萍替他取的名字，當蕭玲玲抱出天龍之後，她竟面色一整，聚精會神的對絹册一寸一寸的仔細瞧看起來。

天龍的一泡尿，並沒有毁掉絹册，也沒有使絹册長出一朶悅目的花朶。

不過絹册確實變了，變得密密麻麻的憑空多出了很多字跡。

那些字十分細小，如非目力極强之人決難瞧看清楚，但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無比珍貴，俱有令人難以相信的吸引之力。

由天黑至天亮，再由天亮到天黑，她除了坐息一次，目光就沒有離開過那本絹册。就這樣一幌十多天，她將全部心力都投在那絹册之上，連珍逾生命的小傢伙天龍都顧不得了。

十多天的日子不能算短，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王馬莊是怎樣熬過的？

這就要歸功於七婆了，她為了維護萬飄萍的安寧，這十多天來，幾乎就沒有闔上過眼皮。

其實當年的黑衣七娘子名頭雖高，不見得就眞能唬住人，這短暫的安寧，也許正是風雨欲來的前奏。

這天日落不久，七婆與馬莊主在大廳上閒聊。

「師姊！妳得抽空歇會兒，再這麼熬下去會病倒的。」

「謝謝你的關心，老婆子還可以挺得住。」

「就算挺得住，也要保持體力，咱們莊中就靠師姊了。」

「不要担心，老婆子雖是有點疲累，依然可以隨時殺敵，你倒是說說看，那般人打的是什麼主意？」

「據小弟所知，他們之間似乎發生了制衡作用，本來嘛，冰炭不同爐，官匪擠在一起，怎能不互相猜忌。」

「這麼說，咱們王馬莊倒可以高枕無憂了。」

「這個麼……唉…………」

「怎麼啦？師弟，是不是覺得其中有變？」

「是的，據今午急報，黑道羣雄及錦衣衞的高手均已撤出保定，剩下的只有侯府蒙總管等二十三人了。」

敵人大批撤退，七婆及馬莊主並沒有半分欣喜之色，原因很簡單，她們最怕的正是剩下的一批。

身負奇辱，逃家避禍，萬飄萍已是禮教的叛徒了，如果再反抗執行家法之人，豈不變作無君無父！

再說黑道羣雄及錦衣衞的高手，是當眞撤離了麼？誰能担保他們不另有陰謀！

這雙老姊弟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們瞅着那逐漸灰黯的日色，感到一股淡淡的哀愁。

半晌，馬漣輕輕道：「師姊！小姐她現……」

七婆道：「在練功。」

馬漣不以為然的搖搖頭道：「兵陷城下，禍在眉睫，此時練功，不太晚了一點麼？」

七婆道：「不，小姐任重道遠，决不能與臨陣磨槍相比，何况她練的是一項曠古絕今的無敵神功。」

馬漣訝然道：「這我就不懂了，既有神功秘笈，小姐為什麼不早作練習？」

七婆微微一笑道：「你不懂的多着呢，以前沒有發現那項神功，你說她該怎樣練法？」

馬漣一怔道：「怎麼說，以前沒有發現？難道小弟的莊中……」

馬漣說溜了嘴，面色一紅，帶着歉意的道：「對不起，師姊，小弟一時出言無狀，……」

七婆道：「你說的沒有錯，那項無敵神功原本就是在王馬莊發現的。」

接着就將天龍尿冲絹册，現出神功字跡之事說出。

馬漣聳然動容道：「有這等事？只不知那是一項什麼神功？」

七婆道：「風雲子三段九節無敵神功，咳，不要談這些了，師弟，咱們出去瞧瞧。」

馬漣道：「好的，師姊請。」

他們剛剛走出大廳，迎面碰着萬飄萍率領蕭氏姊妹，急奔而來。蕭玲玲抱着天龍，蕭巧巧揹着包裹，瞧神色，似乎要離開王馬莊似的。

七婆一驚，道：「小姐，可是出了什麼事？」

萬飄萍道：「沒有什麼，我只不過不願牽連王馬莊罷了。」

馬漣道：「小姐這般說法就見外了，為朋友可以兩脅插刀，在下何在乎那些身外之物。」

萬飄萍幽幽道：「馬莊主義薄雲天，飄萍主婢衷心感激，只是家父派來之人，咱們不便與他們兵戎相見，離莊趨避，實是情非得已。」

七婆道：「小姐說的是，師弟你就不必堅留了。」

馬漣道：「師姊既這麼說，小弟敢不遵命。」

這位侯門千金，當眞人如其名，王馬莊歇息一段時日，此時又要飄泊江湖了。

她們避開官道，經由張晉，安國等小鎭南下河洛。

至伍仁橋天色已經大明，她們打了一個尖，畧作調息就繼續上道。

但剛出鎭口，前行的七婆倏的一勒馬韁道：「小姐，妳瞧……」

萬飄萍舉目一瞥，只見伍仁橋頭立着六名彪形大漢，領頭的正是那位裴大人。

蕭玲玲第一個瞧不慣裴世澤那副奸笑的嘴臉，哼了一聲道：「喲，裴大人是怎麼啦？好好的官大人不做，竟改行當起攔路剪徑的强盜來了。」

裴世澤哈哈一笑道：「姑娘說笑話了，裴門世代簪纓，本官怎能那等無行。」

蕭玲玲道：「那麼請問大人，你攔住咱們的去路是爲了甚麼？」

裴世澤道：「本官是來迎接小姐的，姑娘何必明知故問！」

蕭玲玲撇撇嘴道：「那你就管的太多了，大人。」

裴世澤面色一沉道：「迎接未婚妻子是人之常情，姑娘如此說法，本官好生不解！」

蕭玲玲冷冷道：「未婚妻子？哼，咱們小姐麼？你不配，小婢姊妹麼？不敢高攀，大人最好依小婢良言相勸，免得傷了咱們的和氣。」

蕭玲玲言語尖刻，說起話來不給人留半分餘地，不僅裴世澤氣得面色鐵青，他身後的五名大漢也現出一臉惱怒之色。

裴世澤究竟久歷官場，權術機智都高人一等，他不再理會蕭玲玲，面色一霽，目注萬飄萍道：「小姐幼承庭訓，飽讀詩書，當知三從之義，四德之旨，縱然一時爲奸人所惑，當不致迷途難返，而貽羞家門吧！」

萬飄萍淡淡道：「飄萍只不過一介女流罷了，何勞大人以禮教相責，何況大杖則走，小杖則受，仍不失一個孝字，婚姻事關飄萍一身幸福，違背父命，實屬情非得已。」

她語音一落，目示七婆道：「咱們走罷！」

七婆一提馬韁，手橫鐵拐，揚聲叱喝道：「借個光，咱們小姐要過橋了。」

裴世澤千里追踪，仍不能使萬飄萍心回意轉，鷹目一揚，射出了兩縷駭人的兇光。

此人原本不是什麼信男善女，他的忍耐只不過爲了博得美人的歡心而已。現在圖窮七現，他兇殘的性格已毫無保留的暴露了出來。

「拿下老婆子！」

他命令手下拿人，自己身如飈風，向着萬飄萍猛撲。

此人功力不俗，掌中的一柄古笙，威力尤爲驚人。

當年他曾敗給王岩，但在年青一代之中仍不失爲一傑出的高手。

此時他撲擊之勢快如電光石火，蕭玲玲姊妹連聲嬌叱，却無法攔住他的撲擊。

其實她們攔住也沒有用，因爲她們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小龍兒的安全。

在前面開道的七婆也估不到裴世澤會來這麼一手，她先是一驚，後來又啞然一笑。

因爲她知道此時的萬飄萍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雖然她不明白萬飄萍的功力究有多高，最少她的奪魂飛刀在這位小姐之前已經派不上用場。

另外一點是她已抽不開身，一柄板斧，一條鍊子錘已一左一右的纏了上來。

這兩人當眞夠得上心狠手辣，他們一上來就先向七婆的馬匹招呼，錘子鍊砸向馬頭，板斧寒光霍霍，滾地直奔馬腿。

七婆勃然大怒，雙脚一甩，身如疾箭，不待敵人接近，她已揮拐迎了上去。

噹的一聲巨響，鐵拐首先點開了鍊子錘，再順勢往回裏一帶，立卽響起一聲扣人心弦的慘號。

原來她回手一蕩，快如雷奔電掣，鐵拐以橫掃千軍之勢，砸中了持板斧的腰脅間。

那人帶着一溜血雨，橫屍一丈以外，她身形再幌，追上使鍊子錘的大漢輪拐猛砸。

同伴死前的慘呼，已令使鍊子錘的大漢心神狂震，此時鐵拐有如泰山壓頂，他那裏還有迎戰的勇氣。

鍊子錘胡亂的飛去一招，便回身撒腿急逃，只可惜他的輕功太糟，逃出不及五尺，後心便傳來一陣奇痛。

七婆舉手投足之間，連斃兩名强敵，但蕭氏姊妹却同時陷入了危局。

蕭巧巧抱着小龍兒，只能一手應敵，蕭玲玲要護衞小龍兒，也縛手縛脚的無法盡情施展。

她們的敵人却是錦衣衞的三名高手，縱然一對一，她們也要費一番手脚。

此時蕭玲玲已受到兩次刀傷，她雖是奮不顧身，手脚已顯得大爲遲鈍。

圍攻她們的三名大漢，主要的目標是在小龍兒，每當一名大漢與蕭玲玲纏上之後，另兩人必會奔向蕭巧巧，掌中兵刃沒頭沒臉的向小龍兒招呼，像對付不共戴天的仇敵似的。

此等打法，蕭氏姊妹自然疲於奔命，她倆的處境，也就漸陷危局。

其實她倆惡鬪三名强敵，只是十招不到，如若時間稍久，情勢必然更糟。

這三名敵人，實在陰毒無比，他們只攻出幾招，就改變了他們的打法。

現在他們是以二敵一，全力向蕭玲玲猛攻，他們要先除去這一阻碍再去對付蕭巧巧。

這一着果然惡毒，使得蕭玲玲立陷險境。

不過她仍盡力的支撐着，縱然血濺當場，也不願退讓半步。

一個年歲輕輕的女孩子，竟能力鬥禁衞軍中的兩名高手，雖是血染羅衫，仍能奮戰不退。

這等武勇的少女是罕見的，也更增加了敵人的殺機，他們互相一使眼色，一鞭一劍便全力攻了過去。

噹的一聲巨響，蕭玲玲的長劍被震得幾乎脫手，蟒鞭刷的一聲，已抽中她的肩部。

蕭玲玲錯步旋身，卸去了不少力道，但這一鞭仍抽得她皮開肉裂，嬌軀像風車似的一個旋轉，幾乎向地面仆倒下去。

一鞭得手，使劍的大漢跟踪急上，招演毒蛇出洞，直奔蕭玲玲的心窩。

這一招來得太快，蕭玲玲已無逃避之力，眼見這一忠心護主的姑娘就要濺血橫屍，喪生於惡人的劍下了。

忽然寒光一閃，使劍的大漢竟一頭栽了下去，一柄小巧的飛刀，正揷在他後頸的「對口穴」上。

這自然是七婆的傑作了，除了她，飛刀傷敵，誰能認穴如此之準？

果然，一團黑影，挾着勁風怒捲而來，老婆子眞正動了殺機，鐵拐如星河倒瀉，向使蟒鞭大漢當頭猛砸。

使鞭的大漢雖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但他嚇破了胆，不待鐵拐砸出，他已扭頭狂奔。

七婆殺紅了眼，怎能讓他逃出手去，左手一揚，寒光如電，逃亡者叫了一聲，便一頭栽向地面。

飛刀出手，七婆沒有再向使鞭大漢瞧看一眼，掏出一粒止血療傷靈丹塞入蕭玲玲的櫻唇，身形一幌，像旋風般撲向纏鬥蕭巧巧的大漢。

此人使的是一柄摺鐵鋼刀，刀法凌厲，較他的同伴高出許多，他見七婆撲來，立卽撇下蕭巧巧，後退三步，橫刀待敵。

七婆見多識廣，她知道此人是一個扎手的勁敵，而且她也識得此人的來路，無敵神刀金柏年，在京師是一名家喩戶曉的人物。

七婆收住脚步，冷冷道：「原來是金大人，當眞幸會得很。」

金柏年道：「妳是萬小姐的奶娘？」

七婆道：「不錯。」

金柏年面色一沉道：「很好，妳跟我打官司去吧。」

七婆道：「打官司？請問究竟誰是被告？」

金柏年道：「自然是妳黑衣七娘子了，擅殺朝廷命官，嘿嘿，只怕妳難逃朝廷的王法！」

七婆道：「朝廷的王法不是你姓金的私立立的吧？哼，閣下私率部屬，攔路搶刼，咱們找貴妃去評評理，到底瞧瞧誰是被告。」

金柏年神色一呆，感到有點手脚無措起來。

他自然不敢開罪萬貴妃，打官司他八成佔個輸字。

原先他們打的是如意算盤，認爲萬飄萍主婢四人不堪一擊，既有宜城侯的默許，待生米已成熟飯，那還能有什麼問題在呢？

誰知這位當年的黑衣七娘子及兩名小姑娘功力竟高得出奇，不僅舉手投足之間，連斃他四名得力的部屬，而且自己親自出手，也收拾不下一名懷抱嬰兒的女婢。

再瞧裴世澤，處境同樣的糟，萬飄萍連馬都沒有下，只是紅綾伸縮，雙燕飛舞，像要猴兒似的，迫得姓裴的左右前後不斷的跳躍。

金柏年認清了今日之敗已成定局，遂收起鋼刀，沉聲道：「金某認栽，妳動手吧。」

七婆道：「你認栽可以，老婆子除了自衞可不敢隨便殺人。」

金柏年一怔，道：「多謝前輩手下留情！」

七婆道：「慢着，老婆子可以饒你，只是……」

她語音未落，忽然砰的一聲，金柏年竟一頭栽下去。

七婆神色一呆，她想不透金柏年何以忽然栽倒。

她這一呆雖是十分暫短，一項非常的變故却在這一瞬之間連續發生。

首先她發覺身後傳來異响，及扭頭一瞥，蕭玲玲蕭巧巧姊妹像喝足了黃湯的醉漢似的，嬌軀一陣幌搖，也像金柏年一樣的向地面倒去。

七婆大吃一驚，雙足撲向蕭巧巧，單臂一撈，抄起她懷中的小龍兒。

她確是抄起小龍兒了，但一陣天旋地轉，她也禁不住向地面仆倒。

不用說這是中了別人的暗算，却沒有人知道暗算她們的是什麼人物。

當她還有一絲知覺之時，她聽到了萬飄萍的驚呼，顯然，她們栽到家了，這無聲無息的暗算，竟使她們全軍皆墨。

× × ×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龍，潛隱飛騰，莫測高深，在人們心靈中具有無比的比重。

太行山之東一山崛起，傲視羣峯，它的山名就叫做「飛龍」。

龍潭爲飛龍山的勝跡之一，可能是當年潛龍飛昇之處，可惜這靈山勝景之中，却盤據着一夥黑道匪人。

× × ×

七婆雖是有點懶洋洋的睡意，她終於睜開了她惺忪的睡眼。

她向四週流目一瞥，似乎是想起了什麼重大之事，口中大喝一聲，同時奮身一躍。

以她那身毫不含糊的功力，這一躍縱然不是疾電劃空，最起碼也會冲塌一塊屋頂。

但她躍起不過一丈，便噗的一聲摔了下去。

一怔之後她總算明白了，她不僅中了別人的暗算，還失去了一身功力。

不過她還是支撐着爬下木榻，用力搖撼沉睡如死的蕭氏姊妹。

「玲玲，巧巧，快醒醒，……」

蕭氏姊妹醒來了，但她們同樣喪失了功力。

七婆瞅着她們長長一嘆道：「小姐跟小龍兒不見了，她如若受到什麼傷害，咱們就罪該萬死了。」

蕭玲玲切齒道：「走，咱們去找小姐去。」

找小姐就憑三個失去功力的女人？豈不成了羊入虎口。

但他們不管這些，只要找到萬飄萍，縱然要她們下油鍋，她們也會毫不考慮的跳下去的。

她們適才睡眠之處，是一間類似兵營的臥室，除了一列長型床鋪，其他什麼陳設都沒有。

此時依呀一聲輕响，室門悄然而開，一名禿頂無鬚連眉毛都沒有一根的金衣人走了進來。

七婆面色一變，道：「無毛秀士呂小江？老婆子早該想到是你了。」

呂小江實在不像秀士，他只是全身無毛。

他向七婆及蕭氏姊妹瞥了一眼道：「妳應該想到我的，除了飛龍幫主呂小江，當今之世，還有誰能使用無形之毒？」

七婆冷冷道：「咱們沒有過節，你這是做什麼？」

呂小江哈哈道：「誰說咱們有過節了？妳黑衣七娘子是飛龍幫的貴賓。」

七婆道：「姓呂的，你少跟老婆子要花招，咱們的小姐呢？你將她怎樣了？」

呂小江道：「妳為什麼不先向呂某討取解藥？難道萬姑娘比妳的生命還要重要麼？」

七婆濃哼一聲道：「這你就不必管了，請回答我的問話。」

呂小江一嘆道：「不計個人安危，只知忠心為主，七娘子果然算得一個夠份量的人物。」

話音一頓，接道：「在下想跟七婆打個商量，如蒙允諾，在下將會終身感激不盡。」

七婆道：「什麼事？」

呂小江道：「呂某雖是身在黑道，但無時無刻不存有一片忠義之心，七婆是過來人，當然知道黑道之中未嘗沒有傑出之士。」

七婆一怔道：「閣下說得太遠了，何不痛痛快快的說出你的目的。」

呂小江哈哈一笑道：「七婆果然是快人快語，好，在下是有求而來。」

此人說去說來，還是不着邊際，他那秀士的渾號，八成是因此而得。

七婆哼了一聲，等待着聽他的下文。

呂小江清了一下嗓門，再整理了一下光彩奪目的金衣，目光向蕭氏姊妹一瞥，忽然現出一片尷尬之色。

七婆大是不耐的道：「你是怎麼了？呂幫主。」

呂小江輕咳一聲，說道：「在下想請七婆幫個忙，但這是對咱們雙方兩相有益之事。」

七婆道：「哦？」

呂小江道：「在下行俠半生，總算掙到飛龍山一點基業，可是，人總要成家的，否則就像一個無根的浮萍了。」

七婆心頭暗震，表面上仍淡淡一笑道：「幫主說的是，不過天下女人如此之多，以幫主的條件何求不得。」

呂小江道：「話雖如此，但實際上在下迄今仍然是光桿一個，唉，也許呂某選求太苛，也許……」

七婆道：「幫主胸藏錦繡，武功絕倫，選求苛一點並不是什麼過份之事，依老婆子猜想，幫主只是缺少一個穿針引綫之人罷了。」

呂小江雙掌一擊道：「七婆一言中的，看來在下是找對人了。」

七婆道：「這麼說幫主是願意聽老婆子的了？」

呂小江道：「當然，不過……」

七婆道：「你聽我說，幫主，男女之事，有三個條件必須相合，如若出諸強求，將是一件十分痛苦之事。」

呂小江道：「是三個什麼條件？」

七婆道：「第一是門第相當，第二是男女相悅，第三是生活習慣相同，少了任何一條，婚姻必難美滿。」

呂小江道：「這個……咳，飛龍幫雄視江湖，論門第並不下於當朝的王侯。」

七婆面色一整道：「你錯了，呂幫主，姑不論飛龍幫並不是什麼名門正派，縱然是，也不過是一個江湖草莽罷了，王侯受命於天，豈是飛龍幫所能相比的！」

呂小江面現怒色道：「王岩不是一個江湖浪子麼？他怎會可以娶到蘭陵郡主為妻？」

七婆道：「老婆子說過，除了門第相當，還要男女相悅，何況天壤王郎行俠天下，是一個眞英雄，大丈夫，開山立寨的黑道人物是無法比擬的。」

呂小江再也忍耐不住，面色一變道：「本幫主偏要跟姓王的鬥上一鬥，他能娶郡主，我就能娶侯門千金，妳不幫忙我還是要娶萬姑娘的。」

七婆心頭一懍，知道萬飄萍已落入此人的手中，投鼠尚須忌器，何況自己連投器之力也沒有，在如此情形之下，只得用點心機慢慢的來。

於是，她淡淡一笑道：「老婆子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道幫主肯不肯聽？」

呂小江道：「妳說說看。」

七婆道：「幫主雄視江湖，資具文武，在當代武林中，稱得上一代人傑。」

千錯萬錯，馬屁不錯，七婆那句文武兼資的高帽子，正好搔到呂小江的癢處，他不再寒着臉，而且開心的哈哈大笑了起來。

「別這麼說，七婆，在下這點成就實在算不了什麼。」

「這是幫主謙虛，也是一種美德，只不過……」

「不過怎樣？七婆但說無妨。」

「老婆子覺得幫主唯一的缺點，是對女孩子缺少研究。」

「哦……」

「人們常將英雄美人連在一起，說實在的，古往今來，只有眞正的英雄，才能夠使美人患難與共，甚至生死不渝的也大有其人。霸王跟虞姬，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七婆說的是。」

「因此，老婆子對幫主……咳，感到有點惋惜……」

「怎麼說？」

「自然是幫主對咱們小姐的手法了，一個強取豪奪之人，怎能獲得美人的歡心啊？」

「七婆責備的是，不過在下如若不使用一點強迫的手段，怎能請得動萬姑娘的芳駕？」

「那麼幫主就不該一錯再錯了！」

「妳放心，七婆，呂某雖不一定能與西楚霸王相比，但也不是一個自甘下流之人。」

「那……咱們小姐呢？」

「她很好，在下將她藏之金屋，生活享受，絕不下於侯府。」

「唉，看來幫主對女人實在所知過少，對咱們小姐只怕是枉用心機！」

「哦，為什麼？」

「幫主見過金絲籠裏的鳥兒麼？你無論怎樣愛惜於牠，一旦打開籠門，牠還是會毫不留戀的飛走的。」

「這個……依七婆之見呢？」

「那就要看幫主的了，老婆子實在不便嘵舌。」

「多承指教！」

× ×

一名儀態萬端，身着黃衣的女郎，踏着細碎的蓮步，緩緩走向龍潭禪院。

她看來是那麼嬌弱，柳腰一握，像要迎風欲折似的。

她的身後跟隨着一名黑衣老婦，及兩名清麗動人的青衣少女，其中一人還抱着一個半歲不到的嬰兒。

她們是萬飄萍主婢，到龍潭禪院進香禮佛只不過借機會解個悶兒。

龍潭禪院，在往日是一個香火鼎盛的禪林，現在庭院清冷，門可羅雀，這自然是飛龍幫的傑作了。

萬飄萍能夠前往龍潭禪院，是因為呂小江接受了七婆的建議，他不再將萬飄萍關在金絲籠裏，並允許她們主婢同住，以表示他寬大的胸懷。

不過他們沒有替她們解去無形之毒，那麼失去翅膀的鳥兒，就不能離開這一險惡的山區了！

但置身虎口的萬飄萍，沒有人能瞧出她半點愁容。

固然她面蒙輕紗，嬌靨若隱若現，但她從容舉步，神態顯得無比的安詳。

踏進龍潭禪院，襲來的是一片死寂。出家人七情皆絕，五蘊盡空，莊嚴靜寂，原是意料之事。

然而全寺不見香火，個個僧侶都面陳飢色，這就有點出人意表，而不是正常現象了。

萬飄萍向空盪盪的神案上瞥了一眼，眉峯不由皺了起來。

七婆掏出一塊紋銀丟到神案之上，回頭向呆立一旁的僧侶喝道：「拿香燭來，咱們小姐要上香。」

旁立三名僧侶，其中一名鬚眉皆白，瞧年歲約莫在六旬以上，他雙目微闔，低喧一聲佛號道：「敝寺香燭全已用盡，請女施主多多包含。」

七婆怒叱道：「好得很，當和尚不備香燭，八成你們動了凡心了，哼，天下如此之大，你們還賴在這裏作什麼？」

白眉僧人道：「女施主言重了，敝寺……咳，實在情非得已。」

七婆道：「什麼情非得已？叫你們的主持出來讓老婆子問問他。」

白眉老僧道：「敝師叔坐關已近三年，貧僧受命暫代主持，女施主如有指示，但請吩咐就是。」

七婆道：「很好，還是那句話，上香吧。」

萬飄萍擺擺手道：「龍潭禪院日伴虎狼，大師們能夠留得命在已是佛祖的慈悲了，心誠佛自在，咱們何必多求！」

白眉老僧雙目陡睜，兩縷寒光一閃卽隱。同時單掌一立，喧聲佛號道：「女施主好一副慈悲心腸，阿彌陀佛。」

萬飄萍在領着蕭氏姊妹拜佛，七婆也跟在後面頂禮膜拜，白眉老僧的神色變化，沒有人瞧看明白。拜過佛祖，萬飄萍立卽向僧侶告辭，龍潭禪院的悽涼景象，使她不忍多作一刻停留。

白眉老僧目送萬飄萍的背影，雙手合什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女施主如有閒暇，希望再來參拜佛祖。」

萬飄萍心頭微動，回身一禮道：「多謝指教。」身形一轉走出山門。（未完）

名著預告

超級神奇恐怖故事「驚魂六記」

古龍・新著

古龍先生是譽滿東南亞名武俠小說作家，其所撰著之小說，均為東南亞各地讀者讚賞，好評如潮。是篇「驚魂六記」，故事內容豐富，情節新穎，文筆栩栩如生，引人入勝，愛不釋手，本故事分六個故事刊出，每篇情節，均是步步驚魂，閱後保證拍案叫絕，為古龍先生專為本刊撰著之巨著，不日在本刊隆重發表，希為留意刊出日期。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長嘯

蕭逸・著
盧令・圖

茹苦練絕藝　殺敵了恩仇

刀身映照着人面，把那張三分呆滯，七分沉鬱的臉，拉得老長老長的——原本就失血的一張白臉，看上去更蒼白了。

那漢子一聲不哼的端詳着手裏的一口刀，滿頭長髮，雲般的披散着——刀長兩尺七寸，遍體如銀，其上打磨出一團團的魚鱗旋光，四指寬的刀面上有一道直貫上下的紅色刀槽，那道顯目的朱痕，把刀鋒一直拉下去，銀燦燦，青濛濛，端的是一口上好精鋼所打製的寶刀——是一把頂能殺人的厲害傢伙！

天上飄着雪。

雪花覆蓋着那漢子赤膊的上身，散落在他髮上，臉上，眉上！用不了多大的工夫，已積了薄薄的一層，白茸茸的，就像披着一襲白色外衣般的瀟洒！

面前有一方平滑的大石！

他已經不止一次的在磨它了——雖然明知道它已是十分的鋒利，仍然更奢求的希望着什麼——人的慾望與貪婪，往往在這些小動作上表露無遺！

天空是灰白色的，在漫天的大雪裏，人的心也同冰雪一般無情，早已凍結住了，倒是那一天的黑老鴉，低飛着不去，總是那麼「呱！呱！」的叫喚着，讓人心煩氣躁，又像在顯示着什麼不祥預兆似的！

那漢子磨磨停停，停停復磨磨，不時的翹首雲天，悲戾的笑上一笑，冷竣的面頰，也同天上的雪，掌中刀一般的無情，給人以「冷氣襲人」的感覺！

他緩緩的站起身子來——修長的身材，在雪地上留下了長長的一條人影——

刀身如鏡，他那麼平端着，只需瞅着這口刀，環身四側的一切景物全然在目。

由是，五丈內外，他的刀能砍下一隻凍蠅，一片飛葉，一隻衝天直起的寒鴉，或者是一頭乍出卽收的狡猾狐狸。

刀身顯示的正面，是他搭建在山窪子裏臨時居住的篷舍，那裏還拴着他所喜愛的一匹黃驃馬，再過去是一叢高山，山上生滿了翠屏如幃的矮松，却都讓白雪積滿了。

左面是山外山！

在兩座峯頭中間眺望出去，對面那座巍峨的大雪山更顯得異常的壯觀了——其實壯觀的該是雪嶺上聳峙着高挿雲天的那所白色石堡——「摘星堡」！

石堡本身固是「美侖美奐」，極盡庭院幽深之美，不在話下，可驚訝的是，什麼人能有如此魄力？如此胸襟？如此「走出塵世」的超凡想像力？在這個遠離人世的大雪山，從事如此偉大的靈思構想？——這個人毋寧可說在氣魄上先已超人一等了！

那漢子每一次打量着「摘星堡」時，都會情不自禁的心生此想！

眸子裏的光燄，最能反應出內心的思潮！

每當他打量着對面峯嶺上的那所石堡時，他那雙沉鬱如海，深邃如古井的瞳子裏，就會泛出一種深悠的遐想，一種說不出的激動。

他也總是能理智的壓制了下來！

牲口打着响鼻——除了當空的那羣烏鴉以外，這該算是唯一的異聲了！

一個衣着全白的少女，蜷曲在雪松地裏！

借着松樹的掩護，她已經盤在這裏很久了。

長長的一蓬秀髮，披散在肩上，細長的眉毛之下，那雙美麗的大眼睛不停的轉動着。

對於那個赤膊着上身的年輕漢子，她早已不止一次的偸窺了，雖然滿腦子的好奇，只是人不犯我，却也沒有干涉對方的自由——

倒是那匹伊犂名駒黃驃馬，深深的吸引着她。

她出身絕非貧賤——這一點可以由她輕攏在髮根的那串珠鍊，以及皓腕上碧綠

欲滴的那隻翠鐲上判斷出來，再者她衣着華麗，膚色白嫩……

這些在在都說明了她出身卽使不是官宦之門，也定是豪富之家！

只是，她却對眼前的這匹馬，興出了非分的佔有之心！

這種打算已經存在她心裏很久了，只不過今天她才決定下手行竊罷了！

那漢子看來是全不戒備！

他那麼大模大樣的坐在石頭上，把一口打磨得銀光白亮的長刀，深深的挿在雪地裏，兩隻手不停的掬着地上的雪團，往身上洗擦着。

溶化了的雪，蒸騰起陣陣的白烟！

那漢子開始着每日兩次例行雪浴！

× × ×

白衣少女已經繞到了篷舍左側方！

她必然是有武功的，只看她手脚間的那份子俐落，以及雪面上，並沒有留下什麼顯著的痕跡就可以斷定！

她所以要由左側面繞過來，是因爲這一面衍生着一叢矮小的雪松，借着這片松樹可以掩飾她的身形！

雖然她並沒有看見他施展過什麼功夫，可是直覺的却使得她有所警惕，她甚至於可以判斷出這個年輕漢子必屬武林高手之流！

這樣的人，能够不與招惹最好！

那匹黃驃馬已經發現她了，不時仰伏着長頸，不安寧的打着噗嚕！前蹄頻頻的在雪地裏刨動着。

白衣少女的身子開始慢慢的拱起來！

她衣着也同白雪一般的顏色，除了那頭披散的秀髮以外，全身都是白的，在雪地裏極不易被人發現！

她咀裏啣着一口短刀——那是用來割斷拴馬索子用的，漸漸的，她身子彎曲得越加顯著，就像一盞弓似的！

驀地箭也似的射出去！

馬聲驟鳴！

白衣少女如同閃電般的身子，已落在了黃驃馬的背上，手上的短刀向前一揮，已把繫在馬口上的皮韁砍爲兩截！

黃驃馬猝驚之下，人立前蹄，唏聿聿長嘯着，白衣少女一隻手抓着馬頸上的鬃毛，雙腿力磕馬腹，急劇的驅策着，無奈胯下坐騎是一匹不服生人的烈馬。

白衣少女雖然說得騎術高明，奈何馬性至烈，一時却也無能爲力！

黃驃馬猛厲的跳躍顛踣着，蹄下白雪紛飛，人馬只在當地丈許方圓之內頻頻打着轉兒！

忽然，那匹黃驃馬發出了一聲頑劣的嘶鳴，在牠拱起的背影裏，硬生生的把背上那個白衣少女給摔了出去！

像是一個大雪團似的，白衣少女在雪地裏打了個觔斗，翻身躍起，仗着她功夫好，這一下雖沒有摔傷了她，却也弄得滿身滿臉的雪渣子！一時間連羞帶怒，把一張清水臉氣得通紅！

那漢子仍然背着身子！

對於身後這麼猛烈火爆的場面，他如同未聞，甚至於他連頭也不回看一下！

他正在用一塊潔白的布巾，細細的拭着身子，遂卽把散置在大石上的一件鹿皮背心拿起來，慢慢穿上！

白衣少女氣得哼了一聲，狠狠的看了那長髮漢子一眼，她生性要強，想要做的事誰也攔不住！

她咬緊了牙，賭氣的再次向着那匹黃驃馬身上竄去——

黃驃馬長嘯着打了個圈子，白衣少女那等快的勢子，想不到竟會撲了個空，再次的摔倒在雪地裏。

她身子第二次爬起來的時候，黃驃馬却已繞到了那年輕漢子身側！

白衣少女呆了一呆！一臉的不高興！

年輕漢子深邃的目光平視着她，冷冷的道：「開始是偸，現在是搶，一個大姑娘家，妳不害臊？」

白衣少女臉上一紅，惱羞成怒的道：「我就是搶，這匹馬我要定了！」

那漢子長眉一軒，道：「只怕妳是妄想！」

話聲方出，白衣少女身子已第三次撲縱過來——這一次她是採取平竄的勢子。

短刃咬在咀裏，手脚平伸着，疾若旋風似的，硬向馬背上落去！

長髮漢子冷叱一聲，右手一帶馬口的嚼鐶，黃驃馬在他熟練的手法之下，長頸一伏，向前一栽！

當空人影一閃，白衣少女一片白雪似的擦着馬身子橫掠而過，却又撲了個空！

面前是棵一人多高的雪松！

白衣少女身子用力的撞上去，搖起了一天的雪花，她猝然一個轉身，右手翻處，却把啣在咀裏的那口短刀擲了出去！

長髮漢子左手微起，舉手間已把飛來的短刀揆在手裏！

白衣少女嬌叱一聲，飛撲過來，右手一沉照着那漢子前胸就挿，這一手功夫，名喚「點金波」，是屬於「形意門」不傳秘功之一！

長髮漢子臉色一驚，身子向後一收，眼看着白衣少女指尖已經觸及前胸！

危機一瞬間，他身勢側轉如風，「唰！」一聲，已到了白衣少女身後！就在白衣少女身子還不及轉過的當兒，他掌勢平吐，似乎只用了三成勁兒！

雙掌一托少女後肩叱了聲：「去！」

白衣少女那麼靈活的身子，在這人手上却是施展不開，隨着那漢子平吐的掌勢，足足飛出了丈許以外，「噗！」一聲坐倒在雪地裏！

她身子在雪地裏打了個滾兒，一跳而起——

那漢子閃身如電，在白衣少女身形躍起的同時，已快如旋風般的站在她面前！

白衣少女嬌叱一聲，右手一抖，分開一雙春葱玉指，用「二龍奪珠」的勢子，照着那漢子雙眼就戳！

只是她顯然不是那人的對手！

帶着淺淺的冷笑，那漢子右手乍翻，「噗！」的一聲，已扣住了她的手腕子！

白衣少女只覺得腕骨間一陣劇痛，總算對方手下留情，順着那漢子再次的平推之勢，一聲叱道：「去！」

這一次摔得更重，白衣少女再次的飛出了丈許以外，整個身子全栽倒在雪地裏，足足划出了七八尺才定住了身子！

幸虧地上積雪數尺，否則這般的摔落，却是任何人所當受不起的！

白衣少女痛呼了一聲，她身子還來不及爬起來，那漢子已飄身而前，右掌一探，已扣在了她左面「志堂穴」上。

白衣少女身上一陣子發麻，痛得連眼淚都淌了出來，她連番受辱，又羞又氣，偏偏對方武功高不可測，自己雖施出了全力，却連對方的身邊也偎不上！

平素嬌生慣養的身子，一呼百喏的氣勢，那受過這般的委屈！眞恨不能放聲痛哭一場！

只是，當着這個陌生人，她有點害臊，不好意思哭！

那漢子絲毫沒有妥協的意思，手勁兒大極了，那隻按在她身上的手，眞有千斤之力。

白衣少女雖試圖着以內功抗衡，無奈那漢子力道大極了，她雖施出了全身力道，却不能移開分毫。

「你這個野人！」她用力的掙扎着道：「放開我！你想幹什麼？」

長髮漢子冷冷的笑着，道：「憑妳這點能耐，也想跟我動手？」

白衣少女力掙得面色通紅，一任她施出了吃奶的力氣却也是無濟於事，她回過頭想用咀去咬那漢子的手，頭才轉過來一半，就被那人一下子按了下來！

「妳是那來的？」

「我偏不說——」她大聲嚷着：「你放開我，快放開——」

長髮漢子鼻子裏哼了一聲，手上顯然的加了幾分力道。

幾分力道，已很不得了！

白衣少女嬌哼了一聲，就像個洩了氣的皮球似的，一時間連氣也透不出。

「說！」長髮漢子沉着聲音道：「是不是摘星堡來的？」

「是又怎麼樣？」

說了一句，她可就忍不住哭了起來，才哭了兩聲，似又覺出不妥，把臉埋在臂彎裏，頻頻的抽搐不已。

長髮漢子呆了呆，臉色沉着道：「一個偷馬的女賊，還配哭？」

白衣少女抬起臉，哭得更大聲的道：「我就要哭……哭是我的事，要你管？」

越說越傷心，眼淚成串的墜了下來！

長髮漢子冷冷一笑，無可奈何的嘆息了一聲遂把壓在她背上的一隻手，緩緩的收回來。

白衣少女正在埋頭哭泣，忽然中止住聲音，慢慢抬起臉來——

透過那雙流淚的眼睛，她打量着他。

他也在打量着她，過了一會兒，他才冷冷的道：「妳很喜歡我這匹馬？」

白衣少女臉上帶着淚，說不出的訕訕表情，她緩緩的坐起身子來，點點頭。

「所以妳就偷？」

「我只是想送給我爹！」

那漢子冷冷一笑，道：「好一個孝順的女兒！是你爹叫妳來的？」

「不是——」少女臉上帶着說不出的羞澀：「過幾天是我爹六十四大壽——」

那漢子臉色一驚——

白少衣女顯然不會注意，繼續道：「他老人家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匹好馬……」

長髮漢子哼了一聲道：「妳姓沈？」

白衣少女斜看着他，點點頭，有點不大好意思的樣子。

那漢子忽然一呆，冷冷的道：「摘星老人沈海月是妳什麼人？」

白衣少女微微一怔，也許他聽慣了人們對她父親的奉承，像這樣直呼名號的人尚不多見。

她吶吶道：「是我父親！」頓了一下，她又問道：「你認識我父親？」

那漢子忽然一笑道：「令尊大名，天下同欽，只是久仰而已！」

說時他抱了一下拳，只是那張臉看上去却更冷了。

白衣少女兩隻手把沾在身上的雪拂了拂，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你願意把這匹馬讓給我？」

「我沒有這麼說！」

「我可以出錢買！」她往前走了幾步，認眞的道：「隨便你要多少錢！」

那漢子冷冷的一笑，走過去在大石上坐了下來！

白衣少女跟過去，她好似把剛才打架的事情忘了，那雙剪水瞳子，含着笑靨的瞧着他。

「你怎麼不說話？」

「沒有什麼好說的！」那漢子苦笑了一下道：「還沒有請教妳叫什麼名字？」

「沈雁容！」她有點不耐，用小蠻靴踢了一下雪，道：「怎麼樣嘛！你說個價兒吧！只要不太過份，我都會答應的！」

「好吧，你既然這麼說，就給一萬兩銀子吧！」

沈雁容一怔挑着眉毛道：「多少？」

長髮漢子豎起一根手指，道：「一萬兩！」

話方出口，沈雁容已一陣風似的撲了過來，伸手朝着長髮漢子臉上就打！

却不意那長髮漢子只一抬胳膊，再次的刁住了她的手腕子，沈雁容尖聲叱着：「放手——」

她腰肢一擰，忽然飛起右脚，向着長髮漢子臉上踢去。

這一手仍然是佔不了上風！

長髮漢子身子眞像蛇般的滑溜，身法也是特別的怪，只是在沈雁容足尖掌影裏不停的扭轉着。

尤其難能的是，他身子始終不容離開足下那塊大石，沈雁容儘管是拳脚如風如雨，却只是由他身邊臉前擦過，休想能傷及他一絲一毫！

他仍然緊緊的扣抓住她的手腕子！

沈雁容着着失利之下，眞是說不出羞愧，懊惱，她連聲的嬌叱着，施出了混身解數，只是一樣，仍然佔不了絲毫上風，甚至於她連那隻被對方緊抓住的手也掙脫不開！

兩個人利時間糾纏在一塊，看上去只是頻頻打着圈子，又相持了一段時間，沈雁容終於不支的跌倒在石上，她實在是累極了，只顧得頻頻嬌喘，却連說話的力量也沒有！

長髮漢子從容的打量着她，面不紅，氣不喘，冷冷的道：「怎麼不打了？」

沈雁容喘息着道：「我打不過你……你也別太神氣……」

長髮漢子不惱不怒的道：「沈姑娘，妳在我面前使大小姐的性子，可就大錯特

錯了，我可不吃你這一套！」

沈雁容頻頻冷笑着，眼淚在眸子裏打轉！

她吶吶的說道：「你……你要怎麼樣嘛……！」

她的氣燄由神態上看，顯然弱多了！

那漢子冷冷的道：「我對你已是特別留情，希望妳心裏有數，下一次再要落在我手裏，可就休怪我掌下無情！」

話聲一頓，他那隻力抓着她的右手，霍地向外一翻，沈雁容猝然爲他所加諸的這大力道，足足摔起了兩丈來高，所幸她輕功不弱，在空中施了一手「細胸巧翻雲」的身法，翩翩而墜——

佇立在雪地裏，她越想越氣——活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碰見這樣對自己的人，偏偏是理說不過，打又打不過！被人家當面這麼奚落，可眞不是個滋味。

女孩子家面嫩，可就禁不住悲從中來，眼淚像兩條小蛇似奪眶直出！

那漢子却正眼也不看她一眼，背過身子去在理他的黃驃馬！

沈雁容緊緊咬着唇兒，就像是要咬出血來！

雙方默默的對峙着！

漢子由雪地裏拔起刀，牽馬自去——

沈雁容上前一步叫道：「站住！」

長髮漢子冷冷一笑，緩緩回過身來！

沈雁容噙着淚，悲聲嗔道：「打了人一點事沒有的就想走了？你別想！」

那漢子一手順着黃驃馬的馬鬃，並不答理她。

沈雁容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淚，恨恨的道：「就算是野人，你也該有個名字吧！你叫什麼來着？」

長髮漢子已翻身上了馬！

那麼烈性子的馬，想不到在他手裏，馴服得就像小羔羊一般！

馬蹄子踐踏在雪地裏，發出一種「噗落——噗落——」的聲音，人馬一直來到了沈雁容跟前！

「沈姑娘！」那漢子目光湛湛的注視着她道：「我對妳已是再三容忍……何苦自討無趣——」

沈雁容大聲道：「我不領情……你憑什麼要容忍我？你不會不忍麼？打了人就想算了，沒這麼好……」

長髮漢子忽然呆了一呆，沉鬱的臉上帶出了一片笑容，拉開的唇角，現出了編排整潔的牙齒，一顆顆的閃着潤潔的光澤！同雪般的白，也同雪般的冷，沈雁容還是第一次看見他笑，覺得他笑得很美，較之先前，簡直判若兩人，一時不由得呆住了——

「妳不知道麼？」他輕輕的說着，一面策過馬頭，道：「因爲妳是我生平所見，第二個美的女孩子——」

馬蹄如飛，馱着他偉岸的身軀，一逕的向着嶺下去了。

沈雁容不知怎麼的臉又紅了，望着他逐漸消逝的背影，她那張可人的臉上，帶出了難以形容的一絲笑靨——

她只笑了一下，就又收斂了。

「第二個……？」她腦裏情不自禁的想着這句話，怪不得勁兒的回身自去！

× ×

大雪初停，寒風却是無止無休！

幾團車輪般大小的乾草球，被風刮得在雪原上打着滾兒，巨風把積在松枝上的雪吹下來，四下的狂飛着，偶而碰在人臉上，像針扎一般的疼痛。

那漢子胯在黃驃馬上，在這裏已經佇立很久了。

由此而前，是一望無際的大雪原，白色是雪，灰色是天，天地之間獨獨描出了一道暗褐色的分界線，雖極目力亦不能見其邊際！

身後，却是迂迴在千百棵松樹之間的山路，馬勉强可以行走——

這條山路一直上去，最終的目的地可達山巔，山巔唯一的建築物也就是那座石城——摘星堡。

說得明白一點，那就是凡是欲往摘星堡的人，或者是摘星堡下來的人，除非是有意廻避，否則這裏是必經的一條道路。

那漢子可能是在等什麼人吧！

風聲如哨，尖銳的風把他頭上的長髮一縷縷的飄起來，襯着他偉岸的身材，赤裸的雙臂，那神態很像馳騁邊地的一個野人，只是野人沒有他那麼白，那麼蒼白不見血色的臉是很少見到的。

這麼冷的天，他只穿着一襲鹿皮背心，過於結實的身子，看上去幾乎要把背心炸開來，只是那種蒼白與他的野性多麼的不調和。

「雪花刀」緊揷在背後，這種刀柄部份看上去較一般的刀要長出一倍，尤其是繫在刀環內的那塊紅綢子刀衣，被風吹得獵獵作响——

這樣的天！這樣的人！這般的景像！勾劃出一種莫可名狀的惆悵！一種說不出的凄哀！

疾風颼颼，馬鬃與人髮齊舞！

在黃驃馬的一聲悲壯長嘶聲中，地平綫上現出了一個黑點——那漢子在黑點初現的當兒，一雙尖銳的眸子，已經深深的盯住了它！

那麼深邃的目光，湛湛的目神，在他遙遠的逼視着那個黑點時，甚至於瞬也不瞬一下！

黑點在疾馳之中！

的確是相當快的脚程，不過交睫的當兒，已可以窺淸它完整的一個輪廓——

一個穿着大紅披風的人，跨着一匹「烏雲蓋雪」的大高馬，人馬在遼濶的雪原上乘風疾馳，的確是極其壯觀，不過是小半盞茶的時間，人馬已來到了面前。

馬上客是一個年過五旬的壯叟，一身大紅披風，紫黑的臉膛，兩道濃眉如戟雙分，兩腮以下，生着亂草似的一部蒼色虬髯，人是出奇的高，馬是分外的壯，具有說不出的一股子豪邁勁兒！

大風呼呼，把這人一襲血色披風吹得向身後盪起，與肩水平，他頭上的一頂荷葉捲風帽，當眞有「風捲殘荷」的味道，自兩耳以後，寬大的帽沿全被風勢捲了進去！

一口帶鞘的紫金刀，斜掛在馬鞍旁，刀鞘子不時的磕撞着鞍具，發出零碎的叮噹之聲。

那匹「烏雲蓋雪」的大黑馬，雖經長奔，却不顯得疲累，鼻口間噴出的白烟，

足有兩尺開外，人馬如風，剎息間已來到目前！

馬上紅衣壯叟陡地一帶韁繩，坐馬長嘶一聲，收蹄旋身，頻頻在雪地裏打着圈子。

紅衣壯叟嘴裏連聲吆喝着：「吁——吁——」

大黑馬收住了身子，不停的打着噗嚕，紅衣壯叟一雙眸子，注視着面前高山，一笑道：「不錯，就是這個地方！沈老頭可眞會享他的淸福——」

畧微頓了一下，他彎下身來，手拍着馬頸道：「這一陣子急跑，可眞够你受，大黑子，再加點力氣，等到進了沈老頭的堡子，我要他們給你一份上好的口糧！」

大黑馬像是頗能懂得主人的意思，長嘶一聲，那後長尾甩了甩，遂即繼續向前奔——

松樹下那年輕漢子却是一動也不動的注視着他，他胯下的那匹黃驃馬也同他一樣，人馬像是在地上生了根似的！

紅衣壯叟的馬近得擦着那漢子面前的松樹走過去——那年輕的漢子兀自紋絲不動——

他臉上帶着一絲輕微的冷笑，深湛的目光含着幾許敵意的逼視着那個紅衣壯叟，他以無比的自信，等待着即將發生的一切！

紅衣壯叟果然發覺了什麼！

大黑馬也似有所驚覺，不待主人收韁，自己就停了下來，紅衣壯叟在馬上欠下身子來，注意到眼前的地面——

地面上有一列明顯的蹄痕！

其實這也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只是一個慣走江湖的老風塵，對於任何的一點小地方，都不會輕易。放過，一點蛛絲馬跡，常常能引發起大難的先知——

就拿眼前這些雪上蹄跡來說吧——蹄跡是由雪山下來的！——這一點並無可疑之處！

但是可疑的是何以却僅僅到此為止？

憑着此老過人的智力，他可以武斷的指出在方才來路上，並不見任何痕跡，那麼這匹下山的馬，何以僅僅到此而止？

事情常常是這樣的，不想不知，不知不懼！「大風起於萍末」，僅僅由此一點，就足以引發起這個老江湖的心中費解！

他緩緩的抬起頭來，兩道濃眉向當中擠皺着——

那雙慣以判閱事物的眸子，進一步的又察覺到地上蹄痕的凌亂！

他忽然神色一怔！

凌亂的蹄痕顯示出一匹馬的逗留——換句話說，如果並非是一匹野馬的話，那麼馬上必定有人，這個人也就近在咫尺！

紅衣壯叟由不住發出了一聲沉笑，左手一帶馬韁，掉過了身子來——

大黑馬長嘯一聲，前蹄乍揚——

馬上的紅衣壯叟出左掌按下馬頸，就在馬頸甫一下落的當兒，霍然發覺到面前的一騎人馬！

那個年輕的長髮漢子，幾乎就站在他眼前，他是那等的從容悠閒，一副鎮定不迫模樣。

然而，對於紅衣壯叟來說，却是另有一種凌厲殺機的壓迫感受！

四隻眼睛，在初一相見的當兒，早已經深深的吸住了。

一個是大馬金刀的糾糾壯叟！

一個是野鶴閑雲的清奇少年！

兩個人幾乎不須要多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彼此都够聰明的話，就在相見的這一剎那，已足以體會出這種不平凡的邂逅，進而領畧到一種尖銳刺骨的凌厲殺機！

紅衣壯叟由披風裏抖出一雙胳膊，左拳右掌，象徵着「五湖四海」的抱了一下拳——

那張黑中帶紫的面膛上綻開了疑惑的一絲淺笑，冷冷的道：「請恕某眼生得很——這位朋友——」

話聲未完，陡的一驚，却發覺到對面長髮漢子一隻手正在抓握身後的刀柄，目光中殺意盎然！

紅衣壯叟急探鞍前紫金刀，刀方出鞘，對方長髮漢子已自馬背騰身而起，雪花刀泛起了一片寒光，有如經天長虹般的，直向着他身上捲到！

兩口刀就空一接，「嗆啷啷！」一聲脆響！

那匹「烏雲蓋雪」大黑馬一聲嘶鳴，馬上紅衣客已旋風般的滾身下馬——・他顯然是刀道中一名罕見高手！

只是那年輕的長髮漢子，更非是沒有來頭！

紅衣壯叟在雪地上打了個疾轉，如同紅雲一般的飄出丈許以外。

長髮漢子緊躡着他，流星趕月似的追了過去！

白紫二色的刀光，疾雷奔電的一連三數次交接，激盪起一天的金鐵交鳴聲，流離的刀光，像洒下了一天的破碎玻璃！

那麼疾快的身法！

那等凌厲的刀風！

如此併世的一雙刀道高手！

天空出奇的灰暗，像是早經註定的殺人天氣！雪光映着刀光，刀光映着人面，人面又如野獸般的猙獰，狼般的狠，虎般的威！

這等的身手，武林中已多年不見了，難能的是雙方棋逢對手，將遇良才！凌厲的打殺場面，足使天地為之變色！

在雙方坐馬長嘶聲中，但只見大群的凍鴉，由松林裏衝天直起，一天黑羽，頃刻間蓆遮天地，像大片黑雲隨風疾行，一暗復明！

雪地上斷殺的二人，僅僅在此一剎那間，顯然已分出了勝負。

× × ×

在鼓噪振翅的大烏鴉羣離開的時候，地面上的兩個人一觸而分——

一個南下走，另一個北裏去！

南面走的是紅衣壯叟，北裏拖刀去的是長髮少年！

這其間却有些區別！

南面走的那個人，已不能再說他是「人」了，肩上少了些東西——少了那顆六魁陽首的人頭！

人頭初落時，像陀螺般打着轉兒——隨着長髮漢子的刀鋒，足足把那顆血淋淋的玩藝兒拉抽出丈許以外。「噗！」一的一聲，落在了雪地裏——臨去還想帶走些什麼似的，張唇露齒的啃個不休，剩下

的那截無頭軀體，蹣跚着闖出去四五步，才一頭栽下去，大股子的血，就像是正月裏玩放的烟火花炮似的，足足滋出了兩三尺高遠！

漸漸的雪變紅了。

在漸走漸遠的寒鴉影裏，長髮漢子輕拭着前額上的一層虛汗——

他左耳下方寸許地方，留下來一道淺淺的刀痕，雖說是極淺的一道痕跡，却也使得他不寒而慄。

顯然的，對方敵人，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厲害十分！

他幾乎有點傷心的感覺了，——殺害一個如此的敵人，豈能不有所感觸？

× ×

天上仍然在落着雪！

那漢子仍然是一聲不哼的赤膊在雪地裏，面前是那塊青色的大石，他仍然在磨刀！

正前面一棵矮樹上，懸着一顆人頭，經過一夜的風雪之後，人頭早已不再是血淋淋的了，凍得硬綁綁的，看上去較諸原來活着的時候，要小很多，其色蠟黃，就和泥土一般的顏色！

僅僅苦心潛習了三年的刀功，想不到一舉而能殲滅了如此大敵——

死者——雲中令，人稱「煉魂刀」，活着的時候，該是何等的一個氣派！

那等輝煌的戰蹟，足使武林中任何人談虎變色——在祁山刀劈六友，入太湖連闖三關，亦曾在一日之間刀傷十二小瘟神，大戰白水灘！

這些不勝枚舉的輝煌戰果，如今一如東風流水，再也不存在，再也不值得誇讚了。

三年的時間，對於一個正常習刀人來說，雖然不能算短，可是如果說能够參透上乘的刀法，一如這年輕漢子，若非是「天生異稟」者流，實在是不足為功！

這漢子練功的秘訣，特別在於靈性的悟徹方面，出刀有如神助，再者他臨場鎭定——「泰山崩於前而不潰」這也是難能可貴之處！

臉色永遠是那麼沉鬱，目光一直是那等的深邃，他的心也同於當空的烏雲，幾乎就不曾見到他眞正的開朗過。

心裏積壓着的塊壘，使得他很多年以來，已經沒有眞正的快樂過。

似乎他已經習慣於孤獨，孤獨的折磨，使得他有過人的堅毅性格，却難免會有點不合羣，不盡人情！

父親很早就死了，母親在他十五歲的那一年也相繼棄養，以後的日子是長時的困苦！

那些數不清的日子，是怎麼樣過去的，現在他想起來還有點不寒而慄！

人是不能永遠忍受痛苦的，除非你心裏存着一個目標，——一個能激勵你向上的目標。

每當他神情沮喪的時候，他就會想到了那個目標，就會潛生出一種新生的力量，這些年以來，他就是靠着這種力量才活下去的！

× ×

遠處一棵矮小的雪松下面——沈雁容已經藏在那裏很久了。

長髮漢子的一切，早已引起了她的好奇！

她相信她是「摘星堡」裏唯一發現對方的一個人，在沒有更進一步瞭解這個人之前，她不打算把這個秘密洩露出去！

有了昨天的一次教訓，對於長髮漢子那個人，她存下了深深的戒心，實在不能再輕易招惹！

按說她對於他應該心中啣恨才是正理，可是事情的突變却並非如此！

對方那張蒼白的俊臉，披散的長髮，似乎很容易的就給她留下了好感！雖然他對於自己那等的粗野，可是却也不能謂之無情！

昨夜，她在床上輾轉了一夜，也想了很多！

今天她却不由自主的又來了！

她不能像昨天一樣那麼偎近，怕被他發現不好意思，只能遠遠的窺伺着！

長髮漢子遠遠上了馬，循着昨天的那條老路去了。

沈雁容悄悄的由樹下站起來，向着那間茅草房舍走過去！

那是一間臨時搭建的簡陋房子，說是「臨時」也不合理，因為對方那個長髮漢子，在這裏已經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了。

房門敞開着——

沈雁容在門外猶豫了一下，終於走了進去！

裏面的設置，的確是太簡單了。

木板床上鋪着一張完整的熊皮，一張自己釘製的矮方桌，桌上凌亂的散置着一些東西！

沈雁容心跳得很厲害，原不慣於偷看人家的東西，可是她實在太好奇了，她實在想多瞭解這個人一些！

床上有一個竹片橫編的長枕，枕邊置着一個羊皮簿子！那簿子看上雖只有薄薄的數頁，可是却很長，像字畫那般的捲着，外面還繫着一根紅毛繩！

沈雁容由敞開着的窗戶向外面看了看，對方長髮漢子早已走得沒影了，她的胆子頓時大了許多！

她匆匆解開羊皮簿，才發覺到是一册畫卷！

一共是五張畫頁！

第一張畫的是一個白衣文士，手持長劍，背上斜揹着一盞朱色的雕弓。

這人神態氣宇，都顯得很高昂。

第二張，畫着一個彪形大漢，眉濃目張，兩眉之間，有一顆顯著的朱砂紅痣，右手提着一對西瓜般大小的流星錘，只由畫上看去，也就嚇人的了。

第三張畫的是一個紅衣漢子，赤紅的臉膛，正在舞動着一口紫金刀，刀勢上挺，劈斬着一隻小小飛燕，證明這人刀法之驚俗！

第四張，畫的是一個藍色長衣，面像清瘦四旬以上的中年文士。

這人眉長目俊，目光烱烱，平平的伸着一隻手掌，掌心上落着一隻巨鷹。

那隻鷹似乎在努力振翅，却無法離開文士的掌心！

沈雁容心裏由不住微微吃驚，如果說這張畫在顯示此人武功的話，那麼這個藍衣文士的武功實足以駭人了。

她會由父處習得這種「掌盤力」的功夫，可是至今亦只能戲弄一隻麻雀而已，如像畫上人這等的笑玩巨鷹，實在是不可思議！

她遂即又翻到了第五頁，也就是最後的一頁！

這一頁上畫着一個形容憔悴的老者，十隻手指上都留着極長的指甲，身上一襲白色長衣。

這個人看上去更奇怪，他的兩隻手平着張開，作出一種力按的姿態，兩隻脚因是懸起，離着地面足足有一尺高下，整個身子却是浮在半空中模樣！

沈雁容看了半天，也實在不知道這五個人是什麼來路，由畫上看每一個人都似乎在練一種功夫，只是却又絕非用以參習的圖譜！

五個人像畫得維妙維肖，栩栩如生！

她遂即把畫册重新捲好，放置原處！

室內凌亂的堆置着一些黃精首烏，石凹裏還盛放着一些青鹽，鍋碗炊具倒也齊全，只是到處零亂的放着！

有一個大小如同石鼓般的青石圓球，擱在床脚上，也不知是幹什麼用的！

沈雁容試着用手去搬了一下，覺得份量出奇的重。

她猜想，這個大石球，必是對方拿來練功夫用的！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幾套換洗的衣服，也都是隨手亂放着。

沈雁容笑着搖了搖頭，實在看不下去！就開始動手爲他整理了起來，她用了差不多一盞茶的時間，才把屋內各物一樣樣的放置整潔！

幾件髒衣服，她早想動手給他洗出來，可是又怕這時他忽然回來，撞見了不大好意思！

心裏正在舉棋不定的當兒，可就聽見了遠處傳來一陣子得得蹄聲。

沈雁容隔着窗戶向外看了一眼，頓時一驚，原來那長髮漢子騎着黃驃馬，已來到舍前，離着這房子，頂多不過三四丈遠近！

這時候她如果出去，勢必會被他發現，自從昨天以後，她實在是怕了他，還是不要被他撞見的好！

這屋子角落裏，堆放着一人多高的乾柴堆。

沈雁容急切間實在找不到什麼好的藏身之處，當時就縱入柴堆之後，還算好柴堆後面的空隙，正正好容得她這個人！

她身子方自躲好，黃驃馬已經來到門前。

接着是那漢子下馬的沉重脚步聲。

沈雁容由柴縫裏偷偷外看，不看還好，一看之下，頓時嚇得她魂飛魄散，差一點叫出了聲音！

原來那漢子一頭長髮緊紮在腦後，蒼白的面頰上益加的沒有血色，一口明晃晃的白雪刀，在一進門的當兒，先已扎在了門板上，四下的幌悠着——

他左手上，提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人頭像是剛剛被砍落下來的，鮮紅的血不停的在滴着，長髮漢子在門口，把人頭高高的提起來，在眼前看了看，然後丟在雪地裏，遂即向房中步入。

在他蹣跚着步入進來時，沈雁容才發覺到他的一隻右腿上浸滿了鮮血，像是受傷了。

他不時的吸上一口氣，像是很痛的樣子！

沈雁容已被眼前這番情景嚇呆了，正在柴堆後呆若木鷄，連大氣也不敢喘！

長髮漢子這時坐在木床上，高高的抬起一隻腿來，沈雁容才發覺到他那隻腿上，有一道顯明的刀創傷痕，約有四五寸長短，寸許深厚，傷勢當然不輕，鮮紅的血把一條腿都染紅了。

他匆匆由枕內取出一個木匣，找到了一些刀傷藥，胡亂的捺上一把，然後想找一件衣服撕開了裹傷，目光轉處，才覺出了不對！

經過整理之後的房內，當然不同於昔日的凌亂！

長髮人烱烱的目光裏充滿着疑惑，竟然顧不得腿上的傷，霍地站起來。

四下裏到處看了一眼，他臉上越加的奇怪！

忽然他的眸子注定在柴堆上，沈雁容大吃一驚。

長髮人的臉上頃刻間，帶出了一絲慘笑——

他眼睛注視着柴堆，緩緩坐下來，道：「又是妳——誰叫妳來的？」

沈雁容還想再裝下去，她止息在柴堆之後一聲不哼。

長髮漢子一聲冷笑，右掌隔空向外一推，只聽得「嘩啦啦！」一陣大响，柴堆垮了一地。

正在柴堆之後的沈雁容驚叫了一聲，張慌躍出，她躍出的身子正好落在長髮漢子眼前，二人四目相向，沈雁容神色一呆，登時楞在了當場。

「我一猜就是妳——」

長髮漢子眼睛裏閃閃有光逼視着她，厲聲道：「說！妳來幹什麼？」

沈雁容強自鎭定着，作出一個不在乎的姿態。

長髮漢子怒吼道：「說！」

「沒有什麼好說的！」沈雁容眼睛瞟着他，道：「我只不過是隨便走走，看見了你這個房子就進來了，發現東西亂七八糟，就動手整理了一下——」

長髮漢子臉上浮起了一絲激動，掩忍着未曾發作。

沈雁容胆子畧微放大了一點，向前走了一步，蹲下來道：「你傷勢看來不輕，這樣是不行的！」

說時一隻手已經按在了他傷處，長髮人身子退縮了一下，長眉一挑，道：「放手！」

沈雁容抬起臉來，淺淺一笑道：「伸手不打笑臉人，你總不能不講理吧！我是一片好心呀！」

長髮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那雙蘊含着奇光的眸子，在她身上轉了轉，一副掩忍不發，欲言又止的神態！

沈雁容輕嘆一聲，憐惜的搖搖頭，遂即由身上取出了一個白脂玉瓶，瞧了瞧他的傷——

她皺了一下眉，道：「你的傷不輕，看來像是被劍砍的，你稍微等一下——」

說完她站起來，遂即步出，立刻又走回來，手上捧着滿捧白雪。

她把白雪整個的堆在他腿上受傷之處，上下用力的洗擦着，頓時間化爲一汪血水，淌了一地，長髮漢子那隻腿微微的顫了一下，再看傷處已然止住了流血！

沈雁容點點頭，道：「這就好了！」遂即打開那個小小玉瓶，瓶子裏大概還有半瓶藥，儘數的倒在了傷口上！

她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微微笑道：「痛不痛？」

長髮漢子一臉的不高興，可是却也情不由己的搖了搖頭。

沈雁容站起來，由身上取出了一條白絲巾，撕成兩片，遂即小心的爲他包紮起來！費了半天的勁兒，才包紮完畢。

長髮漢子一直是無可奈何的注視着她，眸子裏閃爍着錯綜複雜的表情！

沈雁容這時站起身子，道：「你覺得好些了？」

長髮漢子點點頭道：「好些了！」

沈雁容一笑道：「我爲你整理了半天房子，又爲你治傷，難道你連一聲謝都不說？」

長髮漢子苦笑了一下，搖搖頭不打算多談！

「爲什麼？」沈雁容猜測着道：「是仇恨？你到底恨誰？誰跟你有仇？」

長髮漢子緊緊咬着牙，冷笑不語！

沈雁容忽然一笑道：「好了，你不說我也不强迫你——」

她妙目一轉，道：「你剛才殺了一個人可是？」

長髮漢子點點頭！

「我看見了那個人的人頭，是誰？他與你有什麼大仇，你要下這種毒手？」

長髮漢子忽然站起來，向門外步出。

沈雁容怔了一下，跟上去。

長髮漢子腿上有傷，但是經過包紮之後，已無碍於行走，只不過走起來，畧顯得不大自然。

沈雁容以爲自己又說錯了什麼，却見那長髮漢子在雪地裏拾起了那顆人頭！走過去把手裏的人頭掛在一顆矮樹梢上。

沈雁容一直還不曾注意到，這時才忽然發覺；那棵矮樹上原來先已有了一個人頭，連這個人頭，一共是兩顆！

這一突然的發現，自然使得她大吃一驚！她默默的注視着他，忽然感到一陣兢驚，說不出的害怕，倏地掉身飛奔而去！

長髮漢子歎得一歎，却發出了一陣狂笑之聲。

× ×

天方黎明，他已經起來了！

在院子裏他來回的走着，練習着他那隻不太靈活的腿，他顯得很急躁！

因爲他馬上就要着手準備去殺第三個人了。

一連兩天，他連殺了兩個人——

死者「煉魂刀」雲中令，「白衣客」屠方，顯然是武林中出名的難惹人物——

如果你一直是在江湖裏打滾討生涯的人，那麼你當然不會不知道「五魁首」這麼稱呼的五個人——五名技驚黑道的滾馬大盜！

雖然那已是廿年以前的事了，可是對於那些直接受害於五魁首的死者家屬，或是僥倖未死的人來說，「仇恨」二字就像是一塊燒紅的烙鐵，深深的烙印在他們的心上，每一思及，都會令他們血液怒張，永遠也不能忘懷。

江湖上多的是殺人越貨的大盜！

江湖上多的是爲非作歹之徒！

可是如同「五魁首」那等罔顧倫常，恣意爲惡的通天大盜，似乎還不多見！

儘管是歲月匆匆。

儘管五個人早已銷聲匿跡，可是他們所犯下的彌天大罪，血手所留下的手印，却是歲月無法抹滅的！

對於那類矢志復仇的人來說，年月只能加深仇恨的怒火，時間恰好讓他們從容佈署——

長髮漢子在雪地裏走了幾轉，然後在大石上停下身子，如果判斷正確的話，那麼今晨，他即將要迎戰第三個敵人，勝敗毫無把握，但是他別無攷慮，勢將一戰！

返回房內，他用事前備好的幾根布帶子，把四肢的關結部位用力的纏好——這麼做的原因，據說可以使得筋骨在長久僵臥之後，仍能保持着原有的彈力！

對付這類武林高手，他必須要出奇兵制勝，一點也疏忽不得！

× ×

就在這塊地方，他已經先後殺了兩個人。現在他要在這裏殺第三個人！

他用刀在雪面上挖了個七尺長三尺寬的長方形洞坑，長短正好容下自己這樣的一個人，然後自己平平的仰着臉躺下去！

用不了多大的工夫，他身上已積滿了厚厚的一層落雪，看不見地上的洞坑，更看不見坑裏躺着他這樣的一個人，他只是那麼靜靜的在等候着。

這一陣鵝毛大雪，足足下了有半個時辰才算停住了，看上去天空頗有放晴意思，四週空氣出奇的清新，目光可以毫無阻碍一直看下去！

對面山嶺上，幾株老梅盛開着……

那一旁小溪彎彎，横架着狹小的一道木橋，溪水如帶閃着銀光，像一條巨蟒似的蜿蜒着。

空氣是那麼的沉靜。

偶而，有幾塊積雪，由松枝上墮下來，彈起的枝頭顫幌着，搖碎了的雪花，散發出萬點銀星——在此寒山一角，算得上是唯一的一點動態了！

那麼悅耳的一陣子銅鈴聲，來自遙遠的地方，在你方自領會到的一刹時，你的眼睛同時也已經看見了——

很奇怪的一番景象！

一個亂髮虬髯的彪形大漢，足下踏着一長塊雪撬板，雪板上堆滿了東西，在一匹棕色健馬的拖馳之下，其快如箭的向着這邊奔馳而來！

佇立在雪板上的那個虬髯大漢，雙手持着馬韁，正自引吭而歌，歌聲雄邁，聲聞數哩！不大工夫，已來到了眼前！

約五十來歲的年紀，頭髮和那絡腮鬍仍然是那麼茂密，一根根强而有力的挺立着，那麼寬的兩肩，那麼粗的胳膊，那麼高而魁梧的身子——足足有八尺高，腰上圍着西瓜般大小的一對流星錘，看上去說不出的凶煞刺眼！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刀客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品刀會自從幾位刀客遇害之後，觀衆已不如前幾天熱烈，只懶散地坐在台下四週喝酒、笑談，這日登台的本應輪着血刀陰太平，但因陰太平已死，依序由流星刀辛文炳遞上，在辛文炳還沒登台前，白天星走向一賣酒担子，適有一大漢親自舉瓢掐酒，然後將瓢交還賣酒的，白天星要了一碗酒，攔着親自掐酒的大漢，强要請他喝酒，大漢一邊拒絕一邊向人叢退去，白天星緊跟不捨，同時放低聲音，喝問大漢是誰的主意，那大漢面色微微一變，喉結滑動了一下，但沒有能發出聲音來——

以其人之道　治其人之身

白天星等着。

紅臉漢子道：「七——」

紅臉漢子只說出一個字，就沒有再說下去。

白天星神色一動，突向紅臉漢子身後閃目掠去。但是，已經太遲了！

他什麼異狀也沒有發現。

紅臉漢子咀巴微微張開，兩眼圓睜如鈴，只是眼神已在慢慢渙散，扭曲的面孔上，也露出無比痛苦的表情。

最後，撲禿一聲，終於雙手捧心，倒了下去！

又有人死了！

廣場上登時騷動起來。

白天星當然清楚紅臉漢子是怎麼死的，但他並沒有走過去查看紅臉漢子背心上的傷口。

他皺皺眉頭，轉身回到老吳的酒担子旁邊。

老吳面無人色，結結巴巴的道：「那……那個傢伙，在……在我酒裏，下……下……下了毒？」

白天星道：「沒有。」

老吳呆了呆道：「那……那麼，你，……你怎麼說，你……你這一碗酒，喝，……喝……喝得死人？」

白天星道：「毒下在瓢裏，你只須另外換個瓢就行了！」

虎胆賈勇帶着兩名七星莊丁，匆匆趕了過來問道：「這裏發生什麼事？」

白天星指着手上那一碗白酒，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苦笑笑道：「有個不認識的朋友，想叫我喝下這碗酒，結果被我瞧出破綻，他的伙伴也許認爲他手脚不够俐落，趁他向我解釋之際，偷偷又賞了他一根暗青子。嘿嘿，如此而已！」

虎胆賈勇眨了眨眼皮道：「他在絕氣之前，有沒說出是受何人指使？」

白天星道：「他只說了兩個字。」

虎胆賈勇道：「這兩個字聽起來像不像一人的姓名？」

白天星道：「很像！」

虎胆賈勇道：「是那兩個字？」

白天星道：「賈勇！」

虎胆賈勇臉色微微一變，但旋即回復正常。

他皺了皺眉頭道：「別開玩笑了！你說正經的，我好調查。」

白天星潑掉了那碗毒酒，輕輕嘆了口氣道：「說正經的，我什麼也沒有聽到；他才張開咀巴，就倒下去了。」

他指指紅臉漢子的屍體，又嘆了口氣道：「你過去看看屍體上的傷口吧！憑你賈老總的閱歷和眼光，或許能從暗器的來路上，找出點眉目來也不一定。」

虎胆賈勇點點頭，隨卽領着那兩名莊丁，向紅臉漢子的屍體走去。

不一會，屍體抬走了，廣場上也慢慢的安靜下來。

白天星居然另外又拿了一個碗，就在原先那隻酒桶裏，舀了一碗酒喝將起來。

張弟忍不住低聲問道：「剛才你是怎麼發覺的？」

白天星啣下口中咀嚼着的烤麥雀，淡淡一笑道：「喝酒不是喝茶。」

張弟道：「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笑笑道：「這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只有在萬分口渴時，才會一口氣喝下一大碗茶。酒像這種喝法，就只有一個解釋！」

張弟道：「怎麼解釋？」

白天星道：「不趕快喝下去，這一碗酒就輪不着他喝！」

張弟道：「誰會搶走他這碗酒？」

白天星道：「所以，當你看到一個人以這種方式喝酒時，你就可以大胆斷定：此人如非有急事在身，便是爲了急着要廻避某一個人！」

他笑了笑，又道：「有急事在身的人，應該沒有連喝六大碗的心情，所以，歸納了起來，原因其實只有一個！」

張弟道：「就算你看出他急着離去，是爲了廻避你，你又怎知道他在你酒裏做了手脚？」

白天星微笑道：「如果你想廻避一個人，你必須先認識這個人，對嗎？」

張弟道：「當然。」

白天星笑道：「好！那麼我再問你：你既認識這個人，而且知道這個人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必然會在一個固定的地點出現，這人旣是你想廻避的人，廣場上多的是酒担子，而你却偏偏選中了這一担，又是什麼道理！」

張弟思索着，最後終於點了點頭道：「我懂你的意思了。」

白天星又笑了一下道：「只有一件事，你也許還不明白。」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你一定還不明白這廝以前的那幾碗酒，爲何要喝得那樣猛。」

張弟道：「我明白。」

白天星道：「哦？」

張弟也笑了笑，道：「因爲只有這樣，他搶瓢自己舀酒喝，才不會引起別人注意，對嗎？」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沒有開口。

張弟詫異道：「你幹嗎嘆氣？」

白天星嘆着氣道：「我担心這樣發展下去，終必有那麼一天，『一品刀』要被『旋風刀』的光芒所掩蓋！」

張弟愕然道：「誰是旋風刀？」

白天星道：「就是那個殺死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的小子！」

張弟又呆了一下，才道：「這——這是誰替我取的外號？」

白天星笑笑道：「就是那個借刀給你的人。」

張弟道：「怪刀關百勝？」

白天星正待回答，忽然輕輕一咦，像是於無意中發現什麼怪事似的，帶着一臉迷惑不解之色，突然轉向廣場另一邊望了過去。

× ×

廣場另一邊，並沒有發生什麼怪事。

那一邊也跟這一邊一樣，三五成羣，到處是人，場邊排着各式各樣的零食小擔子。

白天星如今盯着不放的，便是一個賣油炸麻花的老人。

白天星想吃油炸麻花？

張弟知道不是。但是，他看來看去，實在看不出那個賣油炸麻花的老人有何特別碍眼之處。

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看上去約莫六十出頭一點，戴着一頂破草笠，滿面皺紋，腰已微駝——難道這老人也是一名江湖人物？

他正想問，白天星忽然回過頭來笑着道：「你有沒有見過狗打架？」

張弟不覺一愣道：「你說什麼？狗打架？」

白天星笑道：「是的，狗打架。不是兩條狗對打，而是好幾十條狗，相互咬成一團。那種場面，你見過沒有？」

那種場面張弟當然見過。

他老家屋後，是一片麥田，每年冬天清晨，那麥田就會變成附近一帶野狗的戰場。

是的，每次都是好幾十條，張家的，李家的，打完了，各自東西，到了第二天，又在老地方聚會。

這差不多是每個鄉下孩子，司空見慣的事。

白天星望望那個賣油炸麻花的老人，忽然想起狗打羣架，這種「靈機」是怎麼「觸發」起來的？

張弟不懂。

同時，他也不想回答這種問題。

白天星望着他笑道：「我知道那種場面你一定見過，你願不願意告訴我，當你看到幾十條狗咬成一團時，你首先想到的是什麼？」

張弟道：「不願意！」

白天星笑道：「那麼我就告訴你。」

張弟道：「聽說。」

白天星又笑了笑，道：「當我們都是孩子時，我想我們的想法，大概是差不多的。那便是：你只看到那些狗奔騰追逐，惡鬥狠咬，吠聲震天，但你根本就看不出那幾條是一夥，那幾條又是另一夥，究竟誰在咬誰，以及為什麼會咬得那般慘烈的呢！」

張弟心頭一動，突然想及白天星這番話顯然並非無由而發。

狗打羣架，看不出那幾條是一夥，弄不清為何事而起爭鬥，但却咬得無比慘烈——這豈不正是目前七星鎮上這一連串無頭血案最生動的寫照？

但是，這跟賣麻花的老人，又有什麼關係呢？

難道這個賣麻花的老人，不僅是個深藏不露的異人。

同時，還是這一連串無頭血案中的關鍵人物？

想到這裏，張弟有點沉不住氣了。

只可惜他的反應還是慢了一步，他剛剛想開口，白天星已經站起。

這時恰值刀客出場。

白天星連朝耳台上望也沒望一眼，便趁場子上一片紛亂之際，打人羣中向那賣麻花的老人走去。

張弟見他招呼也不打一個，就這樣走了，心中不禁暗暗惱火。

「想撇開我？嘿嘿，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 ×

賣麻花的老人感覺很意外，他顯然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居然會有生意找上門來。

「買麻花？」

他問的當然是白天星。

但是白天星却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一雙眼睛儘在那兩籃子麻花上打轉。

老人的生意看來好像並不好。

因為那兩籃麻花堆得高高滿滿的，從早上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賣出多少。廣場上每個小販的生意都不壞，為什麼獨獨這老人的麻花乏人問津呢？

張弟馬上就找到了原因。

這老人太邋遢了！

只見這老人穿着一套綴滿補丁的藍布短衫褲，衣服上盡是斑斑油垢，好像這套衣服自從上了身，就沒有脫下來換洗過一般。

單是衣服髒，也還罷了。

最令人噁心的，還是那十根粗短焦黃的手指頭，就是一個剛從污水溝裏摸過泥鰍上來的人，恐怕都要比他這雙手乾凈得多！

一個賣吃食的人如此不重潔凈，他賣的東西沒人領教，自是意料中事。

張弟暗暗高興。

無論什麼事情，白天星都似乎充滿了自信；在任何男人來說，這無疑都是一項可貴的優點；但這也正是張弟最不歡喜白天星的地方！

因為這種人往往容易使別人感覺到自己的渺小。

張弟認為自己並不笨，但當他跟白天星在一起時，却使他總是覺得好像處處都比白天星矮了一截。

所以，他時時都想找個機會能殺殺白天星的威風。

如今，這個機會來了！

他相信白天星這次一定看走了眼。

如果像這樣一個老人，也是武林中人，眼下廣場上的幾十名小販，豈非人人都有成為江湖人物的可能？

他偷偷打量着白天星的反應。

白天星的反應，更增强了他的自信；因為白天星這時也露出躊躇難決的神氣，似乎對自己早先的觀察，信心已產生了動搖。

藍衫老人見白天星東張西望，既不說買，也不說不買，以為白天星担心他的麻花不好，於是忙從籃子裏拿起一根麻花，遞了過來，又道：「今天剛炸的，又酥又甜，又脆又香，不信你嚐嚐，不好你可以不買。」

白天星搖搖頭，沒有去接那根麻花。

他咳了一聲，忽然望着老人道：「老丈貴姓？」

張弟聽了，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

他記得白天星這已是第四次問別人「貴姓」。第一次是在熱窩裏問那名黑鷹帮徒；第二次是問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第三次是問適才那名下毒的紅臉漢子；第四次則是如今這個藍衫老人！

以前三次，問了等於白問。因為以前三次被問的人，根本就沒有理睬他。

張弟眞不明白，一個人在同一情況之下，已經碰過三次釘子，為什麼還能保持這麼濃厚的興趣？

不過，這一次總算還好，這一次藍衫老人總算沒有給他釘子碰。

「老漢姓水。」

藍衫老人答得很和氣，顯然希望做成這筆交易。

白天星含笑點頭：「我姓白。」

他指指張弟，又道：「這是我師弟，張弟。弓長張，兄弟的弟！」

藍衫老人一連噢了兩聲，目光中則露出不勝迷惑之色。他似乎弄不明白，只買幾根麻花，何以還要這麼多的儀節？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又道：「十八刀客中的降龍伏虎刀岳人豪，便是死在我這位師弟的手裏！」

張弟不禁一呆！

這是什麼話？

擺威風？

想敲詐？

藍衫老人也是一呆，張目訥訥道：「你們……不……不……不是想買麻花？」

白天星緩緩地道：「我們只是想先問問價錢，看是否付得起，再作決定。」

藍衫老人長長鬆了口氣，如釋重負，連忙接着道：「便宜，便宜，兩文錢一根，三根五文錢，如果一次買二十根以上，還可以再打折扣……」

白天星道：「我們想買的是另一樣東西，不是麻花。」

藍衫老人又是一呆道：「另一樣——另一樣什麼東西？」

白天星道：「人頭！」

藍衫老人僵在那裏，像遭電殛一般，隔了好一陣子，一雙眼珠才恢復活動道：「這位大爺，你喝了酒？」

白天星點頭道：「不錯！事情就是一碗酒引起來的。有人買兇在酒裏下毒，想要我的命，我已經知道了這個人是誰。」

他頓了一下，徐徐接着道：「這種事公平得很，既有人跟我肚子過不去，我就能要他的頭！」

藍衫老人吃驚地道：「眞有這種事？是誰這般無法無天？」

白天星道：「既不是『無法』，也不是『無天』，是『吳明』！」

藍衫老人臉上訝異之色突然消失不見，他望着白天星，忽然問道：「七絕拐吳明？」

張弟眞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他同時也感到有點洩氣。

白天星又贏了！他果然沒有走眼。這藍衫老人果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白天星沒有回答藍衫老人問的話。

藍衫老人也沒有等下去。

他望着白天星，又道：「姓吳的也不見得有多厲害，你們師兄弟為什麼不自己動手？」

白天星道：「這叫做禮尚往來！姓吳的也沒有自己動手。」

藍衫老人道：「人屠刁横目前正在閒着，你們為何不去找他？」

白天星道：「要買貨色好的東西，就該找間大舖子，大舖子賣的東西，總是靠得住些。」

藍衫老人道：「舖子大，開銷多，價錢就不便宜了。」

白天星道：「多少？」

藍衫老人道：「草字頭，整數兒，沒有折扣。」

白天星道：「不貴！」

藍衫老人道：「君子交易，先付一半，交貨再清尾欵。」

白天星道：「幾天交貨？」

藍衫老人道：「三天！」

白天星道：「行！」

張弟正在懷疑白天星何處有五千两銀子付給這藍衫老人，只見白天星衣袖一洒，一張摺得整整齊齊的銀票，已輕飄飄的，如穿花蝴蝶般，落進了藍衫老人的麻花籃子。

藍衫老人也沒有打開驗看，便將那張銀票檢起納入懷中。

眞是君子交易。

白天星道：「我們走。」

藍衫老人道：「不送了！」

一直等到離開了七星廣場，張弟看清前後無人，才趕上一步，低聲問道：「你以為這藍衫老人眞能收拾得了七絕拐吳明麼？」

白天星回過頭來，微笑道：「江湖上曾經流傳過兩句話，你聽過沒有？」

張弟道：「兩句什麼話？」

白天星道：「就是『千金一諾，江水西流』！」

張弟道：「這兩句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道：「前一句表示這個人的信用，後一句表示這個人的力量！」

張弟說道：「就是說這個人只要點了頭，要改變江水的流向，他都能够辦得到吧？」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這個人是誰？」

白天星道：「江西流！」

張弟道：「就是剛才那位賣麻花的藍衫老人？」

白天星道：「全銜是『黑鷹七十二舵總舵主』！」

張弟怔了怔，道：「黑鷹帮主？」

白天星道：「是的，也是這次品刀大會舉行以來，獲得好處最多的人！」

張弟想了想，又道：「這位黑鷹帮主

如今顯示的是不是本來面目？」

白天星道：「當然不是。」

張弟道：「那麼，你怎認得出他是黑鷹帮主的呢？」

白天星笑笑道：「是這位大帮主自己告訴我的。」

張弟惑然道：「他自己告訴你的？」

白天星又笑了一下道：「這一點你可以學學！學會了保你將來受用不盡。」

張弟道：「哦？」

白天星笑道：「當很多人聚在一處，當每一雙眼睛都在望着同一樣東西時，如果你發現其中一雙眼睛竟獨異其趣，正背人偷偷地打量着你，除非你長得很英俊，對方又是個漂亮的女人，你最好還是小心爲妙……」

張弟道：「但這也不能證明對方就是黑鷹帮主啊！」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道：「當然不能，但在部屬兩次出師受挫之後，我已想不出還有誰比這位大帮主更關心我們。」

張弟眼珠一轉，忽然道：「有一件事，你恐怕失算了！」

白天星道：「那件事？」

張弟道：「你既然知道剛才那個紅臉漢子也是黑鷹帮的人，而且又是七絕拐吳明花錢買通的，你現在再叫他們去殺七絕拐吳明，你想他們眞的肯下手？」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我又要說一句我常歡喜說的話了。」

張弟道：「那句話？」

白天星道：「恰恰相反！」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笑道：「只認銀子，不挑顧客，是黑鷹帮的一貫作風。何況接我這筆生意，除了價錢不惡之外，對他們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

張弟道：「什麼好處？」

白天星笑道：「免得再向姓吳的退銀子！」

張弟默然。因爲他知道白天星這不是說笑話，那位黑鷹帮主剛才一聽到吳明兩個字，態度立卽轉變，便是最好的說明！

張弟想了片刻，又道：「我現在只有一件事還想不透。」

白天星笑道：「我想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我已說過了，我們就像書中的人物一樣，我們之間的談話，永遠沒有冷場，你提出的問題，我似乎總能回答！」

張弟不理他的廢話，逕自接下去道：「你這許多銀子是從那裏弄來的，我不想過問。我只覺得那老傢伙說得不錯，七絕拐吳明並不見得有多大了不起，我們爲什麼不自己動手出氣？省下這筆銀子，也好做點別的事。」

白天星笑道：「只有三個理由！」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第一：自保。」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千金一諾，江水西流』！你不妨多回味回味這兩句話。今天沒喝那碗酒，只能說是運氣好，一個人並非天天都會有好的運氣！要得太平，只有拔根。」

張弟道：「第二個理由呢？」

白天星道：「我們還得在七星鎭呆一段時期，我不希望一下成爲衆矢之的，甚至被人誤以爲我們就是謀害那些刀客的兇手！」

張弟道：「是他姓吳的先想毒害我們，我們爲報仇而出手，有何不可？」

白天星道：「你用什麼方法證明那下毒的傢伙，是他七絕拐吳某人花錢買的刺客？」

除非死人復活，這一點只怕誰也無法證明。

張弟思索了一下道：「那麼，第三個理由呢？」

白天星道：「想澄淸一個疑團。」

張弟道：「什麼疑團？」

白天星道：「藉此澄淸黑鷹帮究竟是臨時爲金錢收買？抑或也是那個血腥集團中的一份子？」

張弟道：「如今你已證明不是？」

白天星道：「這要到三天之後，才能決定。」

張弟道：「如果是，他們就不會眞的向七絕拐吳明下手？」

白天星道：「是的。」

張弟道：「他們若是不殺死七絕拐吳明，到時候如何向我們交代？」

白天星道：「只有一個方法。」

張弟道：「什麼方法？」

白天星道：「在這三天中，先設法殺掉我們！」

× ×

這也是張弟不喜歡白天星的地方。

因爲白天星談着談着，死亡的陰影，就會從他的話中悄然出現，而且理由又是那樣充分，令你想不相信也不行。

鎭上店門家家都關得緊緊的。

張弟走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這才忽然想起今天的大會尙未結束，不禁停下脚步問道：「我們現在要去那裏？」

白天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因爲他根本不必回答。

張弟問這句話時，白天星已轉身進入一條小巷子，從這條小巷子走進去，能去的地方只有一個——熱窩！

× ×

熱窩前廳裏空蕩蕩的，沒有一個客人，只有酒保老蕭伏在櫃台上打瞌睡。其他的酒保，顯然都趁午後這段空閒的時間，偸偸溜往七星廣場，趕看熱鬧去了。

白天星跨進大廳之後，忽然轉過頭來，帶着一絲詭秘的笑意，瞇眼低聲道：「你知道這時候幹什麼事情最適宜？」

張弟的臉紅了！他也沒有回答白天星這個問題。

因爲這個問題也根本用不着回答，到熱窩來，可幹的事情並不多，只要看看白天星這時的表情，就不難知道答案是什麼了！

白天星揚起一邊眉毛，低聲又問道：「怎麼樣？有沒有興趣？」

張弟板起面孔，冷冷地道：「恕不奉陪！」

白天星聳聳肩膀道：「那我就只好一個人——喝了！」

張弟一楞道：「你是說喝酒？」

白天星露出詫異之色道：「你以爲我

想幹什麼？」

他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嘆了口氣，又道：「我意思是說，這時候客人少，可以安安靜靜的喝個痛快，眞不知道你老弟在轉些什麼念頭！」

張弟腦子裏這時只有一個念頭。

如果白天星再多說一個字，他就會用拳頭去封上對方的咀巴！

白天星一個字也沒有多說。

他自動封上了咀巴。

但是，他只封上了咀巴，却沒有封上眼睛，眼睛有時比咀巴更易惹人生氣。

白天星在望着他笑！瞇着眼笑。

張弟心中一動，忽然發覺這也許正是他糾正自己錯誤的一個好機會——他已想到白天星爲什麼老是尋他開心的原因。

白天星爲什麼老是要逗他呢？

只有一個原因：他歡喜生氣！而白天星就是歡喜看他生氣的樣子！

這正像快口烏八歡喜搬弄口舌，消魂娘子歡喜耍弄男人，白天星就故意爲兩人製造機會，使對方自以爲得計，實際上全受了他的消遣一樣。

倘若兩人沒有這種缺點，白天星能把兩人逗得這樣得心應手嗎？

想到這裏，張弟心平氣和了！

他拉開櫈子坐下去，也望着白天星，心情感覺十分愉快，有如剛剛打了一場勝仗——同時他也已想到一個報復白天星的方法。

白天星的笑容不見了，他瞪着張弟道：「你笑什麼？」

張弟微笑着道：「我笑很多事。」

白天星道：「很多代表多少？」

張弟道：「代表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

白天星道：「先從大事說起，還是先從小事說起？」

張弟微微笑道：「還記不記得我們之間的老規矩？」

白天星當然記得。這個規矩，原是他訂下來的，他又怎會忘記得了？

所以，他馬上拍巴掌把老蕭叫醒，吩咐老蕭送來兩大壺酒和兩盤羊肉。

老蕭送上酒肉，又打瞌睡去了。

白天星舉杯道：「來，慶祝我白浪子第一次陰溝裏翻船！」

張弟喝了口酒，笑笑道：「今天的酒不錯。」

白天星道：「很好！就是有點苦。」

張弟又笑了笑，才放低聲音道：「先說小事！這件小事是：你一直在留意一個人，以爲這個人的身份和來路，都有值得懷疑之處，只可惜你費盡心機，到頭來依然一無所獲！」

白天星眨着眼皮道：「這人是誰？」

張弟低聲道：「錢痳子！」

白天星呆了一下道：「你說什麼瘋話？像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又不是得了什麼毛病，幹嗎要留意這樣一個人？」

張弟微笑道：「那麼，有一件事，你能不能解釋？」

白天星道：「什麼事？」

張弟道：「你不否認你是一個浪子，對嗎？」

白天星道：「對！」

張弟道：「一個浪子是不會把錢財看得很重的，你對錢財的看法如何？」

白天星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愁沒有，有了就花！」

張弟道：「不是說得好聽？」

白天星道：「當然！」

張弟笑笑道：「那麼，燕娘的身價是三千兩紋銀，這數目你並不是拿不出來，你爲什麼不肯花？」

白天星道：「這——」

張弟笑着接口道：「因爲你對燕娘那個女人實際上並無興趣，你經常往這裏跑，其實是另有目的。對嗎？」

白天星嘆了口氣，沒有開口。

張弟笑道：「如果我接着再說另一件大事，會不會影響到你的胃口？」

白天星挾了一塊羊肉，慢慢咀嚼着，仍然沒有開口。

這說明直到現在爲止，他的胃口還很好！

張弟又笑了笑，道：「這大小兩件事，概括起來，可以用兩句話來形容：小事，你是『枉費心機』，大事，你是『有口難言』！」

白天星點點頭，懶洋洋地道：「唔，很精彩！上一句有『心』，下一句帶『口』，聽起來滿對稱的。」

張弟暗暗高興。好！還擊了！

白天星爲什麼要以這種口氣加按語呢？這證明白天星已經有點沉不住氣。這也就是說，他這兩句話，無疑已擊中白天星的要害！

張弟笑笑，緩緩接下去道：「有口難言的意思，就是說你眼看着那些刀客一個個喪生刀下，雖然負疚於心，却又無能爲力！」

白天星幾乎將剛喝下的一口酒嗆了出來，瞪大眼睛道：「那些刀客又不是我殺死的，我爲什麼要負疚於心？」

張弟道：「如果不是舉行什麼品刀大會，十八刀客就不會到七星鎭來，十八刀客不來七星鎭，他們就不會被人殺死。對嗎？」

白天星道：「對。」

張弟道：「那麼，你知不知道，品刀大會是爲誰舉行的？」

白天星道：「爲誰？」

張弟道：「你！」

白天星好像突然嚥下了一個滾燙的湯糰，兩隻眼珠子翻個不停，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張弟道：「究竟是與不是，你心裏應該比別人清楚。」

他頓了一下，緩緩接着道：「如果我的猜測不錯，你這位一品刀過去的作爲，一定是踩痛了某些人的雞眼；舉行品刀大會，便是誘你出面的一種手段！」

白天星慢慢端起酒來喝了一口。

張弟道：「只可惜他們這種手段一點也沒有收到效果，儘管他們還安排了一個假一品刀來刺激你，但你鎭定如恆，依然不爲所動。不過，有一件事，他們却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眞正的一品刀目前必然也已來到了七星鎭！」

白天星又喝了一口酒。

張弟道：「但是，這位一品刀人在那

裏呢？於是，他們只好狠起心腸，拿十八刀客當祭品，這也是一個個冤枉送死的原因，目的就是想看看你這位一品刀究竟還能忍耐多久！」

白天星忽然放下酒杯道：「照你這樣說起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的心腸豈不也跟他們一樣殘忍？」

張弟道：「情形不一樣。」

白天星道：「分別何在？」

張弟道：「這得分兩方面說。」

白天星道：「分那兩方面？」

張弟道：「第一，十八刀客並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他們應該看得出這次品刀大會處處充滿殺機，參與品刀，無異飛蛾撲火。所以，他們的死，他們自己本身也該負一部份責任！」

白天星道：「第二呢？」

張弟道：「第二，在你來說，你不露面，實有你無法露面的苦衷，也就是我所說的有口難言！」

白天星道：「這話如何解釋？」

張弟道：「你所以沒有採取行動，並不是你不想採取行動，而是因為你一時還沒有找出採取行動的對象！」

白天星道：「那位西貝一品刀不算對象？」

張弟道：「不算。」

白天星道：「為什麼？」

張弟道：「那只是個可憐的傀儡！」

白天星道：「可憐？」

張弟道：「是的！傻得可憐。如果眞正的一品刀沉不住氣，第一個遭殃的就是他仁兄，聰明人決不討這種差事當！」

白天星道：「那麼，七星刀廖三和七絕拐吳明呢？」

張弟道：「也不算。」

白天星道：「為什麼？」

張弟道：「七絕拐吳明，武功再高，也不像是個首腦人物，所以，這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名得力的爪牙。至於七星刀廖三，看起來雖然嫌疑較重，但是，極可能受到了脅迫，你若是以這位廖三爺為對象，說不定，會因而要了這位廖三爺的一條老命！」

白天星道：「就像剛才那個紅臉漢子的下場一樣？」

張弟道：「不錯！」

他微微一笑，又道：「這也可以說是你目前拚命跟快口烏八和消魂娘子楊燕週旋的原因！你們雙方如同捉迷藏一樣，對方想找出你這位一品刀，而你這位一品刀也在想盡方法，想找出對方的首腦人物是誰！」

白天星點點頭道：「好，分析入微，合情合理，除了一點還沒有提到之外，這番剖解確是值得一壺……」

張弟眨了一下眼皮道：「還有那一點，我沒提到？」

白天星道：「那個紅臉漢子。」

張弟道：「那個紅臉漢子怎樣？」

白天星道：「你的意思是說對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確定一品刀就是我，對不對？」

張弟道：「對！」

白天星道：「既然他們還不能確定我就是一品刀，又為什麼要買出人來想毒死我？」

張弟笑了！

他實在高興聽到白天星提出這個問題，能聽到白天星提到這種幼稚的問題，機會可眞不多。

白天星望着他道：「什麼事好笑？」

他不等張弟開口，注目接着又道：「你是想說，毒死的是一品刀，固屬可喜可賀，即令毒錯了人，對他們也沒有害處，是嗎？」

張弟笑不出來了！

他忽然發覺，白天星今天讓他儘情說了個痛快，始終很少加以反駁，也很少中途打岔，極可能是怕掃了他的興頭。

也許他今天說的，根本就是一篇自以為是的廢話！

「那麼——」

那麼，這次品刀會如果與一品刀沒有多大關係，為何會有冒牌一品刀出現？十八刀客遭人暗算，又是為了什麼？

張弟正想問個清楚，白天星忽然比了個噤聲的手勢，接着便聽到一陣人語和腳步聲，從聽外巷中傳了過來。

今天的大會結束了！

× × ×

又是一個好天氣！

陽光明亮，風很小，沒有雲，深秋的天氣，除了顯得有點蕭殺，似乎總錯不到那裏去。

何寡婦今天打扮得特別漂亮。

其實，像何寡婦這樣的女人，就是不打扮，也一樣動人。

好看的女人，都是天生的。

在一個天生一副好姿色的女人來說，胭脂花粉，全是累贅，就像一朵悅目的鮮花，絕不需塗上顏料增加它的艷麗一樣。

何寡婦平時很少塗脂抹粉。

今天也沒有。

今天，她只不過改梳了一個貴妃髻，換了一套淺藍色的寧綢夾衫褲，穿了一雙花樣別緻的繡花緞鞋而已！

就只是這樣，在七星鎮上，已是一件大事。

當何寡婦掩上門，向鎮頭上走去時，七星鎮上每個男人的眼光，都被她那副苗條的身裁吸引住了！

開棺材店的井老闆正好打鎮頭那一邊過來。

莫瞎子屋後有三株大楊樹，正是白皮棺材的好材料，他店裏的幾口棺材，已經賣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跟莫瞎子打商量，要買那三株楊樹。

莫瞎子本來不想賣，他說要留下這三株樹，將來賣了為女兒添嫁粧。

後來，他一聽說井老闆願出八兩銀子買下那三株樹，便沒有再堅持。

三棵楊樹賣八兩銀子，這價錢大概也只有井老闆出得起，留下去再找第二個買主，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井老闆這三株樹是不是買貴了呢？

價錢的確不便宜。

不過，這筆帳井老闆已經算過了。那三株楊樹，湊合着最少可釘五口棺材，就是照過去這幾天的老價錢，一口以十兩銀子計算，也够肥得滴油了！（未完）

七代劍

劍芒電閃無常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大鬧歸來莊・把五龜奴殺死・救出被囚的十一名少女・但却逃走了鬼鴇母和失去海友蘭・他為了義全終始・送十一位姑娘回家・那晚在客棧投宿・見到黑龍八駿坐騎・向小二查問・獲知黑龍八俊往郊外柳林・戚明星循踪前去・驀見與八駿相約晤面的竟是假冒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她正鼓如簧之舌誘引八駿往殺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戚明星出其不意點了槓轎轎伕和兩丫環穴道・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要逃被戚明星捉住・一看竟是小辣椒・她招供說因越西鴻待她不好・只是利用她・決心變叛——

戚明星道：「這也沒有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的理由！」

小辣椒道：「我冒充她，是想……想報答你，贖我欺騙你的罪過。」

「嘿，是麼？」

「是的，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你這個人好，我……我開始想念你，也多麼希望我自己變為眞正的海友蘭，再和你在一起，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不但不會喜歡我，而且痛恨我，所以我覺得要想得到你，最好的辦法是做個圈套把你套住……」

「哼！」

「在一個偶然中，我發現了那位第二代三花娘子，得知她將秉承其師未了心願，期待你攻轎娶她為妻，於是我決定冒充她，取她的『地位』而代之。」

「哼！」

「那天，我們在豫中郾城外遇上，你竟識出我不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不肯攻我的轎，於是我又下定決心要殺掉那個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只有除掉她，我才有機會做你的妻子——」

「妳做夢，我不會向妳攻轎的！」

「這可說不定啊，她一死之後，我就可降伏她的二婢四轎伕，並接收她那乘紅轎，那時你就看不出我是假的了。」

「妳好毒的心腸！」

「是的，我是有些邪毒，可是我愛你的心却是出於眞誠的，我希望做你的妻子，服侍你一輩子。」

「哼，我看妳是滿口胡謅，妳若眞心喜歡我，剛才為何咒我已經死了？」

「這是為騙他們黑龍八俊而不得已的謊言，我知道他們和你交情不惡，若聽說你死了，一定會替你報仇。」

「妳叫什麼姓名？」

「我姓應，名巧珍，小辣椒三字是越西鴻亂叫叫出來的——」

「好的，應巧珍，我要告訴妳一件事情！」

「請說。」

「妳知道『江湖浪女慕容燕』這個姑娘麼？」

「知道。」

「她品行如何？」

「壞透了，她是個淫娃，任何人都可以跟她睡覺。」

「妳的批評不太正確，不過她在成為我的未婚妻之前，的確有些不守規矩。」

「什麼，她是你的未婚妻？」

「是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她終於放下了『屠刀』，的的確確放下了『屠刀』，所以我也就不以她為下賤，和她訂了親！」

「你太傻了，總有一天你會後悔。」

「而妳，妳的情形，看來與她有些相同……」

「哦，是的，不過我比她要清白乾淨得多，而且你知道像我這樣有勇氣叛離越西鴻的女人，是很不多見的，所以——」

「妳不要告訴我，讓我來告訴妳好了，妳叛離越西鴻縱然是眞的，但在我的眼光中，妳仍然是個下賤的女人！」

「你……」

「妳是因為越西鴻已不喜歡妳，所以妳才離開了他，這出發點已經落於下乘，而妳的品行仍然和以前沒有兩樣，甚至還更為卑鄙無恥，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居然打算利用黑龍八俊去剪除第二代三花娘子，妳想想看妳是不是很卑鄙無恥？」

「這……都是因為我太喜歡你呀！」

「放妳媽的臭屁！」

「你……」

戚明星駢指點了她的軟麻穴，然後收

劍起立，轉到二婢四轎伕身後，運掌拍開了他們的啞穴，再轉回他們的面前，寒臉冷冷說道：「你們六人甘爲人僕婢，大概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今天，我要一起收拾你們！」

二婢四轎伕臉色大變。

戚明星道：「不過，姑念你們不是主犯罪魁，我可以給你們一個機會，誰願告訴我實話，我便放他一條生路。」

二婢四轎伕都怕失去機會似的，竟不約而同的道：「我願說實話！」

戚明星環掃他們一眼，微笑道：「誰先開口的？」

二婢四轎伕一齊搶着道：「是我！」

戚明星笑道：「嘿，你們同時回答，倒教我分不出誰先誰後了。也罷，我給你們同等的機會，不過我要一個一個來問，希望你們六人說的都一樣，當中如果有一人所說不相同，我只好把你們六人一起殺了！」

說罷，走去抓起一婢，提小雞似的將她提入林中去。

躺在地上的小辣椒應巧珍見他要各別盤問，心中甚急，忍不住大叫道：「丫頭，妳小心回答，若敢胡說八道，看我不撕裂妳才怪！」

一會之後——

戚明星已盤問完畢，將那丫頭提回轎前，讓她躺在地上，然後走去提起另一婢，又走入去林中……

這樣一個又一個的進行各別盤問，約莫兩刻時後，才將最後一個問完，端木煌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絕不敢說謊，當下笑問道：「怎樣？」

戚明星將最後一個青年轎伕放落地上，輕笑道：「六個人一張咀巴，回答完全一樣！」

端木煌道：「怎麼說的？」

戚明星道：「她說謊，她沒有叛離越西鴻，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乃是越西鴻的意思，目的有二，一爲斷絕三花一派，二爲伺機騙取我大殺門的武學！」

小辣椒應巧珍大叫道：「不！不！不是這樣，他們亂講的！」

戚明星覷綫如刀一般轉注到她臉上，冷笑道：「妳說他們亂講？」

小辣椒道：「是的，他們爲恐你殺死他們，所以——」

戚明星截口道：「所以就串通好說同樣一篇謊話來欺騙我是麼？」

他把「串通」兩個字說得很重，意思也就是提醒她，二婢四轎伕在這種情形之下，根本不可能串通好說同樣一篇謊話來欺騙自己。

小辣椒頓時爲之語塞。

戚明星「哼哼」的冷笑道：「應巧珍，妳太狡獪了，我若讓妳活下去，不知有多少人會死在妳手裏！」

小辣椒見詭計已被揭穿，乃換上一副潑辣的悍態，吃吃笑道：「你敢殺我？」

戚明星一挺劍眉道：「妳以爲我不敢麼？」

小辣椒道：「不錯，你不敢！」

戚明星不禁哈哈大笑道：「這倒奇了，我以前在鐵船帮時，連孕婦都殺過，而如今妳却說我不敢殺妳！」

小辣椒道：「情形不同了，以前，你是黑鷹帮的戚明星，現在你是第七代的大殺俠！」

戚明星冷冷一笑，道：「大殺俠不敢殺人？」

小辣椒道：「據我所知，大殺門歷代大殺俠，殺的都是大奸大惡的梟雄，他們從來未殺過一個女人，即使那個女人心毒如蛇蝎，他們也不殺，因爲他們認爲女人拉尿不上牆，再壞也不過是個女人。」

戚明星靜靜的聽她說完，沉默片刻之後，忽然聳肩一笑道：「哼，妳倒是把我大殺門歷代大殺俠的作風打聽得十分清楚了！」

小辣椒笑道：「當然，否則在我冒充海友蘭騙你之後，怎麼還敢下江湖來？」

戚明星緩緩道：「有件事情，不知妳聽說過沒有？」

小辣椒道：「什麼事情？」

戚明星道：「本門歷代大殺俠確實不曾殺過一個女人，但據我所知，本門第五代大殺俠陳鑫和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郞却都曾經割過女人的耳朶和鼻子！」

說着抽出藏在身上的七首。

小辣椒登時嚇得花容失色，駭聲道：「你——你要幹什麼？」

戚明星在她身旁蹲下，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割妳的耳朶和鼻子！」

他左手撑起了她的右耳，操刀便要割下——

小辣椒大叫道：「且慢。」

戚明星停住正要割下的手勢，微笑着說道：「好的，慢些割也不妨，但要等多久呀？」

小辣椒露出一副惹人憐憫之態，改變語氣道：「請你不要這樣，好不？」

戚明星一側頭，冷聲問道：「要妳怎樣？」

小辣椒囁囁嚅嚅道：「你饒我一次，我……我……」

戚明星道：「妳怎樣？」

小椒辣道：「我會改過遷善，好好做人的。」

戚明星掉頭向端木煌笑問道：「端木兄，你們相信這女人會改過遷善，好好做人麼？」

端木煌笑道：「不相信！」

戚明星於是操刀一割，就將她的一隻右耳割了下來。

小辣椒殺豬般的喊叫起來，道：「戚明星！你太狠了！你沒有良心！想想看，在我冒充海友蘭的那段日子裏，我若要取你性命，可說易如反掌，而我並沒有傷害你——啊哎！」

她的鼻子已被戚明星揑住，一時說不出話來了。

戚明星揑住她的鼻子後，隨即操刀再割，一面割一面說道：「不錯，那時妳若要取我性命，眞是再容易也沒有，但是妳沒有那樣做是因爲不忍心？或者是想引誘我進入鐵船帮總舵？」

小辣椒沒有聽完他的話，就已昏死過去了。

戚明星割下了她的鼻子，隨即解活她的軟痲穴，再起身去解開二婢四轎伕的穴道，說道：「你們可以走了，要重新做人

或返回鐵船帮悉聽尊便！」

二婢四轎伕不敢吭一聲，爬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去。

端木煌聽得二婢四轎伕走了後，便向戚明星問道：「你是在什麼地方發現這丫頭的？」

戚明星道：「小弟不是尾隨她到此的，黃昏時分，小弟投宿城中客棧，無意間發現了八位的坐騎，從店小二的口中得知八位可能前來千柳林，故趕來一看，沒想到八位在此等候之人竟是這個賤婢。」

端木煌意外道：「哦，你也投宿在那家客棧？」

戚明星：「是的，身邊還帶着十一位姑娘呢！」

端木煌驚訝地說道：「帶着十一位姑娘？」

戚明星收起七首道：「走，咱們回城去，路上再談吧！」

× ×

回到城中，戚明星剛好將別後的一切遭遇敍述完畢，黑龍八俊聽得十分驚奇，端木煌問道：「如今你打算護送她們回家去？」

戚明星道：「是的。」

端木煌道：「海姑娘怎麼辦？」

戚明星道：「只好暫時把她擱在一邊了。」

端木煌面呈嚴肅道：「這是不行的，你必須趕快把她搶救回來，否則，後果堪慮！」

戚明星苦笑道：「但小弟不知鬼鴇母將她劫往何處，如何搶救呢？」

端木煌沉吟道：「唔……」

公孫强說道：「她可能是尚在蘇州一帶。」

戚明星道：「噢？」

公孫强道：「她身邊帶着一個人，不可能逃多遠，我想她在附近躲個一兩天後，仍會返回歸來莊探視，你何不在歸來莊等她？」

戚明星道：「歸來莊已被我放火燒掉了。」

公孫强說道：「只要她不知道，她仍會回去探視，這是一般人都會有的一種心理。」

戚明星想了想，道：「公孫兄說的有道理，可是小弟現在已走不開，小弟不能爲救海姑娘一人的原故而不顧那十一位姑娘——」

公孫强打岔道：「這很簡單，你把她們交給我們好了，我們黑龍八俊雖已變成瞎子，但要護送幾個姑娘仍非難事。」

戚明星大喜道：「哦，八位願代替小弟護送她們回家去？」

公孫强笑道：「我們反正沒事嘛。」

戚明星轉對端木煌問道：「端木兄以爲如何？」

端木煌笑道：「八俊一條心，我們當中任何一人，一且向外人許下諾言時，即使是殺人放火的勾當，其餘七人也一諾無辭！」

戚明星滿心歡喜道：「這好極了，等下回到客棧交代明白後，小弟就趕回歸來莊看看……」

不久，九人已走回到客棧門口，戚明星領着他們入棧，進入他們訂下的房間，然後轉去帶來上官玉鳳等十一位姑娘，介紹她們認識黑龍八俊，再將黑龍八俊願護送她們回家及自己打算返回歸來莊設法搭救海友蘭的心意說出。

十一位姑娘自然不反對，於是他從那個布袋中取出幾片金葉帶在身上準備做盤纏，再吩咐店小二拿來一些現成的食物匆匆塡飽了肚子，即與黑龍八俊和十一位姑娘道別，乘上拖車的一匹馬，縱馬馳離了吳興縣城，朝蘇州疾馳而來。

連夜飛馳。

黎明時分，已然趕回到虎丘西北邊的山麓，他下馬將坐騎牽入林中，發現自己原先拴在林中的一匹坐騎尚未遺失，心想鬼鴇母可能尚未回莊探視，當下拴好坐騎，便往山腰上的歸來莊奔來。

轉眼奔到莊門口，運目一望，但見全莊已變成一堆灰燼，只剩下幾堵殘缺不全的土磚牆屹立在灰燼中，而有幾堆灰燼上仍在冒着輕烟，這顯示自前夜着火之後，至今仍未曾有人前來救火。

他佇望片刻，即移步走入，繞着堆積如山的灰燼查看一番，當走到莊中另一堆灰燼的近處——

「叮！叮！叮！」

灰燼後面，忽然響起一片金屬的撞擊聲音！

他聞聲心頭一震，疾忙伏下身子，心中暗忖道：「一定是鬼鴇母回來了，正在灰燼中尋找她的失物，那公孫强眞是料事如神……」

「叮！叮！叮！」

金屬聲繼續響，聽聲音，似在挖掘。

他輕輕的拔出寶劍，然後提輕腳步彎身繞行過去，轉到灰燼後面，一眼瞥見黑暗中有個人正在灰燼堆中挖掘，手上拿的似是一條鐵棍。

但是，他第二眼就看出那人不是鬼鴇母，那人是個男的！

——他是誰？

——他在挖掘什麼？

戚明星又悄悄欺近數步，才從其身材認出了對方，不禁暗罵道：「原來是他，這老廢物敢情在尋寶呢！」

原來，那人是鬼鴇母的老表哥，姓謝的掛名莊主！

他手上拿着一條鐵棍，正在灰燼中賣力的挖掘，只見他挖了老半天後，才從地上拾起一物——一塊被火燒得變了形的銀子！

他拿起那塊銀子看着，面浮一絲笑容，自言自語道：「他媽的，挖了一個晚上才檢到這一小塊，不過……嘿嘿，有第一塊就可能有第二塊，有第二塊，就有第三塊……」

他將銀子納入懷中，又動手再挖掘起來。

戚明星暗覺好笑，當下後退數步，找到一處可以藏身的地方，坐了下來。

他決定不去驚擾對方，因爲這時天尚未亮，他想到鬼鴇母可能隨時會出現，假如現身和對方見面，那麼鬼鴇母一旦出現時，自己就無法站在有利的地位了。

那老人財運不錯，不一會果然又檢到第二塊和第三塊，於是他越掘越起勁了，

一邊挖掘一邊哼起順口令來：「小閨女，纏小脚，纏的小脚怪臭的，從那裏來了個賣肉的，肉呀肉，是香的，從那裏來了個賣薑的，薑呀薑，是辣的，從那裏來了個算卦的……」

不一會，天漸漸亮了。

老人已挖到了不少銀子，他放下鐵棍，拭去頭上的汗水，然後掏出挖到的銀子放在地上，堆成一小堆，笑嘻嘻道：「三十兩？不，不止三十兩，可能有四十兩！哈哈，這不過是剛剛開始罷了，那臭婆子一向存着不少金銀，等下一定可以挖到金子！」

戚明星起身走過去，笑道：「見財有份，你要分給我多少呀？」

天已亮，他料知鬼鴇母絕不敢在白天返莊探視，故決定現身和對方相見了。

那老人一見戚明星突然出現，唬得魂不附體，一下掩住那堆銀子，叫道：「不！不！這是我的銀子！這是我的銀子！」

戚明星在他跟前站住，歪頭望着他笑道：「銀子是你的，但是你的命却是我的哩！」

老人急急忙忙把銀子塞入懷中，起身便要逃命。

戚明星脚一抬，將他鈎了個狗吃屎，然後一脚踩上他背脊，吃吃輕笑道：「安靜一點，我不讓你走，你插十隻翅膀也飛不掉！」

老人大叫道：「救命——殺人哪！」

戚明星大怒，沉喝道：「閉嘴，再叫一聲，我就眞宰了你！」

老人聽出他並無殺死自己之意，果然不再喊叫，而戰戰兢兢的問道：「你……你到底要什麼？」

戚明星道：「前天夜裏，你是怎麼逃走的？」

老人道：「我……我醒來的時候，正見她受傷逃去，我也……趕緊逃了。」

戚明星道：「跟她一起逃的？」

老人道：「不是，我跟不上她，只好逃入山中躲藏起來。」

戚明星道：「你看見她逃走時，她手上是否抱着那位海姑娘？」

老人搖頭道：「沒有，沒有。」

戚明星面色一嚴道：「不要說謊！」

老人顫抖着兩片嘴唇道：「眞……眞的沒……沒看見，不騙你！」

戚明星一哼，冷冷又問道：「你在山中躲藏了多久？」

老人道：「我一直躲到昨天晚上，才回莊來探視，看到全莊已被焚毀，心想要和那臭婆子重聚是沒有希望了，因此……想尋些銀子——」

戚明星截斷他的話問道：「你可知道她將逃去何處？」

老人道：「不知道。」

戚明星冷笑道：「當眞不知道麼？」

老人道：「當眞不知道。」

戚明星一把將他揪起，面露殺氣嚇唬他道：「你敢不說實話，我就要一劍劈死你！」

老人嚇得全身發抖，牙齒打架，道：「我眞……眞的不知道啊！」

戚明星神色嚴厲地道：「你胡說，你是她的老表哥，她是你的老表妹，你們鬧別扭都鬧了幾十年，怎會不知她去了何處的？」

老人惶聲道：「不騙你，我眞的不知道，她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平日裏除了送姑娘出去接客之外，就一直呆在莊子裏。」

戚明星道：「沒有別的去處？」

老人道：「沒有，沒有。」

戚明星見他滿面惶恐之色，似非說謊，乃又問道：「你想她會不會回到這兒來呢？」

老人道：「很難說，也許會，也許不會……」

戚明星道：「她每天都要你這個老表哥替她洗脚，一天不洗就會渾身不舒服，對不對？」

老人不禁面紅耳赤道：「對，你……你是怎麼知道的？」

戚明星微笑道：「聽她說。」

老人嘆氣道：「那臭婆子眞可惡，這件事居然還到處去宣揚！」

戚明星笑道：「你想她會不會回來找你替她洗脚？」

老人發窘道：「誰知道，但願不會，她那雙小脚臭得要命……」

戚明星道：「我要在此等她幾天，你也在此陪我幾天吧！」

老人道：「你等她幹麼？」

戚明星道：「救人。」

老人道：「你不是已經把那些姑娘救走了？」

戚明星道：「還有一個海友蘭在她手中。」

老人一哦道：「原來如此，可是那天晚上她逃走時，並未帶着海友蘭一起逃呀！」

戚明星道：「她負傷逃去不久，又悄悄轉回來劫走海友蘭。」

他鬆開了抓着對方胸襟的手，接着道：「現在你可以繼續挖掘金銀財寶，但不准逃走，知道麼！」

老人看着他問道：「挖出來的財物，你要分多少？」

戚明星笑道：「我一個都不要！」

老人色喜道：「這話可是你親口說出的。」

戚明星點頭道：「不錯，我決不會食言！」

老人很高興，又拿起鐵棍，走入灰燼中挖掘起來。

戚明星道：「我將躲在附近監視你，當她回來的時候，你可不許露出一點聲色，要是被她逃走了，我唯你是問！」

老人連聲道：「是是，我不會說的，我假裝什麼都不知道就是了。」

戚明星於是越出圍牆，找到一棵高大的老樹，爬到樹上，隱藏於樹葉茂密的枝椏上。

這位置，正好可以居高臨下，將全莊一覽無遺，一旦有人入莊，都難逃過他的視綫。

他像一個老練的獵人，很耐心的等待着……

× ×

烈日升臨頭上，中午到了。

老人又挖出不少銀子和各種值錢的東西，他抬頭看看日頭，口中喃喃自語，不知說些什麼。

隨見他扔下鐵棍，退出灰燼堆，往莊門口走去。

戚明星見他要走，疾忙躍落樹下，沿牆趕到莊門口，擋住他的去路：「你哪裏去？」

老人嚇了一跳道：「啊！你來了，我正想找你呢，我又餓又渴，想下山去買些吃的來……」

戚明星道：「山下有賣吃的？」

老人道：「沒有，要走五六里路才能買到。」

戚明星道：「那麼，你不必去買，我身上帶有乾粮，可以分給你一些。」

他取下背上的包袱，正想打開拿乾粮給他，忽聽山路上傳來一片脚步聲，連忙收起包袱，低聲道：「有人來了，可能是鬼鴇母，你站着別動！」

說畢，迅速隱入林中，埋伏下來。

俄頃，來人出現了！

來者却不是鬼鴇母，而是六個令得戚明星看了心頭發毛的人物！

第一個，是他的師父，也即是鐵船帮的護法賽諸葛燕青雲！

第二個到第六個，也都是他十分熟悉的人物，他們是鐵船帮的副總舵主——

第三副總舵主「冷魂無常」石影。

第四副總舵主「八指巫婆」韓七姑。

第五副總舵主「鬼面書生」包天門。

第六副總舵主「東西施」方倩倩。

第七副總舵主「要命郎中」賀三多。

鐵船帮的七位副總舵主，竟然來了六位，只有第二副總舵主「閃電刀」任百濤未到，但是加上一個賽諸葛燕青雲，陣容之堅强，也可使天地爲之變色了！

戚明星萬料不到這六個可怕人物會突然來到歸來莊，忖度若被他們發現必難逃脫，一顆心頓時怦怦跳動起來。

——他們前來歸來莊幹麼？

——是衝着鬼鴇母來的？或是獲知我在這兒，欲擒我回帮治罪？

思忖之間只見他們已走到歸來莊門口，當他們發現歸來莊已變成一片焦炭時，神色均是一片錯愕，第四副總舵主「八指巫婆」韓七姑失聲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她忽然欺前一步，一把抓住謝姓「莊主」的胸襟，沉聲道：「謝莊主，你們歸來莊是怎麼了？」

老人吃了一驚道：「啊啊，妳是數月前來的那個……那個……」

八指巫婆道：「韓七姑！」

老人道：「對對，妳又來幹什麼？」

八指巫婆道：「來向鬼鴇母買個姑娘——快說，你們歸來莊爲何變成這個樣子的？」

老人道：「前天——不，是昨天早上被……被人放火燒了。」

八指巫婆道：「是被什麼人放火燒了的？」

老人搖頭道：「我不知道，前天夜裏，我正在睡覺的時候，忽被打鬥聲音吵醒，起身一看，正見一個青年，和她鬥在一起——」

八指巫婆急問道：「那青年長的什麼模樣？」

老人頓了頓道：「他相貌很端正，年約二十多歲。」

八指巫婆又問道：「使何武器？」

老人道：「是一口劍。」

八指巫婆道：「那口劍的劍鋒是不是斷了的？」

老人道：「我沒看清楚，不過好像是比一般長劍短了一些。」

八指巫婆回對賽諸葛燕青雲等人說道：「一定是戚明星那小子，沒想到他竟也能找到這地方來。」

賽諸葛燕青雲走上一步道：「韓副總舵主請放手，讓老夫來問問他。」

八指巫婆依言放了手，賽諸葛燕青雲便堆出一臉友善的笑容向老人問道：「你說，後來怎樣？」

老人道：「那青年劍術十分厲害，沒多久鬼鴇母的腰上就中了他一劍，鬼鴇母負傷疾逃，我見她逃了，趕緊也偷偷溜出，在山中躲藏了一天，今早回來一看，敝莊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賽諸葛燕青雲道：「鬼鴇母呢？」

老人搖頭道：「不知道。」

賽諸葛燕青雲又問道：「她手下五龜奴呢？」

老人反手一指莊內道：「都死了，屍體已被燒成焦炭，此刻還躺在那裏還沒收殮。」

賽諸葛燕青雲再問道：「那海友蘭和其他姑娘是否被那青年救走了？」

老人點頭道：「是的，十二個姑娘都不見啦！」

賽諸葛燕青雲皺眉沉思有頃，轉對八指巫婆道：「看來咱們是來遲了一步，白跑一趟了。」

八指巫婆罵道：「那醜婆子，上次老身欲以五萬兩銀子買她的海友蘭，她竟一口回絕，如今可好了，落得人財兩空！」

賽諸葛燕青雲微微一笑道：「咱們遲到了一天，要是早到一兩天，她的下場可能更慘。」

八指巫婆笑笑道：「嗯，這話倒是不錯……」

賽諸葛燕青雲又回望老人問道：「你知不知道鬼鴇母此刻在何處？」

老人搖搖頭道：「不知道。」

賽諸葛燕青雲陡地一個耳光摑了過去，打得了老人直跌出去，厲聲道：「說實話！」

老人痛呼一聲，跌地連翻兩三下才停止，爬起來時，只見臉頰已腫起，嘴角還淌出血，他不敢站起，就跪在地上發抖道：「我眞的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她在何處，早就找她去了，還呆在這兒幹麼？」

賽諸葛燕青雲獰笑道：「哼，我看你這糟老兒是不想活了！」

說着，滿面殺氣的舉步迫上去。

老人嚇得直退縮，叫道：「我說！我說！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

賽諸葛燕青雲住足喝道：「快說！」

老人連聲應是，喘了幾口氣後，才說道：「我眞的不知她在何處，不過那青年今早又來了，他還在這裏——躲在那林中呢！」

他舉手指向戚明星躲藏的林內。

那第五副總舵主鬼面書生包天門，第六副總舵主東西施方倩倩和第七副總舵主要命郎中賀三多三人一聽之下，立時頓足疾起，嗖嗖嗖的朝那樹林射入！

第七副總舵主冷魂無常石影向韓七姑一招手：「咱們到裏面去搜一搜！」

兩人跟着騰身縱入莊中。

賽諸葛燕青雲沒有動，他冷冷的注視着老人，道：「說，那戚明星又回來幹什麼？」

老人不敢隱瞞，便將實際情況說了出來。

賽諸葛燕青雲一聽戚明星並未救得海友蘭，面上立現笑容，道：「那麼，他去而復返，是想在此埋伏等候那鬼鴇母回來了？」

老人點頭道：「是的，是的。」

賽諸葛燕雲青道：「鬼鴇母會不會回來？」

老人道：「不知道，我想……我想她說不定帶着那海友蘭到貴帮去了呢！」

賽諸葛燕青雲目光一凝道：「噢，她會麼？」

老人道：「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可能，數月前那位韓七姑到敝莊來，要以五萬兩銀子買去海友蘭，鬼鴇母不答應，是因她認爲海友蘭可爲她賺很多錢，如今歸來莊已被燒平，那些姑娘又被救走了，她的生意已做不成，因此說不定她會把海友蘭賣給貴帮的越帮主。」

賽諸葛燕青雲詭然一笑道：「果眞如此，那敢情好……」

正說着，只見入莊搜索的冷魂無常石影和八指巫婆韓七姑及入林搜索的包天門，方倩倩，賀三多五人已陸續回來。

賽諸葛燕青雲問道：「沒找到？」

包天門答道：「正是，不見一點踪跡，大概看見咱們一到就跑了。」

八指巫婆走過去踢了老人一脚，寒臉叱問道：「老傢伙，你說的可是實話？」

老人惶然道：「眞的！眞的！他是今早來的……」

當下，又將實際情況說了一遍。

八指巫婆聽完之後，回對燕青雲道：「要不要再仔細搜一搜？」

燕青雲沉吟半晌，搖搖頭道：「不必了，他一定已逃遠了，反正咱們若能得到海友蘭，就不怕抓不到他。」

八指巫婆道：「燕護法的意思是？」

燕青雲道：「剛才這老傢伙說的對，鬼鴇母頗有可能帶海友蘭去賣給我們帮主，不過她也可能先回莊探視一下，所以依老夫之見，咱們不妨先在此等個一兩天，要是她回來了，咱們就迫她交出海友蘭，否則再返帮去看看。」

八指巫婆點頭道：「這樣也好。」

燕青雲向老人揮揮手道：「你還是入莊去挖你的財寶吧！」

老人如聞赦令，應了一聲，起身跑入莊內去了。

燕青雲接着向衆人說道：「鬼鴇母必不敢在白天回莊探視，現在咱們先來安排一下……」

他的安排是指定八指巫婆，東西施，鬼面書生，要命郎中四人埋伏於歸來莊外的四面，另請冷魂無常去蘇州城購買食物，因爲他們沒帶乾粮，既要在歸來莊埋伏，就得先準備食物。

「到了蘇州城，就便打聽一下，也許鬼鴇母正躲在城中客棧養傷呢！」

冷魂無常石影點點頭，問道：「要是打聽到了呢？」

燕青雲道：「鬼鴇母身手十分了得，石兄一人恐難取勝，要是知道了她的下落，最好不要驚動她，先回來通知我們五人，大家再一起去找她。」

冷魂無常石影頷首稱善，即舉步朝山路走下去。

燕青雲忽又喊住他道：「石兄路上可要小心一些，萬一碰上那小子……」

冷魂無常石影裂口一笑道：「燕護法認爲石某人收拾不了他？」

燕青雲因他身爲副總舵主，不便說得太明白，乃笑了笑說道：「石兄武功非凡，自然不致敗給那小子，不過仍以小心爲妙。」

冷魂無常石影微微一笑，沒再說甚麼，當即邁開大步下山而來。

敢情他們六人也是騎馬來的，他走到將近山下的地方，折身入林牽出一匹駿馬，催馬便往山下疾馳。

轉眼下了虎丘，即縱馬望蘇州城飛馳，奔馳約二三里路，忽見前面路上有個青年在踽踽獨行，看身材很像戚明星，他心中一喜，立時猛催坐騎趕了上去。

只一眨眼工夫，已趕到那青年身後，那青年聽到馬蹄聲，掉頭向他看了一眼，忽然驚呼一聲，拔步便跑。

原來，這青年正是戚明星！

冷魂無常石影生性十分自大，雖然聽說戚明星已是大殺門的第七代大殺俠，但心裏一百個不相信戚明星的成就已可與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郎相比，私心企望有一天能碰上他，親手擒他回帮交給越西鴻處置以顯顯自己的本領，這時一見到戚明星，再見他大驚疾逃的樣子，心中大喜，認爲是機會來了，當下大喝一聲：「別走！」拍馬疾追上去。

冷魂無常一邊拍馬緊追，一邊大笑道：「小子，你若是第七代大殺俠，就停下來跟老子鬥個三百回合！」

戚明星充耳不聞，好像一隻受了驚的馴鹿，沒命的向前跑。

冷魂無常追了一程，見坐騎的速度趕不上他的輕功，乃縱身飄離馬鞍，施展輕功飛行術，疾若流星趕月的猛追上去。

看來他的身法比戚明星高明不少，只幾個起落，已追到戚明星身後兩三丈之處了。

就在這時，戚明星忽然刹足轉身，含笑道：「此地無人，咱們就在這兒解決了吧！」

冷魂無常不料他會突然停下來，一時收勢不住，差點撞上去，幸好他身手確實高明，只見他猛一頓足，轉向右方飄出數尺，才沒撞上戚明星的身子，他接着身形一旋轉，正對戚明星嘿嘿冷笑道：「這才對，見了人就逃，那像是第七代的大殺俠啊！」

語氣充滿譏誚，似乎還不知道是戚明星故意把他引誘到荒野上來的。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石副總舵主，

你可是想擒我回帮邀功？」

冷魂無常點頭道：「不錯，我們這次到歸來莊來，爲的就是想劫持海友蘭做爲人質，迫你現身做個了斷，不想却在這裏碰上你，這倒省得我們多費手脚。」

戚明星笑笑道：「我也很高興今天能在此遇上你們六位，這實在是天賜的良機呀！」

冷魂無常的武器是一支引魂幡，他一掄引魂幡，仰天狂笑一聲道：「好，今天看是誰的死期到了，咱們就來弄個明白好了！」

戚明星拔出無鋒寶劍，道：「石副總舵主請勿大意，否則你會後悔。」

冷魂無常悍笑道：「少廢話，快進招吧！」

戚明星也不願多躭擱時間，當下欺前三步，振劍斜刺過去。

這一劍去勢極慢，好像不帶一絲力氣似的。

冷魂無常引魂幡一舉，身子微側，已讓過戚明星的一劍，隨見他動作突然變快，引魂幡「呼！呼！」兩聲，已向戚明星攻出兩招，快得恰似兩道閃電襲落！

戚明星不慌不忙，寶劍一推一衝，但聞「拍！拍！」二响，已將他的引魂幡震開，繼之寶劍如電一閃，已到了他右頸之上。

冷魂無常大吃一驚，疾忙挫腰縮頭，但是剛剛避開危險的一劍，又發現另一劍已襲臨腰部，刹時嚇出一身冷汗，口中怪嘯一聲，拚命一擰腰身，縱開數丈。

戚明星沒有乘勢追擊，撫劍而笑道：「這是給你的一次警告，還請切莫再輕敵啊！」

冷魂無常這時才知他已非吳下阿蒙，但是心中仍不服氣，冷冷一笑道：「還早得很，你發什麼狂！」

話聲中，縱身猛撲，手中引魂幡一陣揮舞，發出勁銳嘯聲，倏忽攻出了四五招，招招都攻向戚明星的要害！

於是兩人就在荒野上展開一場拚鬥。

「拚」這個字眼，對戚明星來說是不恰當的，因爲他對冷魂無常的猛烈攻擊都從容的一一化解，而他攻出的一招劍法，却往往逼得冷魂無常手足無措。

打了三十多招，冷魂無常不得不改攻爲守，原先打算生擒他回帮治罪的念頭已消失得一乾二淨，現在他只希望保住老命便於願足矣！

但是戚明星的攻擊越來越凌厲，他勉强接了數招之後，已然信心全失，終於明白大殺門的劍法確實不易對付，他突然虛幌一幡，縱身便走。

「留下！」劍光化作一條銀龍，繞着他的腰部轉了一匝！

「啊唷！」

冷魂無常慘叫了一聲，身子頓由空中墮下，落地之後，已自腰部一分爲二，大小腸一下翻了出來。

戚明星跟着由空中飄下，納劍入鞘，目注冷魂無常的屍體微笑道：「你是第一個，馬上就有第二個和第三個……」

×　　×　　×

暮色漸臨。

賽諸葛燕青雲的臉色，也像天色一樣沉鬱下來。

他本來埋伏在莊內的一堵磚牆下，監視着謝姓老人在挖掘財寶，這時已沉不住氣，於是起身飛越出牆，找到埋伏於莊左林中的第五副總舵主鬼面書生包天門，低聲道：「包副總舵主，石副總舵主至今未返，會不會是出事了？」

鬼面書生包天門道：「嗯，他已去了半天，照說應該回來了，莫非……」

他說到此處，却又搖搖頭道：「這又不致——若說他碰上戚明星那小子，以他的能耐，即使不敵，若要全身而退似亦不難。」

燕青雲點點頭道：「正是。」

鬼面書生包天門道：「可能是在城中發現了鬼鴇母，由於某種緣故而無法分身趕回來。」

燕青雲道：「老夫曾關照他若發現鬼鴇母，就先回來通知咱們，這一點他應該做得到才是。」

鬼面書生包天門道：「石副總舵主一向很自負，也許他會忍不住而與鬼鴇母動上手……不過，鬼鴇母已受了傷，石副總舵主應該很容易制服她的……」

燕青雲道：「不錯，所以也可能是碰上了那小子，被那小子——」

鬼面書生搖頭笑道：「我可不相信那小子能要了他的命，他手中那支引魂幡十分了得，曾經擊敗過無數武林高手呢！」

燕青雲道：「但別忘了本帮的第一副總舵主『無腸公子』越雪帆就是喪命在他劍下的！」

鬼面書生笑道：「燕護法認爲越雪帆的身手高於石副總舵主麼？」

燕青雲點點頭。

鬼面書生道：「燕護法錯了，越雪帆武學雖博，但功力却差，他玩女人玩壞了的。」

燕青雲道：「包兄也不要太低估了那小子，根據帮主的師伯『白髮魔君竺七爺』的指述，那小子一身成就似乎比海書郎還要高出一籌呢！」

鬼面書生輕蔑一笑道：「那是竺七爺的誇大其辭，試想那小子練成大殺門的劍法不過數月之久，他的成就怎能一下超過海書郎？」

燕青雲道：「包兄也許還不知道，那小子曾得海外三仙傳授三絕招，樓護法和老夫都曾敗在那三絕招之下。」

鬼面書生道：「是的，這件事我聽說過，但燕護法和樓護法並未喪命於那三絕招之下，這證明那三絕招雖然厲害，還不致於要了咱們的命。」

他仰頭看看天空，道：「天快黑了，我去看看如何？」

燕青雲沉吟道：「要去的話，最好和賀兄一起去，以免爲那小子所乘，待老夫去——」

鬼面書生擺手道：「不必，包某一人去即可，要眞碰上那小子，包某有足够的把握把他擺平！」

燕青雲似不以爲然，又沉吟道：「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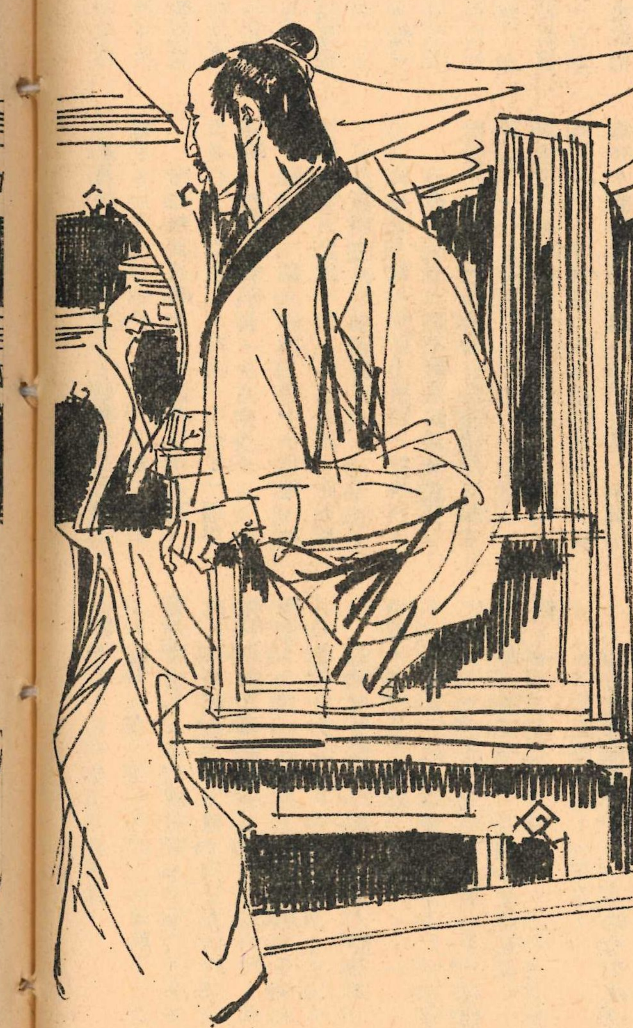
鬼面書生包天門笑了笑，道：「包某萬一打不過，還有看家本領可施展，怕他怎的！」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通天秀士李致中與幽冥教主覃逸鬥掌後，身負重傷，死前說出負疚秘密和脫困經過，並遺下回天再造丹一粒和玄陰寒煞秘笈，楊天佑爲便於陳繼志和朱家鳳研練神功，率領羣俠悄然撤離蘇州城，暫隱秘處。覃逸負傷後，爲李唐所乘，廢了他的武功，李唐以副教主名義，發號施令，這日，覃逸又在大發牢騷，自怨自艾，李唐驀來到，覃逸責他忘恩負義，將他由一名香主提昇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料他恩將仇報，李唐反唇相譏，說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自古皆然，覃逸訝然問他這話什麼意思——

狠心種惡因　傷懷收惡果

李唐冷笑着接道：「什麼意思，你自己明白，如今『飛鳥』未盡，『狡兔』未死，你却迫不及待地，使出『藏弓』，『烹狗』的手法來了，你自己說，你還有沒有一點人性？你既然不仁，又怎能怪我不義，老實說，我這樣對待你，已算是够厚道的了。」

覃逸正容接道：「李唐，你不能含血噴人！」

李唐哼了一聲道：「你是要證據？」

覃逸點點頭道：「不錯……」

李唐飛快地接口道：「好！我給你證據！」

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來人……」

室外傳來一聲暴喏：「屬下在。」

李唐沉聲接道：「將太子和丞相請進來！」

「是！」

這刹那之間，覃逸的臉色，已變成一片死灰。

一陣「叮叮噹噹」的鐐銬聲中，這位幽冥帝君的太子覃立，右丞相潘子丹，已在四個勁裝大漢的押解之下，進入室內。

覃立和潘子丹二人，不但都戴上了特製的脚鐐手銬，而且臉上青一片，腫一片的，身上更是血污狼藉，顯然都已受過嚴刑拷打。

這情形，自然使覃逸看在眼裏，痛在心中。

而且，此刻，他已無暇爲自己的命運悲哀，只爲愛兒的生死担心了。

李唐目光環掃之後，凝注覃逸冷笑道：「人證都在這兒，你自己問吧！」

覃逸長嘆一聲道：「是天亡我，不必問了。」

覃立，潘子丹二人同聲悲呼道：「爹，是孩兒連累了您……」

「帝君，屬下對不起您……」

覃逸仍然沒接腔，只是那失神的雙目中，滾落兩顆晶瑩的淚珠。

李唐陰陰地一笑道：「教主，現在，您怎麼說？」

覃逸長嘆一聲道：「目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還有什麼說的，你看着辦吧！」

微頓話鋒又輕嘆着接道：「不過，他們兩個都是奉我的密令行事，一切責任我一肩承担，希望你能留下他們的生命。」

李唐淡然一笑道：「儘管你們不饒我，但我却不打算要你們的命，你，仍然是教主，他們兩個，除了同你一樣，功力被廢之外，也仍可安享餘年，不過，教主該能想像得到，我是有條件的。」

覃逸苦笑道：「說吧！只要是我能辦得到的事，都好商量。」

李唐沉聲接道：「第一，你必須還我本來。」

覃逸反問道：「還有第二？」

「不錯。」李唐正容接道：「第二，你必須將獲自知機子的絕藝中，所保留的那一手，都交出來。」

覃逸慘然一笑道：「好，好，這些都好商量。」

李唐冷然接道：「沒有商量的餘地，必須立卽實行。」

覃逸苦笑道：「這些，都不成問題，只是，當你的目的達到之後，你還能放過我麼？」

李唐注目接道：「我是言出至誠，你要是不相信，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覃逸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我已沒有選擇餘地，不相信也得相信才行，好在我已成了一個廢人，活着也是丟人現眼，生死已不算……」

李唐截口一哼道：「別廢話了，我說過不殺你，就不會殺你，現在，先告訴我，『巧奪天工』包文虎在何處？」

覃逸接道：「包文虎目前的住址，我也不知道，但你只要向『金陵』揚子鏢局的章局主查問，他會告訴你的。」

李唐「唔」了一聲道：「好，我馬上派人去查詢。」

覃逸漠然地接道：「至於我獲自知機子的那本武功秘笈，就在我貼身所穿的裏衣的夾層中，你立卽可以取走。」

說着，自動將外衣解開，指着自己貼身的內衣說道：「就在這兒，你自己把它撕開吧！」

李唐毫不客氣地，將覃逸的內衣撕開，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打開來畧一審視之後，揣入自己懷中。

覃逸輕輕一嘆道：「有些話，本來我不想提醒你，但如果我落在楊天佑手中，也不見得比落在你的手中好，所以，我還

是決定提醒你一聲。」

李唐注目問道：「聽你這語氣，你所要說的話，好像很重要？」

覃逸點點頭道：「不錯，那是非常重要！」

李唐「唔」了一聲，說道：「我正恭聆着？」

覃逸苦笑了一下道：「有關知機子和我與楊天佑之間的關係，到目前爲止，還是武林中一項最大的秘密，你，想不想知道呢？」

「聽聽也好，說吧！」李唐說着，又向他的手下揮揮手道：「把太子和潘丞相帶下去。」

「是！」

「將他們的鐐銬卸除，好好伺候。」

「遵命。」

覃逸目送自己愛兒和潘子丹被帶走之後，才喟然一嘆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只是，我的報應，却來得太早了一點。」

李唐淡然一笑道：「你這也算是在提醒我，作人不可作得太絕，是也不是？」

覃逸笑了笑道：「你是聰明人，這些，當用不着我另加解釋了。」

李唐眉梢一揚道：「我這個人，從來不相信什麼因果報應，別在我面前來這一套，還是說正經的吧！」

覃逸正容接道：「以往，我也同你一樣的想法，不相信因果報應，但我卽將說到的這個故事……」

李唐冷然截口道：「教主，我沒有工夫，也沒與趣聽你說故事。」

覃逸淡然一笑道：「你必須要聽，因爲這故事，就是我的武功的來源，也就是我與知機子，楊天佑三者之間的關係，其中可能還得扯上一個于君璧。」

李唐「哦」了一聲道：「既然如此，我只好耐着性子聽了。」

覃逸輕輕地一嘆道：「這是一個血淋淋的，也算是現世現報的故事，到現在，我才眞的相信那因果循環，報應不爽的話，不是騙人的。」

李唐沉臉一哼道：「你還是不肯放棄說教的機會。」

覃逸似笑非笑地接道：「我姑妄言之，你就姑妄聽之吧！」

一頓話鋒，才神色一整道：「現在，說到正文了，對於知機子這個名字，你已經聽說過了吧？」

李唐點點頭道：「不錯。」

覃逸沉思着接道：「據知機子親口告訴我，他是百年以前，阿爾泰山上那位煉氣士的徒弟，他是在那位煉氣士坐化之前，才獲傳衣鉢的。」

李唐注目問道：「那位煉氣士難道沒有姓名？」

覃逸接道：「人，當然有姓名，不過知機子並沒告訴我，只是說，當乃師坐化之後，由他尊稱爲天一眞人。」

李唐接問道：「你是怎麼跟知機子認識的？」

「這個。」覃逸訕然一笑道：「待會我自然會說到，現在，先說那位天一眞人的簡歷。」

畧爲一頓話鋒，才輕嘆着接道：「天一眞人一生之中，只有兩項嗜好，一是金丹大道，一是武功，由於他自歸隱之後，足跡未曾離開過阿爾泰山，所以，他有着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但武林中人，都極少有人知道。」

「這話，未免有點矛盾吧！」李唐插口笑道：「既然天一眞人的足跡，不曾離開過阿爾泰山，應該是根本沒人知道才對，怎麼還會有極少數的人知道哩！」

覃逸笑道：「天一眞人不離開阿爾泰山，別的武林異人，就不能去阿爾泰山麼，譬如……」

李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那是說，只有偶然之間，去過那兒的人，才會知道有這麼一位奇人。」

「對了，」覃逸沉思着接道：「據知機子所說，乃師所修金丹大道，是爲道家最上乘心法，到達化境時，可以肉體飛昇，唯因乃師不是童身，乃只能坐化而成地仙。」

李唐笑道：「這倒算是聞所未聞的高論。」

覃逸娓娓地接道：「由於知機子並非仙佛中人，所以，天一眞人坐化之前，並未將那些金丹大道傳給他，而只傳給他一本武功秘笈……」

李唐接問道：「那些修煉金丹大道的秘笈呢？」

「早已被天一眞人封存於某一秘密地點了。」

「連知機子都不知道？」

覃逸苦笑了一下道：「我想，知機子是知道的，但我想盡了辦法，就是逼不出來。」

李唐接道：「現在，是否該說到你和知機子認識的經過了？」

覃逸長嘆一聲道：「是的，現在，就該說到我這個現世報的故事了……」

李唐截口一哼道：「別拐彎抹角的，乾脆一點。」

覃逸並未理會對方的反應，只是沉思着輕輕一嘆道：「雖然那已是快二十年以前的往事，但現在回想起來，却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一樣。」

李唐眉峯一蹙，却未接腔。

覃逸却是娓娓地接道：「那時，我才不過三十來歲，爲了奉師命前往阿爾泰山採取一種武林罕見的陰沉寶竹，不幸碰上雪崩，而滾落一個絕壑之中。」

李唐笑問道：「結果，是知機子救了你？」

「不錯。」覃逸苦笑道：「但我却恩將仇報，反而將對我有過救命之恩的知機子，活活地整死了。」

李唐「唔」了一聲道：「這倒的確是有點太過份。」

覃逸訕然一笑道：「所以，我才說是一個現世報的故事呀！」

李唐臉色一沉道：「你如果是借此來諷我，可有點不太恰當，因爲，至少你對我不曾有過救命之恩。」

覃逸點頭苦笑一聲，道：「有道理，有道理……」

李唐冷然接道：「說下去吧！」

覃逸沉吟少頃之後，才輕嘆一聲道：「當時，我自認必死，但經過知機子的妥

善照料，與各種靈藥的調理，竟然不到十天，就完全康復了。」

「於是。」李唐含笑接道：「你身體康復之後，就乘機暗算他？」

覃逸苦笑道：「哪有這麼簡單的事，以當時知機子的成就來說，縱然合你我和楊天佑、于君璧等四人之力，恐怕也不會是他的百招之敵。」

李唐禁不住臉色一變，道：「他的身手如此高明！」

「我的話，絕對沒有誇張！」

「那你當時是如何得手的？」

「請聽我慢慢道來。」覃逸輕嘆着接道：「在那養傷十天的當中，我獲知前面所說的故事，以及知機子的計劃，同時，也負定我恩將仇報的野心。」

李唐注目問道：「知機子還有些什麼計劃？」

覃逸接道：「當時，知機子的年紀，和我差不多，他的計劃是準備組織一個阿爾泰山派，在江湖上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

李唐笑道：「有爲者，當若是，這計劃不壞呀！」

「是的。」覃逸苦笑道：「可是，他不該救下我來。」

李唐「唔」了一聲，却沒接腔。

覃逸沉思着接道：「當時，我既想暗算他，又苦于自己力量不够，幾經籌思，才想出一條妙計來。」

「甚麼妙計？」

「美人計。」

李唐笑道：「英雄難過美人關，計策雖嫌俗套，却的確算得上是一條妙計。」

覃逸沉思着接道：「當時，我結識一位在江湖上頗有艷名的紅粉煞星，那就是有『玉觀音』之稱的褚英琼……」

李唐點點頭道：「這個人，我也聽說過，不但美而艷，而且心狠手辣，令人談虎色變。」

覃逸得意地笑道：「但她對我，却是百依百順，我叫她往東，決不敢往西。」

李唐點首笑道：「這個，我知道，上蒼對你特別嘉惠，使你有一副異於常人，而能獲得女人歡心的特別本錢。」

覃逸苦笑了一下，才沉思着接道：「於是，我製造出一個適當的機會，使褚英琼跟知機子接近。」

李唐拈鬚笑道：「知機子悶處荒山，一旦見到天仙化人的褚英琼，自然是乾柴烈火，一拍卽合啦！」

接着，一翹大姆指，道：「這一手，雖然不算高明，却是很妙！」

覃逸沉思着接道：「但事實上，並不如你所說的那麼簡單，知機子武功固然是高不可測，而他的定力，也同樣的高人一等。」

李唐微顯訝異地問道：「難道，他見到了褚英琼那種女人，居然會一點都不動心？」

覃逸笑道：「聖人都說，食與色，是上天賦予人類的天性，知機子也是人，他又怎能例外，見了美人而不動心，不過他定力强，自制的功夫也特別高明而已。」

李唐殊感與趣地，訝問道：「那麼，以後，他又是怎麼上鈎的？」

「春藥。」覃逸接着道：「那是一種極强烈的春藥。」

李唐禁不住一「啊」道：「憑褚英琼那種姿色和狐媚手段，居然還要使出强烈春藥，才能就範，那知機子的定力和自制力，可的確是够高明的了。」

覃逸輕嘆一聲道：「人的慾望，有如洪水猛獸，是不能勉强抑制的，抑制得越久，它的抗力也就越大，一旦當那抑制力失去效用時，則有若黃河決堤，一瀉千里，而沒法收拾了。」

李唐微笑道：「這說法，倒是頗有道理。」

接着，又注目問道：「知機子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毀在你們兩個手中？」

「不錯。」覃逸微一點首，接道：「當他自己警惕到情況不對時，却是爲時太晚了。」

李唐笑了笑道：「你們在他身上作了甚麼手脚？」

覃逸道：「俗語說得好：色是刮骨鋼刀，且旦而伐，縱然是金剛不壞之身，也會支持不住，何況，知機子仍然是一個凡人。」

李唐「唔」了一聲道：「於是，當你們已能控制他，卽開始逼取他的武功？」

覃逸輕輕一嘆道：「逼取他的武功，並沒有費多大手脚，因爲，武功秘笈是現成的，只要他交出秘笈來就行了。」

李唐笑了笑又問道：「他甘心交出秘笈來？」

覃逸苦笑道：「在那種情況之下，他不甘心交出又怎行！」

李唐接道：「所以，你們於目的達到之後，就將他殺了？」

「沒有殺他。」覃逸苦笑道：「否則，如今就不會有楊天佑、于君璧這些人物啦！」

李唐注目問道：「是楊天佑於無意中趕來救了他？」

覃逸苦笑了一下道：「不是的，至於楊天佑、于君璧二人，是如何獲得他的武功，那恐怕只有楊天佑、于君璧二人才能回答了。」

李唐蹙眉苦笑道：「這就令人費解了，知機子既已受制於你們，秘笈也已經交出，難道他還能跑得了麼？」

覃逸苦笑道：「但事實上，他的確是由我們手中跑掉的。」

李唐「哦」了一聲道：「難道你們不曾廢去他的功力？」

覃逸苦笑如故地道：「他的功力也給廢除了，當時他的確已形同常人……」

李唐截口問道：「一個形同常人的人，如何能在你們手中跑掉？」

覃逸長嘆一聲道：「錯就錯在我的野心太大，我還要在他的身上，逼出天一眞人所遺留的靈丹，和修煉金丹大道的秘笈來。」

李唐也不由輕輕一嘆道：「人心是那麼無法滿足的，這也就是人類之所以可悲的地方。」

覃逸沉思着接着道：「當時！我們使盡了各種軟硬兼施的辦法，他總是不肯就範……」

李唐截口接問道：「沒有用刑？」

覃逸苦笑道：「既然是軟硬兼施，自然是包括用刑在內，可是，他總是推說，天一眞人已是地仙之體，那秘笈與靈丹的封存之處，有仙法禁制，他說，與其逆師犯禁而死，倒不如死在我們的手中比較乾脆。」

李唐笑了笑道：「這說法，倒也有道理。」

覃逸輕嘆一聲道：「最後，我只好向他說，只要他告訴我們藏寶的地點，不須他動手，由我們去犯禁，如果我們因犯禁而死了，不是替他報了仇了麼！」

李唐笑問道：「當時，他怎麼說？」

覃逸苦笑道：「經過一陣攷慮之後，他答應了，可是，想不到他居然還在玩花槍。」

李唐「哦」了一聲道：「那是怎麼回事呢？」

覃逸接道：「他明裏是答應替我們帶路，暗中却打好了借機脫離我們掌握的主意。」

李唐訝問道：「在那種情況之下，他還能脫離你們的掌握？」

覃逸苦笑道：「但事實上，他是逃脫了，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死了，還是仍然活着。」

接着，又長嘆一聲，說道：「這也就是人心不足的害處，如果我當時能知足一點，不再命令他去找那甚麼靈丹和金丹大道的秘笈，則知機子不會逃走，知機子沒逃走，就不會引出楊天佑那批人跟我作對，沒有楊天佑跟我作對，我也不會將你培植出來……」

李唐截口笑道：「根據此一推論，則我之能有今日，還得感謝教主你當年那一番不知足的野心才行啦！」

覃逸苦笑道：「李唐，你別得了便宜還賣乖，你的野心不會比我小，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說出這個現世報的故事來，其中原因，你應該明白……」

李唐淡然一笑道：「我當然明白，但你別想我會改變既定的主意，我是不相信甚麼因果報應的。」

覃逸輕輕一嘆道：「難道我親身的經歷，還不值得你警惕和反省？」

李唐又是一笑道：「別說這些話了，還是說正經的吧！當年，知機子是怎麼逃脫的？」

覃逸苦笑了一下，才沉思着接道：「當時，他將我們帶到一個天然石洞中，而他就在那天然石洞中失踪了。」

「你們沒有搜尋過？」

「誰說的！當時，我與褚英琼二人，足足搜尋了半月之久。」

李唐訝問道：「那天然石洞究有多大，居然集兩個人之力，搜尋半月，還搜不出甚麼名堂來？」

覃逸苦笑一聲，道：「那天然石洞，似曾經過人工整修過，規模固然龐大，而裏面分支甬道之多，更是星羅棋佈，有如迷宮。」

李唐注目問道：「莫非是一個甚麼奇門陣式？」

覃逸接道：「那倒不見得，因爲，當年我和褚英琼二人在那裏面搜尋往來達半月之久，可從來不會迷路。」

李唐接問道：「那天然石洞中，也沒有別的出路？」

「沒有。」覃逸苦笑道：「至少我們不會發現有別的出路，在那半個月中，我和褚英琼二人，每一種可能的情況，都假設過了，可是，就是想不通知機子是怎麼失踪的。」

李唐也苦笑了一下道：「這故事，到這兒是暫時告一段落了？」

覃逸點點頭道：「不錯，後半段的故事，就必須由楊天佑，或者是于君璧來說啦！」

李唐忽有所憶地，一聲輕「哦」道：「還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這些年來，怎麼杳無消息了呢？」

覃逸微微一怔道：「你說的誰呀？」

李唐含笑接道：「就是你那位老相好褚英琼。」

「死了。」覃逸輕輕一嘆道：「而且是我親自手刃的。」

李唐哼了一聲道：「是因爲她的利用價值消失了，才殺以滅口？」

覃逸搖搖頭道：「不是的，那是因爲她另結新歡，而且不止一個，我是在妬火中燒的情況之下，才殺死她的。」

李唐笑問道：「褚英琼的那兩位新歡，想必也是很有名氣的人？」

覃逸點首接道：「是的，都是十大世家中人，但他們的姓名，我却不想說。」

「那兩位新歡，當然也是遭了你的毒手？」

「十大世家，都在我的手中瓦解冰消，那兩個，自然也不會例外。」

李唐微一沉思道：「好了，我必須去找那『巧奪天工』包文虎，進行復容的手術，你好好地安心歇息吧！希望你別胡思亂想。」

說完，起身向室外走去。

當李唐由地底密室昇登外間的小花廳時，李明遠正在顯得很不安地，繞室徘徊，一見到李唐，立即迫不及待地問道：「爹，弄好了沒有？」

李唐點點頭道：「一切都好了。」

隨手將那取自覃逸手中的小册子遞給他，正容接道：「你先瞧瞧，我必須立即去找包文虎，半個月後，爹就可以還我本來了。在這段時間中，你可得多負點責任，絕對不可去外面荒唐。」

李明遠一面忙着將小册子揣入懷中，一面連連點首道：「孩兒知道……」

李唐正容接道：「俗語說得好：行百里者半九十，目前，我們雖已取得了幽冥教的大權，並已掃蕩羣雄，穩定了大局，但楊天佑，于君璧這批人，却仍然是我們最大的勁敵，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李明遠點首接道：「這些，孩兒都已明白。」

李唐接道：「所以，在這半個月中，你必須把握機會，好好進修，這本小册子，必須好好保管。」

這當口，那原屬於當今十大家中，碧霞宮的宮主杜碧霞，已緩步而入，並含笑說道：「副座準備立刻前往金陵？」

李唐點首笑道：「是啊！難道妳也想去？」

杜碧霞媚笑嬌聲道：「難道副座不歡

迎？」

覃逸拈鬚笑道：「難得妳有那麼興緻，豈有不歡迎之理，不過，我們得馬上出發，妳快去收拾一下吧……」

× ×

半個月之後，仍然是李家莊的一間密室中。

業已掌握住幽冥教大權的李唐，正靜臥床上養神，他那復容手術，可能是還不會到功德圓滿的程度，臉上還敷着一層藥物，只露出一雙精目，在骨碌碌地轉動着，不過，他那目光中流露出的，却是一片興奮的光輝，可以想見，他是認爲自己已成了武林霸主，又立即可以恢復自己的本來了，而對未來充滿着無窮無盡的憧憬。

就當此時，一陣輕快的脚步聲過處，魚貫地走進幾個人來。

這四位是二男二女，男的是「毒郎中」百里居，和「巧奪天工」包文虎，女的則是碧霞，紫雲，兩宮的宮主，杜碧霞與覃紫雲。

「毒郎中」百里居雖然其貌不揚，但「巧奪天工」包文虎却是一位外表面相清癯，瀟洒出塵的中年文士。

兩個男的走在前面，包文虎手中，並提着一隻藥箱。

四個人都是滿面春風，尤其是杜碧霞，覃紫雲二人，更是眉目含春，顯得格外嬌媚動人。

當這四位進入密室時，李唐扭過頭來，精目中笑意盎然地問道：「咦！四位怎麼都湊在一起了？」

覃紫雲嬌聲脆笑道：「爲了慶祝副座復容手術的成功，我們理當前來恭賀一番呀！」

李唐得意地笑道：「這也算是禮多人不怪……」

杜碧霞含笑接道：「是啊！」

「巧奪天工」包文虎却正容說道：「副座，請你將眼睛閉上，我要替你淸除臉上的藥物了。」

李唐微微點首，連聲說道：「好的，好的……」

包文虎已打開藥箱，取出應用各物，着手淸除李唐臉上的藥物。

一旁的杜碧霞，覃紫雲二人，却在與「毒郎中」百里居眉目傳情，並不時以眞氣傳音交談着一些甚麼。

約莫是盞茶工夫過後，李唐臉上的藥物，已清除凈盡，呈現在衆人眼前的，是一張面相清癯，比起包文虎來，更爲俊美的面孔，而且顯得白裏透紅，容光煥發。

當然，「通天秀士」李致中的影子，已從他臉上完全清除了。

杜碧霞首先嬌笑道：「副座，您好像年輕了二十歲啦！」

包文虎遞過一面小銅鏡，含笑接道：「副座，你自己瞧瞧，是否還有甚不合意之處？」

李唐接過小銅鏡，看着自己那鏡中的「倩」影，不由連連點首，含笑說道：「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說着，即待挺身一躍而起。但不過是腰幹兒挺了一下，却並未坐起來。

這情形，不由使得他臉色一變地，自語着：「咦！這是怎麼回事？」

百里居忽然陰陰地一笑，說道：「這是現世報，副座還記得老教主覃逸所說的話麼？」

李唐的那張俊臉，一下子變成了死灰色。

半晌之後，才强定心神，注目問道：「是你在我身上作了甚麼手脚？」

百里居點首笑道：「是的，不過，屬下不敢掠人之美，那是屬下與包文虎包老弟共同的傑作。」

「是廢除了我的功力？」

「沒有，不過，是暫時將眞力封閉住了。」

李唐頹然一嘆，道：「我對你們不薄啊！」

百里居含笑接道：「屬下們也並未過爲已甚，仍然尊你爲我們的副教主。」

李唐蹙眉問道：「這是表示，你們都還忠于覃逸？」

「不！」百里居笑了笑道：「屬下是忠于二位宮主。」

李唐這才目注杜碧霞，覃紫雲二人苦笑道：「原來是妳們兩個在暗中搗鬼。」

杜碧霞嬌笑道：「對你來說，這現世報也似乎來得太快了一點。」

接着，又含笑問道：「現在，你明白我于半月之前，跟你一同去金陵的原因了吧？」

李唐苦笑道：「這是說，妳們跟包文虎，以前並無甚麼勾結，是由金陵返蘇州的這一段時間中，才勾搭上的？」

「不錯。」杜碧霞點首接道：「因爲，像你這樣的高手，要想暗中在你身上作下手脚，可不容易，而像你對覃逸的那種機會，又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們必須借重包文虎替你作復容手術時，順便進行控制你的手術，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李唐臉色又是一變道：「你們打算如何控制我？」

杜碧霞嬌笑道：「這項手術雖然繁瑣，但說起來，却是簡單得很。」

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這就是說，平常，你是一個不能使用眞力的普通人，但當我們須要你効力時，却可以用藥物激發你體內的潛能，使你的眞力，比起以前來，至少要高明五成以上。」

李唐蹙眉接道：「世間會有這種神奇的手術和藥物？」

杜碧霞嬌笑道：「說來這可的確是不容易使人相信，但事實上，却確實是如此神奇。」

李唐哼了一聲道：「如果確如妳所說，到時候，不怕我乘機反戈相向麼？」

杜碧霞道：「我們當然也早已想到這一點，我不妨老實告訴你，當你的體內潛能激發時，頭腦也同時失去主宰，只能聽候我們的命令行事。」

李唐接問道：「只有當我形同廢人的時候，頭腦才清醒？」

杜碧霞點點頭道：「不錯。」

「這眞是神奇得不可思議。」李唐苦笑着長嘆一聲道：「想不到一生慣于計算別人的人，到頭來，却是栽在兩個女人的褲襠中。」

一頓話鋒，接着又注目問道：「覃逸呢？」

杜碧霞接道：「覃逸與你，在名義上，仍然是正副教主，我們兩姊妹，則暫時以太上教主的身份，在幕後策劃。」

李唐苦笑道：「一旦利用價值消失了，再將我和覃逸殺掉？」

「不錯。」杜碧霞冷然接問道：「你知道我們爲甚麼要這樣對待你麼？」

李唐訝然問道：「難道還不是爲了權勢？」

「不錯。」杜碧霞接道：「權勢不過是附帶原因之一，主因則是爲了報仇。」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卽接道：「李唐，你還記不記得，殺死褚英瓊那個新歡的往事？」

李唐臉色一變道：「這事情，妳是怎麼知道的？」

杜碧霞輕輕一嘆道：「這叫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關這一公案，和知機子的後半段故事，該由我來向你說明一下了。唉！我已說得口乾舌燥，紫雲妹子，還是請妳接着說下去吧！」

覃紫雲淡然一笑道：「好的。」

畧一沉思，才目注李唐笑問道：「半月之前，當你在密室中，和覃逸詳談過去的往事時，我們兩姊妹，就在隔壁的一間密室中，你可沒想到吧？」

李唐苦笑道：「既然妳們已聽到那一段談話了，須知褚英瓊的那兩個新歡，是覃逸殺的，縱然那兩人與妳們有甚麼特殊關係，我也不是妳們復仇的對象呀！」

覃紫雲點點頭道：「說得有理，人不是你殺的，但你不該具有一身超絕的武功，而我們的復仇又是廣義的，你曾經幫助覃逸消滅了九大世家……」

李唐截口接道：「這話我不同意，因爲，妳所說的，已被消滅的九大世家中，妳們的碧霞宮與紫雲宮，却仍然是完整無損。」

覃紫雲冷笑道：「你知道我們爲了保持兩宮的完整，付出過多大的代價？你也知道女兒家的淸白，是無價的麼？」

李唐被問得啞口無言。

覃紫雲又冷然接道：「何況，我們的兄長，也是我們相互之間的未婚夫，又是死在覃逸手中……」

李唐「哦」了一聲道：「那褚英瓊的兩個新歡，就是妳們的兄長？」

「不錯。」覃紫雲點首接道：「所以，我們的復仇，不是對某一個人而言，而是要爲所有屈死在你們手中的人復仇！」

李唐禁不住苦笑道：「利用仇人來復仇，並剷除異己，這手段，也眞虧妳們能想得出來。」

覃紫雲冷冷地一笑，說道：「這叫作以毒攻毒，也算得上是『驅虎吞狼』的妙計。」

李唐苦笑了一下之後，又蹙眉問道：「妳們有這麼高明的心機和手段，爲甚麼這多年來，忍辱負重，一直到現在，才發動？」

覃紫雲接道：「因爲，時機還沒成熟，再說，以往，我們的武功，也不足以担當大任，你自己也明白，要成就一個武林霸主，光是靠心機和手段是不够的，而必須有高强的武功作爲後盾才行。」

李唐注目問道：「妳們自信目前的武功，已够資格成爲一位武林霸主了。」

覃紫雲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

李唐接問道：「妳們這高明的武功，由何而來？」

「這個麼！」覃紫雲笑道：「就得說到有關知機子的後半段故事了。」

李唐禁不住一「哦」道：「難道妳們的武功，是直接獲自知機子？」

「不錯。」覃紫雲點首接道：「當覃逸和褚英瓊二人，在那天然石洞中，窮搜知機子時，事實上，知機子早已由一條甬道，進入乃師藏寶的秘室中，那是有奇門陣法禁制的，所以，覃逸，褚英瓊二人，沒法發現。」

李唐苦笑道：「于是，一直等覃逸，褚英瓊二人眞正放棄搜尋之後，知機子才悄然溜走？」

覃紫雲點首接道：「是的，由于他的武功已被廢除，所以，算得上是歷盡艱辛，才趕到中原。」

李唐蹙眉接道：「他已形同廢人，還趕到中原來幹嗎？」

覃紫雲接道：「爲了要復仇，雖然他自己已形同廢人，但他却希望能找到一個合意的傳人，以完成他未了的心願。」

李唐接問道：「妳們二位，又是怎麼認識他的？」

覃紫雲笑了笑道：「說來，這也是一種緣份，當我們認識他時，他正病倒逆旅中，試想，一個備受摧殘，孤獨無依的老人，在貧病交迫之下，是多麼希望能獲得別人的援助。

「剛巧，我們兩姊妹，也投宿在那家客棧中，當然，當時我們不會知道，這位窮愁潦倒的老人，是大有來歷的人，只是一時之間，基于人類的同情心，而加以援手，將他由鬼門關上搶救回來，沒想到那一點偶發的仁慈之心，却成就我們一番不朽的事業。」

李唐披唇微哂道：「成就妳們爲一代武林梟雄，是可以說得過去，至于說是成就一番不朽事業，目前尙言之過早，在下跟覃逸的教訓，還不值得妳們反省麼！何況，楊天佑又豈會容許妳們胡來。」

覃紫雲嬌笑道：「楊天佑够不够格與我們爲敵，這些，你可以親自看到的，目前，不談也罷！」

「對！咱們都拭目以待吧！」李唐一頓話鋒，又注目笑問道：「有關楊天佑與于君璧二人與知機子的淵源，又是怎麼回事呢？」

覃紫雲含笑接道：「關於他們三人之間的淵源，我敢說，可以一猜就猜個八九不離十，而且是絕對正確。」

李唐笑了笑道：「在下洗耳恭聆！」

覃紫雲正容說道：「知機子曾跟我們說過，他由阿爾泰山到達中原途中，曾經將他的本門武學，分繕成兩個小册子，放在某一並不顯眼之處，以便有緣人獲得。

「那兩本小册子中，有些招式，比覃逸所獲的秘笈正本更玄妙，同時，末尾也將他自己的來歷和遭遇說明，並附註着，凡有緣獲得此小册者，可不必尊他爲師，但却有義務替他復仇……」

李唐截口一「哦」道：「妳這一說，我明白了，而且，看情形，他也沒有要妳

們尊他爲師？」

「是的。」覃紫雲含笑接道：「他對我們兩姊妹，不但沒有要求尊他爲師父，也沒有要求我們替他復仇。」

李唐笑道：「完全是爲了投桃報李，報答妳們對他的救命之恩？」

覃紫雲點首接道：「不錯。」

李唐蹙眉接道：「知機子這個人也未免太那個了一點，竟然將那種曠代武學，隨便留置路旁，萬一給壞人獲得，豈非更加使天下大亂麼？」

覃紫雲接道：「他有他的一套道理，他說，如果是天心厭亂，則兩本小册子，會落在好人手中，否則，一切都是天意，他自己不負撒播亂源的責任。」

李唐苦笑道：「這個人的心理，可能有點不正常。」

覃紫雲「唔」了一聲道：「一個受過如此大的刺激的人，心理上有點不正常，也是很平常的事。」

李唐苦笑了一下道：「知機子是否也跟妳們提過乃師的藏寶一事？」

「提過的。」覃紫雲接道：「他說，那藏寶處的禁制，沒人能破解，但如果是有緣獲得那藏寶的人，一經走近，那禁制就會自動消失。」

李唐忽然長長地嘆了一聲。

覃紫雲嬌笑道：「怎麼忽然嘆起氣來了？」

李唐漠然地接口道：「當有一天，妳們接受報應時，也就會領悟到我目前心情了。」

杜碧霞忽然搶先說道：「別拿什麼因果報應來希望我們改變對你的安排，我們倆姊妹不信這一套。」

李唐苦笑道：「我並沒這個意思，也不敢存這種奢望，只希望妳們能高抬貴手，放過我的兒子。」

杜碧霞嬌笑一聲道：「你想，我們會麼？」

李唐不由臉色一變，但他沒再接腔，只是長長地嘆了一聲，半晌之後，才又注目問道：「知機子是否還活着？」

杜碧霞反問道：「你問這些幹嗎？」

李唐接道：「不爲什麼，我只是想知道，這位等於是引起目前這一塲江湖殺刧的人，結果如何？」

杜碧霞笑了笑道：「這問題，我們沒法奉告。」

「妳們沒有殺他？」

「我們爲什麼要殺他？」

覃紫雲却含笑接道：「一個功力被廢，元氣大傷的孤獨老人，不須要有人殺他，他也不會活得太久的了。」

李唐冷冷地一笑道：「說得有理，說得有理。」

杜碧霞淡然一笑道：「副座，別胡思亂想了，還是好好休息吧……」

× ×

三天之後，約莫是初更時分，于君璧以一位商人的姿態，進入府前街的一家茶館中。

這是一家規模很小的茶館，只有二十多個座位，在蘇州城中，像這樣的小茶館，算得上是每一條街上都有的。

此時，雖然茶館中只有四五位茶客，但于君璧却揀了一個最靠近裏間的角落坐了下來，叫了一壺茶，四色點心，悠然自得地品嚐起來，他的一雙精目，却是有意無意之間，不時向其餘的茶客打量着。

約莫袋烟工夫過後，另一位中年商人匆匆地走了進來，逕自走向于君璧的卡座前，人還未到，已是滿臉歉笑道：「魚兄，對不起，累你久等了。」

此人是于君璧安置在幽冥教中的眼綫伍少朋，前此營救楊天佑的夫人時，曾經發揮過很大的作用，此刻，他們兩人都已改裝易容，也很自然地將于君璧叫成「魚兄」。

于君璧淡然一笑道：「不要緊，我也是剛來。」

伍少朋一面在于君璧的對面坐下，一面說道：「還有，那一批貨色，也還沒收齊。」

于君璧注目問道：「還要多久呢？」

伍少朋沉思着，道：「可能還須要三五天才行。」

「沒關係，」于君璧含笑說道：「我可以等，難得到貴地來一次，趁這機會瀏覽一下附近的名勝古跡也好。」

伍少朋笑道：「魚兄眞是雅人，經商還不忘遊山玩水。」

于君璧淺淺地飲了一口茶之後，才笑了笑道：「我算是忙裏偷閒，附庸風雅，老弟可不許笑我。」

「哪裏，哪裏。」伍少朋連忙說道：「這幾天當中，小弟當以識途老馬的姿態，聊盡地主之誼。」

「那我先謝了。」

塲面話交代過後，伍少朋却借着飲茶的機會，以眞氣傳音道：「于大俠，這幾天的演變，對我方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于君璧禁不住臉色微變道：「此話怎講？」

伍少朋說道：「魔宮中，在這幾天內，有了極大的變化……」

接着，他將幽冥教中，李唐制住覃逸，杜碧霞，覃紫雲二人制住李唐的連番劇變，簡畧地，以極低的語聲說了一遍。

于君璧蹙眉一「哦」道：「這倒的確是一個非常意外的變局，只是不知那二位宮主，是以什麼手段，才獲得這一控制大權的？」

伍少朋說道：「詳情我還沒弄清楚，因爲我的地位還不够參與機密，不過，我已知道包文虎，百里居二人，已成了兩位太上的入幕之賓，而且，也是權位僅次於二位太上的，炙手可熱的人物。」

于君璧點點頭，又注目問道：「關於覃逸與李唐二人的子女呢？」

伍少朋道：「目前還不知道，不過，這幾天中，所有的公主，太子，以及那位李明遠李公子都不見了，這些人，身手都相當高明，目前又正當用人之際，我想，他們不會被殺，却有一個對我們非常不利的可能，但願我是杞人憂天就好了。」

于君璧注目問道：「伍兄是担心他們也會受到和李唐一樣的待遇，用來對付我們？」

「是的，」伍少朋微一點首，說道：「所以，我才說，這一變局，對我們是非常不利。」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跟踪七指叟，發現傳聞已死的老魔頭袁公鼎又重出江湖，只暗中在進行什麼陰謀活動，李中元不願驚動他，又暗中退了出來，翌日，重往古寺，遇五年輕花子在寺中席地暢飲，李中元現身與會，得知他們也是要找尋高一鳴奪取天狠丹爲董佩佩療毒，雙方目的相同，遂由李中元偕林三淸、小九子往高一鳴匿居之處，由小九子僞作逃離丐幫，誘使高一鳴單獨出外，李中元則僞裝丐幫中人，指斥高一鳴包庇丐幫門下，雙方動手，高一鳴大意輕敵，只數招，便被李中元一掌擊中，倒摔地下——

誤中梟雄騙　失陷狼人谷

高一鳴身懷絕世武功，却在未能發揮的情形之下，便被那老花子放倒了。

那老花子凝目望了高一鳴一眼，忽然，手起指落，點了他七處穴道。

接着再一揮手，扳開高一鳴牙關，給他服了一粒丹藥。

然後，雙目一閉，暗中吸了一口眞氣，調息起來。

他一鼓作氣，把高一鳴打得沒有還手之力，其實自己的損耗，也是相當的大，所以不得不調息一下。

林三淸與小九子兩人，自那老花子與高一鳴動手相搏時，便被那老花子的如虹般氣勢所震驚，看得目瞪口呆，回不過氣來。

尤其林三淸他是挨過高一鳴掌力的人，知道高一鳴的厲害，現在見他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驚震之餘，又引起了無盡的感慨。

高一鳴人已被放倒，他們楞了一下，才紛紛跑到老花子身前，兩人一見那老花子已在閉目養神，小九子張口欲叫，林三淸已是揮手示意，不准小九子發聲驚擾那老花子，自己却是肅然靜立在那老花子身旁，臉上一片崇敬之色。

那老花子前後也只不過調息了片刻時光，再一睜開雙目，又是神淸氣定，精神奕奕了。

小九子再也忍不住，笑着道：「李大俠，你好威猛啊！」

敢情，這老花子就是李中元化裝的。

李中元道：「這高一鳴相當厲害，我要不是上來就給他大吃一驚，影响了他的心理，否則，只怕沒有這樣容易。」

林三淸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李中元微微一怔，道：「兄弟你嘆息甚麼？」

林三淸訕訕的道：「不瞞大哥說，小弟在敝帮年輕一代好手之中，已不作第二人之想，初遇這高一鳴被他一掌打得倒飛而回，小弟已發覺自己的功力與眞正高手實在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現在，大哥又摧枯拉朽般打得高一鳴，沒有還手之力，眞是天上有天，人上有人，武功一道，學無止境，因此不免有感。」

李中元一笑道：「人生在世，不過百年時光，吾人練武之旨，乃在行道濟世，學以致用，便達到了我們的目的，至於，高深武功的修養，我們固然應該力求上進，但也不能過於迅速，放棄了自己爲人一生，應盡的責任，否則，百年光陰，轉瞬即逝，縱然練得功力通神，又於人何益，於事何補。」

林三淸若有所悟的慰然一笑，道：「大哥說得是，人人盡責爲天職，小弟只要脚踏實地，行我當行，做我當做，便不虛此生了。」

李中元微微笑了一笑，道：「兄弟能認淸這一點，將來便會發現武功之中，另有新的境界，以後我們不妨多多的交換意見。」

林三淸目光一閃，欠身道：「很多謝大哥。」

話鋒一轉，指着地上的高一鳴道：「大哥，咱們怎樣對付他？」

李中元沉思了一下，道：「我看這人的背景非常複雜。我要獨自問問他，你們先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林三淸非常聽話的帶着小九子走了。

李中元伸手提起高一鳴，一陣飛奔急行，把他帶到一座山洞之內，伸手拍開了高一鳴部份穴道。

高一鳴突然一睜雙目，滿面忿怒之色，道：「老花子，希望你不要自找麻煩，替你們丐帮帶來覆帮之禍！」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你再看看在下是甚麼人？」

當着高一鳴的面，脫下了外面的花子裝，接着又一抹臉，揭下了人皮面具，現出了本來面目。

高一鳴一震道：「你是李中元！」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道：「不錯，在下就是李中元，你該知道，招惹你的，不是丐帮了吧！」

高一鳴張目四望，看出自己處身在一座山洞之內，臉色緊張地一變道：「你要把老夫怎樣？」

李中元冷冷道：「想和你談一談。」

高一鳴一別頭道：「我們沒有甚麼可談的。你也別想從我身上得到『天狼丹』

了。」

李中元一笑，道：「先別把話說得太滿了好不好。」

高一鳴眼睛一閉，便不答理李中元了。大有視死如歸，不屈不撓的氣概。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看來你倒是很有種的樣子，只不知道你是不是眞的有種呢？……」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好！在下攷驗攷驗你，只要你眞的有種，受得住下在『眞火煉陰魂』之苦，我馬上就放人，恭送你回去。」

眞火煉陰魂乃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三大酷刑之一，就是功參造化的人，也無法忍受得住那種無與倫比的痛苦。

高一鳴聽得心頭一顫，眼睛一睜而開，色厲內荏的喝道：「你敢不遵武林禁忌，用那種殘酷的手法對付老夫！」

李中元淡淡的一笑道：「那有甚麼不敢，整治了你，又有誰知道，最後只要用少許化骨丹，你在這人世中，皮骨無存，誰又能證實在下使用過『眞火煉陰魂』的毒手，你說是不是？」

高一鳴暗暗打了一個冷噤，臉色陡的變的慘白，顫聲道：「你眞要這樣對付老夫？」

李中元道：「在下也並不想用這種手法對付你，是你不肯合作，而在下又勢不能就此罷手，所以只有得罪你了。」

說着，緩緩抬起了右手，右手五指交互重叠，做出一個武林之中罕見的手訣，向着空中連擧三擧。

只見他三擧手之後，那五隻重叠的手指忽然變得像瑩玉一般，發白發亮。

高一鳴睹狀之下，大驚失色地抱着頭大叫了起來，道：「好！好！好！老夫認輸是了。」

李中元微微一笑，散去指上功力，說道：「那麼，你先把『天狼丹』交出來給我吧！」

高一鳴哭喪着臉道：「李大俠，老夫身上實在沒有『天狼丹』。」

李中元雙目一凝，「哼！」的一聲，道：「你說的是實話麼？」

高一鳴急口道：「李大俠，你有所不知，『天狼丹』珍貴非常，平日都是天狼老人帶在身上，外人如何得有。」

李中元一怔道：「外人！你不是狼人谷來的麼？」

高一鳴道：「不瞞李大俠你說，老夫只在『狼人谷』外谷住了十幾年。」

李中元緊接着追問道：「那你的『穿心狼毫』與『三光絕戶掌』又是怎樣得到手的？」

高一鳴道：「對於『穿心狼毫』與『三光絕戶掌』，老夫費了很大的工夫，才得到手，請你大俠就免問了吧！」

李中元道：「在下並不想探詢你的隱私，可是，你不把話說明白，很難叫人相信，所以你最好坦坦白白，還會有商量餘地。」

高一鳴將心比己，眞怕李中元不相信他的話。用「眞火煉陰魂」的酷刑逼供，沒奈何的一嘆，道：「好吧！老夫這次只有認了。」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說不定風水輪流轉，在下下次就落到你手中，那時候自然得看你的了。」

高一鳴望了李中元一眼，欲言又止的苦笑了二三聲，接着前面的話題道：「天狼老人門下有三個徒弟，二弟子與老夫最是投契，老夫的『穿心狼毫』與『三光絕戶掌』，便是從他那裏得來。」

李中元一笑道：「那你很有一手呀，能把他們『三光絕戶掌』都偷學過來，可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啊！」

高一鳴笑了一笑，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李中元忽然一伸手道：「請你把『穿心狼毫』取出來給在下看一看。」

高一鳴不敢不把「穿心狼毫」取出來，李中元接過他遞過來的「穿心狼毫」，原來是盛在一隻朱漆竹筒之內，倒在掌中，可有五六十根，看那狼毫，也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簡直和一般普通狼毫差不多。

李中元將「穿心狼毫」放回去的時候，却留了一根，夾在掌中。

當他正要將「穿心狼毫」還給高一鳴的時候，忽然心中一動，忖道：「這東西不能還給他，還給他之後，又不知將有多少人受他的害。」

當下心念一轉，將要交還高一鳴的「穿心狼毫」，回手向腰中一收，道：「這個東西，你又沒有解藥。留在身上，只有造孽人間，還是在下暫時替你保管吧！」

高一鳴臉色一變，雙目之中陡然射出二道怒火，恨得挫牙。

李中元冷然一笑，道：「怎麼？你不願意麼？」

高一鳴口中輕嘆一聲道：「願意！願意！」

李中元話鋒一轉道：「照你剛才所說，『天狼丹』爲天狼老人親自保管，終年人不離丹，丹不離人，以你對狼人谷的瞭解，請教你，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得到他的『天狼丹』？」

高一鳴搖着頭道：「依老夫我，除了攻入狼人谷，打敗天狼老人，向他强要天狼丹外，別無其他的辦法可想。」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剔道：「除此之外，就眞的再沒別的辦法了麼？」

高一鳴肯定的道：「再無別法。」

李中元神秘的一笑，道：「在下倒有一個辦法。」

高一鳴疑訝地道：「你有什麼法？」

李中元道：「常言道：『解鈴還是繫鈴人』，在下的辦法，就在你身上。」

高一鳴一楞道：「在老夫身上？」

李中元張開手掌，向高一鳴眼前一照，道：「你看這是什麼？」

高一鳴道：「這還不是『穿心狼毫』麼？」

李中元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話聲出口，忽然手掌一落，將那根「穿心狼毫」打入了高一鳴體內。

高一鳴大驚失色，急得結結巴巴的道：「你……你……。」

李中元一笑道：「現在你和玉扇夫人已是休戚相關，我想你一定會全力以赴的了。」

高一鳴長嘆一聲，道：「老夫實在弄

不到『天狼丹』。」

李中元道：「你能從天狼老人二弟子身上弄到『穿心狼毫』與『三光絕戶掌』，爲什麼不進一步，再在他身上想一想辦法呢？」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他要什麼，你儘可答應什麼，一切由在下承担就是。」

高一鳴猶豫沉思了半天，百般無奈地道：「好吧！我們就去碰碰運氣吧！」

李中元雙拳一抱道：「在下多謝了，你請稍待，我馬上就回來，一同上路……。」話聲未了，人已飛身向洞外掠去。

高一鳴大叫一聲，道：「李大俠，要去狼人谷，我們也不能太匆忙呀！……」他出口雖快，可是李中元早已不知去向。

李中元找到林三清與小九子他們，把要去狼人谷的事，告訴了他們，請他們轉告玉扇夫人安心休養，同時，托他們向長安送去一個信息，然後回到那山洞之中，托起高一鳴向肩上一揹道：「對不起，在下暫時還不能替你放開穴道，要委屈你一下了。」

於是揹着高一鳴直朝「狼人谷」方向奔去。

李中元放開脚程全力飛馳，半個夜晚工夫，竟然趕了二百多里路。

這時，夜盡天明，東方天邊，已現出了魚肚白。

李中元這才找一處地方，將高一鳴放了下來，運功調息。

李中元因爲聽到「血手教主」他們的談話，要在狼人谷對付他，所以他不得不嚴加戒備，出其不意的搶在前面，而且也不給高一鳴傳入信息的機會。

李中元調息了將近一個時辰，睜開眼睛來，已是一片光芒，身在陽光普照之下了。

這時，李中元一笑而起，伸手拍開了高一鳴的穴道，道：「在下過去不是之處，但請多多海涵，從現在起，我們是禍福與共了。」

走出山地，前面就有一個小市鎭，這市鎭人口不多，全鎭只有一家酒食店，而在這店只有五張桌子。

李中元他們走進店中的時候，五張桌子之中空了四張，只有靠左邊門口的那張桌子上，有一個糟老頭子，叫了一碗大鹵麵，在呼呼啦啦的吃着。

李中元他們選了右邊的桌子，店小二呵着腰走過來，請他們點菜。

李中元折辱了高一鳴一陣下來，心中不無歉疚之意，於是要了一壺燒刀子，點了八道店小二介紹的名菜。

二個人，叫了八道菜，在這小地方，可還是首見。

在店小二驚喜聲中，李中元瞥目間，只見那吃大鹵麵的糟老頭子，目光像閃電般的掃視了他們一眼。

李中元暗暗叫了一聲，道：「好精純的內功，想不到在這山地小鎭，竟然隱居得這等武林高手。」

念動之下，不由得向那糟老頭子注目望過去，仔細一打量之下，只見那糟老頭，雖是打扮得土頭土腦，却有着驚人的異像。

只見他兩隻手長短之間，相差了五寸以上，他是左手長右手短，更奇怪的是，兩隻手掌，也大小不一，右手短却長着一隻蒲團大的手掌，左手長那隻手掌也是細細的乾乾的。

他似是有心掩飾他本身的異像，故意聳着左肩，使左手縮短了不少，可是，又那能逃得了李中元的厲眼。

李中元心中一震，暗忖道：「他莫非就是江湖上人見人愁的『陰陽叟』褚十八！此人但憑愛惡，不分是非，可招惹不得呢。」

忙的把目光收了回來，這時正好店小二先把一壺燒刀子和拼盤送上桌來，李中元伸手提過酒壺，先替高一鳴倒滿了一杯酒，然後，自己也倒滿了一杯，擧杯道：「高老，我敬你一杯！」

高一鳴哂笑一聲，道：「李大俠，敬酒不敢當，老夫還是自己罰一杯吧！」猛的一口，將那杯酒喝了。

李中元討了個沒趣，又礙着那邊虎視眈眈的「陰陽叟」褚十八在座，暗暗一皺眉頭，只好尷尬的一笑道：「是！是！在下也自罰一杯。」

端起在手中的酒，他那能不喝，不然，杯子也放不下去。

接着高一鳴又冷然道：「李大俠，老夫現在是你掌中魚肉，生之在你，死之在你，老夫一切聽命行事就是，但是，希望你，不要得了好處再賣乖，在精神上再虐待老夫。」

李中元訕訕的笑道：「高老，在下絕無此意。」

高一鳴道：「沒有就好，那你以後就少在老夫面前，假仁假義，裝模作樣。」

李中元心中一動，望了「陰陽叟」褚十八一眼，只見他埋頭在吃自己的麵，回頭又望了高一鳴一眼，傳聲道：「高老，你可是想驚動那老兒，自找麻煩？」

高一鳴顯然正是存着這種心理。他明明能用傳聲神功與李中元談話。他却不施用傳音神功，一搖頭道：「他是什麼人？老夫可不認識他，老夫倒要請教請教你，你對他爲什麼這樣顧忌？」

李中元氣得瞪了他一眼，便不再和他說話，自吃自喝，撑飽肚子之後，算了帳，便匆匆上道。

他們走的時候，「陰陽叟」褚十八正眼也沒看他們一下，他們出店之後，也未見他趕了出來。

一直中午打尖到晚上住店投宿，甚至在路上走了三天，也未見「陰陽叟」褚十八出現，李中元暗暗吁了一口長氣，高一鳴却現出了一臉失望之色。

兩人同路異夢的，又走了四五天，再有一天半時光，就可到達狼人谷了。

這時，道途之上，已是一片荒凉，杳無人烟。

李中元與高一鳴兩人走在路上，除了他們自己的脚步聲外，四週更是一片沉寂，很少聽到其他的聲音。

由於「陽陰叟」褚十八未能如高一鳴暗中預期般揷手進來，高一鳴失望之下，心情更是加倍的沉重。

兩人默默的放腿疾馳着，中午時分，眼前現出了一座黃土山崗，山崗之上，遠

遠就看見長着好幾株參天古木，正是最理想的休息地點。

高一鳴打破沉寂道：「前面山崗上，有一座無人小廟，我們到那裏，正好吃點乾粮，休息休息。」說着，加快脚程，朝那山崗奔去。

上得山崗，果然有一座小廟，小廟外面，有人放了些石塊，供人坐息之用。

李中元與高一鳴剛走到石塊前面，人還沒有坐下去，只聽一聲刺耳的笑聲，道：「兩位才來呀！可把老夫等慘了！」

兩人抬眼一望，該出現的地方他沒出現，想不到不該出現的地方，他却又來了，他不是「陽陰叟」褚十八還有誰。

李中元見事情既然不可避免，也就不再作僥倖的打算，微微一笑，道：「照在下推算，你老前輩也該現身出來了，不知你老前輩有何賜教？」

「陰陽叟」褚十八凝目望着李中元道：「你就是長安城大出風頭的李中元？」

李中元道：「不錯，在下就是李中元，老前輩有話就請直說吧！」

「陰陽叟」褚十八一揮手道：「那沒有你的事，站過一邊去。」

李中元大感意外的怔了一怔，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暫時忍耐，弄清了他的來意再說，於是，微微一笑，橫步站向一旁。

「陰陽叟」褚十八鼓着骨碌碌的眼睛，向高一鳴一遍一遍的從頭到脚，接着又從脚看到頭的打量不止。

只看得高一鳴心中冷一陣熱一陣，不知他安的什麼心，他原本是希望「陰陽叟」褚十八插手進來，給自己製造反擊李中元的機會，這時，却被他看得心裏發起慌來，忍不住抱拳一笑道：「如果在下沒有認錯，兄台想必就是專爲人間抱不平鳴的『陰陽叟』褚大俠了。」

「陰陽叟」褚十八冷哼了一聲，道：「你用不着拍老夫的馬屁，把你的眞實姓名與老夫道來。」

果然名如其人，目無餘子。

高一鳴忍氣吞聲的乾笑了一聲，道：「老夫高一鳴，江湖無名之輩。」

「陰陽叟」褚十八冷然道：「你眞叫高一鳴麼？」

高一鳴道：「老夫就是高一鳴。」

「陽陰叟」褚十八嘿嘿一笑，又問了一句，道：「你眞叫高一鳴？」

高一鳴眉頭一皺道：「本人自有生以來，就叫高一鳴。」

「陰陽叟」褚十八嗤笑一聲，道：「不見得吧！」

高一鳴心中暗暗一震，裝出一聲哈哈大笑道：「看來，你好像比老夫自己更知道我自己似的，……。」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反問道：「兄台如果認爲老夫不是高一鳴，那麼老夫又會是甚麼人呢？」

「陰陽叟」褚十八一笑道：「那可容易得很，老夫馬上就叫你原狀畢現！」說着，左手忽然甩袖而出，伸手向高一鳴抓去。

高一鳴驚叫一聲，一面閃身後退，一面搖手叫道：「兄台，暫慢動手，有話好說，……。」

「陰陽叟」褚十八充耳不聞，左手一抓之後，接着右手一掌，橫掃而來。

高一鳴要不動手招架，那就只有立時傷在「陰陽叟」褚十八手中。

高一鳴閃身之際，偸眼向李中元望去，只見李中元視如不見，仰頭看着一片飄過頭上的白雲。

高一鳴被迫無奈，只好大喝一聲，道：「你褚十八未免欺人太甚，老夫就和你拚了。」

出手一招，就使出了狼人谷的「三光絕戶掌」，只見紅光一閃，劈向「陰陽叟」褚十八。

「陰陽叟」褚十八哈哈一笑道：「你這不就露出馬脚來了麼！」手法一收，飄然退出六七步外。

高一鳴暗罵一聲道：「活見你的鬼，你原來只是虛有其名的東西！」於是，他也一收勢，冷笑了一聲，道：「你眞有把握？」

「陰陽叟」褚十八面色一肅，喝聲道：「聽着，老夫要看錯了你，馬上挖下這雙眼珠了。」

高一鳴笑道：「看來你這雙眼珠子是挖定了呢！」

「陰陽叟」褚十八冷哼一聲道：「不見得！……。」接着，雙目神光陡然暴漲，戟指着高一鳴道：「你定是血手餘孽之一的馬劍！」

高一鳴神色大變，楞了一楞，色厲內荏打了一個哈哈道：「快把你自己的眼珠挖了下來吧！」

「陰陽叟」褚十八瞪目怒視着高一鳴道：「你敢說你不是血手教的馬劍。」

高一鳴道：「老夫本來就不是甚麼馬劍。」

「陰陽叟」褚十八道：「老夫問你，你這『三光絕戶掌』是那裏學來的？」

高一鳴道：「三光絕戶掌是狼人谷的鎭山掌法，自然是狼人谷學來的。」

「陰陽叟」褚十八哈哈一笑道：「可是狼人谷却沒有你高一鳴這一號。」

高一鳴道：「你憑甚麼這樣武斷？」

「陰陽叟」褚十八道：「狼人谷的事，老夫那一點不知道，天狼老人一共只收了三個徒弟，大弟子于狄，二弟子于狩，三弟子冉猊，除此，另外只有七個侍從人員，全谷老老少少一共只有十一個人，那十一個人之中，就沒有一個姓高的……。」

話聲微微一頓，緩了一口氣，接着又道：「老夫說的這些話，你說對不對？」

高一鳴道：「對又怎樣，難道學了狼人谷的武功，就一定要住在狼人谷中不成麼。」

「陰陽叟」褚十八道：「照天狼老人的規定，確然如此。狼人谷的人可以奉命出谷行走，但絕不准在谷外落戶，而且事畢必需返回谷中……唯一例外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用不正當手段，偸學狼人谷『三光絕戶掌』的血手教餘孽馬劍了，而你還會『三光絕戶掌』又不是狼人谷的人，你說，你不是馬劍是誰？老夫倒要請教請教你。」

高一鳴暗暗驚訝這「陰陽叟」褚十八知道得如此清楚，事情雖經「陰陽叟」褚十八說得一點不錯，可是高一鳴卻是一笑

道：「老夫素聞『陰陽叟』褚十八，『十八招，陰陽手』神出鬼沒，奇絕天下，想不到見面不如聞名，你老最高明的還是『捕風捉影』和『無中生有』。」說着，回頭望了李中元一眼。

李中元微微一笑，他心裏有數得很，同時，暗中也甚是佩服「陰陽叟」褚十八的消息靈通。

「陰陽叟」褚十八嘿嘿一笑道：「你說老夫『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老夫就再說些給你聽聽……血手教被消滅後第三年，有七個人去找上了當時名重一時的整容聖手東孤子，那七個人在東孤子家中作客了二個月，後來忽然降了一把無情天火，把東孤子一家人和那七個客人燒得屍骨無存，但事後却有人發現了一個大秘密，原來那七個去找東孤子的客人就是血手教餘孽，其中便有化名住在狼人谷谷外的曹大用和現在又叫高一鳴的閣下你…」

說到這裏，話聲忽然一揚，接道：「你用金錢美色，先蠱惑了天狼老人的二弟子于狩，偸了天狼老人一筒『穿心狼毫』，後來又迫着他把『三光絕戶掌』也教給了你，最近，你又聳恿他，暗下毒手，除去了天狼老人和親哥哥于狄和師弟冉猊，獨佔了狼人谷，可有此事？」

「陰陽叟」褚十八說來如同親覩目見，只聽得高一鳴神色大變，暗自思量道：「糟了，想不到這老鬼甚麼都知道了，我原想挑撥這老鬼先和李中元拚鬥一場，然後坐收漁人之利，現在可好，却引鬼上門了……。」

目光一陣閃動，哈哈大笑道：「想不到你褚大俠越說越神，把血手教主也搬出來了，別的不說，當今武林之中，誰不知道血手教主當年是由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親手除去的，現在你竟然把死人都說活了，佩服！佩服！……」

話鋒一頓一轉，又道：「好在狼人谷就在前面不遠，我們何不同去一看，就甚麼都明白了。」

「陰陽叟」褚十八道：「你爲甚麼不問問，老夫爲甚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高一鳴道：「事不關己，問他則甚？」頭一轉，叫了一聲李中元道：「李大俠，咱們去討『天狼丹』要緊，不要聽他胡說八道。」

李中元冷冷的道：「在下却是對褚老前輩的話很感興趣。」

高一鳴驀地雙肩一幌，身子快似閃電般斜飄而出，出其不意的飛出五丈開外，接着縱聲一笑道：「那你們就多多親近吧，老夫可要失陪了。」

他偸機掠出五丈開外，自恃輕身功夫獨步江湖，料想李中元他們無法奈何得他，竟然胆大包天的立在原地，不作速逃的打算。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你道在下不知道你的陰謀詭計麼？那你是瞎了眼了，在下現在就任你先逃出百丈開外，再起步追你，如果追不上你，在下也不再向你要『天狼丹』了。」

高一鳴點頭一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不過現在老夫要和褚十八先談二句話。」

「陰陽叟」褚十八道：「你承認你就是馬劍了？」

高一鳴道：「就算老夫過去是馬劍吧，但老夫現在可叫高一鳴。」

「陰陽叟」褚十八道：「老夫証據確鑿，你不承認行麼？」

高一鳴道：「你這些消息是那裏聽來的？」

「陰陽叟」褚十八一笑道：「這個老夫不能告訴你，不過有一件事老夫可以讓你知道，當時你們去找東孤子整容的七人，老夫無一不知，你們別想瞞得了誰。」

高一鳴嘿嘿一笑道：「老鬼，你算是惹上殺身之禍了。」

「陰陽叟」褚十八道：「老夫現在就先宰了你。」身子暴長而起，猛向高一鳴撲去。

高一鳴哈哈一笑道：「咱們就比比輕身功夫吧。」身法其快無比，起落之間，就是十幾二十丈。

「陰陽叟」褚十八雖然緊追不捨，可是就是無法把距離拉近。

眨眼之間，高一鳴已遠去百丈之外去了。

李中元這時口中發出一聲清嘯，身子快得如一道電火，迅疾無比追前而出。

片刻時間，就要超越「陰陽叟」褚十八了，詎料「陰陽叟」褚十八忽然身子一橫旋身擋住了李中元去路，猛喝一聲，道：「小子，你給老夫站住。」

李中元微一猶豫之下，身形慢得一慢，「陰陽叟」褚十八却撲身而上道：「小子，你給老夫在這裏休息休息吧！」

左手一探，便向李中元「肩井穴」點來。

他手法奇奥，來勢快疾無比，李中元身形一旋，讓開了他一指，他的右掌又呼的一聲，立掌如刀，攔腰切到。

別看「陰陽叟」褚十八追得高一鳴不上，可是近身打鬥起來，身子却是靈活快疾無比，擋住了李中元去路，無法超越過去追趕高一鳴。

「陰陽叟」褚十八出手之下，便是勁風凌人，不由得李中元不停身來應付他。

李中元氣得忍不住大喝一聲，道：「老前輩，你到底是打的甚麼主意，擋住在下做甚麼？」

「陰陽叟」褚十八吼道：「他現在是老夫的，誰也不准插手。」

李中元道：「他要逃去了呢！」

「陰陽叟」褚十八道：「逃去了是他命大，也用不着你小子插手。」

簡直不可理喻到了極點，自己追不上，還不讓別人追，李中元不由得面色一冷道：「老前輩，你這樣不通情理，莫怪在下要得罪你了。」

立時，內力一提，便和「陰陽叟」褚十八打成一團。

李中元急着要衝過去追趕高一鳴，出手之下便不留情，掌掌力重如山，硬劈硬砍。

「陰陽叟」褚十八料不到李中元眞實功夫如此了得，不由激發了爭强好勝之心，放聲發出一聲長嘯，道：「好！好！好！老夫就鬥鬥你，看看那高一鳴該是誰的吧。」

他成名已久，不願被李中元這後生小

子壓倒，於是，也全力以赴，力爭長短。

兩個人莫明其妙的，就這樣一打就打了三十多招，在第三十五招之上，李中元找到「陰陽叟」褚十八一個破綻，一掌擊向「陰陽叟」褚十八肩頭。

「陰陽叟」褚十八欲讓無能，欲避不及，只聽轟的一聲，「陰陽叟」褚十八一條身子已被打得橫飛了出去。

李中元心在追人，一掌震飛「陰陽叟」褚十八之後，便不回顧，長身疾起，飛射了出去。

「陰陽叟」褚十八這一掌可挨得相當不輕，不但把他護身罡氣震散了，而且整個的肩頭完全麻木得失去了知覺。

「陰陽叟」褚十八行走江湖數十年，不知遇見了多少奇人異士，像這種四五十招便落敗的情事，還是平生第一次，他一個翻身跳了起來，望着飛掠而去的李中元背影，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震撼與驚訝。

他痴痴的失神了片刻，驀地，大叫了起來道：「小子，那狼人谷去不得！」接着便猛的長身而起，疾追了下去，甚至把自己的傷痛都忘記了。

可是，這時李中元的身形，早已遠出數百丈開外，就憑他的目力，也只能看到一個飛馳的小黑點了。

他似乎毫不計較自己追不追得上李中元，一心一意，就是要追到李中元，猛追不已。

前面李中元顯然沒有聽到「陰陽叟」褚十八的呼叫，身形突然更是加快了。

一口氣，追了四十多里地，那裏還有高一鳴的影子。

李中元找了一處陰涼的地方，坐下來喘一陣息了。心中暗暗忖道：「我已暗中封閉了他三成功力，他縱是捨命拚逃，也不能快過目前的我，想必是他中途躲藏起來了，……回頭去找他，費時費事，同時也不一定找得到他，……我何不先他闖入『狼人谷』去，來個出其不意，或許更爲有利，……對！就這樣辦！」

一陣深思攷慮之後，李中元義無反顧、的一揚頭，繼續向「狼人谷」進發。

他因爲存心趕在高一鳴之前進入狼人谷，天色入夜之後，依然兼程而行，不作休息的打算。

一路疾趕下來，當晚下半夜，就趕到了狼人谷谷外不遠之處。

「狼人谷」此行，凶險難測，培養充份的戰力，尤其重要，於是，他找了一處隱秘的地方，飽餐了一頓隨身携帶的乾粮，便靜心調息起來。

夜盡天明之際，李中元已是一身疲憊盡去，又復精神奕奕生龍活虎一般了。

他站起身來，面對着東方初現的曙光，長長的吸了三口浩然之氣，舉步向狼人谷走去。

「狼人谷」的位置，並不是在甚麼深山大澤之間，這裏只是一片峯巒不高的荒山野嶺，四週木稀樹少，荒涼已極。

「狼人谷」的谷口，一邊躺着一座饅頭似的小山崗，上面除了一些雜草之外，簡直沒有一株人高以上的樹木。

一座比人還高的碑石，豎立在入口當道處，碑上刻着斗大的「狼人谷」三個字，字上塗了鮮紅的顏色，令人一見之下，頗有「觸目驚心」的作用。

李中元藝高人胆大，微微一笑，跨步越過了那碑石，入了「狼人谷」。

過了兩座相對的饅頭山，裏面地形又開濶起來，這是一座相當開濶的山谷，谷內倒是稀稀疏疏有些樹木，而且還有些長得甚是高大的古木，只是分散各地，成不了林。

迎面一陣山風吹來，李中元只覺一股腥臭之氣，冲鼻而入，心胸一窒，幾乎嘔吐了起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長氣，壓住那股嘔吐之勢，同時提高了戒備，再向谷內走去。大約行走了二里多地，路邊忽然竄出四隻兇狼，白牙森森的阻住了他的去路。

李中元一揮手勢，那四隻兇狼，却又飛竄而去，並未向他攻擊。

以後沿途都不時有三三四四的兇狼出現，也都在李中元一揮手勢之下，掉頭而去。

行行復行行，李中元已是身處這片廣濶的谷地中央位置。

驀地，只聽一道尖銳的哨聲，挾空而起，哨聲起後，只見點點黃影，從各種隱蔽的地方，射了出來，奔向李中元，把李中元團團圍住在中央。

李中元凝目望去，只見這些兇狼，長得又粗又壯，爲數約莫有二三百隻之多。

只是，它們這時僅只張牙舞爪的圍住李中元，並未立時向李中元展開攻勢。

李中元知道這些兇狼皆是聽命於那尖銳的哨音，由此可見自己的入谷，盡在對方監視之下。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軒，轉臉向着哨音方向，雙拳一禮，道：「在下李中元特來拜訪天狼老前輩！」

李中元原本聽「陰陽叟」褚十八提及天狼老人已經被自己弟子暗算之事，此事在可信與不可信之間，李中元採取了保留的態度。

李中元發話的時候，注足了內勁，聲音雖然一如對面相談大小，但是可達到那吹口哨之人耳中。

可是，李中元話聲出口之後，那口哨之聲忽然變爲急促的顫音。

李中元眉頭一皺，正不知對方用意何在之際，只見狼羣之中，有一條身形奇大的兇狼，口中發出一聲低沉的怒叫，身子一躬，向李中元迎面撲來。

李中元不願馬上痛下辣手，身形微微一幌，便讓過了那兇狼猛撲之勢，同時也未出手還擊那兇狼。

那兇狼一撲落空，接着第二隻又到，李中元讓過第二隻，第三隻又到……

李中元身形連動，一連讓過了十八隻兇狼的猛撲，仍未出手還擊，他是希望暗中指揮狼羣的人，見到這種情形之後，能够現身出來，與他堂堂正正一談。

詎料，人家可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口哨之音一變，兇狼羣撲而起，從各種角度，一同向李中元撲到。

狼可比不得人，知道什麼禮讓，一經發動，便捨死忘生的撲到。

李中元事到如今，雖不忍心大舉屠殺，亦不得不痛下殺手，以求自保。

李中元何等功力，這一展開身手，只

見他手起掌落，兇狼便被反震而回。

但是兇狼兇不畏死，前仆後繼，一波一波的猛撲而來。

李中元只好手脚齊發，全力應付，片刻之間，死於他拳打脚踢之下的兇狼，便已高達七八十隻。

李中元打來看似輕鬆如意，其實他却驚凜已極，出了一身大汗。

人總有疲勞的時候，而兇狼不畏死，像這樣打下去，打到何時是了？

李中元暗凜於心，也就不顧就地被兇狼圍攻。於是展開身形，便向谷內猛掠而進。

詎料，他身形一起，固然脫離了原來那羣兇狼的包圍，可是落身之後，又有另一批兇狼張牙舞爪在等待着他。

李中元不能凌虛御風，長留空中，一掠十幾丈，總得落回地面，再點足而起。

可是，就他點足落地的瞬間，新的攻擊又到，尤其可怕的是，那些未發動攻擊的兇狼，未到攻擊時機，藏在草叢之下，一動不動，令人無法發現牠們的存在，當你向牠們落身下去時，正如同送肉上門一樣，危險萬分。

李中元功力雖高，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也就連番遇險，雙腿之上，被兇狼抓破了好幾處，全身衣服，那就更不用說了，早被抓得零零落落了。

「狼人谷」的狼羣，似乎無窮無盡，李中元打得手酸力竭，而狼羣的攻勢，絲毫未見減弱。

這時，李中元也不知自己打殺了多少兇狼，只見狼屍堆積如山，狼血流在地面上，成了一條條的血河。

李中元開始感到事態的嚴重，而戰慄起來了。

「托！」一條兇狼，張着大嘴，飛射而到，李中元一揮掌，把牠打了出去，接着一條兇狼又已猛撲而到，李中元一旋腿，也把牠踢了出去。

接着，一陣腥氣迎面撲到，只見百數十條兇狼，像急矢般，一齊向他撲來。

李中元大喝一聲，奮起餘勇，拳打脚踢，一氣之下，又擊斃七八十條兇狼。

身形轉動之間，忽然被一條原已身受重傷，倒在地上將死未死的兇狼，張口一口咬住了李中元左後脚跟。

李中元抬腿一脚，却未能將那兇狼甩開。

敢情那條兇狼一口咬在李中元脚跟上時，全力用盡，已是立時死亡，可是這時牠的利齒已經咬入李中元肉中，死狼口硬，知覺已失，李中元再是力大也摔牠不開了。

李中元抬腿一摔之下，不但未能將那兇狼摔脫，而摔動之下，傷痛倍增，只痛得他心肌一陣收縮，也不敢再摔了。

這時，他脚上拖上一條死狼，一動就痛，又空不出手除摔牠，因此身形大受影響，而兇狼突然之間，數量大增，放眼一望，其數何止上萬，附近數十丈之內，無處不是兇狼。

李中元看得心中一涼，暗嘆了一聲，道：「我命休也！」

瞥眼之間，只見狼羣之中，有一條體形比普通兇狼瘦小得多的黑毛小狼，從狼羣之中，急射而起，向他迎面撲來，李中元一掌揮去，那小黑狼竟然閃身讓了過去，張口一下咬在李中元大腿之上，李中元立掌一切，切去了那小狼半邊腦袋，可是腿上已被那小狼咬了二個大洞。

李中元但覺那小狼咬傷之處，一陣麻木迅快的四散擴張……

李中元脫口驚叫一聲，道：「這小狼竟然有毒！……」

接着，全身一軟，便再也支持不住，向地倒去。

李中元將昏死未昏死之際，只見滿眼兇狼，向他全身一罩而下……。

同時，耳中那口哨之聲，也陡然高拔了起來……。

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其實，那口哨之聲猛然陡拔之際，那些猛撲李中元的兇狼，便立時停止了猛撲之勢，而挾着尾巴紛紛四散。

這時，山邊一棵大樹之上，冲天射起二條人影，幾個起落，便到了李中元身前，那二人停下身來，一個是年約五十左右的白面漢子，另一個只有四十左右，長得一副好壯碩的身型，只是五官不正，鼻歪眼斜，極不相稱。

那四十多歲的漢子，口中正銜着一隻口哨，原來調度狼羣，指揮狼羣向李中元進攻的就是他老兄。

想來他就是「天狼老人」的二弟子于狩了。

只見于狩冷笑一聲，向那年紀比他大的漢子，一揮手道：「先把他打入土牢，等高大哥回來再說。」

那漢子一伏身，提起李中元便向山邊飛掠而去。

于狩待得那漢子去後，接着口中又吹起一陣哨聲。

哨聲起處，只見那些原已散去的山狼，又復跑了回來，將地上死狼紛紛向山旁一處山洞之內拖去。

于狩役使狼羣，似乎沒有相助之人，都得由他獨自一人監視，因此他只能留在現場看守羣狼工作。

這份清理死狼的工作，足足費了將近一個時辰，才全部完畢，于狩暗暗估計了一下，李中元這一陣大打大殺之下，約莫打死了他二三千隻兇狼，損失之重，使他咬牙切齒不已。

話說，另外那人提着李中元一路飛掠奔向土牢，打開牢門，正要將李中元摔入土牢之際，忽然，背後有人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

那人回頭一望，正好迎向一隻其大無比的手掌，手掌一落，正印在他面門之上，只得悶哼一聲，他反抗的意識都來不及興起，便立卽了帳。

誰有那麼一隻大手掌？那當然是「陰陽叟」褚十八了。

「陰陽叟」褚十八嘿嘿一笑，右掌一送，便把那漢子送得射了出去，同時，左手一撈，把李中元撈到手中，身形一閃，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出了狼人谷。他對狼人谷的進入秘道，非常熟習，更奇怪的是，一路之上，他也遇到不少兇狼，可是那些兇狼，不但不攔阻他，而且望也不望他一眼，任他自由出入。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外三仙鐵笛神尼愛徒宇文璧玉往大眉山莊應怒天尊者古雷、恨天尊者秦重之約，以了斷當年他們師門的一段過節，途遇白雲飛與歐陽空，從未涉足中原的宇文璧玉原意要與白雲飛多談談，言詞間時含譏諷，話語傷人尤不自覺，激發了白雲飛倔强脾性，反唇相譏，語侵海外三仙，歐陽空力予制止，更觸白雲飛之怒，竟以歐陽空曾答允於他的三條件為詞，請歐陽空立即離去，歐陽空離去後，白與宇文璧玉終因齟齬而動武，一番拚搏後雙方罷鬥，白雲飛黯然離去，宇文璧玉也無限神傷的呆然默立——

掌如山岳重　劍賽矢龍嬌

宇文璧玉掠了掠飄落在額前的髮絲，嘆道：「我到底在做些什麼？在想些什麼？」她只覺心裏的情緒翻騰不已，一點都抑制不住，這與往日裏的寧謐安詳絲毫都不相同。

不由得她又想起了在海外仙山時，那種無憂無慮，毫無掛念的情形來了，她低聲自語道：「師父說得對，一踏進中原，便會有許多煩慮，唯有在海島上才能獲得寧靜。」她搖了搖頭，忖道：「這些憂煩都是他帶給我的，唉！我為什麼會忘不了他的影子？我是如此的痛恨着他呀！」

其實她也知道在她的心裏，已經再也忘不了白雲飛那種傲骨凜然，倜儻不羣的樣子。

只是她從未經歷過這種似愛又似恨的特殊情感罷了！

男女之間的事都是這樣，每每分不清愛與恨，因為當恨到極點時，愛也到了極致。愛與恨之間，只不過是由一面很薄很薄的膜將之隔離着，輕輕一觸便會使愛與恨混合在一起。

所以當宇文璧玉腦海裏深深的印下了白雲飛那驕傲不凡的神情時，她只是以為自己是在恨着他，因為他傷害了她的自尊與矜持。但是這種恨意裏是混合着愛情的，所以她開始了煩慮，因為她寧謐的心湖被他激起了波瀾。

夜色寂靜，陡地，三聲梆响自大眉莊裏傳了出來。

「三更了！」宇文璧玉猛然側目，她的眼中泛現的淚光，閃起了一股懾人的鋒芒。

大眉山莊裏燈火通明，將整個黑夜都照得恍如白天一樣，人聲喧嘩裏，大門徐徐而開。宇文璧玉纖柔的手輕掠過臉頰，慢慢將臉上的淚水拭去，她的整個臉龐都陡然一變，變得滿臉煞意。

月光淡淡地洒下，夜色裏，自大眉山莊高高的圍牆下，二個手提白色圓形燈籠的彪形大漢，昂然走出大門。

那兩個大漢一出大門，便立即分了開來，散列成弧形，慢慢的走來。

宇文璧玉冷哼一聲道：「這兩個老鬼也弄幾個燈籠來嚇唬人！」她揮了揮手，肅穆地道：「排紅燈大陣！」

一聲輕柔的吟喝，滿室紅燈交錯縱橫的一轉，刹時二十四盞紅燈便行散在她的身後，那些手持紅燈的羅衣少女左手之上都捧着一根短笛，靜靜地凝立在黑夜中。

「哈！哈！」一聲高昂的笑聲傳來，大眉山莊裏飛出兩道碩大的人影。

怒天尊者古雷身着一領紅袍，掠空飛躍而來，他哈哈一陣狂笑道：「果然海外三仙之徒遵守信諾，今晚依時而至，老朽迎駕來遲，尚請原諒……」

他腳步再一站定，話聲突地一頓，眼光自宇文璧玉身上移向地上。

宇文璧玉順着他的眼光望去，只見銀色的月光之下，遍地都是屍首，凝結的血液都已變為暗黑色，塗滿了四週的土地上，形象悽慘無比。

古雷右手挾着一面古箏，重重地一撥，發出一聲裂帛似的聲音，他大聲道：「這三十多人，死得眞是榮幸，沒想到會在鐵笛神尼的『降魔散曲』下超渡了！」他臉色一沉，又道：「老朽代他們向神尼傳人道謝！」

宇文璧玉冷冷地瞥了一下那些屍骸，沉聲說道：「他們並非死於我的鐵笛清音之下！」

古雷濃眉一揚，詫道：「他們毫無傷痕，莫非……」

宇文璧玉嘴唇一撇，不屑地道：「他們是死於武當綿掌之下，豈是我的笛音所致？」

古雷尚未說話，他身旁立着另一個青衫薄履，瘦削陰沉的老者冷冷道：「這些人死都死了，還管他做什麼？既是武當的手法，我們找武當算賬便是了！」他跨前一步道：「老朽秦重，請問姑娘貴姓？」

宇文璧玉深深地望了一下恨天尊者秦重，慢慢道：「我叫宇文璧玉，十六年前死於漠北白龍峯的塞外鐵騎客宇文子都，便是我爹！」

秦重飛快的掠過一絲驚詫之色，而怒天尊者古雷則臉色驟然一變。

宇文璧玉道：「十六年前你們聯手將我爹爹殺死，並且梟首懸於白龍牧場之上，以致使塞外一十七所牧場，俱懾服於你們淫威之下，而遭受無邊之凌辱，今晚我是來報這血仇，並替那些遭屈辱而死的親友索還血債的，所以兩月以前，我以鐵笛通知你們，約好今晚三更在此見面……」她頓了一頓道：「因為十六年前的今晚三更，正是我雙親慘死之時！」

秦重陰陰一笑道：「我還道鐵笛神尼不願大眉山莊立足於武林，所以下了鐵笛令，原來是宇文姑娘之事。」他又肅容道：「老朽與家師兄在十五年前，從未離開星宿海一步，同時也從未到過漠北白龍峯，令尊之事……」

宇文璧玉冷冷哼了一聲道：「我曉得你們不會承認這事，但是家師當年自蓬島遠來漠北採取沙芙蓉煉藥，却正好碰上你們夜襲白龍牧場，她老人家豈不認識星宿海的功夫？所以一見之下，便已發覺夜襲之人的身份來歷……」

怒天尊者古雷狂笑一聲，說道：「既然鐵笛神尼當日在場，為何不阻止那事發生？」

宇文璧玉眼中湧起淚光，道：「師父遠遠望見大漠草原裏，火光冲天，趕到時，你們已經整個白龍牧場裏的人都殺死，呼嘯而去，她老人家本想追趕而去，但是在一片灰燼裏發現了藏匿於一口水缸裏的我，所以不及追趕，而將我救出……」

秦重冷冷地道：「如此，妳便能肯定是我們火燒白龍牧場？」他嘿嘿一陣冷笑道：「那完全是江湖浪人所作之事，豈是我們所為。」

怒天尊者古雷宏聲道：「我是星宿海一門，從不會做出這等殺人放火之事，看來是令師弄錯了！」

宇文璧玉雙眼凝望着古雷，道：「你們還堅不承認？」

古雷勃然道：「海外絕藝縱然高強，但是我星宿海一脈絕不畏懼，又何必不敢承認此事？」

宇文璧玉冷笑一聲道：「那麼你承認了？」

古雷一時之間被她那犀銳的話語逼住，說不出話來。

秦重陰沉地道：「雖然數十年海外三仙連袂西來中土，代中原武林出頭，迫得家師不能立足中原，但這並非說海外武學為天下最高之絕藝，妳不必仗着鐵笛神尼之勢來扭曲事實，任意挑釁！」

宇文璧玉臉上忽起怒意，左手一揚道：「你們還不承認，現在你們看看這是什麼？」

秦重一眼望去，只見宇文璧玉纖白的手掌中，平攤着一枚烏黑泛光的鐵牌，他的臉色頓時為之一變。

宇文璧玉冷笑一聲道：「這上面刻着秦重兩個字，正是你所有的！」

秦重臉上變得更加陰沉，寒聲道：「這面星月鐵牌，我已遺失了二十餘年，為何會落在妳的手裏？」

宇文璧玉道：「這就是當日我師父在現場所檢到的！」

他深吸口氣又道：「你不須再狡賴，今晚我要你們見見海外絕學，然後再殺死你們！」

她將鐵笛一揮，曼聲吟道：「紅燈飛千影，黑笛現萬門！」

刹那之間，紅燈浮動，那些穿着白色羅衣的少女往來馳動，將周圍兩丈都圍了起來。

宇文璧玉姍姍行了兩步，道：「現在你們已置身我紅燈火陣之下，再也無法逃走了…」她一點手中鐵笛，嘶地一聲怪响

，寒光遍洒而出，在她胸前閃爍着。

她寒聲道：「現在你們先看看『鐵笛十二式』，然後聽一曲『降魔散曲』！」

古雷長笑一聲道：「老二，現在正是試試『星月爭輝』的時候了！」

他將手抱的古箏揷在背上，右掌一揮，急嘯聲裏，一道犀利的掌力如刀砍出。

秦重身形一旋，雙手五指箕張如鈎，配合着古雷進擊之勢，自右兜一弧形，廻旋而去。

他們身形一動，步行奇正，虛實並行，有似狂風暴雨似的追擊夾攻，剎時便將宇文璧玉罩住。

宇文璧玉眼前銀光乍閃，一道尖銳犀利的刀風已急勢而至，她腳下輕移，緩跨「凌波微步」讓過那急銳的「落月刀」。

玉臂一展，鐵笛夾着柔細的聲樂，點向古雷右掌掌心。

秦重冷哼一聲，五指舒開，如鈎抓出，一式「星落原野」左手五指交叠揮出，往宇文璧玉背心攻到。

古雷身形被鐵笛逼退，宇文璧玉裙裾一翻，翩翩起飛，鐵笛劃過空際，發出連串的刺耳聲響，破空急掃而下。

秦重十指剛出，那聲怪異的笛聲突地傳入耳中，頓時他的心弦一震，揮出的十指緩了一緩。

眼前烏光迸現，鐵笛千條，排空急掃而至。

秦重低吼一聲，上身一蹲，十指交拂，縷縷陰柔指風揮出，抓向滿空笛影。

他這一下變式迅捷無比，笛影一歛，頓時被他將鐵笛抓住。

宇文璧玉冷哼了一聲，手腕一抖鐵笛，劃起三個小圈，在對方十指合攏之際抽起三寸，往秦重雙手虎口敲去。

古雷驀地大喝一聲，右掌收回護胸，左掌一豎，腳下欺前三步，斜劈而出，銀光閃爍裏，一式「月下魂落」擊出。

剎那之間，秦重暴喝一聲，滑步退後六尺，古雷一抖雙臂，也翻出八尺開外，臉上泛現驚怒之色。

三道人影倏然翻開，宇文璧玉左手食指一圈，劃一半弧，收回護胸，臉色凝重無比的注視着斜指穹空的鐵笛。

秦重雙掌一合，揑得十指關節格格作響，他的雙掌虎口被宇文璧玉鐵笛一敲，幾乎整個手掌都痲了。

秦重道：「老大，你有沒有吃虧？」

古雷叫道：「老二，她還曉得佛門『彈指禪通』，你注意着！」

宇文璧玉望了望被古雷的掌勁擊得破碎支離的銀色披風，將繫着的帶子解開，道：「你們這一手功夫不錯，竟能將這等柔軟的披風擊得如此破爛！」

敢情古雷飛快地一掌劈出，尖銳的掌風如刀，擊向宇文璧玉身上而去，而她却正好鐵笛敲向秦重雙掌虎口，已不及翻身讓開。

古雷嘿嘿一陣冷笑，力道一加，欲待將宇文璧玉劈為兩半。

誰知陡然之間，宇文璧玉上身微斜，左手食指與大姆指一圈，反彈而出。

一縷如錐的指風急射而去，在不容空隙的剎那裏，射向古雷脈門而去。

古雷整條右臂都是一痲，發出的勁道一懈，他立即倒竄而去，生恐宇文璧玉會連續追擊而來。

宇文璧玉抖了抖披風，只見片片碎布分散開來，飄落地上，她心裏也不由泛起一層寒意。

要知高手進招，略一接觸便可知道優劣之分，這下表面上是宇壁文玉佔了上風，但是她心裏知道自己稍一鬆懈，便會喪命於對方那兩種怪異功力之下。

是以他們三人齊都靜靜的凝神肅立着，緩緩運氣遊行體內，等待着下一次的攻擊。

驀地——

一聲大喝裏，一個年青漢子，自分散開來的紅燈陣式中躍了進來。

他大喝道：「師祖，丹藥好了！」

古雷和秦重不由得都臉上泛起驚喜之容。

他們互相對望一眼，古雷喝道：「賽華陀是不是說可以馬上服用？」

那年青漢子說道：「華師祖說立刻服下，藥力馬上便可生效！」

古雷接過他扔來的一個玉瓶，道：「葛烈，你快回莊去。」

他打開瓶塞，倒出兩顆丸藥，一口吞了下去，立即又將玉瓶交給秦重。

宇文璧玉見到秦重也吞下兩顆丸藥，暗忖道：「原來他們兩個剛才故意拖延時間，是為了要等這顆丸藥來，我倒不相信這丸藥能够抵抗得住我這配合『降魔散曲』的紅燈大陣！」

她冷哼一聲道：「紅燈大陣只能進來，你還想逃得出去？」

她那宛如青葱似的玉指一陣變動，鐵笛湊在唇邊，剎時，兩聲尖銳的笛音飄飛而出。

葛烈那正在飛奔的身形立即一頓，雙腳一軟，跪倒於地，痛苦地怪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古雷見到這種情形，趕忙撤下古箏，十指一攏，「錚錚」兩聲大響，立即將笛音掩下。

宇文璧玉冷笑道：「你既然要聽我的『降魔散曲』，便試試吧！」

秦重道：「請妳讓我徒孫離去！」

宇文璧玉不加理會，五指一撚，笛音急驟響起，剎時那些手持紅燈的少女身形移動，柔細的短笛低沉之音似片片落葉飛出，剎時四周一陣蕭索。

紅燈浮動，交錯雜亂中，幻化成千盞，將四周的空隙都堵死。

秦重大叫一聲不好，再也顧不得葛烈的生死，一拉古雷，趺坐於地。

他閉上雙眼，自脅下衣囊裏掏出兩個小鼓夾在雙腿間，開始敲擊着。

古雷與秦重背靠着背坐着，懷抱古箏，也配合着那有似驟雷的鼓聲，開始在撚弄着。

笛音似絲，縷縷飛起，密密的編織成網，在那沉鬱如雷的箏鼓聲裏，穿引飄盪，彷彿要束緊人的心魄一樣，緩緩的收縮着。

葛烈大叫一聲，雙手掩着胸口，兩眼睜得老大，盯住飄然凝立宇文璧玉身上。

他嘴唇不住蠕動着，但是却沒有說出甚麼話來，眼睛裏射出痛苦的光芒，歪歪

斜斜地行了兩步，便仆倒地上。

自他的嘴裏，一條血箭噴了出來，洒落胸前，他嘶啞地叫了聲，便閉目死去。

宇文璧玉雙眉一皺，緩緩地側過頭去，她可從未見過一個人垂死之時會有如此痛苦的表情，所以心裏泛起一種特殊的滋味。

正當這時，鼓聲節奏一變，箏音連跳三下，由急驟如雷變為輕緩如雲。

笛音頓時被挫，那箏音雜着鼓聲飄進她的耳裏。

宇文璧玉情緒一陣波動之際，那陣箏音立即侵入心裏，剎時，她的眼前浮現了一個倜儻不羣，瀟洒飄逸的影子。

「白雲飛！」她心弦一顫，幻象立生，彷彿白雲飛正自含笑而來，不由自主地，她放下鐵笛……

笛聲陡地一亂，飛揚的鼓聲立即變得高昂，四周之間，只聽到鼓箏和奏之聲。

古雷擦了擦額上的汗珠，臉上的緊張之色已經褪下，他側首望了望那滿臉迷茫的宇文璧玉，暗忖道：「她只要轉到第三段，我們必會心力交疲，氣血散亂而死，但是不知道她為甚麼突然停頓，而給予我們以可乘之機……」

他並不知道宇文璧玉得到鐵面神尼傳授「降魔散曲」之際，是個純潔的少女，根本就沒有甚麼雜念，而且她也不知道這「降魔散曲」的威力大到可以摧人心弦而死。

所以她一見到葛烈那等慘痛的死狀，心裏一楞，立即被箏音所侵而生了雜念。

因此她心裏念念不釋的白雲飛的影子，立刻便泛現心頭，而使得她不能繼續吹奏下去，才使得古雷和秦重有喘息機會。

她痴痴的立了一下，四周的少女已被箏鼓合奏之聲擾得亂了陣脚，那密密啣接的紅燈齊都紛亂起來。

秦重雖是滿頭大汗，但是臉色却是得意非常，他張開眼睛望見那時而急行，時而停頓的羅衫少女，冷冷忖道：「再過半盞茶時刻，她們都會吐血而死……」

他這個意念未了，突地一聲有似春雷的大喝傳來，一道銀色人影飛躍進紅燈大陣之中。

略一錯愕之中，一條爍爍的光華電射而至。

秦重未及閃開，夾在雙腿的長形小鼓已被那急掃而來的劍刃削成兩半。

他大喝一聲，十指飛出，滿空淒迷的指影。

白雲飛悶哼一聲，劍轉半弧，急劃而出。

燦爛的劍光爍爍生輝，一連三層劍幕平叠而來。

秦重身形一閃，十指尚未將招式遞滿，便被寒凛的劍光逼回。

「嗤啦」一聲，他胸前的青袍，已被劍刃劃開一條長長的破綻。

他痛苦地吼了一聲，身形原式不變，背叠着古雷，平飛四尺，閃開那進逼的連環劍式。

這一個突然的轉變，使得宇文璧玉自冥想中醒了過來，她心神一定，便立即曉得自己陷入迷境。

白雲飛持劍挺立，劍尖之上一滴滴的鮮血滴落地下，他神色凜然地問道：「你有沒有受傷？」

宇文璧玉呃地一聲，臉色一紅，凝望着白雲飛，說不出話來。

白雲飛見到她那一臉的驚懼之色，尚以為她已經受傷，所以連忙大步跨去，走到宇文璧玉身邊，又一次問道：「你有沒有受傷？」

宇文璧玉陡然之間，心中泛起一股羞怒之態，她咬了咬嘴唇，一掌揮出，罵道：「都是你害的！」

白雲飛沒想到她會突然出掌，一怔之下，臉上已着了一記，「拍」地一聲，他撫着臉頰，愕然的望着宇文璧玉。

宇文璧玉被那輕脆的聲響所驚，她張開了嘴，也是愕然地望着白雲飛。

白雲飛臉上泛起怒容，問道：「你為甚麼要打我？難道我救你是錯了嗎？」他深吸口氣，大聲道：「你看看你這甚麼大陣，那些手拿白燈的傢伙都手持毒漿唧筒，若是我一步來遲，他們毒漿噴出，你們還有命呀？」

宇文璧玉眼中泛起淚珠，呆凝地望着白雲飛，她驀地以手掩面，哭泣着反身飛奔而去。

剎時，那些紅燈少女都跟隨着而去。

白雲飛怔怔地望着宇文璧玉遠去的嬝嬝身影，心裏充滿了疑惑。

敢情他剛才緩緩走去時，一路上都是想着宇文璧玉對他所說之話，夜月拖長了他的影子，他一人獨自彳亍於黃土路上，心裏思緒迴轉，久久未曾忘記宇文璧玉的倩影。

一直快走到了城牆，他才豁然想通了恨愛交集的道理，於是他興冲冲地飛奔而回，但他怎麼也未料到在解了宇文璧玉之圍後，却還受了她一記巴掌。

此刻，他又迷糊了，他不能肯定剛才的想法，因為他弄不清楚剛才她為甚麼要打他一下。

「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他詫異地暗忖道：「我又害了她甚麼呢？」

他豈又不知道宇文璧玉為了報仇而來，却因為心中縈念着他的影子，不能以莊嚴肅穆的心情來吹奏着佛門「降魔散曲」，以致被鼓箏之聲所迷，壞了報仇之事，才在羞惱的心情下打了他一掌。

腦中意念電轉，他仍然想不出其中的原因，終於他喟嘆道：「唉！少女的心，眞是像多變的雲彩一樣難以捉摸，難以了解！」

驀地，他耳邊響起了古雷的驚呼：「是他，他就是點蒼射日劍白長虹兒子！」

白雲飛猛然側身，凝望着虬髯虎目的古雷，他的腦海裏頓時浮現起當日在青城山古雷與金筠音相鬥之事。

他點頭道：「不錯，我正是白長虹的兒子白雲飛！」

秦重一愣，望了望自己胸前的傷口，沉聲道：「白雲飛？江湖上傳言的近年後起之秀冷血劍客白雲飛就是你？」

白雲飛道：「在下白雲飛，但是並非甚麼冷血劍客。」

古雷懷抱古箏，望了望秦重一眼，道：「果然他不是冷血劍客，龍兒曾經與他在蓉城相遇，較量了一下劍術，雙方不分

勝敗而已，那時我便肯定冷血劍客乃是筠音之徒……」

白雲飛知道他所說的是劍郎君，於是，他雙眉一軒，問道：「金筠音前輩之下落……」

古雷一拍後腦，大喝道：「小子！你就是那晚躲在筠音身後的小子？」他跨前一步，道：「我正想找你呢！」

白雲飛冷冷道：「我也要找你！」

秦重一拉古雷道：「這小子邪門得緊，我剛才兩下殘星指擊在他的胸前，他都毫無反應，看來他可能是海外大戢上人的徒兒，已經練成了金剛不動禪功……」

白雲飛兩眼緊盯着秦重身上的青衫，驀地自懷裏掏出一塊碎布片，大聲喝道：「你記得這個嗎？在青城之巔……」

秦重一聽在青城之巔幾個字，臉色驀然一變，退了一步。

白雲飛知道這下自己誤打誤撞，可能猜對了在青城之巔圍攻父親的兩個人之一，他的胸中熱血一陣翻騰，臉上浮起了濃郁的殺意。

此刻在他雙眉之間，一點紅色印痕閃現，漸漸地愈來愈紅，像是一點鮮血……

他的全身，都散出一股懾人的神秘力量，頓時使得古雷和秦重臉色變得陰沉起來。

他目光逼視着秦重，緩緩道：「你還記得當日在青城之巔，夾攻家父時，所說的話？那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懷的！」

他的話語冰冷無比，恍如自千年冰層裏飄送出來的一樣，頓時使得秦重打了個寒噤！

白雲飛陡然跨前一步，射日劍一揚，顫起一片寒颯的光芒，斜指穹空。

他宏聲道：「你身爲武林前輩，竟以如此卑鄙的手段，埋伏着四五十人，將家父置於死地，若非家父在你身上青衫截下一塊碎片，及你的聲音至今未變，這深似大海的血仇不知何日可報！老鬼！你納命吧！」

秦重深深地吸了口氣，平息了心裏畏懼的情緒，他抖了抖雙臂，整個身子都格格一陣大響。

古雷低喝一聲道：「老二，那晚果然是你策劃的？別怕！華老兒的『碧蘿大丸』生效了！我們乾脆斬草除根算了！」

他悶哼一聲，全身骨骼也是一陣密響，「格格」聲中他右掌豎起護住胸前，神色肅然的望着前面。

剎那之間，他那隻碩大的手掌慢慢地泛起銀灰色……

白雲飛昔日絲毫武功都不會時，在青城之巔曾見過古雷施出這種「落月刀」的邪門奇技，將一塊大石，生生的削下了一大片來。

那時他認爲這種奇技是非常駭人的，這種印象使得他心裏一直把古雷當作一個強敵看待。

所以他謹愼地舉劍凝望着古雷，對於秦重，他倒並不在意了。

秦重緩緩地行了幾步，他的臉孔漲得通紅，十指鈎起，全身好似一隻蝦子似的弓了起來……

古雷大喝一聲，進步移身，一掌斜削而出，咻地一聲，犀利的掌勁如刀切下。

白雲飛長劍一斜，劍尖之上湧起兩寸多長的鋒芒，淡紅的霞光閃爍輝映，一縷劍氣劃空射出。

「嗤」地一聲，古雷身形迴行於右，左掌迅捷地補上那被白雲飛劍氣沖斷的勁道。

秦重默然不響，五指如電攻出，指風縷縷，點向白雲飛右脅三大要穴。

白雲飛昂首挺胸，陡地低嘯一聲，射日劍迴轉出半個方位，一式「十日中天」揮出，在一個刹那裏，他已刺出十劍。

「嗤嗤」的劍氣之聲大作，一道灼灼光華陡然昂起，十劍森立，鋒芒逼人。

他這一劍擊出，眞有橫掃千軍之勢，十劍齊射，方圓八尺都是瀰然劍氣，頓時將古雷和秦重的身形擋在八尺之外。

秦重臉色一變，身形連退四步，一個筋斗翻起一丈多高，左手五指如同鬼魅似的攻出，往白雲飛後頸扣去。

古雷大吼一聲，連退四步之後，腳下一頓，如同釘樁似的站立不動，雙掌一合，緩緩劈出。

銀色的手掌帶起一道悽迷的光影，一道柔細的掌勁如錐侵入劍氣之中。

劍刃一顫，白雲飛只覺一股千鈞重力，穿過劍幕直逼胸前而來。

他雙眉一軒，劍式疾轉，腳下滑一大弧，自偏鋒攻出一劍。

古雷合掌劈出一式，被眼前無邊劍氣陡然散去，使他發出的勁道如同擊在虛空，毫無着力之處。

他虎目大睜，頷下虬髯根根豎立，雙臂陡然撤回，上身曲扭，掌式一分，右掌連劈兩招。

「嗡嗡」一陣輕響，劍鋒抖顫裏，一個光圈展現在他的面前。

「呃……」古雷一掌劈出，便被這似是旭陽初昇的景象所幻，他的眼睛瞇起，被那灼人眼目的光芒刺得都看不淸白雲飛身形所在。

在這刹那裏，他腦海之中閃過許多念頭，當年單劍大戰點蒼神劍謝承岳敗於第十一劍之下，而折劍發誓永不用劍的情形，頓時又重新映在眼前。

眼前一枝長劍自輝耀燦爛的光圈裏直射而來，似是一枝魔杖來自陽光中……

「這是甚麼招式？射日劍法中從未見過呀！」他的腦際裏火石似的閃過這個念頭，但是他知道這一式的氣勢威力都是與前面三劍相聚合的，的確是點蒼的鎭山劍法「射日劍法」……

意念掠過，他大吼一聲，右掌一收，左掌橫掃而出，身形痛苦地曲折成一個弧形，斜躍開去。

白雲飛揮出由謝承岳在石洞中，苦心思慮而自創的「射日劍法」第十三式「劍穿烈陽」之際，整個精神都匯合在「射日神劍」之中。

但是他却依然能夠感覺到，頭頂上那刺痛的五指鈎。

在這刹那裏，他想到了自己這招劍刃出手必可殺死古雷，而頭上的五指也必將扣住後頸，將自己頭顱扭斷。

面臨着傷敵與自救的場合裏，他的理智飛快做了決定。

他悶吼一聲，上身前傾四分，劍尖下

垂了三寸，劍式依然如電發出……

陡然之間，他那自璀燦的光圈中穿出的劍尖，劍穿了古雷疾拍而至的左掌，尖刃劃開了他的胸前衣襟……

古雷大叫一聲，身體一陣抖顫，原式不變忍痛躍出。

正當這時，秦重那一記「殘星指」也擊在白雲飛頸下五寸之處，「嗤啦」一聲，將他的背上衣服齊都撕裂。

白雲飛長吟一聲，劍鋒回轉，全身平空移出七尺，在空中迴旋了兩個大弧，挾着長劍，曼妙地向他射。

黑夜之中，鋒刄泛起淡紅色的霞光，劍尖射出熠熠的劍芒。

秦重飛身於空中，施出了「殘星指」將白雲飛背上的衣服齊都撕裂，却沒有傷到他。

一道劍虹陡然閃起，白雲飛大喝一聲道：「看我的六龍迴日！」

秦重眼前一花，劍花燦燦已射至眼前，他大吼一聲，臉色登時泛青，右手緩緩伸出。

他身在空中，但是全部精神都好似凝聚在那緩伸而出的右手上，是以身形立即墜落下去。

長劍揮出，白雲飛雙眼盯着劍尖，隨着對方身形的急速落下。

他手腕一抖，劍尖擊出的部位立即下移三寸。

就在他劍尖抖動之中，秦重右手五指倏伸開，迅捷如電地往劍尖抓去。

白雲飛一見對方五指箕張，指節齊都泛着青綠色，竟然敢往自己劍上抓來。

他冷笑一聲，長劍往前一送，倏地斜削而出。

劍尖劃上秦重手掌，嗤地一响，現出一條白白的痕印，却沒有將他的整隻手腕切下。

秦重迅即五指一合，立即便將射日劍抓住。

他藉着劍上之力，換了一口氣，身軀一弓，整個人都掛在劍上。

白雲飛沒想到對方指上會有如此特異的功夫，竟然不畏劍鋒的犀利，這一下被對方抓住，頓時手腕一沉，全身都被帶得往下落去。

秦重陰狠地一笑，弓起的身子，倏地一彈，雙足疾踢而出，向着白雲飛的胸前踢去。

白雲飛悶哼一聲，左臂一繞，劃一圓弧，揮出一招「冷梅掛枝」，掌緣劈向對方足踝關節之處，手指却扣向對方足心「湧泉穴」而去。

秦重雙足踢出，倏地一縮，交叉挾去，足尖上揚五寸，踢向對方咽喉。

白雲飛臉色一變，左手手肘一沉，手掌平伸拍出，施出峨嵋伏虎拳中一式「平崗伏虎」，倏化爲拳，往對方踢來的足尖擊去。

「噗」地一聲，秦重踢出的右足被對方一拳擊中，腳趾齊折，只痛得他怪叫一聲，趕忙一縮雙足。

他們各持着長劍的一端，自空中直墜而下，刹那之間，又連換兩招，方始落在地上。

白雲飛腳跟方一落地，右手用勁一拉，左手一揚，食指斜斜伸出，往秦重咽喉點去。

一縷勁風急銳射出，秦重雙足有如木樁釘入土中，他上身一仰，雙手握着犀利的劍鋒，大吼一聲，雙手急舉而起。

他全身骨節一陣密响，身形暴漲，雙手用勁要將白雲飛高舉空中。

白雲飛緊握劍柄雙足立在地上，却仍然沒有能站穩，對方一拉一舉，自劍上傳來的千斤巨力，使得他馬步一浮，頓時被秦重舉起空中。

古雷大叫一聲道：「好一式『霸王舉鼎』，老二，我來了！」

他忍着左掌的創傷，墊步飛身，躍起三尺，一掌斜劈，「落月刀」邪門奇功發出，一道銀灰色的淡淡光芒劃空過際，往劍梢上劈去。

「嘭」地一响，劍刃顫動，發出一陣嗡嗡的聲响。

白雲飛只覺古雷劈出的這一掌，力道沉重無比，順着劍刃傳來，自己整個手腕都已麻木。

秦重大吼一聲道：「老大走開！」

他雙臂一抖一掄，將白雲飛在空中摔一大弧，重重地往地上砸去。

他這下猛地一摔，白雲飛若不放手，一定會成粉碎。

在這片電光石火的刹那，白雲飛淸吟一聲，雙手一放，飛身躍起，踏在射日劍劍柄上。

「哼！」他冷哼一聲，全身往下一沉，雙足恍如粘在劍上，隨着秦重往下摔去，運起全身功勁一壓。

「吔——」秦重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雙臂一彎，握住劍刃往上一提，將劍柄提起五寸。

白雲飛眼中神光暴射，右足往前踏了一步，立時又將劍柄踏下五寸。

他冷冷地道：「你仗着手上練有邪門奇功，不懼劍刃，便敢抓住我射日劍，現在我要你嚐嚐鋒刃的犀利與否……」

秦重悶哼一聲，雙手一提，又將長劍托起三寸。

白雲飛上身一沉，腳下往前滑出半步，劍身又往下沉了二寸。

他揶揄地道：「你仗着什麼『碧蘿大力丸』，便可以蠻力取勝，以爲這樣便可奪我的射日劍……」

秦重滿頭大汗，臉色愈來愈青，他的雙足半彎，腳下已經深陷入土，僅僅露出小腿……

他被白雲飛揶揄得滿腹怒火，幾乎把肚皮都氣炸了，但是却又不能放手，只得苦苦撐持着。

古雷站立一旁，眼看秦重一時不小心，被白雲飛從劣勢轉爲優勢，站在劍身之上，變成鬥內勁與耐力了。

他心裏一陣驚懼，曉得秦重雖是仗着「殘星指」功夫，不畏刀刃，但是握住這等神兵利刃，定然不能支持多久的。

他深吸口氣，大步跨前，右掌一豎，便要往白雲飛身上劈去。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姓古的，你若施出落月刀，秦重馬上便會死去！」

古雷心中一凜，曉得白雲飛話中的意思是說他能藉力傳力，將自己發出的勁道

傳至劍身之上。

那樣一來，秦重定會被這股急增的力道撞擊得吐血而死。

他猶疑了一下，緩緩收起右掌。

白雲飛的咀角浮起冷漠的微笑，說道：「今晚我若不讓你見一見識點蒼正宗內功的厲害，你也永遠認爲點蒼將自江湖絕跡——」

秦重臉上肌肉痛苦地抽搐着，他眼中射出憤怒與恐懼的光芒，悶哼一聲，雙臂用勁向上抬起二寸。

白雲飛左足一提，又往前跨出半步，立時便將劍身壓下三寸。

秦重痛苦的吼叫一聲，右足足尖被白雲飛擊斷的趾骨深陷入地，鮮血立時滲出靴外，痛得他渾身直打哆索。

白雲飛眼中鋒芒暴射，沉聲道：「你們曾爲射日劍所敗，見到射日劍心中便會生出畏怯之情，所以設法想將射日劍搶走，現在你可要忍受着這不能擺脫而又入骨的痛苦。」

他說話之時，發出的勁道陡地一鬆一沉，竭盡全身的勁道往劍上壓去。

劍刃彎曲，泛起淡淡的紅色浪樣的光芒，秦重大叫一聲，雙手被劍刃劃破，鮮血立卽流了出來。

被這股勁道一撞，他的雙足又陷入地中三寸多深。

渾身氣血一陣翻騰，好似受到鐵槌當胸一擊，再也忍受不住，他痛苦的叫了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放下手中劍刃，一交跌在地上。

古雷眼見這情形，大喝一聲，蓄積的勁道疾發而出，有似迅雷似的，一道白光閃起，發掌攻向白雲飛。

白雲飛朗笑一聲，上身一退，右足一踢一勾，右手一抓，已將射日劍握住。

他氣勢雄邁，一劍急劃而出，「嗤嗤」的劍氣响起，劍芒如電泛出。

古雷連變數招，將白雲飛那雄厚犀利的兩劍擋住，他深吸口氣，連環不停，疾劈四招。

銀白的掌刃在空中劃起了片片霞光，呼嘯漩激的掌勁，有如江河倒瀉般，疾翻而出。

白雲飛只覺自己劍尖所指之處，有似遇見二道鐵壁，他驚忖道：「怎麼他們的武功時而很强，但是有時却又弱小……」

古雷連發「落月刀」四大招，將對方逼得退出五步之外，暗忖道：「這小子雖然將射日劍法練得不錯，但是其中精練之處，還沒有領悟出來，與當年謝承岳能自劍上發出像是太陽一樣的劍罡相較，還是差上一大截。」

他深吸口氣，連跨兩步，又是四掌連環而出。

眼見白雲飛往後退却的情形，他暗忖道：「我原來還道這小子手持射日神劍，必能發出劍罡，所以才不敢以十八式落月刀，將他擊敗，這下既然知道他尚未能學得發動劍罡之法，那我還怕甚麼？」

白雲飛一連六劍都被古雷擋回，他心裏一凜，忖道：「看來他現在已經曉得我不能完全領畧到射日劍法中的精粹之處，所以才以落月刀連續進攻……」

他脚下連退兩步，劍路一變，一連自偏鋒發出三劍。

他這三劍包含「峨嵋」、「華山」、「武當」三派劍法中奇絕詭異之招。

與剛才的雄渾猛烈，大開大闔的劍路相較，完全不相同，大出古雷意料之外，是以一連三劍立卽便將頹勢挽回過來。

古雷大吃一驚，忖道：「這小子眞不知是何來歷，劍路如此之雜，看來要取勝於他，至少是在百招外之事。」

他目光一瞥秦重，只見他臉色鐵靑，雙足仍舊深陷於泥，已經昏迷過去了。

他咬了咬牙，腦中意念電轉，忖道：「老二若不馬上服藥療傷，毫無問題是死定了；我豈可與他熬上如此之久？」

意念既定，他大喝一聲，步履斜跨，連劈落月刀中三記絕招。

陡然之間，他身形一退，飛身將秦重抱起，反身便往大眉山莊而去。

白雲飛沒想到古雷會退回大眉山莊，他猶疑了一下，心中忖道：「當日主謀埋伏圍攻爹爹的，除了秦重之外，還有另外一人，剛才我却忘了追問出另一人的姓名，若是這條線索一斷，另一仇人是誰，都不知道。」

他大喝一聲，飛躍而出，朝古雷奔走之處追去。

方一踏進木柵，眼前便是一個高高的哨崗，哨崗之後便是一層層的屋宇。

整個莊院裏一片漆黑，竟然沒有一點燈火，沒有一點聲音，彷彿如死了一般的沉寂。

他目光一瞥，已見到古雷挾着秦重往右邊飛奔而去。

人影一閃，便隱進一叢樹林之後。

白雲飛毫不猶疑地往那叢樹林飛奔而去。

微風輕拂樹梢，發出沙沙的聲响，林中一片漆黑，看不見甚麼東西。

白雲飛手持長劍，日光畧一轉動，立卽便看到樹林之中的情形。

一塊塊巨大的麻石板鋪在林幹間隙，密密長長的直通樹林深處。

白雲飛輕皺了下雙眉，忖道：「看來這莊院還很大呢！只不知道爲什麼一個人都沒有……」

他緩緩跨進樹林，踏上石板之上，連走兩步，便提氣輕身，飛躍而去。

順着石板道行去，一連轉了幾個彎，他的眼前一亮，已見到了一個大湖展現在眼前。

剛才他走入叢林之中，是一片黑暗，這才穿林而出，立卽便見到滿天的星斗和一鈎彎月都投入湖裏。

湖水澄淸，彎月映入湖中泛起微蕩的波光，美麗無比。

他吁了一口氣讚嘆地道：「想不到在這兒會有如此美的一個大湖。」

日光掠過片片波光，他看到湖中，一座水榭上亮起了燈光。

眼前黑影一閃，一條碩大人影自湖岸躍上長長的浮橋，往湖中央的水榭奔去。

「呃！」白雲飛驚訝地叫了一聲忖道：「古雷背着秦重往水榭而去做甚麼，難道那裏面就是他們練甚麼奇功之所？」

他沉吟了一下，立卽退了一步，站在樹蔭之下，仔細地往左右察看。

周圍一片靜寂，只有微風拂過樹林，發出簌簌的聲响，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聲音。

他深一口氣，將射日劍揷入劍鞘之中，一抖雙臂，飛身躍起四丈，在空中迴旋了一個大匝，往湖上浮橋躍去。

他雙足輕巧地踏上浮橋，立卽便見到水榭的門扉一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

「小子！」古雷大聲地喝道：「你敢過來？」

白雲飛身形一側，往橫邊跨了兩步，自古雷那碩大的身形邊看到水榭之中。

只見屋裏一榻眠床，床上盤坐着一個白髯長髮的老者正自側身子，在他的面前是一個靑銅古鼎，鼎爐中還嬝嬝散放着縷縷靑烟……

因爲古雷站在門口擋住視線，所以白雲飛無法看到裏面那長髯老者到底是在做什麼。

他默不作聲，冷冷地望着古雷，心中儘在思忖着對方爲何說出這等話來原因。

「嘿！莫非他仗着裏面那個老者，便欲激我入內？」

他這個念頭還沒有想完，只聽水榭之中一陣呻吟之聲，古雷立卽轉過頭去，驚問道：「老二怎麼啦？」

那盤坐於榻上的長髯老者頭也不抬，沉聲道：「他死不了。」

古雷身形一窒，立卽便回轉頭來。

那盤坐着的老者緩緩轉首過來，道：「這水榭之中埋伏着我畢生鑽研出來的消息機關，諒你也不敢跨進三步！」

古雷嘿嘿一陣冷笑道：「白雲飛，你聽到沒有？」

白雲飛仍然沒有開口，他强自忍着想要躍出的慾望，默默的望着那長髯老者，忖道：「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却被古雷當作上賓一樣，供養在這水榭之中。」

他的腦海之中突地掠過一個念頭，忖道：「莫非他是古雷的師父？靑海的赤足神魔麼？」

古雷見到白雲飛仍自站在浮橋邊上，沒有前進的意向，他冷哼一聲道：「想不到當年謝承岳豪氣干雲，却會有這種徒孫，嘿！眞是替點蒼丢臉！」

白雲飛冷冷一笑道：「你若是自命爲英雄，也不會龜縮在門口，不敢來到岸上了！」

古雷狂怒地吼了一聲，身形一長，便待躍身過來。

陡地，室中那老者乾咳一聲，沉聲道：「古雷，你還是那種火爆的性子，一點修養都沒有，連一個年靑人的耐性都沒有呀。」

古雷好似甚爲畏懼那人，聞聲沒有反駁，默默的退了一步，訕訕地道：「你老說的對，當年我若非這個性子，也不會被謝承岳傷了！」

那長髯老者冷漠地道：「謝承岳那一劍正好切斷你的陰脈，使你這二十年來武功毫無進展，若非我的『碧蘿大力丸』你的武功早已全廢了！」

白雲飛一聽那老者之語，這才恍然古雷爲何武功時强時弱的道理，原來是昔日被師祖劍刃所傷，所以武功無法有所增進，而仗着那老者所煉之丸藥接續陰脈，不能發揮邊漠流沙門的特異武功心法。

他心思靈敏無比，立卽便想到當年自己在華山之頂碰見古雷與九天琴仙金筠音對敵之時的情形。

他詫異地忖道：「看來他被師祖傷害陰脈之事，連他師妹都不知道，爲何此刻那長髯老者說出來呢？」

他自在點蒼遭到大變之後，又經歷過許多的變亂，整個人都變了，不同於往日的天眞純樸，對於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會發生懷疑，總是要思量出其中的眞正用意所在。

所以他心中思緒如潮，懷疑地望着那滿臉紅光，長髯白髮的老者，不敢冒昧的行進前去。

那長髯老者瞥了站在浮橋邊的白雲飛一眼，緩緩道：「古雷，你進來吧，我這爐『長春丸』已經好了，該要給秦重服下去。」

古雷舉起左掌，就着燈光看了一看，道：「華老，我這手掌上的藥，可以拿下吧！」

那長髯老者嗯了一聲，道：「半個時辰之內，我包你的手掌痊癒如初，諒那乳臭未乾的小子也不敢向前跨三步！」

白雲飛眼見古雷走進屋裏，他暗哼一聲，忖道：「你千方百計以三步之距來激我，以爲我會賭氣踏前三步，偏要到第四步之處……」

他深吸一口氣，提起渾身眞氣，往前跨了兩步，然後身形一起，一步跨開，越前六尺。

啓的脚尖才一踏到橋板，陡地脚下浮橋一截嘩啦一聲沒入湖裏，只剩下前面半截的浮橋自浮在水面。

他低嘿一聲，雙臂一抖，平空拔起九尺，有似天馬行空，一步跨前，越過二丈水面，踏上那半截浮橋。

誰知那半截浮橋却似活的一般，他的脚尖還未立穩，倏地一沉，立卽湖水沾着靴底，又是一脚踏空。

他悚然一驚，身形一弓，曲扭了一個弧形，斜裏一掠，拔身躍起。

他重重的呼了口氣，滿以爲自己這一式「靑龍翻雲」能够躍起丈許，掠越湖面躍回岸上。

誰知那湖水冰寒無比，方一觸到脚底，立卽一股嚴寒傳進腿裏，整隻脚步都凍得變爲麻木。

他一拔之下僅僅躍起五尺多高，眞氣便已一散，再也拔身不起。

一驚之下，他的眼光四下一掃，立卽便看清了自己處身的環境。

「現在距離水榭尚有丈餘，而回到岸上却有四丈之遙，這眞氣再也不能使我躍回湖岸了……」這個念頭有似電光石火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過，頓時長吟一聲，四肢張開，施出崑崙「雲龍八式」中第三式「遊龍垂雲」之本事，在湖面之上兜了個半弧，向着水榭落去。

湖水泛起片片鱗波，孤月一鈎投下淡淡的瑩光，他的身子在湖面上掠過一條淒迷的幻影，射向水榭。

白雲飛越過湖面，雖然眼前浮橋就在脚下，但是他却不敢踏上去了，右手一勾，便待往水榭的飛簷抓去。（未完）

金劍殘骨令

武俠長篇奇情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恕隨牛三眼往郊外會家廢祠，遇淚跡江湖十多年的巴山道士柳復明和靑萍劍宋令公，隨而驚見牛三眼手下五條漢子被人削去雙耳，點了穴道僵躺在後院草叢間，仇恕將他們救醒，正在詰問遇事經過，屠龍仙子首徒慕容惜生驀地現身，警告仇恕從此不得再與毛文琪來往，仇恕正欲翻臉動手，毛文琪突來到制止慕容惜生動手，慕容惜生携毛文琪而去，臨行着仇恕半年後來找毛文琪。仇恕偕柳復明返回祠內，柳復明向仇恕述說屠龍仙子的往事，說她以往是獨行盜，武功怪異，心黑手辣——

處心佈妙局　爲敵樹强仇



仇恕心中一動！說道：「看她們施出的掌法，大約便是道長方才所說的『毒龍掌』了。」

柳復明頷首道：「是了，百十年來，武林中若論掌法之奇，當然是那縱橫天下的前輩異人『海天孤燕』所使的『化骨神拳』，若論掌法之毒，卻就得數這『毒龍掌』了，這『毒龍掌』之毒，毒在別人看來，掌風軟弱，似是毫不起眼，但只要沾着一些，便無藥可救。」他微笑一下，接道：「是以方才你若硬接了慕容惜生那一掌，那麼——唉，你武功雖高，但你手掌只要被她的手掌傷着少許，大約也無法倖免。」

仇恕心頭一凜，卻聽他又接道：「當時武林中人傷在她這『毒龍掌』下的，不知凡幾，那時武林中人都叫她做『毒龍魔女』，將她恨入切骨，卻也無可奈何，直到一天，她突地揚言天下，此後絕不再用『毒龍掌』，自此以後，她也眞的謹守諾言，不但不再施那『毒龍掌法』，而且未再傷過一人之命，於是武林中爲禍最烈的一條『毒龍』，從此除去，而她的名字也由『毒龍魔女』變爲『屠龍仙子』了。」

他微微一笑，語氣中甚爲讚佩！「昔日周處勇除三害，傳爲千古美談，這『屠龍仙子』的行徑，也正和他相差無幾。哈哈——毒龍自屠，毒龍屠龍，這『屠龍仙子』的名字，委實用得妙極！」

抬起頭來，他又如長鯨吸水般，喝了一大口酒，語氣之中，對那「屠龍仙子」數十年前的英風豪舉，兀自傾服無已。

仇恕目光一轉，突又問道：「聞道這屠龍仙子不但武功極精，尤喜珍奇玩物，對練劍一道，亦多妙諦，不知是否？」

柳復明頷首一笑：「這屠龍仙子雖喜玩物，卻不喪志，至於練劍一道麼——我卻從未聽人說起，但似她這般天縱奇才，練劍想亦必非難事！」

仇恕劍眉一掀，急道：「如此說來，道長可曾知道這屠龍仙子所製的一柄『琥珀神劍』麼？」

柳復明微一皺眉，俯首沉吟：「琥珀神劍……這個，我也未曾聽人說起。」

仇恕長長「哦」了一聲，神態之間，似是頗爲失望，柳復明目光閃動，上上下下將他打量了幾眼，突地放聲笑道：「貧道此次重返江南，得以結識閣下這等人中俊彥，實在一大樂事，閣下如不嫌貧道冒昧，不知可否將大名見告？」

仇恕微笑一下，每當人們問起他名字的時候，他心裏就會不自覺地引起一陣奇異的感覺，他多麼想挺起胸膛告訴別人，他就是昔年縱橫武林的「仇先生」的兒子，但是，爲了許多種緣因，他卻又不能如此，此刻他又只得暗嘆一聲，卻含笑道：「小可繆文，碌碌凡夫，道長的謬許，小可實在担當不起。」

柳復明微微一笑，還未答話，那始終一旁靜坐凝聽的老人，突地長嘆一聲，緩緩說道：「碌碌凡夫——唉，我才是個碌碌凡夫，將數十年大好歲月，等閒虛渡！」他目光突又一亮，眉宇間意氣飛揚，接道：「但老夫自問雙目不盲，數十年來，會識得幾個俊傑，閣下你也不必過謙，老夫足跡遍於天下，像閣下這等人物，卻實在未會見過，唉——十七年前，老夫無心鑄錯，終生負疚，這些年來，我雖想對此事淡忘，也確實淡忘許多，但今日——」

他沉重地嘆息一聲，方自接道：「今日我見了閣下，卻不知怎地，只覺往事如潮而來，生生不已，不可斷絕，唉！人生幾何，譬如朝露，你我萍水相逢，老夫比你痴長幾歲，但有一言奉贈，唉！得饒人處且饒人，莫將鋒芒太露，莫將鋒芒太露啊——」

他重覆地說着，語氣越來越低，仇恕目光低垂，望着光燄漸弱的火花，心中突也興起一種如絲如縷，不可斷絕的憂思，他細細地體味着這老人的話，一時之間，竟又呆呆地怔住了。

只聽得「咄」地一聲，柳復明以筷擊鍋，放聲歌道：「將進酒，杯莫停——古來聖賢多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勸君且飲一杯酒，莫記往事愁不興，即令人生登耄耆，憂樂中分未百年，有酒當飲直須飲，何必對酒空自憐，來來來——」

他一手舉起那滿袋烈酒，遞到仇恕面前，放聲笑道：「且飲一杯消愁酒，我來舞劍助君興。」一拂袍袖，長身而起，隨

手抽出一段尚未燃盡的柴木，手腕一抖，火星漫天，腳步突地一滑，隨手一劈，竟然以木作劍，旋身而舞，仇恕呆呆地接過他遞來的羊皮酒囊，只見他袍袖飛拂，柴枝點點，面上却已換了一臉肅穆之色，進身退步，一絲不苟，習武之人對於終生勤練的武功，本都有一份無可比擬的崇敬。

他手中柴枝將熄未熄，此刻被他旋身舞來，刹那之間，便已化做一團火影，仇恕仰首滿飲一口關外烈酒，但覺心中塊壘，已自消去不少，心胸之間，熱血沸騰，却見那垂目而坐的老人，竟自朗笑一聲，長身而起，亦自抽出一段尚未燃盡的松枝，隨手一抖，漫天火星中，只見他瘦削的身形，宛如一隻灰鶴，冲天而起，斜斜掠出兩丈，幾已掠至屋頂，然後轉折而下，抖手一劍，向那團火影中刺去。

這兩個昔日也曾叱咤武林的名劍手，十七年來，落拓江湖，各各心中，本都積鬱着難消的塊壘，在那雄壯蒼凉的青海草原中，寬濶漠冥的蒙古沙漠裏，落日斜陽的萬里長城下，屢驚胡馬的峯火墩台上，……雖也曾使酒高歌，擊甌低唱，但却從未有如今日般，竟在這方圓不過數丈的荒祠廢殿中，以柴作劍，以劍相擊，對舞起來。

「巴山劍客」柳復明只見一團灰影，凌空而下，他十七年來，盡斂鋒芒，從未和一人有過一劍之交，此刻心胸間但覺豪興逸飛，朗笑一聲，身形斜轉，突地抖手一劍，柴化飛虹，向那凌空而下的老人刺去，口中一面朗笑道：「青萍劍木櫝藏珠，十七年從未動過如此豪興，呔呔！且吃我一招。」

這老人不問可知，自然就是十七年前，含恨隱去的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此刻他亦自朗聲一笑，大笑道：「好一招『春風動柳第一招』，想不到我與你數十年相交，到頭來還是要嘗嘗你這『七七四十九式廻風舞柳劍』。」說話之間，身隨劍走，柴枝幻影，影幻千點，刷地，亦自攻出一劍。

這長才盈尺的一段柴枝，此刻到了這「青萍劍」宋令公手中，竟像已變作三尺青鋒，千點劍光，俱向那「巴山劍客」柳復明湧去。

柳復明大笑一聲：「我一招『春風動柳』，換來你一招『水動浮萍』，哈哈，妙極，妙極——」手腕一旋，掌中柴枝，倏地劃了個半圈，平平揮起，向上一格，這一格剛中有柔，竟將宋令公擊來的千點柴枝，俱都封在外門，正是「巴山劍客」柳復明仗以成名的「廻風舞柳」劍中，緊接着第一招攻勢「春風動柳」的第二招守勢「柳枝彈風」。

這兩人十七年來，並肩遨遊，早已結成生死知己，但數十年來，這兩個俱是以輕靈巧快的劍法成為武林的劍手，彼此之間，却誰也不知道對方武功的深淺，此刻柳復明一劍彈來，宋令公暗中一嘆：「果眞是名家身手！」劍到中途，手肘一曲，掌中樹劍，突地變了個方向，旋劍向左，突又由左至右，「水影萍蹤」，兩劍雖未相交，柳復明但覺自己使出的一招，全無着力之處，而宋令公一招「萍影萬點」，却又化做一片黯灰光影，當頭擊來。

他兩人動手之初，自都是遊戲文章，但此刻兩人雙劍一交，後者立刻綿綿而至，誰也不能思索遲疑半分，宋令公一劍擊下，柳復明揚劍反削，刷地向他掌指之間，要知道此刻兩人俱是以柴作劍，是以便沒有護手之物，柳復明這一劍削來，正自攻敵之所必救，宋令公樹劍一揮，身隨劍走，提劍上撩，柳復明一劍落空，對方却已廻劍剶來，當下不得不撤招自救，兩人這一番相爭，雖無仇讎，更無緣由，但此刻各施絕技，却也鬥得甚是凶險。

廳中的火燄，被他們方才抽去兩枝基層的柴木，此刻火勢已更漸微弱，他兩人手中的柴枝，却因不停地飛舞，而始終保持着熾熱的火光，青萍劍宋令公低嘯一聲，突地連揮三劍，柳復明劍走輕靈，一一消去，突地一劍回旋，兩劍相交，只聽「噗」地一聲，宋令公掌中的樹劍，竟斷了一節，點點火星，漫天飄下，心中方自一驚，却見柳復明撤劍回身，哈哈笑道：「想不到，想不到，青萍劍竟變做火萍劍了。」手掌一揚，掌中柳劍，脫手飛去。「你這火萍劍要是把我鬍子燒掉，看你怎地賠得起？」隨手拂落兩點沾在他頷下白鬚上的火星，原來方才火枝斷落，火星飛揚，竟有兩點落在他的長鬚上。

宋令公目光動處，亦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亦自拋去柴枝，笑道：「你我這等拚鬥，旁人見了，本已要說我們是返老還童了，燒去你的鬍子，豈非更要好些。」目光一轉：「你說可是？」

他這最後一句話，乃對仇恕說的，那知他目光轉處，廳中却已空空，那裏還有仇恕的影子。

宋令公一怔，道：「那少年到那裏去了？」

柳復明目光四下一掃，神色之間，亦怔了一怔，搖首道：「我連他何時走的都不知道。」

他兩人俱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方才雖因彼此激鬥之中，是以無暇旁顧，但若能在他們眼下隨意走動，而不被他們覺察，這份身手，亦非常人所能企及，此刻他兩人面面相覷，宋令公道：「這少年倏然而來，倏然而去，倒眞有些奇怪。」他語聲一頓，眉峯又自微皺，接道：「方才我一見着此人，便似乎覺得心中不定，本想稍待再留意查看他的來歷，那知——唉，他竟突地走了。」

柳復明亦奇道：「這少年的確有些奇怪，方才在院中他雖未出手，但身形走動間，輕功彷彿妙到毫巔，竟似還在你我之上，他年紀看來最多在弱冠之間，却已有這等身手，而且氣度從容，神情軒昂，不知是誰家父母，竟有如此佳子弟。」

他語聲微頓，突又放聲一笑：「此人雖然奇怪，但却與你我無關，你又何苦心中不定，這些年來，你怎地也常常作起杞人之憂來，這才叫我奇怪哩！」

宋令公長嘆道：「往事傷人，我心中實在負疚良多，想那——唉，十七年，十七年歲月雖然悠長，但如今我瞑目思之，那剛強憤怒的面容，竟彷彿還在我眼前，他生平惡行雖有不少，但於今我仔細想來，昔年死在他手下之人，的確也不是全無致死之道。」

柳復明笑容頓歛，垂首一嘆：「往事已矣，你何苦還在磨折自己，那事我又不是未曾參與，唉！此人倒的確是個剛強男子，只是——只是性情也未免太偏激了些，他一生行事，善惡無常，如此行徑，你我縱不動手，也有人會——」

宋令公接口嘆道：「不錯，話雖可如此講法，但此事終究因我而起，而且——唉，他縱有不是之處，但我等以那樣卑鄙的手段來對付人家，又何嘗是俠義行徑行爲。」

說話之間，他面上的神色，又變的陰鬱沉重起來，方才擊劍逸飛的豪氣，此刻彷彿從他一聲聲沉重的嘆氣中，消逝於無影。

柳復明目光閃動，突又朗聲笑道：「你我方才正在說那少年，怎地又牽扯到此事來？」他轉身走向後院，一面仍自笑道：「方才那少年的伴當，却已身受重傷，此刻想必還在後院之中，你我不妨去問問他們，也許能探出他的來歷亦未可知。」

「青萍劍」宋令公神色黯然，隨着他走出後院，但這荒草叢生的荒園中，此刻風吹草動，景像依舊，只是那些市井漢子，此刻竟也不知走到那裏去了，宋令公長嘆一聲，仰首望天，暮春的穹蒼，一碧如洗，他心中却似有一片淡淡的陰霾，這陰霾從何而來，因何而生，他却也茫然不知道。

仇恕在「巴山劍客」柳復明與「青萍劍」宋令公的激鬥中，眼見到那老人使出「青萍劍法」中的起手三招「水動萍影」，「水影萍蹤」，「萍影萬點」，斷定了這老人的確是自己心中所猜測的「青萍劍」宋令公，便悄然走了出來，一陣風迎面吹來，他暗自低語：「得饒人處且饒人——唉，得饒人處且饒人，那時又有誰饒過爹爹？」一想到他爹爹的靈骨，如今還仍然殘缺不全，他心中就不禁泛起一陣絞痛，仇恨，仇恨，他暗暗嘆一聲：「我該叫做仇恨才對，但是——唉，爲什麼對有些人我竟無法生出仇恨來？」

「牛三眼」大步迎了上來，像是想說什麼，他輕輕一擺，阻止了，不知道爲了什麼，他此刻突然不願意再見柳復明和宋令公的面，因之他也不願他們發現他的悄然走去。

那五個市井豪士此刻都已敷了金創藥，呆呆地坐在地上，面上仍帶着方才的驚恐，他輕輕做了個手式，叫他們都從院後的土牆上躍出去，然後他自己也飄身而出，在那五個漢子腳步尚未站穩的時候，他已掠到他們面前，望着他們面上那種驚奇和欽佩的表情，他淡淡一笑：「這次讓各位受累，我心裏也不安的很，只是你們放心好了，今日你們受的氣，總有一天我會替你們出的。」

在如此紊亂的心情下，他還會說出這種安慰別人的話，他年紀雖輕，好像上天生他出來，就是爲了讓他做一份常人不能做的事業似的，因之對他也比常人厚些，賦與他許多超人的條件。

那五個漢子大爲感激，感激得吶吶地說不出話來，這些性情粗豪的熱腸漢子，雖然俱都是性情粗豪的市井無賴，但人們若是對他好些，那麼便是叫他立時兩脅插刀，他們也是心甘情願的。

「牛三眼」斜目望着他的伴當們，見到他們面上的神情，心裏也不禁有着一份得意的感覺。

他知道他們此刻對仇恕的心情，他已開始爲自己能爲仇恕做些事而驕傲，這種人，熱腸而爽直，但却沒有做領袖的才華，他們也從不去妄想這些，只要他們知道自己服從的對象是值得自己服從的，他們就會很高興了，牛三眼很高興而感慨的說道：「公子，我早就對他們說過，公子是不會虧待別人的，他們爲了公子吃些苦算什麼，公子若還有什麼吩咐，只管說就是，我『牛三眼』第一個赴火……咳，赴湯蹈火，也沒有關係。」

他又笑了，爲了自己終於能說出「赴湯蹈火」這種如此文雅的話而笑了。

仇恕也笑了，他突然覺得這些人都那麼可愛，他笑着說：「你倒替我吹噓了不少。」笑容突地一斂，正色道：「大約十日之後，『靈蛇』毛臯，便要在杭州城大宴羣豪，他此擧是爲了要對付誰，我雖還不能斷定，但大約總是爲了那些『神鞭鐵騎』騎士的死亡，和屢屢被劫的鏢銀，以及——」

他語聲微頓：「總之，無論他爲了什麼，我們也總不能讓他安逸，是麼？」

「是麼？」兩字，他是向牛三眼發出的，「牛三眼」却受寵若驚了，他不住地點着頭，連聲稱是，他再也想不到「公子」會徵求他的意見。

仇恕又道：「那麼，你就該趕快想辦法在十日之中，把你們粱大哥和那三位龍大爺都找到杭州城，唉，時間實在倉促得很，不知你辦的到嗎？」

「牛三眼」立刻一拍胸膛：「公子，這種事，包在小的身上。」他轉過頭去：「倪老七，大鬍子——你們挺得住嗎？挺得住就趕緊去找人。」他語聲頓了頓，然後雙眉一揚，從懷中掏出那張仇恕方才給他的銀票來，交到倪老三，挺了挺胸膛，又道：「這是公子賞給你們的，你們五個人拿去分了，做路費，快些辦事。」他語聲也變得洪亮起來，偷偷望了仇恕一眼，深深爲自己這種「一個不取」的寬洪大度而驕傲，當他見到仇恕也自在微笑着看他的時候，他更高興了，一揮手：「快走！」回過頭來，他熱切地問道：「公子還有什麼事吩咐我的嗎？」

仇恕滿意地看着那五個漢子恭身行禮之後，極快的走了。

他深信這些人辦這些事的能力，然後他回過頭對「牛三眼」道：「你我之間，我也再不必說什麼客氣話了。」牛三眼目光閃着明亮的光采，於是仇恕又道：「方才祠堂中那兩個道人，你已見過，你能不能不讓他們發現，躡在他們身後，看看他們何去何從？」

當然，「牛三眼」感激地答應了，因爲他從「公子」鄭重的眼色中，看出這件事並非輕易的，而「公子」竟把一件特別重要的事留給他做，他不但感激而驕傲，而且還大有一種知己的感覺。

他含着笑，說：「小的立刻就去！」

仇恕望着他的背影，本想叫他回來，再給他一張銀票，但後來轉念一想，自己

還是留着這張銀票的好，也讓他留着那份自尊和驕傲。

然後——

四下又只剩了仇恕一人，這正是他所需要的，靜寂靜寂的穹蒼裏，靜寂的大地上——

土牆內突地傳出長嘆的聲音，他知道這長嘆是宋令公發出的，也知道宋令公這長嘆是爲了什麼。

但是他卻但願自己今日沒有見着他們兩人，但願這兩人此刻還沒有回到江南來，因爲對於這兩人，他不知是該報恩，抑或是報仇？

「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倦且枕書臥，夢中仍覺愁。

父仇仍未已，父恩不知酬；恩仇兩不了，恩之意幽幽。

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少年但遠遊。

遠遊不知處，蕩志隘八荒；問我今朝去，吉凶兩如何？」

這是在他要離開他那生長於斯的孤島的晚上，望着窗外如銀的夜色，中宵反覆，隨意作成的「擬古四唱」。

他已有很久沒有想起這些詩句了，此刻，他低吟着這些似乎已將被他遺忘，而又突地在心胸中湧出的詩句，悄然走到祠堂後的荒林，心胸之間，正是「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他長嘆一聲，一面暗自尋思。

「太湖羣豪，太行快刀，五湖三龍，污衣丐幫，再加上那『金劍俠』端木方正，以及聖手先生的記名弟子梁上人——唉，這些日子來，我的確已做了不少事，就只這些人，已足以够那『靈蛇』坐立不安的了，可是，我還有力量多做些，我也應該再多做些。」他獨自冷笑着，漫步走向荒林深處，暮春的陽光，從林梢枝葉的空隙中漏下來，給地上鋪下了一片細碎的光采。他斜倚在一株樹幹上，瞑目沉思，思索自己應該還做些什麼。

良久，良久。

他落寞的面容上，又泛起一絲他慣有的笑容，他覺得自己已掌握了太多制勝的把握，他不知這是天意，還是自己的努力，他眼前似已泛起那「靈蛇」毛臯一面衆叛親離的圖畫。

「衆叛親離！」他冷笑一聲，挺直了自己的身軀：「我要讓他死在他自己衆叛親離的情景中，而不讓他痛痛快快地死去，但是——唉！誰是我的恩人呢？我又該如何報恩？」

直到目前爲止，對於仇人，他已知道得够多了，可是對於恩人，他卻什麼也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那八個十七年來時時令靈蛇毛臯不安的血字「十年之後，以血還血」，究竟是誰寫的，也不知道他爹爹最後的殘軀，究竟是被誰收去了？

春風依依，吹散了他的嘆息聲，他俊秀的身影，緩緩消失在荒林深處。

× ×

嘉興。

三塔灣的景色，在晚秋，秋風落葉，夕陽雲烟，它是蒼凉而美麗的，而此刻！

此刻是暮春，暮春的三塔灣，清水漣漪，綠蔭青波，如果是黃昏，斜陽將小河畔三座並不甚高寶塔的塔影，長長地印在鶯飛草長的大地上，那色彩的美麗諧和，景物的清幽美麗，更是無與倫比。

西去三塔一箭之遙，聳立着參天的丹楓黃柏，林木隱映中，紅牆丹楹，便是祭祀千秋岳武穆的「岳王廟」，午時，暮春的驕陽，已有了幾分燠熱之意，岳王廟石階前，卻寂然佇立着一個錦衣華服，風姿如玉的少年。

他負手而立，目光如剪，顧盼之間，神采照人，但是在他那一雙斜飛入鬢的劍眉之中，卻似隱含着一種等待的沉鬱。

他在等待着什麼？

再去岳王廟一箭之遙，在那清水流波的城河之畔，也有着一座廟宇，廟內聳立着一根石坊巨柱，柱上赫然有血痕宛然，深透入石！這——

便是血印寺，含蘊着一段壯烈，悽慘，而又動人的故事的血印寺。

血印寺外，聲聲馬嘶。

一排綠蔭樹下，繫着七匹健馬，馬上鞍轡鮮明，顯見得馬主不是高官貴紳，便是江湖大豪。

血印寺內，聲聲人語。

正殿石階前，傲然佇立着兩個身軀瘦長，目光如鷹的漢子，其中一人，右臂空空，一隻衣袖，縛在腰間的絲絛上，眼望着寺東那根石坊巨柱，正在凝神傾聽着肅然站在他們對面的一個面如滿月的僧人口中所說的故事。

還有五個年輕力壯，神色慓悍的長衫漢子，垂手恭立在他們身後，這五人目光流轉，東張西望，心神卻不知在想什麼，但臉上卻極力作出恭謹的神色來，顯見得是那兩個瘦長漢子的弟子家奴。

他們不問可知，便是揚名河朔的武林大豪「河朔雙劍」汪氏昆仲，和他們的五個弟子。

那面如滿月的僧人，身穿着一身月白僧衣，不但衣履整潔，而且神態清俊，吐屬俊雅，正是這種名跡勝境中住錫僧人通有的形狀，此刻他一手挽着一串檀木佛珠，一手遙指那石坊巨柱，娓娓說道：「數十年前，倭寇自海上來，劫襲東南數省，而嘉興被禍尤烈，嘗掠貲財婦女，貯於敝寺之中，再率衆往攻桐鄉。」

他垂目長嘆一聲，又道：「那時貧僧雖還未入世，但聽得諸師相告，數百婦女，在寺中日夜悲泣，慘不可聞，此時敝寺方丈，乃妙諦祖師，上體天心，聞之惻然，遂醉守者，開門放之，令各取金逃去。

「婦女中有言恐累及祖師者，祖師云：『吾以一身而救數百人之命，雖死何傷。』於是衆皆羅拜，四散而逸！」

「河朔雙劍」雖乃生性陰鷙的武林梟雄，但此刻亦不禁爲之聳然動容。

汪一鳴長眉一展：「這妙諦禪師，倒是個磊落丈夫。」

那僧人長嘆一聲，接道：「當時祖師弟子皆勸祖師同逃，祖師曰：『不可，吾若一走，則追者立至！』竟獨留以待之，既而守者酒醒，知而亟詢，祖師便道：『適見韋馱尊者以寶杵擊門開，導之使去，吾不敢阻也。』唉——佛家雖戒妄語，但祖師具大慈悲之心，自當別論，守者素畏鬼神，聞言色變，且正病酒，弱不能行，

竟監守祖師，以待寇歸。」

他語聲清朗，語句更典雅動人，娓娓道來，連那五個心猿意馬的年青漢子，聞之也不禁動容。

他長嘆又道：「未幾倭寇歸來，知婦人乃祖師所放，因重笞守者，而縛祖師于石柱，叢矢射之，祖師乃西歸，寇復堆薪焚之，寇平之後，受祖師大恩者，拾祖師骨燼葬於寺後，唉——那石柱之上，自此血痕印石，至今數十年矣。」

「河朔雙劍」一齊隨着他的手指望去，望見那石柱上的血痕，不禁各各色變，想到自己的一生所爲，半晌說不出話來。

就在這寺僧娓娓敘說的時候，寺外城河中，突地駛來一艘快艇，其急如矢，船上佇立着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竟是一身金衫，春風吹起他飛揚的袍角，望來直有如一株臨風之玉樹。

這小舟破浪急行，過血印寺，去三塔寺，岳王廟前的華服少年，目光敏銳，一眼望到這金衫少年們所乘的快艇，神色微微一變，袍袖微拂間，身形突地飄飄退後一丈，卻見這艘快艇在三塔寺前的河灣一轉，又復回轉頭來，在岳王廟前微一停頓，便又向血印寺急駛而去。

寺僧話方說完，「河朔雙劍」正自垂目唏噓，寺門外突地如飛閃入一個人來。

這人身材頎長，面目英挺，但眉宇之間，卻帶着幾分煞氣，雙目之中，也不時閃動着逼人的耀眼光采。

他竟就是方才佇立船頭那金衫少年。

這金衫少年一入廟門，目光一轉，見到了「河朔雙劍」，面上立刻泛出喜色，三腳兩步，跑了過去，突地恭身一禮：「拜見兩位師叔。」

「河朔雙劍」似乎爲這少年突然而來的舉動怔了一怔。

但這金衫少年立刻又道：「小侄奪命使者鐵平，奉家師之命，前來尋找兩位汪師叔，小侄一路打聽，知道兩位師叔在嘉興歇腳，小侄便趕到嘉興，又聞得兩位師叔到三塔灣來踏春，小侄便趕到三塔灣，卻不見兩位師叔人影，後來見到寺外的七匹坐騎，才想到兩位師叔或者在這裏，便立刻趕來拜見！」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方自喘了口氣，言下頗爲自己辦事的能力得意，卻不知自己言語之中，已有疏忽，犯了人家大忌。

「河朔雙劍」面目陰沉，一直木然聽着他的話，此刻這兄弟兩人竟各各雙目一翻，長眉軒立，神色之間，隱含怒意。

汪一鳴竟冷哼一聲，冷笑道：「奪命使者——哼，閣下此來尋找我兄弟，想必是那『毛大太爺』要閣下來奪我兄弟兩人之命的了——大哥，你說可是？」轉過頭去，面帶冷笑，竟再也不望那奪命使者鐵平一眼。

「奪命使者」鐵平微微一怔，立刻陪笑道：「兩位師叔言重了，莫說家師絕不會有此意，便是小侄也萬萬不敢在兩位師叔面前放肆，兩位師叔如此說，小侄眞恨不得一頭撞死——」

江一鵬冷「哼」一聲：「閣下既有此意，就一頭撞死好了，我兄弟絕無阻攔之意！」

他又自冷笑一聲，隨手掏出一錠銀子，交給寺僧，一面又道：「多承大師費心，區區一錠銀子，還望大師替我等在佛前進香。」袍袖一拂，轉身向寺門外面大步走去。

那寺僧見了他們的神色，心中本已在嘀咕，此刻接了銀子，連忙合掌稱謝，目光抬處，只見那金衫少年呆呆地站在當地，面上陣青陣白，那寺僧暗中一笑，也亦轉身走了進去。

「靈蛇」毛臯自己門下的十大弟子，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俱是能言善語，風度英挺的英豪少年！

這「奪命使者」鐵平，在十大弟子中，又算是佼佼人物，平時常以周郎自命，自稱自己的確是文武雙全的少年豪客。

但他此刻呆呆地站在當地，竟不知該如何是好，只見那「河朔雙劍」在他們五個弟子擁護之下，已將走出寺門。

他暗自透了口氣，大步趕了過去，橫身擋在門口，滿臉堆上笑容。

那知汪一鳴卻又冷哼一聲：「閣下又要怎地？難道那毛大太爺眞的不放過我們，我倒要看看毛大太爺除了有個好女兒之外，還有多少個好徒弟？」

他兄弟兩人在西湖畫舫之上，吃了毛文琪一個大虧，他兩人生平恃强傲物，那裏受過這種氣，竟連毛臯那裏都不去了，準備折回河朔，路過嘉興，爲南湖烟雨所醉，竟在那裏就了數月，此刻心中仍然耿耿於懷，再加上這苦尋許久的「奪命使者」找到他們之後，一時大意疏忽，忘形說出自己的綽號，他兄弟兩人心中本已不忿，再經如此一來，便毫不客氣地發作了出來。

這「奪命使者」鐵平此刻中心雖亦不忿，但面上卻絲毫不敢顯露。

「家師本不知道那件事，後來知道了師妹在西湖上冒犯了兩位師叔，就趕緊地命弟子前來賠罪，還望兩位師叔大人不見小人罪，看在敝師妹年輕不懂事的份上，饒她這一遭，請兩位師叔無論如何回杭州去一趟，不然——唉，不然弟子眞的確無法交代，家師只怕又要當弟子在那裏得罪了兩位師叔哩。」

汪氏昆仲對望一眼，那汪一鵬右臂被折之後，性情越發偏激，聞言又自冷笑一聲道：「年輕無知，哼！饒她一遭——哼！我兄弟這可不敢當，像令師妹那樣的少年英雄，女中豪傑，我兄弟只望她饒饒我們就不錯了。」

汪一鳴生性卻較沉穩，心念一轉，道：「這些事且不去說它，令師要我兄弟到杭州去，不知是爲了什麼呢？」

他心念轉處，一來和「靈蛇」毛臯到底相交多年，再來他也不願得罪此人，是以此刻言談語氣，便和緩得多。

鐵平是何等人物，察言觀色，立刻覺察出來，喜道：「這個小侄也不知道，但家師——」

汪一鵬冷笑一聲，截斷了他的話：「令師近年貴人多忘，那還將你我兄弟這等老朋友放在心上嗎，他既然知道我兄弟在嘉興，難道他自己——哼！」

他冷哼一聲，中止了自己下面更難聽的話，汪一鳴只見這「奪命使者」面上陣青陣白，心念一轉，立刻接道：「如此說

來，還望閣下前去回復令師，就說我兄弟卽日就到杭州。」他微微一笑：「閣下旅途勞頓，也辛苦了。」

「奪命使者」鐵平暗哼一聲：「原來你們兩人也不敢得罪師傅，到底還是要說兩句軟語。」

他乃生性偏窄之人，此刻對這「河朔雙劍」兄弟兩人，心中已大有不滿之意，但面上卻絲毫不露，仍自陪笑道：「弟子辛苦些算得了什麼，師叔們太見外了。」他恭身一禮，又道：「師叔們既然就要到杭州去，那弟子就先快馬回去禀告家師，讓家師也好準備接待兩位師叔的大駕於杭州城外。」

汪一鵬又自冷笑：「那可不敢當，只要他——」

鐵平生怕他又說出難聽的話來，連忙躬身道：「那麼弟子就先告辭了。」轉身走出門外，兩個起落，掠到岸邊，縱身躍上船頭，吆喝一聲，那快艇又復破浪而去了。

汪氏昆仲只見這快艇去遠，冷冷一笑，汪一鳴突地回頭向那五個少年叱道：「你們看看人家的徒弟，是何等精明能幹，哼——你們那裏及得上人家半分，只會替我在外面惹事生非，那日在西湖若不是你們五個蠢才，哼——」他冷哼一聲，倏然頓住，那五個少年你望我，我望你，臉上紅得像是紅布一樣，連半句話也是說不出來。

汪一鵬雙目一張，卻又厲叱一聲：「還不快去牽馬！」

可憐這五個少年，見到師父將那金衫少年冷嘲熱諷地罵了一頓，心中方在得意，卻不知師父回過頭來，又將自己痛罵一頓，五人心裏雖然氣憤，但卻仍乖乖將馬牽了過來。

汪氏昆仲翻身上馬，汪一鵬突又冷笑道：「老二，那姓毛的近來確是越來越狂了，依我的意思，杭州城我就絕不會答應他去的。」

汪一鳴微喟一聲：「大哥，凡事也該想得開些，姓毛的近來雖太猖狂，但我兄弟又何苦得罪此人呢。」他目光一轉，又自笑道：「此刻時已近午，我們還是趕到前面，到那岳王廟去一轉，然後再趕去三塔寺吃那有名的素齋吧，唉！近年來我們雖說極少參與武林紛爭，但卻幾時有像近月來這般悠閒自在過？」

他一揚鞭，竟先馳去，片刻之間，就已望到岳王廟前的參天古柏。

佇立在階前的華服少年，目光轉處，見到這七人七馬馳入林來，劍眉微軒，目光中泛出喜色。

顯見這「河朔雙劍」就是他等待着的人，只是他等待他們究竟是爲了什麼，卻又叫人難以猜測！

汪氏昆仲翻身下了馬，將馬韁交給身後的弟子，緩步踱向岳王廟的寺門，突地見到一個華服少年，含笑迎面而來。

汪一鳴目光一轉，側首道：「這少年看來頗覺面善，又似衝着我們而來，大哥，可記得此人是誰？」

汪一鵬微一沉吟：「我也覺此人頗爲面善——」

語聲未了，卻見這少年滿面含笑行來，朗聲道：「兩位大俠磊落風標，如果小可未會記錯的話，兩位想必就是那名震天下，叱吒江湖的『河朔雙劍』，汪氏昆仲吧！」

「河朔雙劍」齊地一愣：「這少年怎地認得我們？」

目光指處，只見這少年目如朗星，顧盼生姿，玉面朱唇，俊美無四，言談舉止，卻又文質彬彬，根本不似武林中人。

他兩人心中雖狐疑，但見這少年風姿不俗，心下也有三分好感。

汪一鳴冷笑一聲，道：「敝兄弟正是『河朔雙劍』，至於名震天下——哈哈，卻不敢當。」

這少年的雙眉一揚，喜動顏色，拍掌道：「是了，果然是『河朔雙劍』，小可今日能見當代兩大劍客之面，眞是三生有幸。」

自古至今，世上從無一人不喜別人奉承，他淡淡幾句話，說得汪一鵬亦自展顏一笑道：「多承兄台厚愛，敝兄弟實在慚愧得很，只是——哈哈，休怪在下出言無狀，兄台看來雖然極爲面善，但我兄弟年老糊塗——哈哈，卻實在記不得何處曾聆兄台雅教了。」

這少年含笑道：「這個自然，想兩位乃當代大俠，小可一見，自然便再也不會忘記，至於小可麼——」他微笑一下，一揖到地。「小可繆文，那時隨着世兄石磷，在西湖遊春，卻不想遇着幾個粗豪漢子，一見敝友石磷，就將他拉到那艘船上，後來——」

汪一鵬笑容一歛，道：「繆文就在那毛家姑娘的船上見過我兄弟的？」

「繆文」笑道：「那姓毛的女子，小可僅有一面之交，當時見着她那等猖狂，目無尊長，若非小可無縛鷄之力，是要懲戒於她，後來見到兩位大俠英姿，氣度那般恢宏，小可實在心折不已。」

汪一鳴笑道：「兄台如此說來，倒叫我兄弟無地自容了。」

「繆文」面色一整，正色道：「小可所說，的確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小可雖然不懂武功，但也看得出那姓毛的女子實在是仗着手中一柄怪劍，偷巧勝得兩位少許，若論眞實功力，兩位大俠數十年修爲，那姓毛的女子，那裏能及得上兩位大俠半分呢？」

他語聲誠懇，言語又極得體，正說到「河朔雙劍」心裏。

汪一鵬又自展顏一笑，哈哈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兄台年紀輕輕，文采風流，對武功一道，卻有如此精闢的見解，哈哈！不瞞兄台說，我兄弟那日的確輸得不服，但看在她尊長面上，也只得忍氣，直到今日見着繆兄，聽到繆兄如此高論，才總算略舒心中悶氣，哈哈！繆兄倒眞是我兄弟的武林知己。」

「繆文」含笑道：「小可不過是將眼中所見，率直說出，兩位大俠如果將小可引爲知己，那眞叫小可喜出望外了。」

他語聲微頓，突又故意長嘆一聲道：「不過，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那毛姑娘小小年紀，非但不知敬重尊長，而且——而且——。」

他一連說了兩句「而且」。那汪一鵬

果然忍不住問道：「你我雖然只初交，但可說一見如故，繆兄有什麼話，請儘管說出便是。」

「繆文」搖頭嘆道：「那日兩位大俠走後，那毛姑娘若是稍知兩分道理，便該體會的出兩位的寬懷大度，那知兩位大俠一走，她便冷言熱語地漫罵起來，還說什麼，今日之武林，已是毛家天下——」

汪一鵬神色一變，汪一鳴心念一轉，卻不禁暗自思忖：「這少年與我等素不相識，如此結交於我，又如此曲意恭維，難道是有着什麼用意不成？」

卻見「繆文」又自長嘆一聲，道：「此事與小可本來毫無干係，有些話小可亦是不該說的，但小可見了這等情事，心裏卻又不禁爲兩位大俠叫屈。」

汪一鳴不禁又忖道：「是了，此人與我等毫無利害關係，與那毛臯亦無仇讎，想來的確沒有用意。」

「繆文」已接口嘆道：「原先我本還以爲是那毛姑娘年輕無知，那知——唉，她爹爹後來來了，所說的話，竟比那小女子更加無禮，有位姓胡的還說什麼：『文琪如此，只怕汪氏昆仲要生氣了。』那知那位『毛大太爺』竟冷笑着道：『生氣又有何妨，諒這兩人也不敢對我怎樣。』唉！不是小可故意在兩位面前如此說法，當時小可聽了這等話，當眞是忍氣不住，竟忍不住出口挺撞了兩句，唉！若非敝友石磷在中間勸阻，只怕小可那日也要受辱在毛家父女手下。」

他沉聲道來，句句聽來，都似千眞萬確，汪一鳴想來想去，只覺這少年萬無編造事實的理由，那汪一鵬更是早已相信，此刻是氣得面目變色，頻頻以拳擊掌，咬牙切齒地對汪一鳴冷笑說道：「老二，這種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哼！我早就知道那姓毛的不是眞心來向我等陪話，哼——他叫我們去那杭州城，只怕也沒有什麼的好意。」

「繆文」目中神光一閃，但瞬即歛去，又自嘆道：「他果然又做出這等花樣，那日他曾道：『老夫雖不怕這兩人作亂，但也不必叫他們太傷心，過兩日隨便叫個人找他們陪兩句話就是了。』想那兩人也就——」

汪一鵬大喝一聲，道：「老二，你看怎地？」

汪一鳴目光中亦不禁泛出怨毒之色。

「繆文」目光一轉，突地朗聲一笑：「話又說回來了，兩位也不必和那等暴發戶般的狂妄小人一般見識，聞道那三塔寺的素齋極好，哈——今日小可作東，請兩位嘗嘗沙門風味。」此刻他又作出一副息事寧人的樣子來了。

於是——

那「靈蛇」毛臯的仇敵，便又多了兩個。

「河朔雙劍」以及「繆文」暢遊過後，回到嘉興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這半日間，「河朔雙劍」對這言語得體，性情慷慨的富家少年，不禁又增了幾分好感，再三留他夜來痛飲，但是他客氣地謙謝着，客氣地婉拒了。

他說：「小可在此間還有個父執長輩，要去拜見，明日小可定必再來拜訪。」

他走了之後，「河朔雙劍」的客棧中，立刻送來一桌極爲豐盛的燕翅大筵，和一罎窖藏多年的「女兒紅」酒，隨來掌杓的大師傅說是來自嘉興最好的酒樓「一心亭」，是一個年輕的公子着他送來給汪大俠的，並且還附有一張泥金大紅拜帖，上面客氣而恭敬地寫着：「愚晚繆文敬獻給汪氏昆仲。」

「河朔雙劍」滿意地笑了，江湖豪士，就喜歡這種調調兒。

「豪爽，慷慨，熱情——這少年眞個是够朋友。」

仇恕雖然沒有看到他們的笑容，但卻也想像得出，他回到自已住的店房，不到一刻，立刻又有一敲門的聲音，連敲五下他知道又是那「梁上人」的弟兄前來報告一些事了，對於梁上人，他心裏的確有着一份眞誠的感激，若不是這被江湖中人稱爲「九足神蛛，樑上君子」的梁上人爲他佈下了有如天羅地網般的「蛛網」，他縱有通天本領，卻也不能將事情辦得如此順利。

「哈哈，『九足神蛛』，蜘蛛而有九足，總比一條蛇要厲害得多了吧！」他高與地開了門，門外立刻閃入一個臃腫的胖子，這胖子身材臃腫，行動卻極迅速，一閃而入，隨手帶上房門，向仇恕躬身一禮，仇恕擺手謙謝，這胖子笑道：「公子眞有兩手，和那兩個姓汪的也拉上交情了，我張一桶走南闖北，看來看去，除了我們梁大哥可算是大英雄，眞有兩下子之外，嘿——可就得算是公子你了。」他言語中雖將仇怨列在「梁大哥」之下，但仇恕非但不以爲忤，還極爲高興。

因爲，他知道那「九足神蛛，樑上君子」梁上人，在這些市井好漢心目中的身份和地位。

「九足神蛛」武功並不絕高，他甚至連「聖手先生」的記名弟子都不能算，而只能算是「私淑弟子」，因爲他從「聖手先生」那裏學到的東西，只是「聖手先生」在歸隱之後，偶來中州，在三兩日間，隨意指點他的幾手功夫。

只是這「九足神蛛」卻是個非常之人，他不但將這幾手功夫都學得實實在在地毫無差錯，而且還舉一反三，又獨創了些功夫。

此外，這「九足神蛛」還有幾點大異常人之處，他一諾千金，至死不悔，而且記憶之强，更是駭人聽聞，任何人只要被他看過一眼便終生不會忘記，他本是鉅富子弟，一年之中，散盡萬貫家財，結交的卻全都是別人不恥的市井屠狗之輩，他與這些市井好漢相交，全憑「義」來服人，絕不顯露自己的武功，十餘年之前，南京城中的屠戶帮大哥羅一刀，爲了夫子廟前的七十餘隻畫舫，和梁上人結下深仇，揚言要將梁上人大卸八塊，然後再當猪肉出賣。那時梁上人武功已有小成，本可在舉手之間將那羅一刀制服，但他卻不如此做，他孤身到那羅一刀的肉案前，叫這以一刀殺猪成名於市井間的羅一刀，砍他一刀，羅一刀這一刀若能够將他也像猪一樣地殺死，他毫無怨言，羅一刀這一刀若是砍他不死，那麼，他就叫羅一刀從此不要稱雄。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二

文・臥龍生　圖・令盧

碧血丹心

願惹滔天禍　爲報殺夫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自胡栢齡遇難後，一改以往嬌柔之態，整個人似經脫胎換骨般的堅强起來，復仇之心堅逾金鋼，她抱着不惜任何犧牲的精神，盡網江湖好手，爲將來復仇鋪路，偕同鍾一豪等離開天香谷，一路向西進發，那日抵達西京，第二日正在商議如何誘使屠龍寨主使爲己用，突有一老人强闖進房，說要與谷寒香商談相互合作，鍾一豪及麥小明以那老人態度傲慢，激起怒火，聯手邀鬥，余亦樂以老人武功詭異絕倫，恐鍾、麥有失，亦加入戰圈，這是一場充滿着殺機的凶險絕倫的惡鬥——

但那老人却似有着無窮無盡的內力，逼退了鍾一豪和麥小明聯手一攻。

不大工夫，四個人已力拚了二三十個照面。

那老人心中暗暗驚道：「想不到這三個人竟然這樣難鬥，眼下還有甚多人沒有出手，單這三人的聯手之勢，已經够我對付了，看樣子再這樣打下去，還得要一段時間，才能分出勝負，必須得先設法傷他們一個再說。」

三人中以鍾一豪刀法最猛，余亦樂最穩最狠，但招數毒辣，兩人却都要輸給麥小明一着。

那老人經過了一番熟思後，選擇了第一個被傷害的人是麥小明。

只聽他輕輕咳了一聲，手中摺扇忽然一變，身子斜向一側轉了兩個轉，避開余亦樂鐵筆，突然廻腕疾攻，倏然之間，連攻了鍾一豪三招。

這三招，着着迅如電火，指襲鍾一豪要害大穴，迫的鍾一豪一連後退了三步。

那老人逼退鍾一豪後，摺扇一轉，指攻余亦樂，一連又是三扇。

他這摺扇之中，暗藏鐵骨，兼可作點穴之用，他這攻向余亦樂的手法，也和攻襲鍾一豪的手法不同，對付鍾一豪以劈斬爲主，指攻余亦樂時却以點擊手法爲主。

三扇緊急的迫攻，也把余亦樂迫退到一側。

他在殺機生動之時，早已相度好了地形，選擇了一個容易防守的地方，一面方桌，剛好擋住了麥小明的進攻之路。

那老人逼退了鍾一豪和余亦樂後，突然大聲喝道：「小娃兒當心了！」突然縱身而起，直向麥小明飛撲過去。

麥小明似已覺出了他這一擊，情勢十分嚴重，雙目圓睜，臉色也泛起從未有過的嚴重神情，緩緩的舉起手中寶劍。

全室中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兩人身上，因爲都看出來這一擊，兩人都將用出全力，說不定一接之下，立時將分出勝敗存亡，或是兩敗俱傷。

但見那老人帶着重重扇影的身子，直向麥小明當頭罩下。

一股强大的潛力，有如泰山壓頂一般，當頭落下。

麥小明緩緩舉起的寶劍，突然加快在頭頂劃出一個圓圈，掄轉出一片光芒，迎住那老人重重下落的扇影。

室中突然間捲起了一陣狂風，潛力激盪，四外排衝。

扇影、劍芒相互一觸，那重重扇影和光芒同時斂去。

凝神望去，只見麥小明手舉寶劍和那老人的摺扇接觸在一起，彼此相觸不動。

大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忽聽麥小明

大叫一聲，向後疾退了三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噴出一口鮮血。

鍾一豪、余亦樂，一見麥小明傷在那老人手中，同時大喝一聲，一左一右的疾向老人撲去。

就在兩人發動的同時，一條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竄了進來。

一股暗勁隨着那衝入房中的人影，發了出來，直向手握摺扇的人撞去。

那老人反手一招「廻光反照」，摺扇帶起了一陣激盪潛力，把兩人緬刀、鐵筆逼開身子借勢向旁側閃讓五尺，避開迎面擊來的一股掌力。

那疾衝入室的人影，動作快極，一擊不中，第二招接連出手。

只見他人影一閃，又是一股暗勁，直向那手握摺扇的老人擊去。

那老人不但不退，反而直向前面迎來，但他在身軀移動的時候，已橫向旁邊閃開兩步，讓開那人的掌風揮扇直擊過去。

這老人來的已甚急，那疾衝而來的人影，也來的太過突然，使鍾一豪、余亦樂都有了一種敵友難辨之感。

余亦樂鐵筆一揮架開了鍾一豪手中緬刀說道：「鍾兄且慢出手，咱們待事情澄清之後再說！」

鍾一豪點頭應道：「余兄說的不錯。」緬刀護胸，貼壁而行，繞到麥小明身前，低聲問道：「你傷的重麼？」

麥小明正在閉着雙目運氣調息，聽得鍾一豪相詢之言，突然睜開雙目，說道：「我傷的很重，不過不要緊……」

他似是極輕賤自己的性命，身受重傷，竟然毫無一點憂慮和痛苦的樣子，頓了一頓，微笑接道：「幸虧他傷的是我，如果傷的是你，那就有點麻煩了。」

鍾一豪奇道：「爲什麼？」

麥小明道：「因爲我學過當今之世，最好的療傷辦法，身上也帶着最好的療傷丹藥，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傷的再重些也不要緊，我能半個時辰之內，使身體復元，因此我一向不怕受傷。」

鍾一豪道：「有這等事？」

麥小明道：「你不信，我就當面試給你瞧瞧吧！」探手入懷，摸出一個黑色的玉瓶，小心翼翼的打開瓶塞，倒出一粒丹丸，吞入腹中，然後，閉目運氣調息。

這時，那手執摺扇的老人，正和突然衝來的人影，打的正烈，但見摺扇飛舞，掌風呼呼，滿室翻飛，人影難辨。

苗素蘭借着雙方打鬥的機會，帮住文天生，推活了何宗輝和劉震的穴道，靜站一側觀戰。

萬映霞也拔出了兵刃，蓄勢戒備。

余亦樂一直想看清楚那突然衝進房來助拳的人影，但他却一直無法看清，那人似乎是有意的避過羣豪視線，雖然在打鬥之間，仍然側轉着臉，不讓人看清他廬山眞面目。

鍾一豪却被這兩人打鬥的招術吸引，看的心神專注。

忽聽耳際間響起了麥小明的聲音，道：「我知道一種武功，厲害的很，但必須兩個聯手，才能够施用，你如果自信聰明才智能够在極短的時間中體會出來，我就可以傳你，咱們好聯手對敵。」

鍾一豪對麥小明已有了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只覺這個年紀幼小的孩子，不但生性殘忍，而且一肚子古古怪怪的玩藝，武功方面，也似是層出不窮，對他的話，雖然不敢全信，但也無法不信，當下說道：「什麼武功，你先說來聽聽，聽過之後，我就知道能否在極短時間內學會。」

麥小明抬頭望望動手情形，低頭說道：「這兩人棋逢敵手，看來還得一陣工夫，才能打出勝敗，你過來蹲在地上，我一面口傳眞訣，一面用手在地上劃給你瞧，這樣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鍾一豪滿懷好奇之心，依言走了過去，蹲在地上。

麥小明伸手在地上劃了兩柄寶劍，低聲說道：「這一套合搏之技，原則上兩人都要用劍，但你手中軟鐵緬刀，勉强可作寶劍之用，全套合搏的劍法，共分四節，包括了攔劫、阻敵、搶攻、呼應，每節四招，總共有一十六個變化，我現在先傳你第一節，攔劫……」當下手指移動，就地把那雙劍移動的方向，位置劃了出來。

鍾一豪看那移動的劍路，果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當下凝神靜聽。

麥小明口講手比，十分熟練，片刻之間，把四招講完。

他似是害怕鍾一豪沒有聽懂，又自動重複的把那四招講了一遍。

鍾一豪似是已聽出其中奧奇的變化，竟然全神貫注，一派恭謹受教之情。

麥小明講完一節，又抬頭望了那相搏的兩人一眼，道：「現在咱們講搶攻的好了，萬一兩人分了勝敗，咱們也可以先行用來克敵了。」

鍾一豪道：「隨便那一節都好。」

麥小明點頭一笑，口手並用，極快的又講了四招。

這時，那執扇老人，已和那衝入室中的人影，相搏了百合以上，雙方似是都覺到遇上了勁敵，已非短時間可以分出勝敗，攻守之間，也不似剛才那般疾急。

兩人的人影，逐漸的清晰可見，面目亦可分辨出來。

余亦樂定神看去，只見衝入室中的人，是一個身材清瘦，細高的大漢，年約四旬左右，頷下留着一片短鬚，一身月白長衫，面目陌生，從不相識。

他好像覺到自己空手和人相搏，有些吃虧，突然退後兩步，探手入懷，取出一件奇怪的兵刃。

兵刃出手，那執扇老人忽然向後退了兩步，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字還未出口，那瘦高大漢，已不容他再接下去，縱身進攻上去。

余亦樂也看的心中一動，因爲那一對兵刃，乃江湖上極是少見之物。

那是一對形如車輪的鋼圈，護手處帶着兩片鋸齒，前端有一個月牙形的東西。

谷寒香看那兵刃長不半尺，而且從所未見，忍不住低聲問苗素蘭道：「蘭姊姊，他用的兵刃，叫什麼名字？」

苗素蘭道：「那叫護手月牙輪，這兵刃在江湖上極是少見，一則因爲它太過短小，施用起來甚難發揮威力，而且它前有月牙，後有鋸齒，用時十分困難，一個不當，反將傷到自己，所以用它的人也並不

多……」

谷寒香點點頭道：「這麼說來，能用這等兵刃的人，武功一定很高强了！」

苗素蘭道：「不錯，施用這等兵刃的人，一般而論，都是武功高强之人，而且這護手月牙輪招數，也和一般兵刃有所不同，……」

兩人談話之間，雙方已打入緊要關頭，但見那護身雙輪化成兩片耀目的白光，疾如輪轉，一味的進攻招術。

那施用摺扇的老人，在對方雙輪緊迫之下，已有些相形見絀之感，被迫的只有招架之力。

谷寒香突然緩步走到余亦樂身側，低聲問道：「這兩人的武功如何？」

余亦樂道：「不錯，鍾一豪和屬下，都不是兩人的敵手。」

谷寒香道：「那咱們要不要把兩人收羅在手下？」

余亦樂道：「這兩個人似都非易與之輩，夫人有把握，能够收羅在手下麼？」

谷寒香道：「試試看吧！」當下高聲叫道：「你們不要打啦！」

兩人果然停下了手，目光一齊轉注到谷寒香的身上。

谷寒香笑道：「二虎相鬥，必有一傷，你們兩人的武功，相差甚微，就當今江湖而論，已算得第一流高手，不論那一個傷了，都很可惜。」

兩人相互望了一眼，默然不語。

谷寒香又道：「有什麼事，好好談談也是一樣，難道一定要用打架才能解決的麼？」

那瘦高的中年大漢，微微一笑，道：「不錯，我們兩個必需要有一個死去，事情才能算完。」

谷寒香奇道：「爲什麼呢？」

那施用摺扇的老人，突然一瞪雙目，答道：「爲妳！」

這時麥小明已和鍾一豪把一套雙人合搏的劍法練完，突然站了起來，接口說道：「你是講人話，還是在放狗屁？」

那老人似是生平之中，沒有聽到人這樣罵過他，不禁怔了一怔，道：「你這小娃兒罵那個？」

麥小明揚了揚手中寶劍，笑道：「就是罵你呀！怎麼樣？」

那老人怒道：「你眞是活的不耐煩了麼，……」

忽然想到他剛剛傷在自己手下，怎的不到一陣工夫，傷勢怎麼會全好了，心中大生疑惑。

麥小明冷笑一聲，道：「你發什麼楞，可是覺着我傷勢好的太快麼？」

谷寒香怕兩人再吵起來，接口說道：「麥小明不要說啦。」

麥小明天不怕，地不怕，唯獨對谷寒香十分敬服，聽她說，果然不再講話。

谷寒香揚起素手，對兩人招了一招，說道：「咱們素不相識，你們倆爲什麼要爲我拚命呢？這不是很奇怪麼？」

那手握護手月牙輪的大漢，冷然一笑道：「那是因爲妳長的太美麗了。」

麥小明忍不住，又接口罵道：「哼！你也要放屁麼？」

他罵人尖酸刻薄，毫無風度，使被罵之人，有着難以忍受之感。

那瘦長大漢，果然被他罵的怒火高張，回手一輪，疾掃而出。

麥小明橫劍一封，噹的一聲，劍輪相觸，那瘦長大漢，紋風不動，麥小明却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鍾一豪斜裏直刺過去，寒芒閃閃，直點前胸。

手執雙輪大漢，右手月牙輪平胸一揮，劃出一片輪影，封開了鍾一豪斜裏刺來一刀，却不料麥小明一退即上，劍鋒閃處，直向他右腕上面點去。

這一招來的十分奇詭，迫的那瘦長大漢向後退了一步。

麥小明尖聲叫道：「快上啊！用刀掃他下盤。」

原來兩人一出手，就用上了剛剛練成的合搏之術，鍾一豪初次施展，尙不熟習，攻出了兩刀之後，竟然把下面的忘去，聽得麥小明一叫，才揮刀疾揮而上，右腰一扭，刀鋒直向他右腿上面劃去。

那瘦長大漢聽得麥小明喝叫之聲，早作了準備，雙輪蓄勢等待，眼看鍾一豪果然依照麥小明指喝攻來，立時冷哼一聲，左輪疾起，封住刀勢，右輪快如電奔，劃襲右肩。

那知麥小明却突然橫裏一劍，刺了過來，銀芒閃動，劍勢直逼右腕。

如若那瘦長大漢，不肯及時收手，或能把鍾一豪傷在護手月牙輪下，但自己一條右臂，勢非被麥小明劍勢斬斷不可。形勢迫的他不得不自行收輪，向後躍退。

麥小明一劍得手，搶了先機，劍勢橫裏一轉，平向前胸掃去。

鍾一豪大厄一解，借勢還擊，細鐵軟刀一振，刷，刷，刷連攻三刀。

這三刀異常辛辣，着着指向那瘦長大漢的要害大穴。

那瘦長大漢，空有一身武功，被麥小明，鍾一豪交相迫攻的刀劍合手之勢，搶盡了先機，竟然無法施展出手，被迫的連連後退。

一側觀戰的余亦樂，只看的暗暗奇怪，忖道：剛才兩人聯手，和那施用摺扇的老人動手，還有些力難勝任，這施用護手月牙輪的大漢，武功强過那施用摺扇老人甚多，怎的兩人竟然能够勝過他。

但是兩人刀斬劍刺，招術愈來愈是詭辣，那手施護手雙輪大漢，竟然有無法還手之感，一連向後退去。

谷寒香本待出口阻止，却被苗素蘭輕輕一扯衣角，低聲說道：「夫人不要出口勸止，讓他瞧瞧咱們手下之人的厲害後再說！」

谷寒香微微一笑果然不再出言勸阻。

但見麥小明和鍾一豪的合搏之勢，愈來愈是凌厲刀劍招數也配合的更爲密切。

原來鍾一豪經過一場搏鬥之後，逐漸的熟習了合搏招術，刀勢劈斬之間，和麥小明配合的更是嚴謹。

那手執雙輪的大漢，已被兩人迫的退守到一處房角，雙輪揮展，勉强招架。

那手執摺扇的老人，一直留神看幾人動手的情形，眼看着那瘦長大漢，被迫的無力還手，形勢危殆，立時一振手中摺扇，高聲道：「張兄，要不要兄弟出手助你

脫危。」

那手執護手月牙雙輪的大漢，冷笑一聲說道：「不用了！」突然振腕反擊，雙輪一陣疾攻，迫的麥小明和鍾一豪退了兩步。

麥小明劍勢一緊，尖聲說道：「別讓他有力反攻。」

鍾一豪心頭一震，暗道：「不錯，如若被他把我們這合搏之術衝亂，勢必被迫落下風，當下刀勢一緊，和麥小明的劍勢輪番疾攻。

這時雙方已然形成性命相搏的局面，刀光輪影，電轉雷奔。

谷寒香看的心中害怕起來，回顧了苗素蘭一眼高聲叫道：「不要打啦！」

麥小明聽得谷寒香喝叫之言，當先向後躍退。

他這一退，鍾一豪立時陷入危境，吃那瘦長大漢疾轉的雙輪，迫的險象環生，幸得那瘦長大漢及時收手，鍾一豪才全身而退，那情形只要他再多攻上三招，鍾一豪不死亦將重傷。

那手執摺扇的老人目光環掃了全場一眼，沉聲對那瘦長大漢說道：「眼下之局，十分明顯，張兄如能和兄弟合作，不難一舉殲盡她手下之人，那時只餘她孤身一人，自是只有聽咱們擺佈的份兒了……」

那手執護手月牙雙輪的瘦長大漢冷笑一聲，道：「那時咱們兩人，再來一場火併，以決定勝負誰屬？」

手執摺扇老人，輕輕搖了一下手中的摺扇，說道：「兄弟言出肺腑，尙望張兄三思。」

余亦樂忽然大笑接道：「閣下的算盤，打的太如意，論買賣，講生意，也該有個賠賺，你就自信一定能够打敗我們？」

那手執雙輪的瘦長大漢，似是一直不願和手執摺扇老人合作，微微一笑，道：「諸位如果心中不服，不妨打上一場試試？在下決定兩不相助。」

那手執摺扇老人冷哼一聲，道：「如果兄弟不幸傷在他們手中，只怕張兄也難獨善其身。」

瘦長大漢笑道：「這個不用閣下費心了。」

谷寒香忽然緩步而出，接道：「你們口口聲聲爲我而戰，但我不明白，你們的用心何在，如果你們能够坦然說出胸中之意，也許用不着你們打了。……」

那瘦長大漢笑接道：「姑娘不用多替我們費心，盡情袖手旁觀，看我們打個生死出來……」

谷寒香奇道：「爲什麼定要如此？」

那瘦長大漢道：「姑娘一定要問，在下不妨相告，……」他望了那手執摺扇的老人一眼，接道：「我和這位成兄之間，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積怨已深，極難解得，……」

谷寒香道：「你們積怨難解，和我無干無涉，爲什麼偏要說爲我而打呢？」

那手執護手月牙雙輪大漢笑道：「單是爲此，也不致鬧成水火不容，誓不並存之局，最重要的還是爲着姑娘，這位成兄和在下用心相同，那自然勢非要拚個死活出來不可。」

谷寒香歎息一聲，道：「你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那手握摺扇老人突然一揮手中摺扇，厲聲說道：「張兄既然定要和兄弟拚個死活出來，咱們用不着在此地打……」

他回顧了谷寒香等一眼，說道：「好在這些人也逃不到那裏去的，先把咱們之間一筆賬，結算清楚之後，再來找他們不遲。」

那手執護手月牙輪的大漢，微微一笑，道：「也好，反正咱們已成誓不兩立之局，能在事先把我們之間的恩怨作一次總結，也可免去很多彼此阻擾。」一收雙輪，當先躍出室門。

那手執摺扇老人，緊隨而出，但見兩條人影，閃了兩閃，消失不見。

這兩人突然而來，又突然而去，而且自說自話，毫不把谷寒香等放在眼中。

鍾一豪目送兩人去遠，輕聲一歎，道：「這兩人武功不錯，只怕不在死去的胡盟主之下。」

谷寒香淡然一笑，接道：「如若大哥還活在世上他們決不是大哥的敵手……」

目光轉投到余亦樂臉上接道：「余先生久在江湖之上行走，可知道兩人的底細麼？」

余亦樂搖搖頭，道：「屬下不識這兩人。……」他微一沉吟之後，又道：「和夫人相約之人，怎的還不來呢？」

谷寒香道：「我心中也覺着十分奇怪，他昨夜和我相約時，說的那樣堅決，不像欺騙我們，唉！江湖上的事，當眞是複雜的很，那兩人和咱們既不相識，又毫無恩怨可言，無緣無故的找上門來，和咱們打一場架，至今還叫咱們想不出原因何在呢？」

麥小明忽然接了一句，說道：「我知道。」

此言一出，不但使谷寒香聽得一怔，全室中人，也爲他的話，爲之呆了一呆。

余亦樂暗暗忖道：「這孩子人小鬼大，他的爲人正和他的武功一般，使人有一種莫測高深之感，當下笑道：「你知道什麼？」

麥小明望了谷寒香一眼，道：「他們想利用我師嫂。」

萬映霞冷冷接道：「這個誰不知道，還用得着你說麼？」

麥小明瞪了萬映霞一眼，道：「你知他們要利用我師嫂幹什麼？」

萬映霞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麥小明道：「不知道的事，以後就別胡說亂接嘴，哼！一個大姑娘家，一點沒有嫻靜溫柔的樣子，我看妳將來怎麼樣嫁人！」

萬映霞氣的粉臉變色，冷冷接道：「誰要你管，哼！死不要臉。」

麥小明身子一晃，直欺過去，却被鍾一豪橫裏伸手一攔，擋住他的去路。

谷寒香歎息一聲，揮手說道：「你這個孩子，當眞是不堪教養，還是快些給我滾出去吧。」

麥小明笑道：「我那裏不對了？」

谷寒香道：「你出口罵人，出手打人，難道都是應該麼？」

麥小明道：「我打誰了？」

萬映霞看他在衆目睽睽之下，這般抵

賴，心中更是氣忿，低聲對谷寒香道：「嬸嬸不用多管，讓我打一場我不怕他！」

麥小明笑道：「我已經答應師嫂，不再和自己人打架了，誰要和你打呢……」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妳舉手摸摸你頭上什麼東西，我要幫妳把頭上東西取下來，誰和你打架了？」

萬映霞怒道：「哼！誰要聽你的鬼話啊！」

麥小明聳聳肩，道：「妳不信我就沒有法子了。」

谷寒香忍不住轉頭一看，果見萬映霞秀髮之上，飄蕩着一片白箋，心中甚感奇怪，舉手取了下來，展開一瞧，只見上面寫道：

「今午之約，改作午夜三更。」

下面既無署名，也沒有畫什麼記號。

鍾一豪充滿妒意的問道：「那張白箋上寫的什麼？」

谷寒香淡淡一笑，隨手將白箋遞了過去，目光却轉移到麥小明的臉上問道：「你知道他們如何利用我麼？」

麥小明道：「當然知道，他們要把妳當作禮品送人……」

余亦樂道：「有這等事？」

麥小明道：「決錯不了，他們利用我師嫂的美麗，討取那殘廢老人的歡心，然後……然後……」他一連「然後」了六七句，仍是然後不出一句話來。

余亦樂道：「然後怎麼樣呢？」

麥小明道：「這個我就想不通了，他們也許找機會把他殺掉，也許作進身之階，得以引身門牆，學那殘廢老人的絕世武功，不過，我師嫂却要受盡折磨了……」

谷寒香道：「為什麼呢？」

麥小明道：「那老人不但身體殘廢，而且面貌奇醜無比，這都不去說他，最怕的是他冷僻難測，喜怒無常的性格，只要有一天他發覺你某一處不順眼時，立時就要把那一處不順眼的地方移開，或是改換一個位置……」

萬映霞只聽得由心底泛起來一股寒意，嬌軀一陣顫抖，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谷寒香亦似為這聞所未聞的怪事，嚇的呆了一呆，停了半晌，才歎息一聲，問道：「世上當眞有這等嚇人聽聞的事麼，如果他看人的鼻子不順眼時，也能把它移換一個位置不成？」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是啊！他自負醫道絕世，不論何等移置手術，均可施為，在他安居的地方，有很多被他移置過鼻子，四肢的人，那裏好像另外一個世界，陰風森森，如入鬼獄，……」他凝目沉思了片刻，接道：「那殘廢老人在他居住之處，建設了美輪美奐的宮院，移置了各種奇花異草，佈置有如天堂一般……」

話到此處，似是知道說溜了嘴，突然住口不言。

谷寒香聽得十分留心，看他突然不說，忍不住開口問道：「你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來那是什麼地方？」

麥小明為難的歎一口氣，道：「不說也罷，反正我不會危言聳聽，當今之世，確實有那麼一個地方就是。」

谷寒香道：「你怎麼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呢？」

麥小明搖搖頭，道：「我去過那地方，自然是知道了。」

苗素蘭忽然接口說道：「你說的可是天台萬花宮麼？」

麥小明沉吟了一陣，道：「不錯，那地方正是天台萬花宮。」

谷寒香啊了一聲，道：「你怎麼能肯定他們要把我送到天台萬花宮呢？」

麥小明目光轉動環掃了四周羣豪一眼，笑道：「除非是我，除了我之外，天下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夠看出他們的來路和用心。」

他不畏生死的兇悍，和他謎樣的身世，以及無法測度的武功，都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是以他這樣狂妄口氣，羣豪一個個默然不語，似是對他的話，全都默認。

他沉吟了一陣，看衆豪無人接口，自行接道：「他們身上都佩有萬花宮的標幟，沒有那標幟，誰也別想出入萬花宮中一步。」

谷寒香道：「這就奇怪了，他們既然都是萬花宮中的人，為什麼却還要自相殘殺呢？」

麥小明道：「那萬花宮主，生性多疑，不論對什麼人，都存着戒心和敵意，縱然是他最親近的人，也是不能例外，在他宮中有一幅絕美的畫像，我不知那是什麼人的手筆，但那幅美女圖確實畫的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他對圖像，十分讚賞，而且立下諾言，不論什麼人，只要找到一個像那畫像一般美麗的女人，送入萬花宮中，就可以得到全部武功眞傳……」

谷寒香道：「啊！我明白啦！那畫像上的女人，可是和我一樣麼？」

麥小明道：「那畫像什麼樣子，我已經記不得了，但師嫂確實很美麗，比那畫像，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人為了貪得那殘廢老人的絕世武功，不惜奔走江湖，找尋那畫像上的美女，奉獻那殘廢老人，以求列身門牆，得他眞傳……」

谷寒香聽了一陣，心情似是逐漸平復下來，微微一笑，接道：「這些人可就是只為想學那老人武功麼？」

麥小明道：「那是自然啊！那老人雖然武功絕世，但除去瞎眼少腿，缺臂禿頭，而且半身癱瘓，寸步難行，聽說他內腹還生有重病，單餘一條左腿，還長着一個大瘡，一年四季，流着奇臭難聞的白濃，每日坐在一個轉動的輪車上，行動完全要借那輪車之力。」

谷寒香奇道：「他不是身負絕代醫術麼？為什麼能替人移置四肢和五官的部位，却不能療好他自己的病？」

麥小明道：「這件事，我也覺着十分奇怪，因那萬花宮滿佈機關，常人難以涉足一步，是以，也沒有什麼病人讓他一顯身手，但看他移置好人五官、四肢部位來看確然是一種既高明又殘酷的醫術……」

萬映霞想到了一件事，早想追問，但又覺不好意思開口，忍了又忍，最後還是忍耐不住接口問道：「那些被他移置五官四肢的人，可都還活着麼？」

麥小明冷冷說道：「如果死去，那還算什麼醫術高明，哼！你這人笨的連話都聽不明白。」



鍾一豪和麥小明聯手與持護手月牙輪的中年漢激鬥。

萬映霞一開口，就碰了麥小明一個釘子，心中難過至極，但麻煩是自己找來，又覺着無話可駁，只好強忍下心中忿怒，一張嫩紅的粉臉，氣的變成了鐵青顏色。

余亦樂怕兩人吵了起來，不易制止，趕忙接道：「那兩人既然同是萬花宮中之人，為什麼又自相火併，殘殺？」

麥小明回目看了谷寒香一眼，接道：「這件事簡單不過，他們兩個人都想爭取那殘廢老人的歡心，可是我師嫂只有一個啊！而那殘廢老人也只收一個弟子，這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兩人之中，非得有一個死掉不可。」

余亦樂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來自天台萬花宮中，難道就沒有存心得那殘廢老人的武功眞傳麼？」

麥小明笑道：「數十年來，生離萬花宮的人，除了幫那老人尋找畫像的美女，得他允許之外，只有我一個人生離禁宮，但他總有一天會發現我的行踪……」他臉上突然現出黯然之色，停口不言。

谷寒香緩步走了過去，輕聲說道：「你心裏難過了麼？」

一向悍不畏死的麥小明，突然變的怯弱起來，他黯然歎息一聲，雙腿也似是不勝負担他的體重一般，緩緩坐了下去，淚水滾下雙頰，說道：「師嫂想要替大哥報仇，這該是最好的捷徑，只要你能得到那殘廢老人武功的一半，就可以報仇了，不過，這却是一樁十分危險的賭博……」

他手中的寶劍，突然跌落在紅磚鋪成的地上，發出嚐的一聲金石交響。

谷寒香無限温柔的蹲了下去，輕盈的握住了麥小明的一隻手，道：「不要怕，慢慢的說給我聽。」

麥小明道：「反正我總有一天被他找到，不如我送妳去吧！」

谷寒香道：「那老人半身癱瘓，寸步難行，如何還能下山呢？你只要不回萬花宮去，他就永遠無法找得着你。」

麥小明道：「師嫂話雖不錯，但那殘廢老人的武功，實非咱們能夠想到，他可以奴蛇役獸，又可以佈設各種奇妙機關的，不用他親自下山找我，也一樣能夠查出我的行踪。」

谷寒香道：「縱然查出你的行踪，又有什麼要緊，他又不能下來找你。」

麥小明道：「他雖然不能來，但他可以派遣別人來……」

鍾一豪道：「這個小兄弟盡管放心，他如果是派人來此，就憑咱們幾個人的力量也足以對抗了。」

麥小明搖頭說：「不行，他謀害人的方法太多了，叫人防不勝防。」

鍾一豪道：「不要緊，咱們早些離開此地就是了。」

麥小明道：「咱們不能去死，也不能飛離人間，不論到那裏他都有法子找到，與其讓他找到，不如我自投羅網，回去的好，也許他看在師嫂的面子上，饒恕我私離禁宮之罪。」

萬映霞心中暗暗忖道：「原來他很怕死啊！忍不住微微一笑。

麥小明眉頭一皺道：「妳笑什麼？」

余亦樂急道：「咱們的心願，就是在哄動江湖，引出是非，那裏還能怕事，一且你被找着，咱們就索性一起到萬花宮去罷。」

谷寒香點頭笑道：「余先生說的不錯，那老人雖然醜陋殘酷，但我一點也不害怕，咱們自動上門，或將引起他懷疑，不如等他派人追咱們去的好。」

麥小明忽然一躍而起，道：「我幾次都將遭到那老殘廢移置五官四肢的危運，但每次都在最危險中來了替身，我常想自

己是死過的人，對生死之事從不放在心上的……」

他長長的吁一口氣，臉上恢復了爽朗的笑容，接道：「當然，那殘廢老人也許對我有一點惜愛成分，才會幾次饒恕了我，但他生具殘酷的性格，喜怒無常，誰也沒法猜想到他會做些什麼？我每天和他相處一處，終日裏提心吊胆，我看慣了他奴役鳥獸生裂活人的慘事，但我並不害怕，却害怕他那移人五官、四肢的慘絕人寰手段……」

他忽然把目光投注在萬映霞的臉上，冷冷說道：「如果他把一個人的鼻子，移置到眼睛上面，把手臂移置在背上，想想看，那人是個何等的奇怪樣子？」

他這話雖非對萬映霞說，但他雙目中神光炯炯的凝注在萬映霞的臉上，神色間怨毒萬狀，只看得萬映霞啊喲一聲，向後退了兩步。

麥小明看她臉色嚇的一片鐵青，忍不住微微一笑，道：「原來妳很胆小啊！」

谷寒香却是毫無懼容，輕輕的歎息一聲，道：「那殘廢老人，孤苦無依，每日間連一個陪他談話的人也是沒有，想來他也十分可憐。」

麥小明道：「是啊！有時候他一個人坐在輪椅上面，到處遊走，除了和一些鳥獸唔呀唔呀的談話之外，再無其他的事做了，這是他唯一享受到的快樂。」

鍾一豪忽然挿咀接道：「夫人可是決定留此和那人見面麼？」

谷寒香目光一掠江北三龍和苗素蘭等，低聲說道：「眼下咱們一行人中，都已中了他的迷藥，據他告訴我說，這迷藥發作的十分緩慢，未發作前，和好人無異，但到發作之時，却是半身癱瘓，全身武功，也將隨着失去，……」

鍾一豪冷笑一聲，道：「哼，聽他的鬼話。」

余亦樂却搖頭說道：「鍾兄稍安勿燥，夫人之言，並非空穴來風，以兄弟爲例，昨宵雖然困倦，也不致一睡日升三竿，這其間只怕有點原因。」

鍾一豪怔了怔，默然不語。

谷寒香却輕輕歎息一聲，道：「鍾一豪，我不是故意騙你，昨夜中，他們都是被迷藥迷倒，那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衝進了我的臥室。……」

江北三龍和文天生不禁臉上一紅，齊聲說道：「我等保護不週，致害得夫人受鷩。」

谷寒香微微一笑，回顧了苗素蘭一眼，接道：「只有她和我沒有被迷藥迷倒，但那人武功高強，苗姊姊和他動手相搏一陣，就自知非敵……」

余亦樂接道：「那時我們正好追敵未歸，強敵乘虛而入，……」

忽然想到江北三龍、文天生、萬映霞等都還留在家，這乘虛而入用的甚不恰當，趕忙住口不言。

鍾一豪却接口說道：「那人先派人把我們引了出去，然後再施展迷藥，迷倒何兄等人，分明是早有預謀，兄弟和麥小明找上屠龍寨時，寨中人亦似早有準備，我們還未進寨，已被埋伏在外面的高手攔住，打了二個更次之久，仍是個不勝不敗，兩件事聯起一想，來人自然是屠龍寨主所爲無疑，眼下只有一件事，倒是我想他不通。」

余亦樂道：「什麼事？」

鍾一豪道：「何兄等早得警訊，事先有備，那人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覺的施展迷藥，把人迷倒？」

飛天龍何宗輝道：「說來慚愧的很，兄弟等在鍾兄、余兄等追踪強敵之後，一直守在夫人臥室四週，防禦偷襲，大約有一頓飯之久，未再發現敵踪，但此時却忽然發現正東方一座屋面上閃起一片盈盈火光，兄弟趕往查看，只見一束似香非香之物，正在熊熊燃燒，剛想用脚踏熄，忽覺一陣香氣撲鼻，人就暈了過去。」

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齊聲說道：「我們聽何兄摔倒的聲音，一齊追了過去，剛剛撲到，人已嗅到迷香……」

余亦樂歎道：「這辦法倒是甚少有人施用，也難怪三位無法預防，就是兄弟，也難想到。」

文天生接道：「我和師妹分守嬸母室外，突然聽得一聲似是瓦片觸地的輕響，檢起看時，原是一個紙盒蓋，一股異香，從那盒中衝出來，當時就被迷暈過去。」

鍾一豪道：「此人這般精於心機，施用迷藥之法，無不大出人意料之外，當眞是凶險得很，但余兄和我，都未聞過他的迷香，不知何以也中了毒？」

谷寒香道：「這我就不清楚了，但他答應再和我相見時，要送解毒藥物給我用呢。」

鍾一豪似是言未盡意，口齒啓動了一陣，但却說不出話來，似是要說之言，碍於出口。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他對我很有分寸。」

這正是鍾一豪要問之言，谷寒香這般率直的講了出來，鍾一豪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俊臉微泛起兩朶紅暈。

余亦樂忽然大笑道：「咱們離開天香谷時，一直担心無法引起武林中人物的注意，看來是多餘了，這行程第一站，已有這樣多的高手糾纏，日後眞不知有好多人要追踪咱們，鬧成個何等局面。」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越多越好，天下綠林道上的高手，全都找上來，那才好呢……」

鍾一豪輕輕歎息一聲，突然轉過身子，緩步出門而去。

麥小明望着鍾一豪緩步而去的背影，笑道：「他心裏很難過。」

谷寒香玉手一揮，道：「你們都該休息一下啦，也許晚上還有事情。」

余亦樂當先告退而出，江北三龍，文天生，麥小明，相繼退出。

這一天過的十分平靜，晚飯過後，麥小明輕輕一扯鍾一豪的衣袖，先行離開臥室，走到一處僻靜所在。

鍾一豪急步跟了上來，問道：「什麼事？」

麥小明道：「你是不是很煩惱？」

鍾一豪抬頭望着將要沉落下去的夕陽，默然不語。

麥小明道：「你不用騙我了，我知道你心裏很妬恨那個今夜要和我師嫂相會之

人，師嫂言詞之間，對他偏護，你心中定然感覺到十分難過……」

鍾一豪掃掠了麥小明一眼，仍然一語不發。

麥小明雙目眨動了一陣，說道：「我願意帮助你殺了那人。」

鍾一豪道：「夫人偏護他，咱們如何下手？」

麥小明道：「咱們不讓她知道也就是了，待他和夫人見面後，告辭之時，咱們再追踪趕殺，或是先行埋伏在什麼地方攔截於他。」

鍾一豪年齡究竟是大了一些，爲人作事，較爲穩重，沉吟了良久，道：「眼下還難決定，到時見機而作吧！」

麥小明道：「你必須要我帮助，咱們單打獨鬪，未必是人敵手，但如聯起手來，咱們的武功，就不止增加一倍，那一套聯手合搏的劍術，奇奧難測，對方武功再高，咱們也不至落敗。」

鍾一豪輕輕歎息一聲，道：「咱們如果那樣幹去，只怕要傷夫人的心。」

麥小明笑道：「如果夫人對他好，咱們就不用殺他了。」

這兩句平平常常之言，却如一柄利劍，刺入鍾一豪之心，只見他臉色一變，道：「好吧！如果夫人對他垂青有加，咱們就追踪趕殺。」

麥小明道：「就此一言爲定，到時候你看我眼色行事。」

兩人計議妥當，心中反而定了下來，各自回房運氣調息，準備晚上一場惡戰。

天色二更時分，麥小明首先一躍下榻，走到鍾一豪床旁邊，低聲說道：「不早了，咱們去瞧瞧吧！」

鍾一豪緩緩睜開雙目，步下木榻，探首窗外，望望天上星辰，低聲說道：「咱們索性堂堂皇皇，直入夫人臥室，借着保護她的名義，想她也不至見拒我們。」

麥小明笑道：「如果她讓咱們退出來呢？」

鍾一豪道：「咱們就以她安危大事作題，退守室外，看那人從那裏進去？」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好吧！」當先向谷寒香臥室之中奔去。

這是個沒有月亮的深夜，谷寒香房中的燈火，更顯得明亮。

麥小明輕輕一推房門，應手而開，不禁一皺眉，說道：「她連房門也沒有關上呢。」

谷寒香似是已聽到房門推動的聲息，高聲問道：「什麼人？」

麥小明一伸舌頭，疾退到鍾一豪的身後，躲了起來。

鍾一豪自是不好和他一般的畏首畏尾，當下重重的咳了一聲，道：「屬下鍾一豪，夫人還沒有安歇麼？」

谷寒香道：「只有你一個人來麼？」聲音甜柔毫無怒意。

忽覺麥小明手掌在背上推了一下，低聲說道：「我要走了，你就說你一個人來的。」突然一晃雙肩，凌空而去。

鍾一豪好像不該相欺谷寒香般，結結巴巴的應道：「現在……只……有屬下—……一個人……了。」

谷寒香道：「怎麼？麥小明跑了？」

鍾一豪微微一怔，道：「他走了。」

寒谷香道：「你進來吧！」

鍾一豪緩步進去。

只見室中高燃着一支兒臂粗細的火燭，谷寒香換着了一身白綾長褸，髮挽宮髻，倚案而坐，右手支腮，側目望着鍾一豪笑道：「這樣深的夜了，你跑來這裏做什麼？」

鍾一豪道：「屬下惦念夫人安危！」

谷寒香緩緩站起嬌軀，道：「你這話可是由衷之言麼？」

鍾一豪道：「屬下怎敢相欺夫人？」

谷寒香輕輕一咬櫻唇，說道：「你可是怕我和那人一起跑了麼？」說完，嫣然一笑，緩步走了過來。

燭光下，只見她肌膚瑩光，笑容如花，不禁看的一呆。

但見她緩緩舉起纖纖玉手，輕輕一握鍾一豪右手，柔聲說道：「你對我好，我知道，但你別忘了我志在替大哥復仇，這一生中，我不會再對任何人用情了，我的情感，已相伴大哥陰靈，埋在那雪峯之上了。」

鍾一豪只感前胸之上，如被人重重的擊了一拳，心神震動，緩緩垂下頭去。

這位以心狠手辣譽滿江北的綠林梟雄，機智豪勇，江北武林道上，聞他之名，無不懼讓三分，但此刻，却變成一副失魂落魄的情態，垂首靜立，黯然神傷。

一縷憐惘，由谷寒香心底泛了起來，只聽她輕輕歎息一聲，幽怨的說道：「我們相見的太晚了……」

鍾一豪雙目中神光一閃，突然抬起頭來，凝注谷寒香臉上問道：「夫人正值青春年華，屬下也不過年屆而立，這相逢如何能够算晚呢？」

谷寒香凄然一笑道：「相逢時我已經心有所屬，大哥是第一個闖入我心中的男人，也是最後一個……」

她輕輕歎息一聲，眉宇間泛現出深情的惜憐，接道：「十步有芳草，天下遍佳麗，強過我谷寒香的人何止千萬，你何苦對我這殘花敗柳，這般的一往情深，何況我心已經伴大哥埋在那雪峯上了，今生今世，永難再情海泛波，不論你如何的赤誠待我，也只是自討苦吃……」

鍾一豪凄凉一笑，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不論妳如何對我，只怕也難使我回首登岸了。」

谷寒香道：「這又何苦呢？也許我的肌膚容色還有點使你淘醉，但如你能想到春盡紅顏老，一坏黃土掩白骨，花容月貌，無非是過眼雲烟。我大哥生前是何等的英雄豪氣，如今長埋那雪峯之上，當今之世中，除我之外，眞正懷情難忘的又有幾人？兩情相投，貴在知心。但我心如枯槁，餘下的只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我要利用這一副沒有靈魂的軀體，替大哥報仇雪恨，要不然我就當面毀給你看！」

鍾一豪籠罩愁苦的臉上，突然泛現出一片開朗的笑容，道：「春蠶不死絲不盡，死灰或有復燃時，一朝春盡紅顏老，屬下甘作葬花人！」

燭光下，只見他雙目中湧蘊着兩眶瑩晶的淚水，閃閃生光。

谷寒香微微一歎，道：「唉！你這人

至死不悟！」

鍾一豪笑道：「但能得一掬有情之淚，死而何憾。」

谷寒香怒道：「你甘願愛一具行屍走肉，用心可誅……」

鍾一豪微笑接道：「情甘効命，生死不渝。」

谷寒香道：「哼！沒有出息！」

鍾一豪笑道：「有出息我也不致忍辱負重的跟着妳們來了。」兩行淚水奪眶而出。

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道：「你這般自尋煩惱，終非長久之策，我不忍害你，你還是趕快走吧……。」

鍾一豪微微一怔，道：「妳要我到那裏去？」

谷寒香道：「回江北作你的綠林大盜，咱們分開了，也許會對你好些……」

鍾一豪臉色微微一變，道：「夫人，可是要逐走屬下？」

谷寒香道：「我不能受君明珠，也不忍害你受苦，事難兩全，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們從今後永別再見。」

鍾一豪黯然一歎，道：「夫人好意心領了。」緩緩轉過身去，舉步而行，片刻間隱入了夜暗之中不見。

谷寒香忽然想到，鍾一豪在目下對自己是何等的重要，如若他眞的負氣而別，這損失太大了，甚至將影響到整個計劃。

她想叫他回來，但口齒啓動，却發不出一點聲音。

她呆呆的怔站着，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

忽然間，聽到了一聲輕微咳嗽聲，起自身側。

谷寒香霍然一驚，抬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長衫，胸留黑色長髯的中年男子，站在身旁。

此人來的無聲無息，谷寒香竟然不知他何時走入室中。

她鎭定一下心神，問道：「你幾時來的？」

那中年大漢微微一笑，說道：「我來久啦，不忍驚醒妳的沉思，我一直沒有說話。」

谷寒香轉過身子，走到那放着燭火的木案旁邊，坐了下來，說道：「你答應給我的解藥帶來了麼？」

那中年大漢笑道：「自然是帶來了。」探手入懷，摸出一對玉瓶，放在案上笑道：「那白玉瓶中，放的解藥，翠玉瓶中精心調製，獨步江湖的『迷魂』藥物，此藥無色無味，不論何時何地，均可施用，對妳在江湖的行動，帮助甚大。」

谷寒香道：「這等珍貴之物，你肯拿來送人，我很感激。」伸手向那一對玉瓶之上抓去。

那中年大漢動作比她更快，右手一伸，已把兩隻玉瓶搶入手中，說道：「在下既然把這等珍貴藥物帶來，自然是存了相贈之心，不過……」

谷寒香看他忽然不言，忍不住問道：「不過什麼？說呀。」

那中年大漢一陣輕笑，說道：「不過，在下生平之中，不願賜人一草一木，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在下也不願爲，今夜肯以這等珍貴之物相贈，豈有白白送給妳之理。」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我早已準備好了。」緩緩解開白綾長褸，由瑩光肌膚的項頸間，取下一串珍珠。

這一串珍珠，顆顆都在燭下，閃動着耀目的光輝，其中兩顆並在一起大如龍眼，珠光閃動之間，滿室一片寶光，單是一顆，已然價值連城。

谷寒香留戀的望了那串珠子一眼，緩緩遞了過去，說道：「我以這串明珠，換你的解毒藥物如何？」

那人淡淡一笑，伸手接過明珠，低頭在燭光之下查看。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接道：「我們是不是眞的中毒，目下還很難說，但我寧信其有，不願信其無，才肯以這串明珠和你相換。」

那人把手中一串珍珠鑒賞了一陣，重又交還給谷寒香的手中說道：「這些珍珠，雖然顆顆價值連城，但在下收存的，只有比妳這串貨色，尤好甚多，妳既然捨不得，那就收回去吧！」

谷寒香道：「你這樣說可是要把那些解毒的藥物白送我們麼？」

那中年大漢笑道：「在下平生之中，未開過此等惡例，對姑娘自是不能格外施情。」

谷寒香道：「難道這串珍珠，還不値你那一瓶解藥麼？」

那中年大漢道：「明珠雖貴，但總是有價之物……」

谷寒香道：「這已經是我身上所有之物中最珍貴的東西了……」

那中年大漢接道：「可惜在下却不稀罕。」

谷寒香道：「我沒有比這串珍珠更値錢的東西了。」

那人笑道：「有，姑娘有一件最珍貴的東西，不是金銀珠寶，可以買到。」

谷寒香奇道：「當眞麼？怎麼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那中年大漢道：「此物一直相伴姑娘身側。」

谷寒香道：「只要我有，我決不吝惜，你說出來吧！」

那中年大漢微笑說道：「姑娘不妨再用心想想，也許能够想到。」

谷寒香若有所悟的微微一歎，道：「還是你自己說吧！」

那中年大漢微微一笑道：「姑娘心中，想必是已經有數了，那就是姑娘美麗的容色……」

谷寒香道：「難道容色也可以用作交換之物？」

那中年大漢道：「秀色可餐，美麗的容色足以使人廢寢忘食。」

谷寒香道：「那你就坐在這裏，看我一天一夜吧！」

那中年大漢突然緩步走了過去，伸手向谷寒香玉腕之上抓去。

谷寒香疾快的退後兩步，道：「你要幹什麼？」

那中年大漢淡淡一笑，道：「姑娘難道不替妳自己和屬下的性命着想麼？」

谷寒香怔了一怔，道：「你究竟要怎麼樣？」

那中年大漢沉吟了一陣，道：「姑娘是當眞的不懂呢？還是故作不懂呢？」

谷寒香道：「我有一點明白，但却又不太明白，你乾脆的說清楚吧！」

那大漢微微一笑，道：「這些話，實是很難出口。」

谷寒香道：「這房中只有我們兩個人，你難道還怕害羞麼？」

那中年大漢道：「姑娘這般苦苦相問，在下只好說了……」

他微微一頓之後，接道：「姑娘如能答應和在下相處兩日，在下就把這兩瓶藥物相送。」

谷寒香點點頭道：「好吧，你先把藥物給我。」

那中年大漢似是想像不到她竟這樣一口答應下來，呆了一呆道：「姑娘答應了麼？」

谷寒香點點頭道：「答應了。」

那中年大漢，果然把藥物交到谷寒香手中。

谷寒香接過藥物，微微一笑，道：「我答應是答應了，不過現在不行。」

那中年大漢臉色一變，說道：「爲什麼？」

谷寒香道：「我們是否中毒，眼下無法預測，你這解毒藥物是否有效，我也不很清楚，等我證明了你的話不錯時，我再答應你。」

那中年大漢笑道：「話是不錯，但你許這心願，却未免太遙長了，如若你一月無法證明，難道要我等上一月麼？」

谷寒香道：「我一年沒法證明，你就要等上一年。」

那中年大漢皺皺眉頭，說道：「那妳還是把藥物還給我吧！這樣長的時間，我如何能够等待？」

谷寒香笑道：「有人願意等我一生，我死了，他還願意作葬我之人。」

那中年大漢道：「人各有志，在下却沒有這份耐性。」

谷寒香道：「我既然答應了你，决不會欺騙你，回去吧！兩天後再來看我。」

這兩句話，說的溫柔無比，那中年大漢，輕輕歎息一聲，伸出手來，道：「讓我摸摸你的手，好麼？」

谷寒香嫵媚一笑，緩緩伸出手去，放在他的手掌之中，柔聲說道：「耐心的等待吧！明月普向人間照，但每月只有一夜圓。」

那中年大漢眉宇間泛現一種歡愉和黯然混合的神情，顯然他已屈服在谷寒香石榴裙下，分不出此刻心情，是苦是樂。

谷寒香輕盈的笑聲，重在中年大漢耳邊響起：「時候不早了，你還不回去麼？」緩緩掙脫被他握在掌中的柔荑。

那中年大漢輕輕嘆息一聲，道：「姑娘的艷色，雖然是初現江湖，但因你們這一行人的奇裝異服，早已引起西北綠林道上的注意，只怕你們今後行止之間，將引起無比的麻煩。」

谷寒香笑道：「我們這般裝束，就是找麻煩來的，你不用替我們担心，麻煩對我們愈多愈好。」

那中年大漢聽得怔了一怔，沉吟不語，良久之後，忽有所悟的，打量了谷寒香一眼，道：「這麼說來，姑娘這身引人注目的裝束，是別具用心了？」

谷寒香笑道：「我如不是有心如此，豈肯這樣的拋頭露面……」

那人突然精神一振，道：「不知姑娘能否將用心何在告訴在下，我或能相助一臂之力。」

谷寒香道：「你很聰明，但不知膽氣和武功如何？」

那人哈哈笑道：「膽大包天，技不輸人。」

谷寒香道：「兩者之外，還得有一顆爲我効命之心。」

那中年大漢道：「我生平只知指使他人，從未受人之命，但如姑娘能以情相牽，或可使在下甘心稱臣裙下，柔能克剛，情甘効死，古往今來，有幾個大豪傑不是爲情害……」

谷寒香接道：「你這樣觀察入微，又何苦効那飛蛾投火自焚？」

那大漢苦笑道：「艷色醉人，情不自禁。」

谷寒香道：「豈不是明知故犯，自取其禍！……」

那中年大漢笑道：「那也未必，在下生平做事，向顧有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我。」

谷寒香道：「你可知我和別人不同想法。」

那人笑道：「如妳和別人一樣，我也不致爲妳傾心，不是在下誇口，姑娘如能使在下甘心効命，比妳現在統率之人，强勝何至百倍。」

谷寒香笑道：「你一直很冷靜，也不像爲我容色所動的樣子。」

那人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大可必再留此處，等待和在下兩日之約，要趕路只管動身，我如自斷情絲，自會想法子一報今日妳騙藥之恨，如果情懷難解，自會効命裙下。」

谷寒香笑道：「很好，我心中仇恨的人很多，而且大都是當今江湖上一派宗師之人，比起你，那可是高强甚多，增加你這樣一個仇人也不會放在我心上。」

那人突然抱拳笑道：「好！我如能不屈服在妳美色之下，十日內叫你們全數死絕……」

谷寒香揮手笑道：「你快些走吧，你這神態對我，如被我屬下看到，他們决計不會放過你。」

那人更是氣忿，冷笑一聲，道：「就憑姑娘幾個屬下也能傷害到我麼？」緩緩舉起右手，正待揮出，突聽身後响起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住手。」

回頭看去，只見一個三旬左右的英俊中年，和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並肩而立，兩人除左手橫着兵刄之外，右手高高舉起，似是手中拿着暗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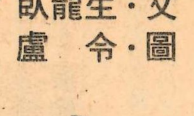
那中年大漢高舉的右手，突然輕輕一彈，一片白粉，直向谷寒香飛去。

那白粉極其微小，而且飛出時無聲無息，在那微弱的燭光下，極是不易看得出來。

他右手輕彈出一片白粉之後，緩緩說道：「兩位氣勢汹汹，可是想和在下比劃幾招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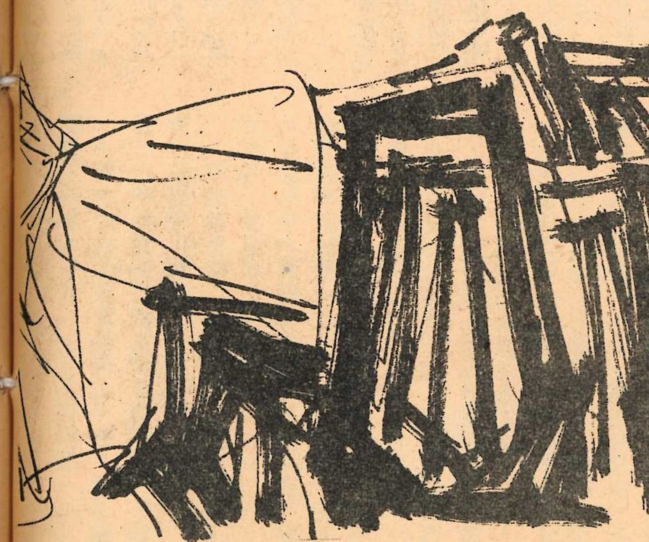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對丐幫金陵分舵主黃玉姍曉以利害，責以大義，終使黃玉姍迷途知返，覺悟過來，自承雖未直接加入龍鳳會，但間接却在幫忙龍鳳會辦事，並坦然說出陷身痛苦深淵的原因，及她所知道的三個丐幫弟子已爲龍鳳會所收買，她痛悟前非，願今後以有用之身，爲丐幫及她師兄丐幫幫主于化龍盡忠，以贖前衍，岳秀見她意志堅決，除善言勸慰外，要她將計就計，不動聲色的慢慢掏出龍鳳會主腦人物的底細來，彼此間可暗通聲息，互作支援，不過，除非萬不得已，不要隨便求助，見面——

拳如猛虎撲　掌似怒龍翻

黃玉姍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岳兄，我仔細的想了你的話，龍鳳會中很可能還有很多人，隱藏於丐幫之中，只怕他們也會暗中監視着我，所以，我的舉動，最好讓他們無法推斷。」

岳秀道：「這個，倒有些爲難了！」

黃玉姍道：「小妹倒是想了一個辦法，但不知是否可行？」

岳秀道：「岳某人洗耳恭聽。」

黃玉姍歎口氣，低言數語。

岳秀點點頭，道：「這樣豈不是太過委屈姑娘了麼？」

黃玉姍道：「委屈什麼？公誼上我對不起丐幫，私情上，我對不起師兄，就算是把我粉身碎骨，我也不會有一點怨恨之情。」

岳秀道：「爲了姑娘行事方便，我會暗中點一下令師兄……」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有一點，我想奉告姑娘，只怕，在下很快就要離開金陵。」

黃玉姍吃了一驚，道：「你要離開金陵，不管江湖中事了？」

岳秀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離開金陵，也是爲了龍鳳會的事。」

黃玉姍道：「還回金陵麼？」

岳秀道：「回來，不過，時間無法確定，如若不告訴令師兄，動用丐幫的力量暗中支持你，只怕妳獨力很難應付。」

黃玉姍道：「龍鳳會不簡單，如是用丐幫的人力支援，龍鳳會很快就會發現內情，所以，我要保持單人匹馬的行動。」

岳秀道：「姑娘勇氣可嘉，在下十分敬佩。」

黃玉姍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雖然粉身碎骨，也不足惜了。」

岳秀道：「以姑娘的才慧，只要能小心一些，定然可以應付。」

黃玉姍道：「我答應你的話，一言爲定，多謝你誇獎我是一個端莊凝重的人，我不會讓你失望，我會盡力而爲，直到死亡爲止。」

岳秀歎一聲，道：「姑娘，妳……」

黃玉姍接道：「別勸我，我感謝你使

我迷途知返，我希望你能快點回來，早回來一天，就多一點再見的機會，我希望我能在死亡之前，再見你一次面。」

岳秀道：「我會盡快的趕回來，告辭了。」

黃玉姍低道：「岳兄，能不能告訴我你到那裏去。」

她的聲音很低，連她自己都聽不清。

但岳秀却聽到了，沉吟了片刻，道：「北上。」

黃玉姍點點頭，高聲說道：「去請幫主和言先生來。」

片刻後，于化龍和譚雲，魚貫而入。

未待于化龍開口相問，岳秀已快步迎了上去，低言數語。

于化龍皺皺眉頭，還未及答話，岳秀和譚雲已告別而去。

黃玉姍一雙俏麗動人的雙目，一直盯住在岳秀的身後，臉上是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于化龍回顧了廳外一眼，低聲說道：「你決定了。」

黃玉姍點點頭，道：「是！」

于化龍歎口氣，突然出手，點中了黃玉姍的穴道，高聲說道：「來人啊！」

兩個白衣少女，快步奔入房中，道：「幫主有何指示。」

于化龍道：「黃舵主背棄了丐幫，犯下了死亡重律，先把她給我關下去。」

兩個白衣女都是金陵暗舵的人，可以說也是黃玉姍的親信手下，因此，兩人聽到了信息之後，都不禁爲之一呆。

對幫主的令諭，她們是不敢不從，但要他們動手對付自己舵主，却又有些不敢出手的樣子。

于化龍怒道：「妳們聽到了沒有？」

兩個白衣女子道：「聽到了。」

于化龍道：「快押下去。」

兩個白衣女子無可奈何的扶起了黃玉姍，行出了廳外。

于化龍道：「妳們兩人看好，如是黃舵主被人救走了，唯你們兩人是問。」

兩個白衣女人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于化龍望着兩人的背影，輕輕歎息一聲，搖搖頭。

× ×

且說岳秀和譚雲一路上小心翼翼的回入王府。

兩人行到了譚雲的房中，譚雲卸下了臉上的僞裝，道：「岳兄，那位黃姑娘，眞是龍鳳會中人麼？」

岳秀道：「是的！不過，她本人還保持了一點性格，未加入龍鳳會中。」

譚雲道：「岳兄，咱們要怎麼樣幫助她？」

岳秀道：「無暇兼顧了，咱們要早日北上。」

譚雲道：「岳兄，事情很嚴重麼？」

岳秀道：「很嚴重，如若一旦由宮內發下聖旨，那就鐵案如山，咱們再想翻案，那就要大費手脚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見過白龍張越麼？」

譚雲道：「見過了，白龍似是受了王召的影响很大，極願意和咱們同北上。」

岳秀說道：「那好極了，此行只怕要

遇上龍鳳會重重的伏擊，咱們多一個人手，就多一份力量，不知道馬鵬的傷勢如何了？」

譚雲淡淡一笑，道：「傷勢好多了，我想過了咱們的安排，雖然是十分隱密，但如說一點不走漏風聲，那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岳秀道：「我也想過了，所以，咱們把計劃要稍爲修正一下。」

譚雲道：「小弟已經想好了人手的分配，但不知岳兄是否同意？」

岳秀道：「請說說看。」

譚雲道：「我想，把楊總捕頭留這裏，其餘的人手，全部護送王爺北上，計有白龍張越，墨龍王召，江湖浪子歐陽俊，朱奇，唐嘯，再加上兄弟和岳兄，及楊姑娘玉燕，毒手郎中馬鵬，合計九人，兄弟的計劃分乘坐五輛馬車，然後，再乘八匹健馬。」

岳秀道：「爲什麼要乘五輛馬車？」

譚雲道：「咱們九個人，最好都坐在馬車中，眞假兩位王爺，再加上照顧王爺的兩位童子，兩個丫頭，合計有十五個人，每三人一輛馬車，經常調換乘坐，兄弟八位家將分乘八匹快馬，分在前後巡行，然後再由王府家將中選出五人，佩刀隨行，五個車夫，馬要健馬，車要快車，輕車簡從，也可以趕快一些早到北京。」

岳秀道：「至於車馬事，不用譚兄費心，王府的氣勢，只要一張公文，沿路州府，自會替咱們準備……」

笑一笑，接道：「外面人手，就勞請譚兄調配一下，兄弟去和王爺談了。」

起身向外行去。

譚雲道：「兄弟的安排，也難盡人意，岳兄儘管斧正。」

岳秀道：「譚兄不用客氣了，這方面，譚兄比兄弟高明。」

×　×

第二天一大早，七王爺的府中，出現了五輛大馬車，和八匹快馬。

八個騎馬人，年約三十左右，都穿着一色疾服勁裝，背插一般的雁翎刀。

五輛篷車，都垂着車簾，無法看清楚車中坐的什麼人。

但車前面寬大的車轅上卻坐着兩個人，一個是身着武官制服，身佩腰刀的壯漢，一個是手執長鞭的車夫。

四匹快馬開道，當先領路。

另外四匹快馬，卻是在篷車後面。

篷車的速度很快，直奔津浦渡口。

車馬一行，沿北上官道，直奔北京。

一連三天，平安無事。

這日，車馬已過了商丘，中午時份，到了一座樹林前面。

這是一片黃土平原，一行數十里不見綠蔭，這一片樹林，乃是數十里內官道旁僅見的一片樹林。

樹林旁側，搭建了一個草棚。

兩個穿着土布衣服的老人，閉着雙目，躺在竹子做成的躺椅上，享受着徐來的涼風。

不論任何人，只要經過這條路，必需會在這座樹林中，停了下來，吃一杯，或是歇馬休息片刻。

地理形勢的限制，使得這座樹林中的生意很好，所以，這座茶棚很大，大的可容下近百人的休息。

趕車的和騎馬的，都跑的滿身塵土，和一臉汗水。

沒有人下令休息，很自然的，車馬都在這座茶棚中停了下來。

第一輛篷車上坐的是譚雲和墨、白雙龍，車簾起處，三人魚貫而下。

緊接着第二輛篷車走下來毒手郎中馬鵬和朱奇唐嘯。

緊接着是岳秀，楊玉燕和一個身着青衫的青年人。

第四輛篷車上，下來的是一身黃衣的七王爺，和江湖浪子歐陽俊，加上一位隨侍七王爺的書童。

譚雲，岳秀等一字排開，把七王爺讓在中間，羣豪分坐在週圍的桌子，很自然的形成了一個保護圈子。

那青衣人緊旁岳秀而坐。

譚雲輕輕咳了一聲，舉手一抬，道：「兩位老人家，請過來一下。」

車馬停下了一大堆，兩個閉目養神的賣茶老人，早已醒了過來，看看形勢，知道來人不是平常的過往商旅，聽譚雲一招呼，立刻奔了過去，道：「這位大爺，有什麼吩咐？」

譚雲道：「每人先送上一大碗茶。」

兩個老人應了一聲，揭開兩個大木桶，搯出茶來。

茶是早已燒好的，已然放涼，自然，也是爲了過往商旅的方便。

譚家八家將，和幾個趕車的雖迫不及待，但王爺未食用之前，都不敢搶先食用，只好端着碗，等候在那裏。

馬鵬霍然站起身子，行到那穿着黃衣的七王爺身旁，一躬身，端起茶碗查看了一陣，道：「請王爺用茶。」

七王爺這才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馬鵬坐的位置，正在那青衣人的對面，望了茶碗一眼，低聲道：「可以喝。」

當下端起茶碗，當先喝了一口。

他坐的位置，和岳秀也距離很近，順眼望了岳秀的茶杯一眼。

七王爺喝了一口茶，茶棚中羣豪立刻端起茶杯，大喝起來。

馬鵬手上和腿上，仍然包着白紗，但他兩道目光，卻是不停的左右轉動，四面流顧，監視着全場的變化。

岳秀很聰明，把沿途調動人手的大任，完全託委了譚雲。

這就使譚二公子不得不負起責任，全力策劃，所以，一下車，譚雲就暗中示意頑童唐嘯和江湖浪子歐陽俊，暗中監視着兩個賣茶的老人。

歇馬，飲水，坐了大半個時辰，沒有發生任何變故。

譚雲正準備下令上馬動身，突聞一陣急快的蹄聲，傳了過來。

一皺眉頭，突然改變了主意。

原來，這蹄聲不是來自一方，而是來自官道的兩面。

在場中人，大都是江湖閱歷豐富的人物，一聽兩面傳來了馬蹄之聲，立時覺出不對，不用譚雲吩咐，已然各自戒備，移動座位，身形，選擇了最有利的地位，準備出手。

譚家寨中八名家將，也有着很高的警覺，一齊散佈開去。

幾乎是雙方的快馬，一齊到了茶棚對面。

南面來的一羣人，一行八人，八匹長程健馬，但任何人一眼間，都可以瞧出來，八個人中，只有兩個人，才是眞正的首腦，另外六個人，都是從屬。

兩個人的形貌都很怪，一個面如金紙，大蒜鼻子，身着一件金黃色的及膝大褂，一個面色慘白，白的不見一點血色，看上他兩眼，就叫人看出寒意。

奇怪的是，他又偏偏穿了一件雪白的綢長衫。

六個從屬，一色的深灰勁裝，身上斜背長刀，馬鞍前，又掛了一把鏈子鎚。

這是軟、硬兩種大不相同的兵刄。

北面來了四匹馬，騎着四個天藍色勁裝，佩劍中年大漢，馬後面，也是一輛篷車，車身狹長，一看之下，就知是構造特殊，專以長程奔馳的馬車。

趕車的是五旬左右的黑衣老嫗。

但最爲刺眼的，還是那輛車篷，大紅顏色，刺眼鮮紅，紅的像血。

時間算得是那麼準確，兩面的快馬，剛好在茶棚前面碰了頭。

雙方收韁，馬在茶棚前面，一齊停了下來。

兩方面似不相識，對望了一眼，還帶着一點仇視的意味。

譚雲望了那大紅篷車一眼，不禁一皺眉頭，回顧了身側的白龍張越一眼，道：「張兄，兄弟見識不多，認不出這輛刺眼紅車的來歷，張兄……」

張越搖搖頭，接道：「兄弟一向在嶺南活動，對中原事物，知曉不多。」

王召道：「論江湖上閱歷的豐富，無人能過朱兄，咱們請問他一聲就是。」

譚雲正想站起身子，行過去，胆叟朱奇已大步走了過來。

原來，幾人座位，相距不遠，朱奇已聽到了譚雲和王召對答之言。

朱奇輕輕咳了一聲，道：「自從三十年前，赤地千里，乘坐紅色篷車之後，三十年來，沒有人再乘坐紅色的篷車。」

譚雲問道：「這人會不會是赤地千里呢？」

朱奇道：「不會，赤地千里，四十年前，已經被武林中各大門派聯手搏殺於黃山老巢。」

譚雲道：「赤地千里會不會有後人在此？」

朱奇道：「不會。」

譚雲道：「近年中，崛起江湖的人物中，有什麼人乘坐這特殊座車。」

朱奇道：「沒有聽人說過。」

譚雲道：「兄弟知道了，朱兄請回去吧！」

朱奇道：「老朽很慚愧，無法回答二公子的詢問。」

譚雲道：「如是龍鳳會中的人，他們故意設計很多花招出來。」

一面發出令諭，要羣豪戒備，一面向岳秀示意。

六個身着勁裝的大漢，突然舉步向茶棚行了過來。

頑童唐嘯一橫身，攔住了去路，道：「諸位沒有長眼睛麼？」

當先而行的灰衣大漢，正待發作，那一身白衫的人，突然越衆而出，喝退了灰衣人，望望唐嘯笑道：「你是什麼人？」

唐嘯道：「你自已不會睜眼瞧瞧麼？這是金陵七王爺歇馬的地方。」

白衣人道：「原來皇親貴冑，無怪乎如此狂妄了。」

唐嘯冷冷說道：「閣下，你是有意找麻煩來了。」

白衣人道：「好說，好說，咱們江湖上人，眼中看法，和常人有些不同。」

唐嘯不見岳秀，譚雲，下令動手，也就故意拖延，道：「不論你看法如何？這地方不容你放肆，南邊茶棚一角，足够八位休息了，那邊去坐吧！」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七王爺官勢很大，不過，咱們跑江湖的，一視同仁，皇親貴族，和販夫走卒，在我們的眼中，毫無區別。」

唐嘯冷冷說道：「國有國法，你們衝撞了王爺的駕，就不怕國法懲辦麼？」

白衣人道：「行有行規，作我們的這一行的，行規第一，國法第二。」

唐嘯道：「照閣下這麼個說法，咱們只怕難免有一番衝突了。」

白衣人道：「福禍無門唯人自找。」

唐嘯笑道：「國法難道不如行規？」

白衣人道：「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行規和國法之間，那要看是什麼人的看法了。」

唐嘯冷笑一聲，道：「七王爺這樣的修養，不計小節，閣下這等當面羞辱的事，不覺着鬧的太過份了麼？」

白衣人道：「一點也不過份，」目光一掠那身着黃衣的人，接道：「那一位，穿黃衣服的，就是人稱的金陵王的七王爺麼？」

唐嘯道：「不錯，你看他是不是很有風度。」

白衣人道：「也許他有些什麼顧慮似的。」

這時，譚雲也站起了身子，大步行了過來，一抱拳，道：「閣下怎麼稱呼？」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閣下何姓何名呢？可否先行見告？」

譚雲淡淡笑道：「在下湘西譚雲。」

白衣人道：「原來閣下是湘西譚二公子。」

譚雲道：「不敢，閣下呢？」

白衣人道：「在下無名小卒，說出來，只怕譚二公子也不知道。」

譚雲道：「說說看，也許我會知道閣下。」

白衣人冷冷道：「你不會知道——」

語聲一頓，接道：「我不明白，湘西譚家寨，在江湖上也是很有聲望的人，爲什麼竟然甘作公門鷹犬。」

譚雲道：「閣下，你實在太放肆了一些，別說你衝撞了七王爺，就是區區在下，也無法忍受你閣下這些狂放。」

白衣人道：「狂放又能如何？」

譚雲道：「狂放也該有一些狂放的本錢。」

白衣人道：「譚二公子意思是……」

譚雲接道：「閣下也用不着這樣强詞奪理了，閣下似是有意找麻煩來了。」

白衣人哈哈一笑，道：「譚二公子，咱們不怕官府中人，那就算有罪的了，是麼？」

譚雲笑一笑，道：「咱們會用最大的忍耐，對付閣下。」退向原位坐了下去。

這變化很突然，原來，大家都覺着譚雲可能要出手了，至少，會下令別人出手，却未料到他會突然忍下去，回歸原位。別的人，還未覺着什麼，岳秀却只看的暗暗點頭，覺着這位譚雲，確是一位堪當大任的人，已能逐漸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似是不停的再進步。

譚雲雖然退回了原位，但却暗中下令，把七王爺保護的更爲嚴密一些。

唐嘯未料到譚雲會忽然回去坐下，不禁一呆。

他年紀雖然不大，但如論江湖閱歷之豐，決不在譚公子之下，一呆之後，立時橫行一步，完全攔着那白衣人。

白衣人也未料到譚雲會忍氣歸座，一時間，也不禁爲之一呆。

直待唐嘯移步擋在他的身前，白衣人才似是突然間清醒了一般，道：「姓譚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譚雲聽見裝作未聽見，望也未望那白衣人一眼。似乎是那白衣人的喝罵，對他完全無關一般。

唐嘯却已明白，岳秀，譚雲所以忍住氣，不下令出手，用心是想瞧瞧那輛紅色篷車的人，會有些什麼樣的動靜，還有，這裏竟還有些什麼人？一旦，岳秀、譚雲瞭然了敵勢之後，就會安排下對敵之策。

心中念轉，仰臉大笑三聲。

白衣人道：「你笑什麼？」

唐嘯道：「你想知譚二公子爲什麼不理會你呢？」

白衣人道：「譚二公子，也許無法自圓其說，對在下交代，所以，他不敢多說了。」

唐嘯冷冷說道：「不用往臉上貼金了，這件事，大約你自己也明白，以譚二公子在江湖上的喧赫聲威，大約還不致於被你嚇得倒，人家不理你，那是因爲你材料不配。」

白衣人怒道：「你是說在下不配？」

唐嘯道：「不錯，在下是這麼一個看法。」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在下倒是有些不信，譚二公子有那樣大的架子。」

突然一側身子，準備向前衝去，但唐嘯却一橫身又攔在了白衣人的前面。

白衣人冷冷道：「你要攔阻我麼？」

唐嘯道：「不錯，我覺着你閣下那點身份，只配和我唐某人玩玩。」

白衣人怒道：「你找死？」

唐嘯很輕鬆的笑一笑，道：「試試看吧！我還未活過二十歲，實在不想死。」，

白衣人道：「一個人的死亡，常常是自己作不了主意，這一點，你自己也明白吧！」

唐嘯道：「我很明白。所以，我希望咱們試試，世上有很多人，狂妄自大，自己一身所學有限，却不知天高地厚，狂吠不止。」

這幾句話，罵的十分刻薄，也罵的白衣人臉上泛起了一片濛濛白氣，冷冷喝道：「小頑童，你眞要找死？」

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唐嘯一閃避開，右手一探，反向白衣人手腕上搭去。

在白衣人的心中所想，只要三五拳，就可將唐嘯傷在手下，那知一動上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唐嘯不但功力深厚，拳拳帶風，掌掌力道强猛，而且，招數變化的靈活，詭異，叫人莫可預測。

片刻之間，雙方已搏殺了五十餘招。

白衣人愈打愈是驚心，竟然難越雷池一步。

白龍張越已看的不耐，冷哼一聲，道：「譚兄，王爺大駕在此，咱們用不着和人逗着玩了。」

譚雲笑一笑道：「張兄的意思呢？」

張越冷冷道：「兄弟的意思是，早些把他們結果了，免得躭誤咱們的時間。」

那淡金臉色的大漢，冷冷接道：「什麼人，說話如此無禮，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張越怒道：「譚二公子，給兄弟一句話，我去摘下他的腦袋瓜子。」

譚雲笑道：「張兄，七王爺是仁德君子，不希望見到流血慘事，所以，非萬不得已，咱們最好不要殺人。」

張越道：「譚兄如此吩咐，兄弟手下留點分寸就是。」站起身大步行了過去。

黃衣金面人冷哼一聲，飛身衝了過來，迎面就是一拳。

這一拳威勢奇大，有如飛杵撞鐘一般，帶着一股呼呼風聲。

白龍張越冷笑一聲，不閃不避，迎面一拳，擊了過去。

兩個大拳頭，蓬然一聲撞在了一起。

這一擊，有如鐵錘相撞，兩個人，都不自覺的向後退了一步。

日光下，只見兩個拳頭，都已腫了起來，但兩個人却一直咬着牙，沒有出聲。

張越搶先發動，飛起一脚，踢向黃衣人的肋間。黃衣人一閃避開，左掌一幌，迎面劈下。

張越左掌一抬，又硬接一擊。

雙掌接實，又響起了一聲大震。

這一掌硬拚，看起來，不如第一次拳頭相撞的凌厲，但事實上，兩人這一掌中，發出內力，幾乎都盡平生功力的所聚。

所以，一掌拚了下來之後，兩人都不自覺的向後退了一步。

王召忽然站了起來，大步向前行去。

這當兒，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住手，打打鬧鬧的，吵了我們的主人。」

聲音很尖，一聽就知是女子的口音。

岳秀轉頭望去，只見那說話的，正是那趕車的老嫗。

不知何時，那老嫗已行入了棚中。

她那一聲呼喝，使得正自動手搏殺的唐嘯和白衣人，也停了下來。

那黑衣老嫗手中還拿着一條趕車的長鞭，冷冷說道：「你們鬧什麼呢？動手過招，三五掌，就可決定了勝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有像你們這樣的打了個大半天仍然分不出勝敗來？」（未完）



鐵拐俠盜故事
有離奇曲折的內容
有意想不到的結局
定價
HK$ 1.80
特務學院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馬雲
精心傑作
骷髏樂園 第二世界
血色音符 鼠輩橫行
縮形人魔 風月狂徒
千手觀音 輻射怪魚
瘋子天堂 輪盤伯爵
緊張！
曲折！
神奇！
經已出版
蓋世太保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罌粟大軍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謀人寺院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有生動活潑的描寫
有富人情味的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Ｈ四四八四二二弍一(四線)